I5-65.45-66
S1181
1

JEAN-PAUL SARTRE

让－保罗·萨特著

萨特小说集

亚丁　郑永慧等译



A0874239

安徽文艺出版社

编 者 序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留下大量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作品,涉及小说、戏剧、评论、哲学等多种形式,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这使得萨特拥有众多读者,也使得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作为一生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萨特的经历是比较单纯的。他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刚满周岁,父亲因患亚洲热病离开人世。母亲无职业,没有收入,幼小的萨特随母亲回到巴黎西郊默尔特外祖父家生活。萨特的外祖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萨特在他这里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3岁时,萨特右眼因角膜翳引起斜视,继而失明,5岁时就戴上了眼镜,但他天资聪颖,4岁时便开始连猜带蒙地读书了,7岁不到,就读了莫泊桑、高乃依、伏尔泰、雨果、福楼拜等许多作家的作品。1915年,10岁的萨特进入亨利四世学校读六年级,后因母亲改嫁,随继父西迁法国港口城市罗舍尔就读,1920年又回到巴黎转入亨利四世学校。1924年,萨特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专攻哲学。这所具有100多年历史的高等师范学府是近代法兰西思想家的摇

篮，是柏格森、丹纳、罗曼·罗兰的母校。萨特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还结识了让-伊波利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他们后来都是法兰西思想界的风云人物。

萨特的学业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1928 年毕业，萨特参加中学哲学教师学衔会考竟失败了。1929 年后，萨特再次参加会考，名列前茅，就在这次会考中，他结识了一起来参加会考的西蒙娜·德·波伏娃。从此，她就成了萨特最亲密、最忠实的伴侣。经短期服役后，于 1931 年到 1933 年，萨特被委任到外省勒弗尔中学任哲学教师。但萨特对当时法国的哲学状况一直不满意，经好友介绍又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一年，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学说。在这极为关键的一年里，萨特开始初步形成存在主义思想体系。从德国回来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在课余则拼命地读书并开始大量地写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萨特平静的学术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在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可以说远离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的著作也都偏重于心理分析，侧重于“自我”内心情感的描述。而战后，萨特就不再只满足于作内在的心理分析了，他具有强烈的介入政治的意识，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活动。萨特应召入伍，于 1940 年在前线被俘。1941 年获释后，他辗转回到巴黎，一面教学，一面积极地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萨特最有力的也是唯一产生实际成效的抵抗形式就是写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许多作品，同时，他与左派知识分子梅洛·庞蒂、波伏娃等人在知识分子中间组织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团体进行活动。二战结束后不久，萨特和梅洛·庞蒂、阿隆、波伏娃创办了《现代》杂

志，这份杂志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从此，萨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职业作家，活跃在法国和世界政治、文化舞台上。

萨特的一生在精神生活领域给人类留下的财富是极为丰富的。作为哲学家，萨特继承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学说，并又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其中《影象论》(1936)、《自我的超越性》(1937)、《情绪理论纲要》(1936)、《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意向性"》(1939)等著作，反映了萨特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企图寻找一条从事情本身出发的对意识与存在、意识与自我关系的新的解释，并为后来他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的完成做了理论的准备。1943 年《存在与虚无》一书的出版则宣告了作为哲学家的萨特的诞生，他开始运用自己独立的思想观点和哲学词语述说对世界的理解：人即自为的存在，具有超越的特性，他永远处在变化中，而且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实现的。正是由于它具有时间性，"自为的存在"就不像"自在的存在"那样是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而是一种总是显示为"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面貌的存在，人是什么只是指他过去是什么，将来并未存在，现在是一个联系着过去和将来的否定，实际上是一个虚无。因此，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宿命，人必须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一系列选择，正是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人赋予对象以意义，但人必须对自己的所有选择承担全部责任。《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是萨特为反驳外界对存在主义的批评而作的一篇著名讲演，提出并论证了"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辩证理性批判》(1960)是萨特晚期的代表作，对他以前的哲学思想作了一定的修改和总结，声称他的存在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只不过是寄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

一种思想体系。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但由于教条化把一切具体的活动统统归结为一成不变的阶级斗争，使马克思主义不关心处在具体环境中的特殊的人，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欠缺，使得存在主义得以存在。他要把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使人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并声称要用“人学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

萨特也是文学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他的中篇小说《厌恶》，短篇小说《墙》，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和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早已被公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其中《厌恶》(1938)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他通过主人公——一个知识分子单身汉安东纳·洛根丁，细腻地描写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恶心感受，表现了萨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长篇三部曲《自由之路》，第一部《理智之年》和第二部《延缓》都发表于 1945 年，第三部《心灵之死》发表于 1949 年。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萨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初期的岁月为背景，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揭示他的“自由选择”的哲学主张的积极意义。《文字生涯》(1964)是萨特的自传，萨特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述了他童年的经历，深刻地分析了这不平常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萨特戏剧上的成就也十分突出。他一生留下了九个剧本，在法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著名剧本《苍蝇》(1943)，是根据埃斯库勒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改编，描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为父报仇的故事。萨特通过主人翁俄瑞斯忒斯向世人宣告，人们要保持尊严，维护他们自由的权利。俄瑞斯忒斯就是一个做了英雄的自由选择而成为英雄的人物，这在当时无异是法兰西

同胞发出的对德国法西斯人侵的抗议，因而剧本遭到了德国占领当局的禁演。哲理剧《禁闭》(1945)，也阐释了“自由选择”的主题。它通过表现三个生前有恶行有污点或有罪过的男女，在地狱里相互纠缠、相互矛盾冲突、相互折磨的卑劣而痛苦的景象，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告诫，即做卑劣的自我选择，则人们就会处在“他人即地狱”的状态，将遭受不堪的折磨，又不能自拔。文艺评论上，萨特著有《什么是文学》和三部著名的文学评传《波德莱尔》、《谢奈》和《福楼拜》，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萨特也是政治活动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他成了人类正义的捍卫者和青年革命的精神领袖。萨特曾积极投入营救亨利·马丁的活动，马丁是因散发反对印支战争传单被捕的，萨特把马丁事件和18世纪“卡拉事件”① 相比并为此四处奔走，后当局迫于群众舆论只得将马丁释放。萨特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不义侵略，为此，他的住所曾两次被右翼分子炸毁。萨特拒绝领受诺贝尔文学奖，声明这纯系个人的原因，因为他“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萨特抗议美国对越南的野蛮入侵，参与并主持宣判美国侵略越南的“罗素法庭”。萨特指责前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他借参加《苍蝇》和《脏手》两剧在捷克首演式之际，勇敢地走上舞台，公开申讨前苏联的这种入侵行为。当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到政

① 卡拉事件是当时法国的天主教会制造的一起哄动欧州的冤案：新教徒卡拉的儿子因债务缠身自缢，有人诬告是卡拉因儿子要改宗天主教而将其杀害的。于是，教会逮捕了卡拉，并施以车裂极刑，然后又当众焚尸。教会的这一惨无人道的行为激怒了伏尔泰，他挺身而出，为无辜的卡拉伸张正义，最后迫使最高法院撤消原判，卡拉的冤案得到昭雪。

府压制时，他挺身而出，亲自走上街头叫卖，并积极参加和声援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认为应该对学生们用一切手段逃避异化制度的意愿表示赞赏。萨特东奔西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忙碌者，留下了政治评论集《境况种种》十卷之多。萨特努力促进世界和平与东西方和解，充分显示出了一种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忘我地主持正义的知识分子的高尚精神。正因如此，他被世界进步力量的朋友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

总之，对萨特这样一位被誉为一代宗师的思想家，我们从中可以汲取的精神营养是丰富的。本文集的编辑，力求较为全面而完整地反映萨特在各个方面的思想成果，其中有不少作品在国内是第一次翻译出版。法国伽俐玛出版社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一定意义上说，本文集也是中法友谊的结晶和象征。安徽文艺出版社对本文集的出版做了大量繁重、细致的工作，许多专家、学者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理智之年①

亚　丁　译

① 这是萨特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三部曲的第一部。发表于1945年。全书通过极平凡的生活小事，深刻地描绘法国社会风情和人和人的关系——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之后的空虚、无聊和要生存就要欺骗自己并讹诈别人的图景。——编者

一

凡尔萨吉多里大街上，一个大个子忽然抓住马跌的胳膊。这时对面的人行道上，正有一个警察转游着。

“给我点儿吧，老板，我饿。”那人生得眉眼紧凑，厚厚的嘴唇，浑身酒臭。

“您是想喝点什么吧？”马跌问他。

“我发誓，好伙计，”那人困难地说，“向你发誓。”

马跌从衣袋里摸到了一个一百苏的硬币。

“我不管，你爱干嘛吧，给你。”他说，“我只不过是说一下。”

他把硬币给了他。

“你这样行事儿，”那人把身体靠在墙上，说，“真不错，我得给你一点祝愿，可是，我要祝你什么呢？”

他们两个想了想。马跌说：

“随你便吧！”

“那么，我祝你幸福吧！就这样。”那人说。

他得意地笑起来。马跌见警察向他们走来，有点为这人担心。

“很好，再见。”他说。他想走开，但那人又把他抓住了。

“这还不够，幸福，”他以一种油滑的腔调说，“这不够！”

“那你还要怎么呢？”

“我想给你点什么。”

“我要以沿街乞讨的罪名把你关进监狱。”警察说。

警察是个年轻小伙子，脸蛋红红的，尽力摆出一副严肃的面

孔。

“有半个小时了，你就在这儿找过路人的麻烦。”警察又加了一句，语调并不太确定。

“他没有乞讨，”马跌赶紧说，“我们说了几句话。”

警察耸了耸双肩，继续转游去了。那家伙令人担忧地歪扭着身子，他好像根本没有看到警察。

“我找到要送你的东西啦！我给你一张马德里邮票吧！”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绿色的长方形硬纸片，递给马跌。马跌念道：

“C·N·T·加侯，宫菲德拉，埃让布拉尔二号[①]，法兰西。无政府工团委员会，柏拉维尔大街四十一号，巴黎十九区。”地址下面贴着一张邮票，也是绿色的，盖着马德里的邮戳。马跌伸出手：

“多谢。”

“啊，你当心点！”那家伙生气地叫道，“这是……这可是马德里来的呀！”

马跌看看他：这家伙样子有些激动，使出浑身的力气来想表达自己。但最后，他泄了气，只简单地说：

“马德里。”

“是呀。”

“我想去那儿。我发誓。只是没有去成。”

他面色阴沉起来，说：“等一下。”他慢慢地用手指去摸邮票。

“好了，你可以拿走啦。”

“谢谢。”

马跌走了几步，但那家伙又叫住他：

“喂！”

---

① 此处为西班牙文地址。

“嗯?”马跌应了一声。那人从远处拿着那块一百苏的硬币给他看,说:

“有个小伙子刚给了我一百苏,我请你喝一杯朗姆酒。”

“今儿晚上不行。”

马跌离开了,心里隐约一阵遗憾。在他一生中,有一个时期,在酒吧间、在大街上他可跟任何人交往,谁都可以跟他喝上一杯。可现在,这不行了:这种做法没有任何用处。这小子挺讨人喜欢,他想到马德里打仗。马跌加快了步子,心里烦闷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绿硬纸片,“这来自马德里,可这并不是寄给他的,该是什么人送给他的,他摸了半天之后才给我的。因为这是从马德里来的。”他又回忆起刚才那家伙的面孔,他看邮票时的那副样子:一副狂热的样子。马跌也一边迈着步子,一边看起那邮票来了。尔后,他又把硬纸片放进口袋里。这时一辆火车鸣了一声,马跌想道:“我老啦!”

十点二十五分,马跌来早了。他没有停步,甚至都没有抬头就走过了那座蓝色的房子。但是,他用眼角扫了那房子一眼。所有的窗子都黑着,除了杜弗太太的房间。玛尔赛拉还没有来得及把大门打开:她正弯腰在她母亲身上,以她那男性的动作在挂帐顶的大床上,为母亲把被子盖好。马跌忧郁地呆在那里,他正想:“到二十九号,我只剩下五百法郎了,一天平均三十法郎,甚至还不到,我怎么过呢?”他转过身来,按原路往回走。

杜弗太太房间的灯熄灭了。过了一小会儿,玛尔赛拉房间的灯亮了。马跌穿过马路,沿着小店走过去,尽量避免让他的新鞋底发出声音。门虚掩着,他轻轻地推了一下,门吱一声开了。“星期三我要把小油瓶拿来,给门上点儿油,”他走进房子,关上门,在暗中脱下了鞋子。楼梯“吱吱”地响着,马跌十分小心地登上去,手中提着皮鞋。他每走一步,都用脚尖试探着脚下。“真有意思!”他想。

他还没有走到门前，玛尔赛拉就把门打开了。一缕粉红色的雾气夹杂着一股鸢尾香粉的气味冲出她的房间，在楼道里散布开来。她穿上了那件绿色的衬衫。马跌透过半透明的衬衫，看出她那肥胖而柔软的腰肢。马跌走进房间，总是觉得走进了一只贝壳。玛尔赛拉把门锁了。马跌走到壁橱前，打开橱子，把皮鞋放进去。随后，他望着玛尔赛拉，发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

“有什么不顺当的？”他轻声问道。

“没有什么。”玛尔赛拉也轻声说，“你呢，老伙计？”

“就是一分钱也没有了。除了这，都还好。”

他吻了她的脖子，吻了她的嘴。脖子一股龙涎香，而嘴还是每天那种烟草的气味。马跌脱衣服时，玛尔赛拉坐在床沿上看着自己的双腿。

“这是什么呀？”马跌问。

壁炉上有一张他没见过的照片。他走近了，看见上面是一个留着男孩儿头的瘦姑娘，正羞答答地强笑着。姑娘上身穿一件男式外套，脚下穿一双平底皮鞋。

“这是我。”玛尔赛拉头不抬地说。

马跌转过身来：玛尔赛拉把衬衫撩起来，露出两条肥大的腿，她向前躬着身子。马跌想象出她衬衫下面的肥大乳房在抖动。

“你在哪儿找到的？”

“在一本影集里，日期是一九二八年夏天。”

马跌细心地把上衣叠好，放在壁橱里，在鞋子的旁边。他问道：

“你现在看家里的影集吗？”

“不看。不过，我也不知道。今天，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重新找到我一生中的旧物，在认识你以前是什么样子，当我很漂亮的时候。拿过来！”

马跌拿过照片。她从他手中夺过来。马跌坐在她身边。她战

抖了一下，躲开他点。她笑眯眯地看着照片。

“我那时多好玩呀。”她说。

那姑娘肢体呆板，倚靠在一座花园的栅栏上张着嘴，好像也在说：“多好玩！”同时一副笨拙的悠闲，同样一副缺少把握的大胆。只是她是年轻的，苗条的。

玛尔赛拉摇了摇头。

“好玩！好玩！这是在卢森堡公园照的。是一个学药剂的大学生给照的。你看我穿的那件上衣了吗？也是那天买的。因为下星期天要到枫丹白露[①] 去玩。我的天……”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她的举动从来也没有这么激动，声调从来也没有这么强硬和男性气。她在床沿上坐着，比裸体更糟，毫无袒护，就像一座大型彩瓷花瓶摆在粉红色的房间里。听她这么一口男人声地讲着，一股昏沉的强烈气味从她身上发出，倒不如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马跌抓住她的双肩，把她拉向自己怀里：

“你惋惜那个时候？”

玛尔赛拉生硬地说：

“那个时候？才不呢。我只是惋惜我本应该有的那个生活。”

正当她刚刚开始进化学系学习时，疾病迫使她休学了。马跌心想：“她该不是在埋怨我吧。”他张口刚要问她，但他看见了她那双眼，于是便住了口。她神情忧郁而紧张地看着那照片。

“我发胖了，嗯？”

“对。”

她耸了耸双肩，把照片扔在床上。马跌心想：“倒是，她一生挺可悲的。”他想亲一下她的面颊，但她挣脱了。动作倒不生硬，脸上还挂一副神经质的笑。她说：

---

① 枫丹白露——巴黎郊外的公园区，景色十分宜人。

“十年过去啦!”

马跌想道:“我什么也没给予她。”每星期四个夜晚,他来看她,细细地对她讲述他所做的一切;她帮助他出主意,总是一副严肃的腔调,并稍带一点命令的口气。她常说:“别人代理我生活。”

他问道:“你昨天干嘛来着?你出门了?”

玛尔赛拉做了一个疲惫的动作:

“没有,我累了。我读了一会儿书,可妈妈总是来打搅我,为商店的事。”

“那今天呢?”

“今天我出去了。”她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说,“我感到一种需要,要走动一下,要用胳膊肘子去拨动别人。我一直走到凯狄大街,很开心。再说,我想见见昂德丽。”

“见到她了吗?”

“见了。聊了五分钟。当我从她家出来,天下起雨来了,六月天真是有意思。还有,人们真是太愚蠢了。我租了辆车就回来了。”

她又软软地问:

“你呢?”

马跌没心思回答,只是说:

“昨天,我在中学里教期末最后几节课。在雅克家吃晚饭,还像往常一样难受死了。今天早上,我到了财务科,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先预支点钱给我。好像不行。可是,在博维的时候,我总是可以和总务谈妥的。后来,见到了伊维琦。”

玛尔赛拉扬起眉毛看了他一眼。马跌不愿对她谈起伊维琦,便加一句道:

“她这会儿可难受了。”

“为什么?”

玛尔赛拉的声音变得硬朗起来,她的面孔变得富有理智和男

人气，活像一个肥胖的地中海东部人。马跌只用嘴唇讲道：

“她肯定考(烤)煳了。”

“你以前不还说她学习用功吗？”

“那……是呀！你要这么说，也算是，按她自己的方法呗。也就是说，整小时整小时地对着一本书，一动不动。可是，你知道她吗，特别不安分，就像疯子。十月份的时候，她对植物学还行。主考人还满意。可是，碰上了一个秃头的家伙，她觉得可笑，心想：‘我才不管什么腔肠动物呢！’这一下，那秃头家伙一句也没从她嘴里问出来。”

“这小娘儿们还真有意思。”玛尔赛拉心不在焉地说。

“不管怎么说吧，”马跌说道，“我怕她又来这么一手儿，要不给你胡乱鼓弄出点什么来，你等着瞧吧。”

这口气，这保护人的冷漠口气，难道不是谎言吗？一切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他都说了。“可是，不单单有语言呐！”

他迟疑了一下，低下头，泄了气。玛尔赛拉完全知道他对伊维琦的感情，甚至都接受得了他爱她。她最终只苛求一件事：他必须用这种口气谈论伊维琦。马跌不住地抚摸着玛尔赛拉的后背，玛尔赛拉双眼皮开始相碰了：她喜欢让他抚摸后背，尤其从腰部一直到肩胛间。可突然她躲开了，脸色变冷了。马跌对她说：

“听着玛尔赛拉，伊维琦烤不烤煳我才不管呢！她那块材料当医生比我还差得远呢。无论如何，即便让她通过了统考，等碰上第一堂解剖课时，她也会翻白眼的。明年，我保证她连到学校都不去了。不过如果这一次考糟了，她得要点‘猫儿匿’。因为她考坏了后，她家里就不再让她学习了。”

玛尔赛拉用确定的口气问道：

“你到底要说的是什么样的‘猫儿匿’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着，感到不自在。

“噢！老伙计，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不敢承认，但你害怕她给自己来一枪。这真是富有浪漫味的恐怖。嘻！你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她的肉体吗？跟你说，我都害怕碰那个皮肤，手指一摸上去我心就慌。你尽胡猜乱想，那些生着这样皮肤的丫头们会去用手枪打自己吗？我完全想象得出来：瘫坐在一把椅子上，脸上披散着头发，面对着一把漂亮的白朗宁手枪发呆。俄罗斯人就是这样！至于别的，我绝对想象不出来！手枪——老伙计，是为了我们这些鳄鱼皮人用的。”

她说着把胳膊靠在马跌身上。马跌的皮肤比她的还要白。

“你看，尤其是我的皮肤，可以说是摩洛哥人了。”

她笑起来。

“你不觉得我具备所有的资格，把自己浑身钻满窟窿吗？我在设想一个极棒的小圆洞，满带着红色的花边钻在我的左胸上，这挺有意思嘛！”

她不停地笑，马跌用手堵住她的嘴。

“别出声，你会把老太太吵醒的。”

她不出声了，他对她说：

“你太神经质啦！”

她没有回答。马跌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轻轻地抚摸。他爱这块肥厚的肉体，上面带有柔软的汗毛，就像无数根尖细的鬈发。玛尔赛拉一动不动，她盯着马跌的手。马跌最后把手挪开了。

“望着我，”他说。

他看了一下她那双描着眼圈的眼睛，从中发现了一个高傲并绝望的眼神。

“你怎么了？”

“没怎么。”她说着转过头去。

和她在一块总是这样：她焦躁不安。再等一会儿，她就忍不住

了，要爆发了。在这之前，没有什么可做，只有等着了。马跌有些害怕她那种在安静中的爆发。在这间贝壳房间里的情火是令人支持不住的。因为必须小声说话，不做动作，以便不要惊醒杜弗太太。马跌站起身，向壁橱走去，从上衣袋中拿出那角硬纸片。

“瞧哇！”

“这是什么？”

“是刚才街上有个家伙给我的。他样子倒还和善，我给了他一点儿钱。”

玛尔赛拉毫无表情地接过硬纸片。马跌感到自己与那家伙之间有一种同伙的牵连感，他补充说：

“你不知道，这对他来说，可算点什么呀！”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不知道。他想请我喝一杯。”

“你拒绝了？”

“嗯。”

“为嘛？”玛尔赛拉漫不经心地问，“那也许挺有趣呢！”

“嗐！”马跌只应了一声。

玛尔赛拉抬起头，看了看挂钟。一种近视但又开心的神情。

她说：“不知怎么，每当你对我讲这种事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不安，老天才知道现在又出了什么事。你的一辈子满是失去的机会。”

“你认为这是失去了一次机会吗？”

“对了。过去，你会什么都干，为了寻找这种机会。”

“我也许有所改变，”马跌善意地说，“你怎么认为，我老了吗？”

“你三十四岁了。”玛尔赛拉只说了这么一句。

三十四岁了，马跌想起伊维琦心里感到一阵不快。

“是呀……你听我说，我还不认为是这么回事。倒不如说是由于一时犹豫。你明白吗，我不会参与其事的。”

“现在你越来越少参与什么事了。”玛尔赛拉说。

马跌赶紧补充说：

“他也不会参与的。一个醉汉，总是让人可怜。我主要是想躲开这。”

但他想：“这不完全是真的，我当时没有想这么多。”他本想做一次真诚的努力。马跌和玛尔赛拉曾谈定要永远互相倾诉一切。

“当时……”他刚要说。

可是玛尔赛拉笑起来。一阵低沉而又温柔的咕咕声，就像当她在抚摸他的头发时对他说：“我可怜的朋友。”然而，她的面孔却不温柔。

“我理解你，”她说，“你为什么要怕可怜呢？再说，你还是可怜了一点那个穷小子嘛！有什么不好？”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马跌问。他是在对自己进行辩护。玛尔赛拉毫无善意地笑了。“她在找我的茬儿”。马跌不自在地想道。他觉得自己是和善的，并感到有点头昏。总之，他脾气很好，不愿再争论。

“你听我说，”他说，“你为这个事小题大做就不对了。因为我哪有工夫？我要到你这儿来嘛。”

“说得完全有道理，”玛尔赛拉说，“无所谓，绝对无所谓。小事一段……只不过有点不是好兆。”

马跌惊了一下：她可别尽用这种令人扫兴的词呀！

“好了，来吧，”他说，“你认为这里面有什么有趣的呢？”

“就是呀……主要是为你这有了名的头脑‘清醒’，你真好玩，老兄，你总是害怕为自己所欺骗，所以宁肯拒绝世上最巧的奇事，也不愿去为自己撒谎。”

“倒是，”马跌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早就这么说过。”

他觉得她不讲理。这个“清醒”（他讨厌这个字，可玛尔赛拉有

一段时间就这么说他。去年冬天，是“急迫”，一个词他都用不了一个季度。）是他们俩一起养成的习惯，是他们俩应该相互负责的，一个人对另一个负责。这比之他们之间爱情的深刻含义并没有丝毫虚弱的意味。自从他对玛尔赛拉承担了义务，他就把那些孤独的念头置诸脑后了。那些无数的新鲜而羞于启齿的思想过去总是像活跃的小鱼一样溜进他的大脑。他只能完全清醒地去爱玛尔赛拉：她就是他的清醒，他的伴侣，他的凭证，他的顾问和法官。

“如果我自己骗自己的话，”他说，“我总觉得同时在骗你，这我可忍受不了。”

“是啊！”她说。

但是她好像并没有完全被说服。

“你好像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嘛。”

“服了。”她懒懒地说。

“你认为我欺骗自己吗？”

“没……可是，谁也不会真正知道的。不过我认为你没有。只是，你知道我怎么想？你正在使自己越来越枯燥了。我今天就想这……是啊，你身上的一切都特别明确、纯粹；真有洗衣房的模样，就像进过烘干箱一样。这缺少点阴影，没有任何东西是无用的，没有一点犹豫和暧昧。这太枯燥了。不要说是为了我你才这样，其实，你是凭自己的性子来，你喜欢分析自己。”

马跃感到不自在。玛尔赛拉常常显得很无情，她总是十分警觉，加上一点好斗和不轻信。如果马跃与她意见不同，她总是认为马跃要主导她。但是，他却很少有时候从她身上觉出那种定要惹他不快的意愿，再说还有这张照片，在床上……他满心担忧地望着玛尔赛拉：她让自己讲话的时候还没到。

“我对认识自己并不那么感兴趣。”马跃说。

“我明白。这不是一个目的，这只是个手段。这是为了你自己

解放自己。审视自己，审判自己，这是你最喜爱的做法。当你自己看自己时，你在想象你不是你自己所看到的，你什么都不是。说到底，这就是你的理想：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马跌缓慢地重复道，“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你听着，我……我想只像我自己。”

“对，自由。完全的自由。这是你的癖好。”

“这不是个癖好，”马跌说，“这是……要不你怎么办呢？”

他不耐烦了。这一切他对玛尔赛拉解释过一百次了，她知道这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如果我不尽力重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存的话，我总觉得活着是很荒谬的事。”

玛尔赛拉显得一副顽皮和固执的样子。她说：

“是啊，是啊，这是你的癖好。”

马跌想道：“当她顽皮的时候我心里很是恼火。”但是，他又感到内疚，便轻声说：

“这不是癖好，我就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别人不是这样，如果这不是癖好的话。”

“他们也是这样，只不过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罢了。”

玛尔赛拉停住不笑了，她嘴角上出现一道忧愁的深深的皱纹。

“我呀，我才不那么需要自由呢！”她说。

马跌看着她弯下去的脖子，忽然感到很不舒服：总是一股内疚，荒谬的内疚，当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就来烦扰他的内疚。他想到他自己从来也没有站在玛尔赛拉的角度上想过：“我和她讲的这种自由其实是健康的人的自由。”他把手放在她脖子上，轻柔地抓起那油腻的已经有些衰老的肉颈。

“玛尔赛拉，你心烦了吗？”

她转过来，用那双有点浑浊的眼睛望着他。

“没有呀!”

他俩不做声了。马跌的手指尖上感到快感。只是在手指尖上。他把手慢慢地顺着玛尔赛拉的后背伸下去,玛尔赛拉垂下眼皮。他看到她那又黑又长的睫毛。他把她拉过来:他这时并没有对她的明确的欲望,不如说是一种愿望想看到,这颗倔强的,有棱角的心灵像阳光下的一丝冰一样融化掉的愿望。玛尔赛拉把自己的头倒在他的肩膀上,他近切地看着她棕色的皮肤、和长满小颗粒的青眼圈。他想道:“天哪,她真见老啦!”于是他想到自己也老了。他怀着一种不自在的心情向她趴下去:他本想忘记自己,也忘了她。可是,好长时间以来当他俩在一起做爱时,他就不能自我忘记了。他吻了她的嘴。她生得一张端正的严肃的美丽小嘴儿。她慢慢地向后倒下,仰在床上。她闭上双眼,迟钝、怠倦。马跌站起来,脱下了裤子和衬衫,叠好放在床脚下。尔后,他抱着她躺下来。可是这时候他看到她双眼睁得很大,盯着不动。她望天花板,双手枕在头下。

“玛尔赛拉。”他叫。

她不回答,气色很坏。猛地,她坐了起来。他也跟着坐在床沿上,他为自己赤裸着身体感到发窘。

“这会儿你该告诉我你怎么了吧!”他肯定地说。

“没有什么。”她软弱无力地说。

“不对,”他温情缠绵地说,“你心里肯定装着什么事。玛尔赛拉,咱们难道不要互相倾诉一切?”

“你也没法子,你会为此发烦的。”

他轻轻地摸着她的头发:“还是说吧!”

“好吧——有了。”

“什么?什么有了?”

“有了!”

马跌做了个鬼脸。

“你确定吗?”

“完全确定。你也知道,我是从来不虚惊自己的,有两个月没来了。”

“真他妈的!”马跌骂一句。

他想:“她至少应该在前三个星期内告诉我。”他想用他的手做点什么动作,比如说装满他的烟斗;可是他的烟斗在壁橱的上衣口袋里。他从床头桌上拿起一支纸烟,但马上又放下了。

“这一次你知道出了什么事了,”玛尔赛拉说,“那怎么办吧?”

“这嘛……把它弄掉算啦! 不吗?”

“好吧。对了,我有个地方。”玛尔赛拉说。

“谁告你的?”

“昂德丽。她也去过那儿。”

“就是去年给她胡鼓捣的那个老娘儿们呀! 你看,她养了六个月身体才恢复过来,我可不想让她弄。”

“那怎么办? 你要当爸爸么?”

她爬起来,坐在马跌旁边。她脸色很冷漠,但并不是一副男人的面孔。她把双手平放在大腿上,两只胳膊活像用泥烧成的把手。马跌发现她的脸色变得发灰。房间中的空气是玫瑰色,并散发着香甜。人呼吸着玫瑰,吃进玫瑰;然后还有这张灰白的脸,这副呆滞的目光,她好像在使劲忍住咳嗽。

“别急,”马跌说,“你就这么冷不丁地一说,我们得考虑考虑。”

玛尔赛拉的双手开始发抖起来。她急切地说:

“我不用你考虑,这不是你考虑的问题。”

她转过头来,看着他,她看着马跌的脖子、肩膀,和两肋。接着,她的眼光向下看。她一副吃惊的样子,马跌的脸猛然红了起来,夹起双腿。

“你是毫无办法的。”玛尔赛拉重复道。她又以令人受不了的嘲

笑的口气说，“到现在，这就是女人们的事儿啦。”

她说完这一句就噘起小嘴，一张闪着暗红色光泽的小嘴，活像一只红色的小甲虫时刻在吞掉活跃着的这张灰白的脸。马跌心想：“她受到屈辱，她准恨我呢。”他想呕吐，房间好像突然失去了光芒和色彩，在这些物件之间存有很大的空虚。马跌又想：“是我把她弄成这样的！”灯光，铅黑的玻璃，小摆钟，安乐椅，半开着的壁橱，他忽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无情的机器，人们把它们开动了，于是，它们就在空虚中开始了自己微弱的生命；而且还是那么固执地，就像一个唱得极糟的唱片，还在没完没了地唱着。马跌战颤了一下，但没能把自己从这个凶险的、略带酸味的世界里挣脱。玛尔赛拉没有动，双眼一直盯在马跌的肚子下面，看着那朵罪恶的小花。它还在他的双腿间软软地呆着，一副无辜的、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知道她想叫或是想哭，但她又不会这样做。因为她害怕吵醒杜弗太太。他忽然搂住玛尔赛拉的腰，把她拉向自己。她重重地倒在他肩上，抽了三四下鼻子，没有流泪。她只能这样表示一下：无声息的风雷。

当她又把头抬起来时，她已平静了，以一本正经的口气说：

“原谅我，老朋友，我需要松弛一下，我从今天早上一直忍到现在。当然了，我什么也不怨你。”

“你当然有权利了。”马跌道，“我不是高傲，这是头一次……真他妈的，这么倒霉！我玩得坏，让你来受罪。不过，好了，好了，不谈了。哎，那个女人是谁呀，她住在哪？”

“莫海尔街二十四号，那好像是个非常有趣的女人。”

“我料到了。你说是从昂德丽那儿听说的？”

“对。她只要四百法郎，你瞧，这价儿好像很少嘛！”玛尔赛拉通情达理地说。

“是呀，我倒是想到了，”马跌痛苦地说，“总之，这也是个办法。”

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未婚夫一样地蠢笨，一个蠢笨的大个子，光着屁股，干了件坏事，还讨好地笑着，求人把自己忘掉。但是，她不能忘掉他。她看着他白白的大腿，充满肌肉但稍嫌短小，加上他这种毫不含糊的心安理得的裸露，真是一场拙劣的恶梦。“如果我是她，我会浑身抽打这块肉的。”他于是说：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她要的价太便宜了。”

“谢天谢地，”玛尔赛拉说，“她要这么点儿还真巧，我手上正有，四百法郎，这本来是付缝衣工的，那只好让她等了。我也想通了，她肯定会跟那些个地下医院里做得一样好。在那里人家要你四千法郎，根本不当回事儿。再说，我们也没别的门路呀。”

“确实没别的选择。”马跌重复一句，“你什么时候去呢？”

“明天，照着半夜吧。她大概只在夜里接待病人，好玩吧，嗯？我觉得她有点疯疯癫癫，不过这反倒方便了我——我妈在那边呀！她白天开一个商店，连眼都不眨。我穿过院子进去，看见门缝里有灯光，这就是了。”

“好吧，我这就去。”马跌说。

玛尔赛拉不解地望着他：

“你没发疯吧！她会把你赶出来的，她准以为你是警察局的。”

“我得去。”马跌重复说。

“干嘛去呀？你和她说什么呢？”

“我要去看看，我瞧到底怎样。那儿如果不中我的意，就不让你去。我可不愿让你去受那个疯老娘儿们的整治。我就说是从昂德丽那儿来，说有个女朋友碰上点麻烦，可她这会儿感冒又来不了，瞎编呗！”

“那么，如果那儿不行，你要我去哪儿？”

“咱们怎么也有两天的工夫，嗯？我明天去找找萨拉，她肯定认得个什么人。你还记得吗？他们开始时也不愿要孩子。”

玛尔赛拉好像松了口气，拍了他一下脖子：

“你真好，亲爱的。我也不知你会干出什么事来，但我知道你要干点什么，你肯定特想代替我做手术吧？嗯？”她把两只美丽的胳膊围在他脖子上，用滑稽但听天由命的口气说：

“你要是去找萨拉，那肯定得碰上个犹太佬。”

马跌吻一下她，她变得浑身软绵绵的。她叫着：

“亲爱的、亲爱的……”

“把衬衫脱了吧！”

她脱了。他把她放倒在床上，抚摸着她的乳房。他喜欢她乳房那肥大的乳头，四周围着宽大的乳晕。玛尔赛拉叹了一口气，闭上双眼，渴望并等待着。但她的眼皮痉挛着。惊慌还滞留在他们中间，盖在马跌身上就像一只温厚的手。突然，马跌想到：“她怀孕了。”她重又坐起来，头脑里总是响着烦人的嗡嗡声。

“喂，玛尔赛拉，今天不成了，我们俩心都太不净了，原谅我吧！”

玛尔赛拉闭着眼小声咕噜了一句什么，接着，她猛地坐起来，用双手胡乱翻动着自己的头发。

“随你便吧。”她冷冷地说。

她又善意地补充道：

“不过也是，你说得不错，我们的心太不净了，我渴望你抚摸我，但我心里是明白的。”

“唉！马跌叹了一声说，“事儿怎么也坏了，我们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说是这么说，可事实上怎么也不行。我也不知如何对你说：你真让我有点害怕，亲爱的。”

马跌站起来。

“好吧，我这就去找那个老太婆。”

“行，你明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事情进展如何。”

“我明天晚上不可以来找你吗？这不更简单嘛！”

“不行，明晚不行。后天，好吗？”

马跌穿上衬衫、裤子。他吻了吻玛尔赛拉的双眼。

“你不埋怨我吧。”

“这又不赖你。七年中间只发生了这么一次，你没有什么不对。还有我，我至少没让你讨厌吧？”

“你疯了吗？”

“不，我都感到自己有点让人讨厌了，我总觉得自己简直就是这么一堆胖肉。”

“小宝贝，”马跌温柔地说，“我可怜的小宝贝，在八天之内，一切都会解决的，我向你担保。”

他悄悄地打开门，手里提着鞋来到外边。到楼梯前，他又转过身；玛尔赛拉还呆坐在床上，她向他微笑着；但是马跌总感到她是在埋怨他。

某种东西从他呆滞的眼睛中跳脱出来，眼球在眼眶中转动得自由起来。她再也不看他了，他也用不着在她的眼光下内疚了。在深色的外衣下，在漆黑的夜里，他这身罪恶的肉体好像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它慢慢恢复了原有的温暖和无辜，在棉织物的下面开始精神焕发起来。小油瓶，后天要把小油瓶带来，可我又怎么能想得起来呢？他就一个人。

他停住步子，十分伤心：这不对，他不就一个人，玛尔赛拉没有放弃他，她在想他。她想，“混蛋！他把我弄成这样，他在我身上得意忘形，像个在摇篮里躺着的小孩。”他白在清冷的大街上大步跑，黑黑的，无声无响，把整个身子缩在衣服里。他逃躲不开她。玛尔赛拉的灵魂一直呆在那儿，充满不幸和呼叫，马跌离不开她。他还

在那儿，在那粉红色的房间里，光着身子并毫无抵抗地站在这块沉重的透明体面前，比眼光更令人发窘的透明体。“唯一的一次，”他愤愤地自言道。他轻声地重复着想说服玛尔赛拉：“七年中，就这一次！”她想不通，她待在房间里，一直想马跌。被这么审判真是令人不能忍受，在那儿，默默地被仇恨，让你连为自己辩护的办法也没有，也不能用手把肚子掩盖一下。要是在这工夫用这股劲为其他的人生存一会儿多好呀！……可是雅克和奥黛特睡着呢；达尼尔准醉了要么傻了，伊维琦从来想不起不在她眼前的人；波里也许行……可是波里的意识只不过是一小团乱七八糟的浆糊，它可不能与这野蛮的清醒来搏斗；这一动不动的清醒在远处把马跌弄得昏头胀脑。黑夜把大多数意识掩埋掉了，只剩下马跌一个人和玛尔赛拉在一起。这是一对儿。

加缪馆里还亮着灯光。老板正把椅子收起来，女招待正把一扇门装上护板。马跌推开另一扇门，走进来。他想让人看见自己，只是想让人看见自己。他把肘支在柜台上：

“大家晚安。”

老板看他一眼。里面还有一个收税官在喝一杯贝尔诺酒，帽子都把眼睛遮起来了。一些意识，一些和善的、心不在焉的意识。收税官用手指把帽子向后弹了一下，打量着马跌。玛尔赛拉的意识松了劲，在黑夜中消释了。

“来杯啤酒。”

“你是稀客啊，”老板应了一声。

“这倒不是因为不渴！”

“一点不假，天真是叫人渴！”收税官说，“真像是到了三伏天。”

他们沉默了。老板洗刷杯子。收税官吹着口哨。马跌很满意。因为他们时不时地瞧他一眼，他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一个苍白的圆圆的东西出现在一片银的海洋里：在加缪馆里，由于灯光太

0087423g

亮，人总以为是凌晨四点了。一层泛银光的雾气耀人眼目，弄白了人的脸、手乃至思想。他喝着，想道："她怀孕了，真有意思，我怎么总觉得这不是真的。"他感到这个事正粗暴地打击着他，就像当你看到一个老头和老太太亲嘴时那样。七年后按说不该出这事儿呀！"她怀孕了。"在她肚子里，有一股透明的液体在悄悄胀鼓起来，到最后会成为一个眼睛模样："这要在她肚子里那些污秽之物当中破裂开来，是个活物儿。"他看到一根细针在阴暗中刺进去，接着一声"扑嗤"，眼睛破了，瘪了，只剩下一团粘糊糊的薄膜，干了。"她要去这老婆子家里，要去让人胡乱切割。"他感到自己是有毒的。"够了。"他晃了晃脑袋：这些都是苍白的想法，是早晨四点钟的想法。

"晚安。"

他付了钱，走出去。

"我干什么了？"他悄悄地走着，力图回忆一下。"两个月前……"他什么也记不得了，要不那就是在复活节放假后的第二天。他那天把玛尔赛拉搂在怀里，就像往常一样，出于感情，也许，比出于欲望更多是出于感情，可到了这会儿……他上当了。"一个孩子，我还以为给她欢乐呢，可给她弄了个孩子，我做了什么我一点都不明白。目前，我得给这个老婆娘四百法郎，她要把什么工具插进玛尔赛拉的双腿当中去刮，得！那生命怎么来的又怎么去了。我呢，还像事先那么愚蠢，消灭这个生命的时候，完全像创造这个生命时一样，我到底干了什么自己丝毫不知道。"他想到此冷冷地笑了一下。"还有那些人，他们正经地决定要当爸爸，已感到自己是在生殖后代了，当他们看到妻子的肚子时，他们比我要明白得多吗？他们在一块胡乱搞上那么几下，其余的便是暗室中的事了，在胶状物中，就像洗相片。这个都与他们不相干了。"他走进一个院子里，看到门缝下有一道光。"就是这儿。"他感到害羞。

马跌敲了敲门。

“谁呀?”一个声音叫。

“我有话对您说。”

“这是到人家来的时候吗?”

“我从昂德丽·波斯尼那儿来。”

门开了一条缝。马跌看到一束黄色的头发和一个大鼻子。

“你要干什么?别跟我来警察那一套,我可不怕,我规规矩矩。我愿意一夜亮着灯谁也管不着,你要是探长的话,就把证件拿给我看看。”

“我不是警方的,”马跌说,“我有点麻烦事,听说可以找您帮个忙。”

“那进来吧。”

马跌进去。老太婆穿着一件男人的裤子,一个带拉链的外套。她瘦骨嶙峋,目光呆滞而又凶狠。

“您认识昂德丽·波斯尼吗?”她一副愤怒的样子盯着他。

“是啊!”马跌说,“她去年圣诞节时来找过您,她当时也遇到麻烦,后来她病得厉害,您去她家看过四次。”

“那又怎么样?”

马跌打量着老太婆的双手,这是一双男人的手,勒死人的手,皮肤都绽裂了,一道道的裂痕。指甲剪得很短,又黑又脏。还有一块块伤疤和刀痕。左手大拇指的第一骨节上,长着一片紫色的淤斑,还盖着一块黑痂。马跌又想起玛尔赛拉那柔嫩的棕色皮肤,不禁战抖了一下。

“我不是为她来的,”他讲,“为她另外一个女友。”

老太婆干巴巴地一笑。

“这真是头一次,一个男人有胆量前来和我讲这事。我不愿和男人打交道,你懂吗?”

房间又脏又乱,到处摆着箱子,方砖地上散乱着稻草。桌子上,

马跌看到有一瓶朗姆酒，旁边半杯酒还摆在那儿。

“女朋友托我来的，她今儿晚上来不了，求我跟您订妥。”

房间的里头，另有一个门开着一条缝，马跌想房门后面肯定有什么人。老太婆对他说：

“这些可怜的女孩儿们，太傻了。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个尽给人吃苦头的人，尽摔盘儿砸碗的人，可是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了你们。所以说，她们受罪，也是该着的。”

马跌一直保持着礼貌。

“我想看看你是在哪儿做手术。”

老太婆厌恶并不信任地看他一眼：

“别扯淡了，谁告诉你我做手术了！你胡说些什么？你胡掺和什么？如果你的女朋友想要找我，叫她来好了，我只和她一个人有交道，有想调查调查，嗯？她在跟你睡觉之前也要求调查了吗？你给人惹了麻烦，那好，但愿我比你灵活点，没别的话好说，再见。”

“再……见，太太。”马跌说。

他走出来，感到一种解脱。他慢慢地又沿着奥尔良大街向回走。自刚才离开玛尔赛拉之后，现在第一次他可以想起她，而心中没有忧愁，没有恐惧，并怀着一股缠绵的悲伤。“明天我要去找萨拉。”他想。

二

波里注视着红格子桌布，心里想着马跌·德拉惠。自言道："这小子不错。"乐队停止了，气氛纯蓝色。人们互相谈论起来。波里认识这个狭小房子里的所有人，这些人不是到这儿来玩耍的，他们下了班，一个个都一本正经，肚子也饿了。劳拉对面的那个黑人，就是唱"天堂"的那个歌手；后面那六个带着自己乖老婆的人，就是演奏"内奈特"的音乐师，他们肯定是碰到了什么料想不到的美事，也许是夏天里一场演出（他们前天还含含糊糊地谈论过在康斯坦狄纳不勒的一个酒馆），你看他们要了香槟酒喝。平常，他们总是特别舍不得。波里还看到那曾穿着三角裤跳"拉·爪哇"舞的金发女郎，叼着雪茄烟的这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子，是多洛兹大街上一家妓馆的老板，警察局刚刚给他封了。他对人讲他会再开张的，因为他上头有倚靠。波里对没去过那个馆子真是深深地感到遗憾，那馆子要是再开了，他决计要去看看。那小子正和一个"相公"[①] 在一起，那个"相公"从远处看去倒是挺迷人的，一个金发小伙子，消瘦的面孔，倒没什么做作之处，算得上漂亮。波里厌恶这些"相公"，因为他们总是跟在他后面。但是伊维琦却肯定他们，她说："这帮人呀，他们至少有胆量敢与别人不一样。"波里对他姐姐的意见很是尊重，他就做出很大努力为了看重这帮假娘儿们。那黑人在吃腌酸菜。波里就想道："我不爱吃酸菜。"他倒挺想知道人家给跳"拉·爪哇"的

① 相公——民间俚语，男性同性恋的"女"方。

那个舞女端上的菜的名称:一盘棕色的东西,看上去让人眼馋。桌布上有一滴红酒的印迹,一块漂亮的印迹,人会以为桌布的这一块是用丝绸织的。劳拉在印迹上撒了点盐,她很心细。盐也成了粉红色。说盐能把印迹吸掉,这不是真的。他险些告诉劳拉盐吸不掉酒滴印……只是,本应该讲——波里又觉得他不能讲。劳拉就在他身边。她疲惫而激动,波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嗓子死掉了。我如果哑巴了就会这样,这使人感到很好玩,他的嗓音在咽喉里嘀动,好像一块软棉花,但却出不来声,它死掉了。波里想:"我挺喜欢德拉惠。"他觉得心里痛快。而如果他不感到劳拉一直在看他的左侧,从太阳穴到肋骨都感到这个眼光的话,他会更感到心里痛快。这肯定是个充满激情的眼光,劳拉是不能用别的眼光看他的。这很窘人,因为那些充满激情的眼光总是等待一些可爱的举动或是微笑作为回报,可是波里一动也不能动。他瘫痪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人家不知道他感到劳拉的眼光。他料到这个眼光,但这只关他自己的事。他坐在这儿,脸侧冲着她,头发遮在眼前,他一点也看不到劳拉,他完全可以设想她在望着大厅和别人。波里没有睡意,不如说他感到很得意,因为他认识大厅里所有的人。他看到了那黑人的粉红色的舌头,他挺喜欢这黑人。有一次,这黑人把鞋子脱掉,用脚趾抓起一盒火柴,打开,抽出一只,并把火柴划着了。一直是用脚。"这小子真是了不起,"波里满心佩服地想,"大家应该像用手那样用自己的双脚。"他的左侧由于被盯着感到难受;他知道那个时候接近了,劳拉就要问他:"你想什么呢?"这句问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向后拖一下的,这由不得他,劳拉到时候就必然会问的。波里感到他好像在享受这一点点时光,无限宝贵的时光。实际上,这还挺惬意的呢!波里望着桌布,还望着劳拉的酒杯(劳拉喝了汤,她在演唱之前从不吃晚饭)。她喝了银耳汤,她自己保养得很好,想起什么来吃什么,因为她对自己衰老深感绝望。酒杯里还剩

有一点酒，就像是暗黑的血。爵士音乐响起来：《如果月亮变绿了》。波里又想："我会哼着这个曲子吗？"如果在月亮下，到彼卡勒大街上逛一逛，嘴里哼着这个小曲，那可真美极啦。德拉惠告诉过他："你哼得像个猪。"波里笑起自己来，他想："这个混蛋！"他对马跌有一种无限的深情。他头不动地向旁边瞥了一眼，他看到劳拉那双生在一束黑褐色头发下面的眼睛。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一个眼光。只要习惯了这股特殊的热情就可以了。当你感到某个人在怀着热烈的欲望盯着你时，那是一股把你的脸灼烧的热情。波里乖顺地把自己交给了劳拉的眼光，把她如此之爱的他的身体、消瘦的脖子和后面的侧影都交了出来。在这个代价下，他便可以深深地躲进自己的底处，考虑他内心中所产生的一个个有趣的念头。

"你想什么呢？"劳拉问。

"什么也没想。"

"一个人总是会想些什么的。"

"我就什么也没想。"波里说。

"连你喜欢他们奏的曲子或是学跳踢嗒舞也不想吗？"

"想，就是想这类事儿。"

"你瞧，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想知道你头脑当中的一切。"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事。"

"这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呀！你别是生了个舌头专门为了和你的老师去谈论哲学吧！"

他看着她，对她笑笑，心想："我挺爱她的，因为她是个褐色人，而且一副衰老的样子。"

"淘气鬼！"劳拉说。

波里眨了眨眼睛，显出一副乞求的样子，他不愿人家对他谈他自己，这总是比较复杂的，他会糊涂起来。劳拉的样子好像是发了火，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她爱他，并且总为他心里难受。还有这样的

时候，她忍受不住了，就胡乱地发愁起来。她迷惑地望着波里，不知拿他怎么办好，两手不住地发抖，开始的时候，波里还有点不知所措，不过现在他习惯了。这时，劳拉把手放在波里的头上：

“我在琢磨着这里头有什么，”她说，“我有点怕它。”

“为嘛？我敢发誓这里头是无辜的。”波里笑着说。

“是呀！可是我不能告诉你……事儿就是这样，我在里头一点地位都没有，你所有的想法都是一次次小逃脱。”她把他的头发搅乱了。

“别撩起我的头发，”波里说，“我不愿让人看到我的前额。”

他抓住她的手，抚摸了两下，放在桌子上。

“你挨着我，真好，”劳拉说，“有时候，我觉得你就在我身边，可忽然，你又没影了，我一直在想你跑到哪去了。”

“我在这儿呀！”

劳拉挨近了看着他，她苍白的脸被一种忧伤的宽容给扭歪了，这正是她在唱《被剥削者》时的那副面孔。她把嘴唇向前伸过来，这是他一开始曾特别喜欢的那两片肥大的嘴角向下垂的嘴唇。接着，他的嘴触到这两片唇，立刻感到这副石膏面具当中的一丝湿润而热烈的裸露。这时，他更喜欢劳拉的皮肤，她的皮肤是如此之白，竟让人产生了不真实的感觉。劳拉轻轻地问：

“你……你和我在一起不烦吗？”

“我从来不烦。”

劳拉叹了一口气，波里得意地想：“她样子衰老，真不错。她不讲她的年龄，但她肯定有四十来岁了。”他挺喜欢那些眷恋他的人是一些上年岁的人，他觉得这使人心安理得。此外，这还给他们一种可怕的不稳固感，而这种不稳固感在第一次接触时是不会显露的，因为他们所有人的皮肤都像猪皮一样粗糙。他很想吻一下劳拉那慌乱的面颊，他想她完蛋了，她错过了自己的一生，她十分孤独，

而自从爱上他以后便更加孤独。“我什么也替她做不了。”他无可奈何地想，此时此刻，他觉得她十分可怜。

“我羞愧得很。”劳拉说。

她声音浓重而阴郁，像是一顶红毡帐子在抖动。

“为什么？”

“因为你还是个孩子。”

他说：“当你说‘孩子’时我很爱听。这个词从你的嗓子跳出来真是妙极了，因为是长音音节吧！你在《被剥削者》里唱了两次‘孩子’，就为这一点，我也要去听你唱。今儿晚上人多吗？”

“都是些市侩。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叽叽喳喳。他们倒是想听我唱，就像想上吊一样。萨惠良总得让他们安静。我觉得极不痛快，你知道，我感到自己很不谨慎。不过当我退场时他们还是鼓掌了。”

“这是规矩。”

“我真够了，”劳拉说，“给这些混蛋们唱真烦死人了。他们到这儿来，是因为他们要回请别人，你要是看见他们进来的时候那副样子：笑容可掬，弯腰施礼，当女人坐下时男人为她扶椅子……当你进来，他们高高在上地看着你，这一下不就打扰他们了吗？波里，”劳拉突然说，“我唱歌是为了谋生呀。”

“那是呀。”

“我如果早想到落个这样的结果，我当时才不学唱歌呢！”

“不管什么方式，当你在歌厅里唱歌，你也在用你的歌谋生。”

“这不一样呀！”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劳拉又急忙补充道：

“你瞧，在我后面唱的那小子，新来的，我今晚和他讲了话，他倒彬彬有礼的，但并不比我更像俄罗斯人。”

“她觉得让我讨厌了。”波里想道。他想好要郑重地告诉她一

次，她从来不使他讨厌。但不是今天，以后吧！

“他也许学了点俄语。”

“那你呢？”劳拉说，“你总该告诉我他的口音对不对。”

“我的父母在一九一七年就离开了俄国，我那时才三个月。”

“你不会说俄语，真有意思。”劳拉若有所思地说。

“她真好玩，”波里想，“她爱上我自己感到羞愧，因为她比我老。可我呀，我觉得这很自然嘛！两个人当中怎么也得有一个比另一个年岁大。”这尤其合乎道德。波里才不会去爱一个和他同样年龄的姑娘呢！如果两个人都年轻，他们就不会行事，那就乱套了，让你总有一种在猜谜语的感觉。和成熟的人在一起，那就不同喽，他们很靠得住，在行事当中指导你，他们的爱也有分量。当波里和劳拉在一块儿，他就感到自己的内心踏实，感到自己的举动有道理。当然了，他更喜欢和马跌在一起，因为马跌不是个女人，一个男人，这更有味道。再说马跌还给你讲解好多事情。只是波里总暗中猜想马跌对他是否真有交情，马跌有点冷漠并且唐突。当然了，男人们之间，决不能缠缠绵绵的，不过，一个人有的是办法表现自己对另外一个人有所爱恋，而波里认为马跌很应该不时地有一句话或一个动作，表示出他的感情。对伊维琦，马跌就大不一样了，波里马上回想起有一次马跌在帮伊维琦穿大衣时的表情。他心里感到一阵难受。马跌的微笑：波里十分喜欢那张痛苦的嘴上的微笑，那种好玩的、羞愧而又温情的微笑。但是，波里的脑袋里马上充满了烟雾，他又什么也不想了。

“得，又溜了。”劳拉说。

她忧虑地看着他：

“你想什么呐？”

“我在想德拉惠，”波里内疚地说。

劳拉伤心地笑了一下：

“难道你不能时不时地稍微想一点我吗?”

“我用不着想你,你在这儿。”

“你怎么总想德拉惠呢? 你愿意跟他在一块?”

“我在这儿很高兴。”

“你在这儿很高兴,还是和我在一块儿很高兴?”

“这一码事。”

“对你来说,这是一码事。对我可不是。当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才不管是在这儿还是在那儿。再说,我和你在一块儿时从来不高兴!”

“不高兴?”波里吃惊地问。

“这不是高兴不高兴,你不用装傻,你心里很清楚,我见到过你和德拉惠在一块儿,他要是在这儿,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这不一样呀!”

劳拉把她漂亮的但是衰老了的面孔凑近他:一副乞求的样子。

“喂,看着我,小婊子,告诉我你为嘛和他那么好?”

“我不知道。我并没和他那么好。他好,劳拉,我不愿和你谈论他,因为你说过你不喜欢他。”

劳拉情不自愿地笑笑:

“你瞧这有多不好。唉呀! 我的小贱货,我没和你说过我不喜欢他。只是,我弄不懂你从他身上看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对了,讲给我听听,我只要求明白一点。”

波里想:“这不是真的,我讲不了三句话她就会不耐烦了。”

“我觉得他很让人喜欢。”他谨慎地说。

“你总是和我说这个。这可不是我要听的那个确切的意思。你就说他样子很聪明,他有教养,这些都可以说,但是我不要听让人喜欢。当然了,我只是和你说我的印像。我看来,一个让人喜欢的人,得是莫里兹那样的人,一个办事利落的人。他呀,不行,他总是

让人不舒服，因为他不伦不类，他欺骗周围的人。对了，你看他那两只手。”

“他的两只手怎么了，我很喜欢嘛！”

“两只工人的粗手，总是瑟瑟地发抖，就像刚刚做完了苦力。”

“就是嘛，这又怎么了？”

“哎！是呀，可他并不是工人呀！当我看到他那粗大的手握起一盏威士忌酒杯时，觉得他很费劲，倒有点风流倜傥劲。我倒也不讨厌他。只是别再看他喝的时候，那张可笑的嘴，新教神父的嘴……我也对你解释不出来，反正觉得很粗俗；你再看他那双眼，就会发现他过于有教养了。这种家伙什么都不喜欢，不要喝，不要吃，不要和女人们睡觉，只是他天天对每一件事加以思考。就像他的那个腔调，一种从不说漏嘴的老先生的吞吞吐吐的腔调。我知道这是职业所要求的，因为他要给孩子们讲课。我就碰到过一个讲话和他一样的老师，可我现在又不上小学了，这样我就难受了。我也明白一个人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要么一个冒失家伙，要么一个高雅绅士；要么教师，要么教父，但不能同时都是。我不知道是否有喜欢这家伙的女人，当然应该认为有。可我呀，实话告诉你，这种人碰我一点，我就恶心。当这么一个爱吵嘴的人用冷冷的眼睛盯着我，我可不想让他的爪儿碰我一下。”

劳拉喘了口气。“她要骂他什么呢？”波里想。但他并不担忧喜欢他的人们之间不见得也要相爱。波里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企图让他去讨厌另一个人，这是很自然的事。

“我很理解你。”劳拉用一副讨好的样子又接着说，“你是不用和我同样的眼睛来看他的，因为他是你的老师，你受了影响。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比如，你对人们衣着的评价是很苛刻的，你总是觉得他们不够漂亮。可就是他，本来总是邋遢不堪，他的领带连我旅店里的招待都不会用，可是啊，你觉得无所谓。”

波里感到沉闷，不想拌嘴，他解释道：

“这有什么，当一个人不顾及打扮就穿得不好，讨厌的是有的人本想漂亮出众却献丑于人。”

“你呢？你不献丑于人！小婊子。”劳拉说。

“我知道穿什么合适。”波里谦虚地说。

他想到他穿一件肥身蓝毛衣，很得意：一件漂亮的毛衣。劳拉抓住他的手，让手在她自己的双手中跳动。波里看着他上下跳跃的手，心想：这不是我的手，活像一块油煎鸡蛋饼。他再也感不到自己的手了。他觉得这很好玩。他活动了一下一个手指，以使手恢复知觉，手指在劳拉的掌心里动着，劳拉感激地瞥了他一眼。“这正是使我害怕的。”波里心里不安地想。他又想到如果劳拉不是总做出一副低贱和惨淡的面孔，他肯定会更容易地对她表示感情。至于他让一个中年妇女在大庭广众之下摆弄自己的手，他倒是一点也不在乎。他好长时间以来就认为自己就是这么个人了。就是他在一个人的时候，比如在地铁里时，人家就一副反感的样子看着他，而那些走出工厂的小娘儿们却迎面对他笑着。劳拉突然说：

“你始终也没有告诉我你怎么觉得他那么好。”

她就是这样，当她开始了一个事儿时，从不中途作罢。波里心里十分清楚，她这样是自找苦吃。但她却喜欢这样做。他望着她，发青的气氛包围着她发青而苍白的脸。但她的眼神还是火热而坚强的。

“讲呀！为嘛？”

“因为他好。唉！”波里叹一口气，“你真让我烦，因为他什么也不恋。”

“什么也不恋就好？你什么也不恋吗？你？”

“什么也不。”

“不过，你怎么也恋我一小点点吧！”

“噢，正是。我恋你。”

劳拉一副丧气的样子。波里转过头去，他到底是不愿意过多地看她这副样子。她在自己毁自己。他认为这很他妈的，但他也没办法。他只能做那些自己所能够的。他对劳拉忠诚，常常给她打电话，每周三次去萨玛他门口等她。而且，他在这几个晚上就和她在一起过夜。至于其余的，这也许是个人性格的问题。一个年龄的问题，年龄大的人更加尖刻，总说他们一辈子就赌在这上边了。波里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把自己的小匙儿掉在地上，大人让他捡起来，他不听，就是不捡。当时，他父亲以一副令人难忘的尊严的口气说：“那么好吧，我来捡。”波里看到一个高大的身躯僵硬地弯了下去，一个秃秃的头顶，他都听到了骨头的咯吱声。这是一次不可容忍的亵渎行为，他放声大哭起来。从此，波里总是把成年人看成是巨大的、行动不便的圣人。如果他们要弯腰，就给人一种要折断的感觉；如果他们一脚踩空了，就失去平衡。这让你处在一种既想笑又有一种虔诚的恐惧感当中。而如果他们的眼睛里含起泪水，就像劳拉现在这样，你就不知怎么办好了。成人的眼泪，这是一种神秘的灾难。某种像上帝降临在人类罪恶之上的哭泣一样的东西。从另外的角度讲，他当然为劳拉有如此激情而庆幸。马跌曾对他讲过一个人应该有激情，并且，笛卡儿[①] 也这么说过。

“德拉惠有激情，”他高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什么都不恋，他是自由的。”

“从这方面讲，我也是自由的，我只恋你。”

波里不答话。

“我不自由吗？”劳拉问。

“这不一样。”

---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著名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

太难了，解释不通。劳拉是个牺牲品，再者她没有运气，也太动人了。这一切都对她不利。加之，她还自逞刚强，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该算是好样的；而总的说来这甚至可以说成是完全好的。波里和伊维琦讲过这事，他们俩都共同认为这样好。可是，方式有所不同：如果一个人或是由于绝望，或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自由，自己毁坏自己，所得到的当然只能是赞赏。可是劳拉的刚强建立在一股贪婪的自我抛弃上，这是她享乐的事情。再说她也不是像一个吸毒者那样。

“你真让我好笑，”劳拉干巴巴地说，“你原则上总是把德拉惠置于别人之上。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俩之间，我总在想是他还是我更自由。他住在自己的家里，每月有固定收入，将来有可保证的退休金，他像一个小职员一样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你和我讲的那个关系，那个从不出门的女人，这就足够了，要说自由的话就没比这再好的了。可我呢，只有这些破衣烂衫，就一个人，住在饭店里，我甚至都不知道夏天是不是能找到工作。”

“这不是一码事。”波里重复道。

他不安了。劳拉使劲地攻击这个“自由”，她今天晚上在这上面大动肝火，想把马跌彻底打垮。

“哎呀，你这个小婊子，你要是再这么讲，我就把你弄死，什么呀，什么不是一码事。”

“你，你的自由不是自愿的，”他解释道，“事情碰巧就是这样，没别的。至于马跌的呢，是深思熟虑后产生的。”

“我总是不明白。”劳拉摇着头说。

“就是，他才不管他的家呢。他在那儿住跟在别的地方住一样，我敢肯定他也不在乎他那个小娘儿们。他和她在一起是因为总得和某个人睡睡觉。他的自由不是表面的，而是在他内心的。”

劳拉满不在乎的样子。波里忽然产生了叫她难受一下的想法，

以便给她个教训，就又接道：

“你，你过分地恋我了，可他却从来不使自己陷得这么深。”

“啊？”劳拉伤心地叫了一声，“我过分地恋你了？小混蛋！那你不觉得他过分恋你姐姐吗？你只要看一眼，那天晚上，在萨玛他。”

“恋伊维琦？”波里说道，“你真让我恶心。”

劳拉冷笑着，波里的脑袋里烟雾弥漫。又过了一会儿，大厅里响起了爵士乐。《圣·杰姆斯医院》。波里想跳舞。

“跳吗？”

他们跳舞了。劳拉闭上眼睛，波里听到了她短促的呼吸。小个子“相公”也站起来，去邀请跳“拉·爪哇”舞的女人跳舞。波里想到这下儿可以从近处看看他了，于是心里很得意。劳拉在他的双臂中显得很笨重，她跳得很棒。感觉也良好。但是她过分笨重了点。波里又想他宁愿和伊维琦一起跳，伊维琦跳得很出色。他想：“伊维琦应该学跳踢嗒舞。”随后，由于劳拉身上的气味他就什么也没再多想。他紧搂着劳拉，深深地呼吸着，她睁开双眼，注意地望着他：

“你爱我吗？”

“爱。”波里说着做了个鬼脸。

“你为什么做个鬼脸。”

“因为，你叫我难为情。”

“为嘛？你爱我不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为什么从来也不自动地说一句？我得总问你才行。”

“因为这不自然。这些玩意儿，我觉得不应该说出口。”

“那我要是说我爱你时，你是不是不高兴呢？”

“不。你可以这么说，因为这话自然地来到你嘴上。但不应该问我是否爱你。”

“我亲爱的，我可很少问你什么事情，大部分时间我就这么看

着你就够了，感到我爱你就够了。但有的时候我特别想碰一下你的爱。”

“我懂，”波里一本正经地说，“但是你得等着这个从我内心中自然流露出来，如果这不是自然的流露，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可是，小混蛋，你自己曾说如果不问你的时候，你心里什么也不流露。”

波里笑起来，说：“倒是，你弄得我胡说八道了。可你知道，一个人可以对另外一个人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但并没有说出口的愿望。”

劳拉不回答。他们停住跳舞，鼓起掌来。音乐又响了。波里很高兴地看到那个小假娘儿们跳着舞向他们靠近过来，但是，当他能够在近处看清了他的时候，他大吃一惊：那小子有四十多岁了。他的脸上倒是保持了一层青春的表皮，可内部却衰老了。他一双布娃娃的蓝眼睛，一张孩子的嘴，只是在他的陶瓷般的眼睛下生了些皱褶；可嘴的四周布满了条纹，他的鼻孔抽搐，好像他就要死了一样。还有他的头发——在远处看起来像一层金黄色的雾——只能勉勉强强盖住他的头顶了。波里惊愕地看着这个雷公嘴脸的老小孩。“他年轻过。”他想了一句。有些人生来就是三十五岁的人，（比如马跌吧！）因为他们从未有过青春，但当一个小伙子真正年轻过时，他自己的一生也会为此戴上标记。一直到二十五岁，此后……就可怕了。他看起劳拉来，忽然急促地对她讲：

“劳拉，望着我！我爱你。”

劳拉的眼睛一下子红了，她踩了波里的脚，她只说出：

“我亲爱的。”

他想大叫一声：“快搂紧我吧！让我感到我爱你吧！”可是，劳拉什么也没说，这一次又该轮到他孤独的了，真是个时候呀！她含糊地微笑着，微闭上眼皮，她的整个面孔都在她的幸福中关闭了。一

副平静而荒凉的面孔，波里忽然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而思想，令人作呕的思想猛然间把他包裹起来。我可不愿意，我可不愿衰老。去年，他还很是心安理得。他从不多想这些事情。可现在，真是令人可怖，他时时刻刻觉得青春正在他的手指缝中流逝。“到二十五岁，我还有五年的好日子，”波里想，“以后，我就开枪自杀。”他再也不能忍受耳边这个乐曲了，再也不能忍受身边这些人围着他。他说：

“回去吧！”

“马上。我的小天使。”

他们回到桌子旁。劳拉招呼来堂倌，付了钱，她把丝绒短斗篷向肩上一披，说：

“走吧。”

他们走出来，波里不再想什么别的，但他感到很不吉利。布朗舍大街上到处是行人，年轻的和年老的家伙们。他们碰到了“拐猫馆”的乐队指挥毕拉涅斯，并向他行礼问候。他短小的双腿在大肚皮下面快速地摆动着。“我也许会这样，我会长肚子的。”再也不能去照镜子，感到自己的动作生硬，四脚像用死木做成的……每过一秒钟，人就用去自己的一份青春。“至少我要是可以节省自己一点多好呀！慢慢地生活，低速地；我也许还能再保住几年。为此，我不能每天夜里到两点钟才睡。”他怀着仇恨望着劳拉：“她在杀害我。”

“你怎么了？”劳拉问。

“没怎么。”

劳拉住在纳瓦斡大街上一个饭店里。她从牌子上取下钥匙。两个人默默地走上楼梯。房子里空空的，只是在角落里有一只贴满旅行标签的小箱子；在里面墙上，有一张波里的照片，用图钉钉在那儿。这是他的一张正面像，劳拉把它放大了。“这个，这会留下来，”波里想，“当我成了一个老朽之后，这上面的我会永远年轻的。”他真恨不得把照片撕得粉碎。

“你脸上有不祥之色。到底怎么了?”劳拉问。

“我要死了,脑袋疼得很。”

劳拉显出一副担心的样子。

“你没有病吗,可爱的? 你吃片药好吗?”

“不。算啦,一会儿就过去了。”

劳拉托起他的下巴,扬起他的头:

“你好像在埋怨我,你至少没有埋怨我吧? 不,你在埋怨我! 我怎么你了?”

她样子很慌乱。

“我没有埋怨你,你疯了吧!”波里赖巴巴地反驳她说。

“你埋怨我。可我到底怎么你了? 你告诉我才好。因为这样我才可以对你解释解释。这准是个误会,不会是不可挽回的。波里,我求你,告诉我怎么了。”

“可是什么也没有呀。”

他双臂抱着劳拉的脖子,吻了她的嘴。劳拉战抖了一下。波里深深地吸了一口香气,感到他的嘴上一个湿润的裸露,他慌了。劳拉在他的脸上到处吻着,有点喘气。

波里感到他在渴望着劳拉。他于是很得意:欲望把那些灰暗的想法吸掉了,也像吸掉其他的想法一样。他使劲晃荡了一下脑袋,于是脑袋就从上至下快速地倒空了。他把手放在劳拉的腰部,隔着丝裙摸着她的肉;他现在只是一只放在丝绸肉上的张开的手。他攥了一下手,丝绸在他手指下滑动着,就像一块细嫩的死亡而柔软的皮肤。真正的皮肉在里面顶着,有弹性的,像一只羊皮手套那样光滑。劳拉把斗篷抡圆了扔在床上,露出两只胳膊,抱在波里的脖子后面,她觉得很自在。波里看到她的腋窝里都剃光了毛,长着一点点硬硬的毛根,发着蓝黑色,就像是一根根深深扎进皮肤的刺头虫。波里和劳拉站在那里,站在欲望将他们攫获的原地上,因为他

们没有力量移动了。劳拉的双腿颤抖起来。波里想他们是不是就这样慢慢地倒在地毯上。他把劳拉紧紧搂在怀里感到她松软而肥厚的乳房。

“啊!”劳拉呻吟一声。

她向后倒去。他被这个苍白的、生着鼓鼓的嘴唇的头迷住了,一颗美杜莎① 的脑袋。他想:“这是她最后的好日子。”他搂得她更紧。“有一天,她会突然坍塌的。”他不再恨她了,他感到自己在她对面,瘦削而年轻,浑身肌肉。他要用双臂把她抱起,以抵抗衰老对她的进攻。尔后,他感到一阵昏沉和瞌睡。他看着劳拉的双臂,像一个老太婆的白发一样雪白。他觉得他已把衰老紧抱在双手中,他要用尽全力把手抱紧,一直把它掐死。

“你搂得我真紧呀!”劳拉美美地呻吟道,“你弄得我不好受了。我要你。”

波里松开双臂,他有点惊醒了。

“递给我睡袍,我要去厕所里换衣服。”

他走进厕所,把门锁好。他十分反感当他脱衣服的时候,劳拉闯进来。他扬起脸和脚,戏弄着把滑石粉撒在腿上,他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了,他想道:“真好笑。”他感到头脑模糊、沉重;他已经不太清楚他在想什么了。“我得告诉德拉惠。”他最后决定道。在门的另一边,她在等他,肯定,她已脱光了。但是,他不愿着急。一个裸露的身体,散发着裸露的气味,某种搅乱人心的东西,这些都是劳拉所不愿懂得的。现在,就要让自己溜进一种浓重的强烈的性感之中。只要一进去,事儿会顺利而成。但是在此之前,人不可自禁地有点害怕。“不管怎么说,”他气愤地想,“我可不愿意像上次一样昏过去。”他在盥洗池上细心地梳理了一下头发,以便看看他是否脱

---

① 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它的目光碰到谁,谁就会化为石头。

发了。但是，白瓷盆上没有落下一根头发。尔后，他换上睡袍，打开门，回到房间里。

劳拉完全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了。这时是另外一个劳拉。懒洋洋但令人可畏的。她从自己的睫毛中望着他。躺在蓝色被子上的她的身体，闪着银白色的光，宛如一条大鱼的腹部，当中生着一撮三角形的褐色卷毛。她很美，波里走近床边，怀着慌乱和厌恶的心情注视着她。她向他伸出双臂。

“等一下。”波里说。

他按了一下电灯开关，灯熄灭了。整个房间里变得一片暗红，对面楼的三层上，最近安上一组霓虹灯的广告。波里躺在劳拉的身边，开始去抚摸她的肩头和乳房。她的皮肤十分柔嫩，使人以为她还穿着丝绸裙呢。她的乳房有些松软，但波里很喜欢这样——这是一个生活过的女人的乳房。唉，他白把电灯关掉了，由于这个讨厌的广告牌，他还是看得清劳拉的面孔，一片暗红中的苍白和两片黑色的嘴唇；她一副痛苦的样子，双眼是困苦的。波里感到沉闷和悲伤，就像在尼姆[①] 当第一头公牛跳进斗牛场中时一样；就要发生什么事儿了，某种不可避免的事儿，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事儿，就像公牛的鲜血淋淋的死亡。

“把睡袍脱了吧！”劳拉央求道。

“不。”波里说。

还是老一套。每次都是这样，当劳拉要他脱下睡袍时，波里总要拒绝。于是，劳拉就把手伸到他衣服下面轻轻地胳肢他，波里笑了。

“你把我抓痒了。”

他们接吻。过一刻，劳拉拿过波里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摸着

---

① 尼姆——法国南部古城，以其古罗马竞技场和斗牛运动而闻名。

那丛褐色的毛。她总有那么多烦人的要求，波里有时不得不保卫自己。他先把自己的手一动不动地在她的大腿上放一会儿，尔后，他再慢慢地把手向上移动到她的肩膀。

“过来，”劳拉说道，一把拉住他，“我爱你，过来，过来。”

她马上就哼哼起来。波里心想：“得了，我又要昏过去了。”一股浓重的波浪从他的腰部向脖子涌来，“我不要。”波里一边想，一边咬紧牙。可是，他好像一只兔子一样突然被人拿住脖子，腾空提起。他只好顺从地趴在劳拉的身上，只感到一种红色的、性感的旋转。

“我亲爱的。”劳拉说。

她把他轻轻地放在一边，下了床。波里昏昏沉沉地躺在那儿，头埋在枕头中。他听到劳拉打开厕所的门，他想：“等和她这事儿完了，我要做个清白人，我再也不搞这种勾当了。做爱真让人厌恶死了。不过更公正地说，也并不是这事儿令人如此恶心，只是我特别害怕昏过去。让你再也不知自己在干什么，感到无能为力。再说，选择一个得意的女人又有什么用呢？既然和谁都是这么一码事，一种心理状态。”他又恶心地重复道，“心理状态！”劳拉在进行过夜洗漱。水的声音和谐而无邪，波里颇有兴趣地听着那声音，在沙漠中那些渴昏了的人听到的就是这声音，泉水的声音。波里试图想象自己在发昏。房间，红光，汩汩水声，这些都是幻觉。他就要到一片沙漠中了，眼前罩着软木头盔，只身躺在沙漠上。突然，马跌的面孔闪现在他的脑际：“真好玩，我比喜欢女人更喜欢男人。当我和一个娘儿们在一起，怎么也不及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时高兴的四分之一。我多么愿意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睡一觉呀！”他很兴奋地想到，“一个和尚，我将成为和尚，等我离开劳拉以后。”他感到自己无情而纯洁。劳拉跳上床，把他搂在怀里。

她抚摸着他的头发，俩人沉默了好长时间，当劳拉讲话时，波里感到眼前星光旋转。她的嗓音在红色的夜里显得十分滑稽，“波

里啊，我只有你，我在世界上只有你一人，你一定要爱我，我只能想到你。如果我想到我的生活，我真想投河自尽，了此残生。我必需整天到晚地想你。不要对我不好，我的爱人儿，不要伤我的心，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一切。我在你的双手之中，我的爱人儿，不要伤害我，永远不要伤害我，我就一个人！”

波里惊醒了，清醒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

“如果你就一个人，那是你愿意这样。”他声音清晰地说，“这是因为你太高傲了。否则你会爱上一个比你年岁大的人。我可太年轻了，我管不了你孤独。我总觉得你看中我就是为了这一点。”

“我也不知道，我着迷似地爱你，我就知道这些。”

她穷凶极恶地把他紧搂在怀里。波里又听到她说了一句：“我爱你呀！”尔后，他就完全进入睡梦。

三

夏天，空气温热而沉闷。马跌走在大马路中间，头顶上是明亮的天空，他双臂像船桨一样划动着，把身边金色的帐幔拨开。夏天，别人的夏天。对于他，黑暗的一天开始了。这一天一直弯弯曲曲拖延到晚上。阳光下的葬礼，一个是地方，一个是钱，这就得跑遍整个巴黎。萨拉会告诉他一个地方。达尼尔借给他钱，或是雅克。他梦见自己是个杀人犯，这个被强烈的日光所粉碎的恶梦，还些微地残留在他的眼底。德朗博尔大街 16 号。正是这儿，萨拉住六层。当然了，电梯不能走了。马跌爬上去。在关着的门后面，那些婆娘们正在做家务，身系围裙，头上包一块毛巾。对她们来说，白天也同样开始了。怎样的一天啊！马跌按响门铃时有点气喘嘘嘘，他想："我得锻炼身体了。"可他又厌烦地想："每当我爬楼梯时我就这么对自己说。"他听到一阵小碎步的声音，一个小秃老头，生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微笑着给他打开门。马跌认出他来了。他是德国流亡者，马跌常常看到他在"逗磨"馆子里得意地呷着一杯奶油咖啡或是在那儿下棋，他总是用眼睛打量着整个馆子，用舌头舔着肥厚的嘴唇。

"我想见见萨拉。"马跌说。

小老头脸色郑重起来，弯下了腰，双脚立正，他的耳朵是紫红色的。

"魏姆莱。"他硬巴巴地说。

"德拉惠。"马跌无动于衷地回答。

小老头又重新和气地微笑了。

“请进，请进！她在下面画室里。她见到你会高兴的。”

他把马跌引进前厅后，就迈着小碎步走开了。马跌推开那扇玻璃门，走进戈麦斯的画室，在里边的楼梯前，他停住了，由于阳光太耀眼了：阳光强烈地透过布满尘土的大玻璃窗。马跌眨了眨眼睛，觉得头有些不舒适。

“谁呀？”萨拉的声音。

马跌从楼梯栏杆上弯下身来。萨拉正坐在沙发上，身穿黄色和服。他正看到她盖在稀疏、硬挺的头发下的脑顶。她对面有一个火炬般的脑袋：这是个短头型人的褐色脑袋……“是布律埃。”马跌不安地想道。马跌有六个月没有见到布律埃了，但他在萨拉家里碰到他并不感到丝毫的高兴。因为这将造成语言上的交通阻塞。他们之间的友谊已濒近死亡，两人之间要说的话太多了。加之布律埃会带来外界的新闻，那将是个神圣的天地，短暂而顽强的暴力与反抗，体力劳动，耐心的努力、纪律。布律埃不需要听马跌将要吐露给萨拉的那点令人羞愧的男女秘事。

萨拉抬起头来，笑了。

“你好，你好。”她说。

马跌还她一笑。他从高处看到这张被善良而蛀坏的难看的平脸，和脸下边那从日本和服下鼓了出来的又软又大的乳房。他急忙走下楼梯。

“哟，哪阵风把你吹来啦？”萨拉问。

“我有点事想求你。”马跌说。

萨拉的面孔贪婪地红了。

“要什么都行啊。”她完全被她将要给予马跌的帮助兴奋了，她又加一句道，“你猜谁在这儿？”

马跌转过身去面对布律埃，和他握了手。萨拉用爱护的眼光看着他们。

“你好啊！老‘社会反叛’！”布律埃说。

无论如何，马跌听到这个声音时还是很高兴的。布律埃是个大个子，身体很结实，一副农民的迟钝面孔。他的样子并不特别招人喜欢。

“你好。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马跌说。

布律埃笑了，没吱声。

“你们都坐在我的身边吧！”萨拉色迷迷地说。

她会帮他的忙的，她心里明白。目前，他是她的财产。马跌坐了。小巴布洛在桌子下面玩积木。

“戈麦斯怎么样？”马跌问道。

“还不是老样子！他在巴塞罗那① 呢！”萨拉说。

“没有什么信给你吗？”

“上星期接到一封。尽是讲述他的战功。”萨拉以讥讽的口气说。

布律埃的眼睛闪着光彩：“你知道他当上校了吗？”

上校。马跌想起昨天晚上那个人，心里一阵紧张。戈麦斯他走成了。那一天，他从《巴黎晚报》上看到了伊汉城② 被攻占的消息。他在画房里长时间地踱着步子，双手插进黑色的头发里。尔后，他下了楼，穿着上衣，光着头，就像要去“逗磨”馆里买香烟一样。但他从此就没有回来。他的房子也没收拾：架子上还有一块没有画完的画布，桌上的一块雕了一半的铜板，还泡在硫酸瓶里。那幅画和雕刻都是表现的斯坦松太太。画上的她是裸体的，马跌曾看到过她。她当时酒醉醺醺，俊美异常，一手挽着戈斯麦的胳膊，一边用嘶哑的嗓子唱着。他心想：“他总归对萨拉太昧良心啦！”

---

① 巴塞罗那，西班牙第二大城市，最大港口，处于东北部地中海岸。

② 伊汉城，西班牙城市，处于比达索阿河畔。

“是部长给你开的门吗?”萨拉用愉快的口气问。

她不愿谈起戈麦斯。她原谅他的太多了,一次次的背叛,一次次出走,他的态度生硬、脾气暴躁。但这一次不行了,她不能原谅他这次去西班牙。因为他到那儿去是为了杀人,他已经杀过人了。对于萨拉来说,人的生命是神圣的。

“什么部长?”马跌吃惊地问。

“那个红耳朵的小老头呀! 那是个部长呀!”萨拉说着,表现出一种天真的骄傲,“在一九二二年曾是慕尼黑① 国家社会主义政府的部长,可现在都要饿死了。”

“那么,当然了,你就把他收留了。”

萨拉笑了。

“他来到我家里,手提着旅行箱。不,更确切地说。他没地方可去,人家把他从饭店里轰出来了,因为他没钱付费。”

马跌掐着手指算道:“加上安妮娜,洛培兹和桑狄,你这儿已有四个寄宿者啦。”

“安妮娜就要走了,”萨拉一副遗憾的样子说,“她找到工作啦。”

“简直是发疯了。”布律埃说。

马跌吃了一惊,转过来看着他。布律埃的愤怒是深沉而平静的。他用他最农民式的眼光盯着萨拉,重复道:

“发疯了。”

“什么,谁发疯了?”

“啊!”萨拉把手放在马跌的胳膊上,急忙说。“快帮帮我的忙吧,我亲爱的马跌。”

“怎么一回事?”

---

① 慕尼黑曾是希特勒国社党的发迹据点。

“这不关马跌的事儿。”布律埃不高兴地对萨拉说。但萨拉根本不听他的。

“他要我把部长赶出门。”她可怜巴巴地说。

“赶出门?”

“他说我收留他,就是犯罪。”

“萨拉,你不要夸张嘛。”布律埃平静地说。

他转向马跌,不情愿地向他解释道:“主要是我们听到了关于小老头的一些不好的议论。在六个月前,有人曾在德国大使馆的走廊里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并不需要头脑怎么复杂,便可以猜得出一个犹太流亡者在那里搞什么。”

“可你没有证据!”萨拉说。

“没有,我们是没有证据。如果我们有证据的话,他就不会在这里了。但是即使是只有这些假想,萨拉如果再留宿,他也是很不谨慎的。”

“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呀?”萨拉着魔般地问。

“萨拉!”布律埃和气地说,“你就为了少去掉一个你所收留的人,你会把整个巴黎毁了的。”

萨拉微微地一笑:“巴黎倒不见得。但绝对确实的一点,是我不愿为了你们那些党呀派呀的事把魏姆莱牺牲掉。党……太抽象了……一个党。”

“我刚才是这么讲的。”布律埃说。

萨拉猛烈地摇晃着脑袋,她脸红了,两只大大的绿眼睛湿润了:

“小部长吗?”她气愤地说,“你也不是没看见他,马跌! 他这样的人能打得死一个苍蝇吗?”

布律埃的平静是无边无际的,一种海的平静,这同时使人息怒而又令人气愤,他从来也不表现出他很孤单的样子;他的生命是一

群人的缓慢的、悄悄的而又喧嚣的组合。他解释道：

“戈麦斯有时派人给我们带些信来。他们到了巴黎，我们都是在萨拉家会面。你知道，这些信是秘密的。那么如果是你，你会偏偏选择这里来安置一个有间谍嫌疑的人吗？”

马跌没作回答。布律埃使用的是问话口气，但这只是一种辩论的方式。他并没有问他的意见如何，好长时间以来，布律埃干任何事情，都不再征求马跌的意见了。

“马跌，我请你评评，如果我把魏姆莱赶出去，他会投塞纳河自杀的。”萨拉又绝望地接着说，“难道我们能因为一个简单的怀疑，就把一个人逼得自杀吗？”

她站起来，极丑不堪而又光彩焕发，她的言谈和举止，使马跌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同情感，一种人们很易于给予那些被损害者、伤残者和患有腮腺炎及溃疡病的人的同情感。

“有这么严重？”他问，“他会跳塞纳河？”

“没的事，”布律埃说，“他会回德国大使馆，再想法把自己全部出卖掉嘛！”

“这是一码事，”马跌说，“无论如何，他是完蛋了。”

布律埃耸了耸肩膀：

“这么……倒也是。”他毫无声色地说。

“你听见没，马跌？”萨拉满心忧愁地望着他说，“你说吧，谁有道理？你讲句话吧！”

马跌什么也无可讲。布律埃不征求他的意见，他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意见，一个臭知识分子的意见，一个看门狗的意见没有任何用处。“他会抱着冷冷的但有礼貌的态度听我讲话，但他决不会改半点儿主意。我说的，他只会从中审评我，没别的用。”马跌不愿意让布律埃审评他。他们俩之间有过一段。从原则上来讲，谁也不审评谁。“交朋友不是为了审评，”那时布律埃说，“友谊是为了给予信

任。”这话，他也许还会说；但目前，他想的是他党内的同志们。

“马跌！”萨拉又叫一句。

布律埃向她凑过去，摸着她的膝头，轻轻地说：

“你听我说，萨拉，我很喜欢马跌，也特别看重他的智慧，如果是为了明白西皮诺扎[①] 或是康德的一段著作，我肯定是得向他讨教。可这个事是特别简单的，我发誓不用请个裁判哪怕是一位哲学教师。我的主意已定了。”

“当然，”马跌的心收紧起来，但他并不怪罪布律埃，他心想，“我算什么人，可以给你们出主意？而我的生活又被自己搞成什么样呢？”

布律埃站了起来：

“我得告辞了。当然了，你愿意怎么做随你便，萨拉。你也不是党员，而你所做出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不过，如果你继续留他在这儿，等戈麦斯再派人送信来时，我就得请你到我家来。”

“那好吧，一言为定。”萨拉说。

她双眼一亮，好像终于解脱了。

“还有，不要留下什么痕迹，把一切都烧毁。”

“我向你保证。”

布律埃转过身对马跌说：“好啦，再见，老兄。”

他没有把手伸给马跌，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表情十分严肃。这是昨天晚上玛尔赛拉的眼光，还有她那不可平息的惊愕。马跌在这眼光下浑身赤裸裸的，一个赤身裸体的大个子，毫无价值的男人，一个笨蛋。“我算什么人能为你们出主意？”他眨巴着双眼：布律埃身材健壮，浑身结实。“可我呢？我的脸上却显出要给女人做流

---

① 西皮诺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产。”布律埃开口了，可是他用的丝毫也不是马跌所料想的那副口气：

“你的面色极难看嘛！”他轻轻地说，“有什么难处吗？”

马跌也站了起来：

“我……我碰上倒霉的事啦！不过，这无关重要。”

布律埃用手拍在他肩膀上，迟疑地望着他。

“真是愚蠢，每天到处跑东跑西，没有空去关心一下老朋友了。你要死了，我也得一个月后才会偶然地听到死讯。”

“我倒死不了这么快。”马跌笑着说。

他感到肩膀上布律埃的拳头，心想道：“他没有审评我。”于是他心里充满了一股谦卑的感激之情。

布律埃神情严肃地说道：“是啊，死不了这么快，可是……”

他好像最后下了决心：“下午两点钟，你有空吗？我倒有点工夫，我可以到你家去一下，我们可以稍谈一点，还像老样子。”

“还像老样子。我完全有空，我等你。”马跌说。

布律埃友好地冲他微笑了，他转过身，朝楼梯口走去，脸上仍带着那幼稚和欢快的微笑。

“我送你几步。”萨拉说。

马跌用眼睛望着他们。布律埃上楼梯时身体柔软得出奇。“一切还没有都完蛋。”他心想。于是，某种东西在他心胸中活动了，某种温暖的、朴素的东西，有点像是希望。他走了几步，门在他的头顶上关了。小巴甫洛煞有介事地看着他。马跌走近桌子，拿起一把雕刻刀，一只落在铜板上的苍蝇飞走了。巴甫洛一直盯着他。马跌感到不自在，但也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被这孩子的眼光所吞掉的感觉。“小孩子，”他心想，“就是一个个贪吃不足的小家伙。他们心中所想的一切都是嘴。”巴甫洛的眼光还不是人性的眼光。但已越过了生命的界线：这孩子从一个人的肚里出来的时间并不长，这很明

显。他坐在那儿，小小的一点，含糊不清的，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吐出来的粘稠的乳物。但是，在他那双充满眼眶的浑浊的玻璃体的后面，一个小小的贪吃的意识已经埋伏下了。马跌玩着雕刻刀。“天真热呀！”那苍蝇在他四周嗡嗡叫着，在一间粉红色的房间里，在另一个人肚子里边，也有一个小疱在膨胀。

“你知道我做什么梦了吗？”巴甫洛问他。

“你说吧！”

“我梦见我是个羽毛。”

“也想事儿了！”马跌心想。

他于是问道：

“你是个羽毛时，你干什么了呢？”

“没干嘛，我睡了。”

马跌忽然把雕刻刀扔在桌子上；惊飞了的苍蝇又飞转起来。最后，它落在铜牌上，在两道浅沟之间，那该是女像的一只胳膊。要行动迅速，因为那水疱时刻都在膨胀，它正在暗中使劲为了快点解脱，为了自拔于黑暗之中，为了变得像这个一样，它像这个苍白而软弱的吸盘，正在吸吮着世界。

马跌朝楼梯口迈了几步，他听到了萨拉的声音，“她打开了大门，正倚着门边和布律埃微笑。可她为什么还不下来呢？”马跌转过身，看着孩子，又看了看那苍蝇。“一个孩子，一块会思想的肉，当你要杀死他时，他会叫也会流血。一只苍蝇比一个孩子更容易杀害。”他又耸了耸肩膀，“我谁也不去杀，我只是阻止一个孩子出生。”巴甫洛又玩起他的积木了，他忘记了马跌。马跌伸出手，用手指摸着桌角。他自己吃惊地重复道：“阻止出生……”就好像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完全长好的孩子，只等着时机一到，就从幕后向这边跳过来，跳到太阳底下这个舞台上来。可是，马跌把道口堵死了。总之，也差不多是这样；确实有那么一个会思考的狡猾的小人儿，会说谎

的，痛苦的，浑身白嫩的皮肤，耳朵宽大，生着美人痣，含义清晰的手迹，就像一个人签在他的护照上的一样，一个从来不在街上乱跑的小孩；并且，一只脚站在人行道上，另一只脚踩在小溪里，还有眼睛，一双像马跌的眼睛一样的绿的或是像玛尔赛拉的眼睛一样黑的眼睛，那双看不到冬天的海蓝色天空的眼睛，也看不到大海，看不到人的面孔的眼睛，还有一双永不会摸雪的，也不会摸女人的肉，不会摸树皮的手。那里有一个世界的形象，血淋淋，光灿灿，腻味味，情迷迷；凶险但充满希望，一个布满花园和房子的形象，充满了高大而温和的姑娘和可怕的卑鄙无耻的男人的影子。可这一切就要被人用长针一下子捅破，如同一个卢浮宫的大气球。

“回来了，”萨拉说，“我让你等了么？”

马跌抬起头来，感到松了一口气。她正弯在楼梯栏杆上，显得身体笨重肢体畸形。这是一个成年妇女，浑身衰老的肉，好像不是生出来而是刚刚从盐中腌过的肉。萨拉冲他微微一笑，快速地走下楼梯，她的日式和服裙在她短小的双腿外飘动着。

“好吧，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好奇地问。

她一双大眼睛使劲地盯着他。他转过脸去，干巴巴地说：

“玛尔赛拉怀孕了。”

“噢！”

萨拉的脸上不如说是得意。她怯生生地问：

“那……你就要……”

“不，不，”马跌赶紧说，“我们不要孩子。”

“哦？是吗？我明白。”她说着，低下头不言语了。马跌不能忍受这种连责备都算不上的愁闷。

“我想你以前也这样过，戈麦斯告诉过我。”他不顾情面地说。

“是，以前。”

她突然抬起双眼，急忙接着说：

“你知道，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及时处理掉。”

她禁止自己去评论马跌，她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和责备，而只有一个愿望，安慰马跌。

“这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就要笑了，又怀着信心去考虑未来了。她将是唯一的为这个在秘密之中死去的小东西而哀伤的人。

“你听我说，萨拉。”马跌不平静地说，“我求你理解我；我不愿意结婚，这不是因为自私。只是我觉得结婚……”

他停止不讲了：萨拉结婚了，她五年前和戈麦斯结婚了。他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说：

“再说，玛尔赛拉也不愿要孩子。”

“她不喜欢孩子吗？”

“她对此不感兴趣。”

萨拉显得困惑：

“是啊，可是……，不过……”

她抓住他的双手：

“噢，我可怜的马跌，你现在是碰到了多么烦人的事呀，我真想帮你的忙。”

“正是这么回事。”马跌说，“你可以帮我们。当初你碰上这……倒霉事儿时，你找了个什么人，我觉得好像是个俄国人。”

“对！”萨拉说，（脸色已变）“那可难受极啦！”

“啊？”马跌变调地问，“这……这很疼吗？”

“不太疼，可是……”她一副可怜的样子说，“我想那小孩，你知道，当时是戈麦斯愿意。在那个时候，当他要做一件事……总之，这太难受了，我从来也没……要是现在呀，他就是双腿跪在那儿求我，我也不再做了……”

她双眼迷茫地望着马跌。

“他们在手术完了，给了我一个小包，对我说：‘你去把这个扔到阴沟儿里。’啊，阴沟里，像扔一只死老鼠，马跌！”她使劲抓紧马跌的胳膊说，“你可不知道你这是去干什么呀！”

“可当你要生一个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时，你知道是在干什么吗？”马跌生气地问。

一个小孩子，又多了一个意识，一个慌乱的智慧，要在天空中飞转，要撞在墙壁上，再也逃脱不了。

“不，我要说的是，你不知道你在要玛尔赛拉干什么，我害怕她过后会恨你。”

马跌又看到玛尔赛拉的眼睛，严肃地描着眼圈的眼睛。

“你是不是恨戈麦斯呢？”他干巴巴地问。

萨拉做了一个令人可怜的无能为力的动作。她不能仇恨任何人，尤其不能恨戈麦斯。

“无论如何，”她下了决心的样子说，“我不能叫你们去找这个俄国人。他倒是一直在做手术，可现在他酗酒很厉害，我信不过他了。两年前，他还出了一个事故。”

“你不认识什么别的人了吗？”

“不认识了。”萨拉慢腾腾地说着。忽然，她所有的善良都一齐涌上她的眉梢，她叫道：“噢，有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来想办法。瓦尔德曼，你在我家里见过他吗？犹太人，妇科专家，他堪称是个刮宫的专家了。交给他，你就放心好了，在柏林时，他的顾客多得不得了。在纳粹当政的时候，他又在维也纳定了居。后来，他又到了昂塞舍吕斯。来巴黎时只带了那么个小旅行箱。其实他早就把自己的钱寄到苏黎世去了。”

“你觉得这能行吗？”

“当然了，我今天就去找他。”

“我真高兴，真是太高兴了，他要得不贵吧？”马跌问。

“在那边，他得要两千马克……”

马跌脸刷一下白了。

“一万法郎？”

她赶紧补充道：

“这简直是敲榨勒索，他就是让人买他的名气呗！不过在这儿，谁也不认识他，他会理智一些的。我劝他三千法郎。”

“好吧！”马跌咬着牙说。

但他心里在嘀咕：“我可去哪儿找这笔钱呢？”

“哎，你等着，”萨拉又说，“我为什么不今天早上就去呢？他住在巴莱兹——狄高夫大街，近得很嘛，我穿件衣服，就去，你等我？”

“不，我……我十点半钟有约会。萨拉，你真是个好心肠。”马跌说。

他双手抓住她的肩膀，笑着晃了她两下。她刚刚向他吐露了自己内心中最大的厌恶；出于慷慨，她又成了这个曾使自己十分痛苦的事件的预谋者。她脸上闪着兴奋的光彩。

“你在十一点时会在哪里呢？”她问道，“我可以给你打个电话吧。”

“我可能在杜蓬·拉丁馆儿里，在圣·米歇大街。我可以在那儿一直等你给我打电话。”

“在杜蓬·拉丁吗？好，就这么办吧！”

萨拉大大地敞开了浴袍，露出了她肥大的乳房。马跌使劲把她搂在怀里，一方面出于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要看到她的身体。

“再见，”萨拉说，“再见，亲爱的马跌。”

她向他凑过来含情的但是难看的脸。这张脸上带着一种令人发慌的谦卑，几乎性感的谦卑，这使人产生阴险的、想折磨她的、用羞愧去凌辱她的愿望。“每当我看见她，我就明白了那些性虐待狂

者。”达尼尔曾这么说。马跌吻了她的双颊。

“夏天!”天空纠缠住大街,一片幽灵鬼魂。行人在空中飘浮着,他们的面孔上燃着火。马跌呼吸着一股绿色的、活的气味,一股年轻的尘土。他眨巴了一下眼睛,笑了。“夏天!”他走了几步,脚下柏油路上黑色的沥青化了,布满了小白石头,粘在他的鞋底上。玛尔赛拉怀孕了,这个夏天不同往常。她在睡,她的身体浸在郁闷的影子里,在睡眠中淌着汗。她美丽的棕褐色的乳房向下垂着,乳头四周冒着小小的汗滴,白色的,咸咸的,就像小花一样好看。她睡着。她总是要睡到中午。可那水疱,在她的肚子里没有睡。它没有睡觉的时间:它在吸取养分,在长大。时间在生硬的颠簸中无可挽回地流逝了。水疱在胀大,时间在流逝。“我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找到钱。”

卢森堡公园,炎热,一片白茫茫,石像、鸽子,还有孩子们。孩子们在跳着,鸽子飞起来。跑动,白色的电,零散而溃乱。他坐在一张铁椅子上:“我到哪儿去找钱呢?达尼尔不会借给我,不过我不妨向他借借看。再说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总还可以去找雅克吧!”起伏的草坪一直蔓延到他的脚下,一座石像向他伸着青春的石屁股,鸽子在咕咕地叫,石头的鸟。“不管怎么说,这最多也不过是半个月的事,让那个犹太佬等到这个月底,到二十九号,我就领薪水了。”

马跌突然停住了:他看到自己在思考,他对自己产生了恐惧感:“这个时候,布律埃正在大街上走着,在阳光下十分自如。他身轻体捷,因为他在等待。他正在穿过他将要砸烂的一个抽丝玻璃城市。他感到强壮,他走着,身体稍有点左右晃动,他十分小心谨慎,因为把一切全部打烂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他等待、希望。可我呢!我呢!玛尔赛拉怀孕了。萨拉能说服那个犹太佬吗?到哪儿去找钱?这就是我所想。”他忽然又想起那两只浓黑眉毛下的离得很近

的眼睛:“马德里,我想去那儿,我发誓,可只是没去成。”他猛然想到:“我老了。”

“我老啦! 你看我这不是跌倒在一把椅子上,在生活中一直深陷到脖子处,但我还是什么也不信。然而,我也想去一个什么西班牙,可只是没去成。是不是有好多个西班牙呢? 我在这儿,自己尝尝自己,感觉到血液的、这含铁液体的陈旧滋味儿,我的滋味儿,我有我自己的滋味儿,我存在着。存在就是这样:不渴,但是还要喝。三十四岁了,我自己品尝自己整整有三十四年了,最后,我老了。我工作过,等待过,获得了我曾想要的:玛尔赛拉,巴黎,独立。完了。我无可再等了。”他看着这个一成不变的公园,总是新鲜的,但总是老样子,就像海洋,几百年来就是那同样色彩和声音的长浪在滚动。从前也有这个:这些胡乱跑动的孩子们,一百年来就是如此。在这些石膏铸成的,手指断了的皇后像和所有这些树上面,也同是这个太阳。那时也有个萨拉穿着黄色的日本和服,也有个怀孕的玛尔赛拉,也有钱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如此自然,如此正常,如此单调,也足够人过一辈子的了,这就是人生。余下的,那些西班牙、西班牙的那些城堡,都是……什么呢?一个小小的为我所用的温和而非宗教的信仰吗? 我真实一生的高尚纯洁而审慎小心的陪衬吗? 一个托词吗? “他们就是这样看我的,他们,达尼尔、玛尔赛拉、布律埃,还有雅克。一个想自由的人,吃,喝,像大家一样。一个政府的职员,他不从事政治,读《作品》和《民众》,他碰到经济上的困难。只不过,他愿意自由,就像其他的人愿意集邮一样。自由,这是他自己秘密的花园,是他自己与自己的默契。一个懒惰而又冷漠的家伙,有点好幻想,但内心中却十分理智。他暗中已为自己缝制好一个可怜的但靠得住的惰性幸福小圈子,也时常用一些较高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我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呢?”

他七岁的时候,住在比底维也尔他叔叔于勒家,一个牙科医

生。那天，他一个人在接待室里，玩一个自我不存在的游戏。游戏是这样，当他在嘴里舌头上积了一摊凉凉的液体时，要努力不把它咽下去。要忍住舌根的嚅动，因为一动就会把这液体咽到嗓子里去。他就这样有时竟完全把脑袋倒空了。但是这空虚还有一定的味道。那一天他做了好多蠢事，他呆在的乡下满是苍蝇气味的炎热里，而正好，他还真的抓住了一只苍蝇。他把它的翅膀都拔掉了，他发现那苍蝇的头正好像厨房里火柴棍的硫磺头，他就去厨房找了一个火柴盒，用苍蝇的脑袋在上面划了一下，想看看它是不是也燃起来。不过，他干这一切都是心不在焉的，只是一出小小的闲腻了的玩笑。他还不能够对自己发生兴趣，他心里很清楚，苍蝇头是划不着火的。桌子上，放着几本撕坏的杂志，还有一个漂亮的中国瓷坛，绿灰色，上面有像鹦鹉环一样的耳朵。于勒叔叔说这个瓷坛有三千年的历史[①] 了。马跌走近瓷坛，双手背在身后，一面观看着那坛子，一面忧心地扭动身体：面对着这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无动于衷的瓷坛，在这个烤焦的世界上面，作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小肉体真是太可怕了。他又转过身去，面对着镜子转动眼珠，皱鼻子，但他还是不能忘掉刚才那事。尔后他忽然又回到桌子前边，搬起那瓷坛，瓷坛好重哟，他一下子把坛子摔在地板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而且，马上，他感到自己身体轻轻的就像一根蛛丝一样。他看着那打碎的瓷坛，心花怒放。在这四面有五十年历史的墙壁里，在夏天的盘古以来就是如此的光芒中，这个有三千年历史的瓷坛上面发生了某种事件，某种像每天都在发生的十分不恭敬的事件。他当时想："是我干的这件事！"于是，他感到十分骄傲，他自由于世界了，没有束缚，没有家庭，没有原始；一个执拗的，打破了世界硬壳的小生命。

他十六岁时，是一个小淘气包，当时他在阿尔卡省。他躺在沙

---

① 于勒叔叔显然说错了，三千年前中国还没有瓷器。——译者。

滩上，看着大西洋的长浪平缓地涌来。他刚刚揍了一个波尔多孩子，那小子向他扔石头，他强迫他吃了一嘴沙子。他气喘嘘嘘地坐在松树阴影下，鼻孔里满是松脂的气味，他有一种感觉，好像他是一个悬在半空中的小炸弹，圆圆的、蛮横的、不可思议的。他对自己讲："我要自由。"或者不如说他对自己什么也没讲，只不过那是他要说的，是一个誓言。他发誓自己的整个一生都会像这特殊的一刻。到了二十一岁时，他在自己屋子里读西皮诺扎[①]的书。那是一个封斋前的星期二，街上有大型彩车开过，车上载着纸片制的假人儿，他抬起眼睛又一次发誓了，当时用他和布律埃共同习惯的哲学大话。他自言道："我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十次、一百次，他重复着自己的誓言，尽管所说的话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一样了；所用的词句根据当时所流行的语言而改变了，但是，誓言还是那一个。在马跌自己的眼里，他不是一个在男子中学里教哲学的大个子；也不是诉讼代理人雅克·德拉惠的弟弟；不是玛尔赛拉的情人；也不是达尼尔和布律埃的朋友，他只是这个誓言的化身而非其它任何一切。

什么誓言？他用手遮在被太阳照花了的眼睛上，他心里不再那么明白了。他现在——越来越经常地——有时一阵阵长时间的神不守舍，而要想明白他的誓言。他必须在自己状况最佳的时候才行。

"球！麻烦一下。"

一个网球滚到他的脚下，一个小男孩手持球拍朝他跑来。马跌捡起球，给孩子扔过去。他现在肯定不是在状况最佳的时候。他正在这滞闷的炎热中发呆，他正在经受盘古至今的这单调的天天如此的感受。他枉然地重复过去曾激励他的那些词句："自由，为自己负责，能够说：我这样是因为我愿意这样，作自己亲身的开始。"这

---

① 西皮诺扎(1632—1677)，荷兰哲学家，泛神论的鼓吹者。

都是些空洞而虚华的话，是些令人心烦的书呆子话。

他站起来，一个职员站起来，一个碰到经济上的麻烦的职员，一个要去与他过去的学生的姐姐会面的职员。他想："事情是否已成定论？我是否就只能是一个职员了？"他等待了这么长时间，这最后的几年只是一场战斗前的歇息。他在无数的日常忧虑中等待着；当然了，这段时间里他是在追求一些女人，旅行，还有，他还需谋生呀！但是，在这一切之中，他唯一所关切的是要保持自己不受约束，尤其对于一个行动，一个自由而深思熟虑的行动，一个将要改变他的一生的行动，一个开始他新生命的行动。他从来也没有完全地坠入哪一个人的情网。从来也没有被哪一种欢乐而完全攫获，也从来没有真正地痛苦过。他好像总是身处异境，总是还没真正地出生。他在等待。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些年头慢慢地、狡猾地到来了，从身后把他捕获。三十四年。"我本应该在二十五岁时开始自己的一生，就像布律埃。可是那个时候，一个人还不能在完全理解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开始生命，只是被蒙蔽。可是我又不愿意被蒙蔽。"他曾考虑，去俄国放弃他的学业，去学一门体力的职业。但是，每次在他这种爆发性的决裂的边缘上把他阻止住的，是由于他缺少这种行动的理由。没有理由，这终将是一次狂热的冲动。于是，他就继续等待着……

几只帆船在卢森堡公园的湖面上漂动着，不时地被喷泉的水流所冲射。他停下来望着这些水上的游戏者。他想道："我不再等了。她说的对：我空度了自己一生，只为了一个等待。到现在，我是空的。确实。不过我不再等待任何事情了。"

在那边，喷泉的旁边，有一只小船遇到麻烦了，船侧倾着。大家都望着这条船发笑，一个小伙子想用一根带钩的篙把船钩住。

四

马跌看了看手表："十点四十，她迟到了。"他不喜欢她迟到。他总害怕她会自己走上绝路。她什么都忘，老是自我逃避；她随时都会把自身忘掉。她忘吃，忘睡。有一天，她会忘掉呼吸，这就完蛋了。这时，有两个年轻人来到他跟前，神气活现地打量着一张桌子。

"坐吧！"一个说。

"我坐啦！"另一个说。他们笑着，坐了。他们的手保养得很好，脸色健康，体肤柔嫩。"这儿只有孩子们才来。"马跌生气地心想。大学生或中学生。那些身边追随着女性的年轻男子们，样子像是固执的萤火虫。"青春，真有意思！"马跌又想道，"外表是闪光的，可内心里呢？什么感觉也没有。"但是，伊维琦感到她的青春，波里也感到了，不过这只是少数例外。大家都是青春的牺牲者。"我当时就不知道我的青春，布律埃也不知道，还有达尼尔。我们只是在事后才明白过来。"

他并不十分愉快地想到，他还得带伊维琦去看高更[①] 的画展。他喜欢领着她看美的画，美的电影和其它美的东西，因为他本身不美。这是一种请人原谅的办法。可伊维琦不原谅他：今天早上，又会像每天一样，她会用她怪癖的、野性的眼光去看那些画。马跌跟在她身旁，丑的、多余的，被忘记的。然而，他倒不愿意自己生得美；

---

① 高更(1848—1903)法国著名画家、诗人，其代表作有"塔希提女人"(画)和《诺拉—蔼拉》(诗)。

他从未有像在美的面前时那么孤独。他想:“我也不知要她什么。”正这时候,他瞅见了她。她正和一个烫着发的高个小伙子一起从街上走过来。那小伙子戴眼镜,她冲着他扬着面孔,报他一个兴奋的微笑:他们很热烈地谈着。当她看到马跌时,双眼马上黯淡下来,赶紧和她同伴说声再见,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穿过学院大街走来。马跌站起来:

“你好哇!伊维琦。”

“早上好。”她说。

她一副正正经经的面孔。她把两只金黄色的辫子拢到面前鼻子旁,前额上的刘海一直齐着眼睛。冬天的时候,风吹散她的头发,露出她白白的大脸蛋儿和那矮矮的额头,她自称为“我的塔什姆卡[①] 额头。”只有那时,她宽大的脸才显露出来,苍白,稚气,性感,像一轮夹在两片云层间的月亮。可今天,马跌只看到一个她戴在真实面目之前的假脸,纯净而狭窄,像一个三角形的假面具。坐在马跌旁边的人都转过去看她。显然,他们都在想:这姑娘挺漂亮的。马跌脉脉含情地望着她,在所有的人中间,他是唯一一个知道伊维琦很丑的人。她坐在那儿,平静而郁闷。脸上没有涂脂抹粉,因为脂粉损害她的皮肤。

“太太要点什么?”堂倌过来问道。

伊维琦冲堂倌一笑,她喜欢听人叫她太太。接着她又转过头来,一副犹豫的样子冲着马跌。

“喝杯比白尔曼吧?你喜欢喝这个。”马跌说。

“我喜欢这个?”她感到开心地说,“那我就要吧。”

“到底是什么?”当堂倌走了,她又问。

“就是青薄荷茶。”

---

① 西伯利亚南部蒙古族的一支。

“就是我上次喝的那绿色发粘的东西吗？那我不要喝啦，太粘嘴了。我从来也不挑剔，但我可不该听你的，我们口味不一样呀！”

“可上次你说你喜欢这个呀。”马跌不快地说。

“是啊。可是后来我又琢磨了一阵，我回想起那味道来，”她战栗了一下，说：“我再也不喝这东西啦。”

“喂，跑堂的！”马跌叫道。

“别叫、别叫，让他端来好了，看着倒挺漂亮的。我不喝不就完了吗？我不渴。”

她不说话了。马跌也不知对她说什么。能使伊维琦发生兴趣的事情太少了。并且，他也没心思说话。玛尔赛拉在这儿哪！他看不见她，他也不叫她，可是她却在这儿。伊维琦呢，他可以看见她，叫她的名字，或者摸她的肩膀。可是，她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由于她小巧的身材和美丽而富有弹性的胸脯，她好像是画，就像高更画布上的一位塔希提姑娘，不是实用的。再等一会儿，萨拉就会打电话来。服务员就要叫：“德拉惠先生，”马跌会在电话里听到一个悲惨的声音说：“他要一万法郎，少一个子儿不行。”医院，外科手术，乙醚的气味，钱的问题。马跌挣扎了一下，转过身朝着伊维琦，她正闭上眼睛，用手指按在眼皮上。她睁开眼道：“我好像觉得它们自己本身是睁开着的，我就得不时地把它们闭上好让它们休息。眼睛是不是红了。”

“不。”

“太阳闹的。夏天我总是眼睛疼。天天这样，只能晚上才好出来。否则的话，真叫人不知怎么好，到哪儿也躲不开太阳。并且，人的手也湿漉漉的。”

马跌在桌子底下用手指摸了一下自己的掌心：手是干的。该是那一位，那位烫发的高个子的手是湿漉漉的。他很明智地看着伊维琦，感到自身的解脱和力量，因为他顿时不那么眷恋她了。

“我今天上午要你出来，你不高兴了吗？”

“反正我怎么也不能呆在屋子里。”

“那是为什么？”马跌惊奇地问。

伊维琦不耐烦地看着他：

“你不知道呀？学生宿舍是什么样子。那里对年轻姑娘的看管严极了，尤其是在考试期间。并且，那个看门的老太太喜欢上了我，她时时刻刻找借口要到我房间来，她还摸我的头发，我讨厌人家碰我。”

马跌并没怎么听她讲。他知道她自己也没想她所谈的事。伊维琦气愤地摇晃了一下脑袋说：

“这个看门的婊子喜欢我，因为我是个黄头发的人。事儿总是这样，再过三个月她就会恨我，她会说我太狡猾的。”

“你狡猾吗？”马跌问。

“嗯，有点儿……”她说着，拖着一副腔调，使人想起她白白的脸蛋儿。

“谁也没办法，别人到了总会发现你对他们隐瞒着的面孔。人家会发现你在他们面前故意低着眼皮儿，假装正经。”

“那么好了，你难道愿意人家知道你的底细吗？”她又以某种蔑视的口气接着说，“也确实，你倒对这类事情无所谓。不过，谈到要正眼看别人，我不可能，眼睛马上就扎得慌了。”

“起初，你总是让我觉着别扭，”马跌说，“你总是望着我的额头上边，望着头发的地方。我当时特别害怕脱头发，我还以为你发现了一块秃头皮，不能转动眼睛了呢？”

“我看谁都是这样。”

“对了，或者从侧面看：这样……”

他向她瞟去快速而狡黠的一眼。她笑了，开心地并且气呼呼地叫道：

“算了吧！我不要人家学我。”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是呀，不过当你学我的表情时，我心里总担心。”

“这我明白。”马跌微笑着说。

“也不是你那副琢磨人的样子叫人担心。即使你是世界上最俊的小伙子，我也是同样。”

她又用变了的嗓门接着说：

“我真愿眼睛别这么疼了。”

“这么着吧，”马跌说，“我去药铺里给你买点药。可是我在等一个电话，如果人家叫我，就请你麻烦告诉服务员一声，说我马上就回来，让那人等会儿再打来。”

“不，不，不要去。”她冷冷地说，“感谢你了，但什么都不管用，因为这太阳。”

他们沉默了。“真他妈烦人。”马跌想着，他感到一种奇怪的、撩拨人的快乐。伊维琦用手掌擦她的裙子，她一边擦着，手指尖向上跷着，就像她要弹钢琴上的键盘一样。她的手总是发红。因为她的血液循环不好。平时，她把手举起来，晃动着，以便让手发白一点。她的手不能提东西，那只是两只长在胳膊上的粗鲁的宠物。她摸东西时，手的动作十分轻微，好像不是为了去拿，而只是想勾勒一下那物件的轮廓。马跌看着伊维琦的指甲，长长的，尖尖的，涂着红，跟中国人的指甲差不多。。只要看一眼她那笨重而脆弱的大戒指，你就会明白伊维琦的十个手指是什么也干不了的。有一天，她的一个指甲忽然自己脱落下来，她就把指甲存在一个小盒子里，还不时地取出来看看，怀着一种恐怖与愉快的混合心情。马跌看过那指甲，还是那染红的颜色，就像一个死甲虫壳。“她到底是为什么担心呢？她从来也没这么心烦过呀！大概是因为她的考试吧。别是为了我心烦吧，不管怎么着，我是个大人了。”

“开始的时候肯定不会是这样，一个人要变瞎的话。”伊维琦突然毫无表情地说。

“肯定不是。”马跌笑着说，“你忘了洛昂的医生怎么跟你说的吗？你有点结膜炎。”

他轻轻地讲，微微地笑，他都觉得浑身上下粘着一股轻微。和伊维琦在一起，应该总是微笑，做轻微而缓慢的动作。“就像达尼尔和他的那些猫一样。”

“眼睛这么疼哟，只要一下就够了……”她犹豫了一下说。“我……是我眼睛里头疼，尽里头。你和我讲的那种发疯，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啊，那天讲的那档子事儿呀？”马跌说，“你听我说，伊维琦，上次是由于你的心脏，你当时害怕患心肌梗死。你瞧你成了个多么可笑的人呀！人家说你就愿自找苦吃。还有，前几次，你突然又宣布说你身体结实得了不得了。你得有个准儿呀！”

他的声音在嘴里留下了一股糖一般的甜味。

伊维琦看着自己的脚下，脸上一副不容辩驳的样子：“我定是出了什么事。”

“我知道，”马跌说，“你的生命线被摧毁了。可是你对我说过，你并不真心地相信这个。”

“对，我不真心相信这个……而且，还有，我也想象不出我的前途是什么样，前途路绝了。”

她沉默了，马跌不响地看着她。没有前途……突然，他的嘴里生出一股苦味，他感到自己正全力地眷恋着伊维琦。确实是，她没有了前途：伊维琦到三十岁，伊维琦到四十岁，这毫无意义。他想到她生存不下去了。当马跌一个人时或当他与达尼尔或玛尔赛拉在一起时，他的生活就展现在他面前，光明而单调：几个女人，几次旅行，几本书。一个长长的斜坡，马跌在上面慢慢地、慢慢地向下滑。

他甚至还觉得滑得不够快。可是猛然间，当他看到伊维琦，他好像正生活在一场灾难之中。伊维琦就像一个小小的悲剧的性感的痛苦，她没有明天。她要走，要发疯，要死于心肌梗死，或者她的父母会把她关在洛昂的家里不准出门。可是，马跌不能忍受没有她的生活。他用手怯生生地做了个手势：他本想挽住伊维琦的胳膊，并使尽全力抱紧它。“我讨厌人家碰我。”马跌的手落了下来，他急忙说：

“伊维琦，你的茄克装真不错嘛！”

真是一句蠢话！伊维琦生硬地低下头，不自愿地用手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茄克装。她对待恭维和对待挑衅一样，就像人家正在用斧头砍她的形象，一副粗鲁而迷人的形象，她害怕被人如此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才能想到怎样才合适于她自己。她不出声地想着，简直是一个实在的温柔，一个柔软的抚摸。马跌自卑地看着伊维琦那苗条的肩膀和她圆滑的颈项。她常说：“那些不知自己身体的人真是讨厌透了！”马跌知道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还不如说是一堆肥大的废肉。

“你还愿意去参观高更画展吗？”

“什么高更？啊！上次你跟我讲的那个画展吗！可以去呀！”

“你好像并没有特别愿意去嘛！”

“不对！”

“不过你要是不太愿意去的话，说出来了也无妨。”

“可是你呢！你愿意嘛！”

“你知道我已去过了，我只是愿意当你愿意去的时候给你指点一下，不过，如果你并不特别想去，我也就没兴趣了。”

“要是那样的话，我倒愿改日再去。”

“只是画展明天就结束了。”马跌失望地说。

“那就算了呗！”伊维琦说，一副懒懒巴巴的样子，“还会有的。”她又活泼地说，“这种东西总会有的，你说呢？”

“伊维琦!”马跌愠怒地说,“你瞧你,实际上你心里不愿意去,而且你也知道这画展最近不可能再有。”

“那就是了,”她和蔼地说,“我要说不愿意去,也是让这考试闹的。等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结果,真要人命了。”

“不是明天公布吗?”

“是呀。”她应着,用手指尖扫了一下马跌的衣袖,“你对我别在意呀,今天我都不是自己了。我任人摆布着,真叫人贬低了人格,总觉得是一片贴在黑墙上的白色叶子。他们强迫你这么想,我今天早晨一起床,就感到已到了明天。今天是毫无用处的一天,白废的一天。他们把这一天从我生命中删掉了,可是我的天数并不多了呀?”

她又以低沉的嗓音急忙说:

“我植物学的预试考坏了。”

“我理解。”马跌说。

他本想从自己的记忆中寻找一种焦虑之感,以便可以理解伊维琦的这种焦虑。或许是在考取教师学衔的前一天?不,总而言之,这是不一样的。那一天他过得很平静,没有忧虑。今天,他感到自己生命的脆弱,身处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但这都是通过伊维琦才感到的。

“如果我笔试考取了,”伊维琦说,“在口试之前我就喝一点儿。”

马跌没有回答。

“就喝一点儿。”伊维琦重复。

“今年二月里,你在去参加预试性测验前就这么说过,可到后来,干得真棒! 你喝了四杯朗姆酒,醉了个一塌糊涂。”

“再说,我笔试也不会被录取。”她假里假气地说。

“那是当然了,不过,如果万一,万一你被录取了呢?”

“那我就不喝呗。”

马跌并不强调:他心里很清楚,她口试时准会醉人考场。“要我决不会这么做,我是太谨小慎微了。”他为伊维琦而气愤,又为自己而厌腻。堂倌摆上一只高脚杯,倒了半杯青薄荷汁。

“我马上为您把冰桶拿过来。”

“谢谢了。”伊维琦说。

她看着杯子,马跌看着她。他感到被一种强烈的但模糊的欲望所夹裹——暂时当一下这个疯狂的、充满自己味道的意识,从自己内部感觉一下这两条长长的细胳膊,感觉一下肘部那儿的前臂上的皮肤怎样像双唇一样吻接在大臂的皮肤上,感觉一下这个身体,和它所无时无刻不在互相进行的那无数的小心而轻微的吻接。成为伊维琦而不失自我。伊维琦从堂倌手里接过冰桶,放一块冰在自己的杯子里。

“倒不是为了喝,”她说,“只是这样好看。”

她挤了挤眼儿,孩子气地笑了。

“好看。”

马跌气愤地看着那杯子,他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液体的沉缓而发粘的翻动,那冰块融化后放出的模糊白色液体。枉然。对于伊维琦来说,这只是一杯小小的粘糊糊的绿色快感,一直把她的手指尖都粘住了。而对于他,这什么也不是。甚至比什么也不是更什么也不是:一个盛着青薄荷汁的杯子。他可以想到伊维琦所感到的,可他自己永远感不到什么。在她眼里,事物都令人窒息而互相联系地摆在那儿,像无数的巨大湍流一直充斥到她的肉体。可是马跌总是觉得它们很遥远。他瞥了她一眼,叹了口气。他总是那样,又迟了:伊维琦早已不再看杯子了。她显出一副忧愁的样子,用手神经质地拉动着一束头发。

“我想抽支烟。”

马跌从口袋里掏出那盒“金叶”烟,递给了她:

“我给你点火。”

“谢谢，我愿意自己点。”

她点燃了烟，接连抽了几大口。她的手凑近自己的嘴，把烟从掌心中吹过去。玩得很上瘾，像是在为自己解释：

“我想让人看到烟是从我手里放出去的，这多好玩呀，一个会冒烟的手。”

“这不成，烟飞得太快了。”

“我知道，正为这发愁呢。可是我不能不这么玩。我感到我吹的气儿触痒了我的手，它正好从掌心中溜过，让人以为手被一道墙给截成两半了。”

她微笑一下，沉默了，她还是在她手上吹，沮丧而固执。尔后，她把烟扔掉，晃动了一下头。她头发的气味飘到马跌的鼻孔里，这是一股蛋糕和加香料的糖果味儿，因为她用蛋黄洗头发，而这点心香水又留下一股儿肉欲的味道。

马跌开始想到萨拉了。

“你在想什么，伊维琦？”他问道。

她张开嘴呆在那里，很窘。接着，她又恢复了沉思的样子，脸色严肃起来。马跌觉得看她看得很累，他眼角痛。

“你想什么哪？”他重复道。

“我……”伊维琦晃了晃身体，“你总是这么问我，乱七八糟，都让人说不出来，这些没什么可说的。”

“不过总可以说一下吧！”

“那好。比如说吧，我望见这个人走过来，你要我说什么呢？我就说：他很胖，他用一块手帕在擦额头上的汗，他戴着一个结好的蝴蝶结……你硬要我讲这些玩意，太可笑了。”她忽然显出羞愧和生气的样子说，“这些说着多没劲！”

“不然。对我来说不然。如果我可以表白一下心愿的话，我愿

你想什么就讲什么。”

伊维琦不禁笑了。

“真是怪癖，”她说，“语言不是为了讲这些的。”

“有趣儿，你对待语言有一种了不起的尊敬感嘛！你好像觉得语言只是为了宣告死亡和婚事，只为了做弥撒。还有，你不看别人。伊维琦，真的，我看见了，你要么看自己的手，要么看自己的脚。其实，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

“那你还问什么？用不着怎么狡猾就可以猜到嘛！我惦记着这次考试。”

“你害怕考糟了，是这样？”

“正是，我怕考糟了。或者说也不是，我并不害怕，我知道我已经考糟了。”

马跌又一次感到嘴里一股灾难的味道，如果她考糟了，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不过她肯定是考糟了，这是显然的。

“我不愿意再回到洛昂去，”伊维琦绝望地说，“我如果考糟了回去，就再也不能出来了，他们告诉过我，说这是最后的机会。”

她又揪着自己的头发。

“我要是再勇敢点……”她犹豫着说。

“那你要……干嘛？”马跌担心地问。

“不论怎样，干什么也比回去强。我不愿意在那儿过一辈子，我坚决不要。”

“不过，你曾告我说，你爸爸可能会在一两年之内把他的锯木场卖掉，然后带你全家来巴黎定居。”

“耐心等待！你们这帮人全都一个样。”伊维琦说着，转过闪着怒气的大眼睛盯着他，“我还要再见到你，两年后在这个地窖里！要等两年！你难道不想一想，这不等于我让人抢掉了两年的生命吗？我可就这一辈子。”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按你说的那架式，人家

还以为你没有死的日子呢!丢掉了一年,你以为还可以补上!"她眼睛里含满了泪水。"这根本补不上,在那里一滴滴浪费掉的是我的青春。我要立即开始生活,我现在还没有开始,也没有时间再等待,我都已经老了,二十一岁了。"

"伊维琦,我求求你,"马跌说,"你真让我害怕。求你对我试着讲一讲,明确地讲一讲你,上课时是怎么把实验做对的。你有时很高兴的样子,可有时又完全绝望了。"

"我全部搞糟了!"她脸色阴沉地说。

"我还以为你物理考好了呢!"

"还讲呢!"伊维琦自嘲地说:"化学考得一塌糊涂,我不愿往脑袋里尽塞那些方程式,太枯燥了。"

"那你当初干吗要选这课程呢?"

"什么?"

"物生化[1] 呀!"

"还不是为了离开洛昂嘛!"她以充满野性的调子说。

马跌无可奈何地摊了一下双手。他们沉默了,一个女人从咖啡馆中出来,慢腾腾地从他们面前走过。那女人很漂亮,细嫩的皮肤上生着一个小鼻子,她好像在找什么人。伊维琦大概是先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气味,她慢慢地抬起忧郁的脑袋。当她看到那女人时,脸色突然变了。

"绝美的人儿,"她说着,口气十分低沉。

马跌讨厌死了这个腔调。

那女人呆在那里,在阳光下眨巴着双眼。她该有三十五岁了,透过她那半透明的细纱长裙。可以看见那双修长的腿。但是马跌无心看她的双腿,他要看伊维琦。伊维琦变得几乎是很丑了,她一

---

① 即包括物理、生物、化学的理科课程。

只手紧紧地握着另一只。她有一次曾告诉马跌:“看到个小鼻子,我总想咬一口。”马跌向前凑了一下,看到她的前侧面。她一副阴郁而残忍的样子,他想她正想咬那个小鼻子。

“伊维琦!”马跌轻轻地叫了声。

她没有回答。马跌早知道她不会回答:现在她心目中,他不再存在了;世上就剩下她一个了。

“伊维琦!”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他最眷恋她,就是当她那迷人的差不多是小巧玲珑的身躯里充满了对于美而产生的一股痛苦的力量,一种炽烈而混乱的爱,而她自己却变得丑起来的时候。他想道:“我不漂亮。”于是,他又感到了自己的孤独。

那女人走了。伊维琦一直目送着她,悻悻地低声道:

“有时候我真想是个小伙子!”

她说完干巴巴地一笑,马跌很悲伤地看着她。

“电话找德拉惠先生!”伙计喊了一声。

“是我。”马跌应了一声。

他站了起来:

“很抱歉,该是萨拉·戈麦斯打来的。”

伊维琦对他冷冷地一笑。他走进咖啡馆,下了楼梯。

“德拉惠先生吗?第一号室。”

马跌拿起话筒,未来得及关上电话室的门。

“喂!萨拉吗?”

“你好呀!”萨拉以那副带鼻音的口气说,“行了,谈妥了。”

“噢!我真高兴。”

“只是有一点,你得抓紧点。他星期天就要去美国了,他想最迟不过后天下午做手术,这样还可以在术后几天观察病人一下。”

“好吧……那么,我今天就去告诉玛尔赛拉,不过还是有点措

手不及，我还得找钱，他要多少？”

“噢，很遗憾，”萨拉说，“他要现款四千。我好说歹说，我发誓。我跟他说了，说你手头正紧，可是他什么也不愿听。这是个混蛋犹太人。”她笑着加了一句。

萨拉充满了对别人的怜悯之情，但当她正在为你做什么事时，她就变得粗鲁起来。有时像一个慈善女人一样地忙碌。马跌稍离开了听筒，想道：四千法郎。他听到萨拉的笑声在小黑听筒膜上“格格”做响，真是一场恶梦。

“两天内？好，我想办法……谢谢你萨拉，你真是好心肠。你今天晚饭前在家里吗？”

“我整天都在。”

“好吧，我会去的，还有事得办。”

“那晚上见。”

马跌走出电话室。

“小姐，请再给一个电话筹子[1] ……噢，不了，用不着。”

他向盘里扔了个二十苏的硬币，慢慢地走上阶梯。在没解决钱的问题时，用不着告诉玛尔赛拉。“我中午去找达尼尔。”他又回坐到伊维琦旁边，毫无表情地望着她。

“我的头不疼了。”她和蔼地说。

“那我很高兴。”马跌说。

他心里一片烟炱。

伊维琦侧着看他，眼光穿过长长的睫毛。她嘴上挂着一丝模糊而娇矜的微笑：

“要不然……要不咱们去看高更画展好吗？”

“随你便。”马跌并没有感到惊奇。

---

① 法国咖啡馆中的公用电话需先买一个筹子，然后，投到电话机中，方能拨通。

他们站起来。马跌这时发现伊维琦的杯子里已经空了。

“出租车!”他喊了一声。

“不要这一辆,”伊维琦说,“这辆没篷子,开起来风吹得慌!”

“不要了,不要了,”马跌对司机说,“你走吧,我们另找一辆。”

“叫住这一辆,”伊维琦说,“你瞧多漂亮,简直像一辆圣体乘的四轮马车,车子是有篷的。”

出租车停了,伊维琦钻进去。“等我到了那儿。”马跌心想,“我还得和达尼尔多要一千法郎,这样就可以过去这个月了。”

“圣·奥纳里区美术馆。”

他默默地坐在伊维琦身边,两个人都感到很拘谨。

马跌在脚下发现有三个只抽了一半的烟头,还带着金色烟嘴。

“有人在汽车里生闷气了。”

“为什么呢?”

马跌指给她看那烟头。

“是个女人,”伊维琦说,“有口红的印。”

他们笑了,沉默。马跌又说:

“我有一次在出租车里拾到了一百法郎。”

“那该多痛快呀!”

“是呀! 我还给了司机。”

“要是我呀!”伊维琦说,“我就自己要了,你干嘛要那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马跌道。

汽车穿过圣·米歇广场时,马跌差一点说:“瞧塞纳河有多么绿!”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出口。伊维琦忽然道:

“波里希望我们仨今晚上全到萨玛他去,我倒愿……”

她转过头来,望着马跌的头发,把嘴深情地凑过来。伊维琦并不能说是真正的风流,只是时不时地显出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让人愉快地感到她沉重的脸像水果一样甜。马跌却觉得她很烦人,而

且很不得体。

“见到波里，并且和你在一起，我会很高兴的。”他说，“我有点为难的是，你知道吗？就是劳拉。我在场，她受不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阵沉默。这就好像他们两个都同时在表明他们俩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在一辆出租车里。“不该这样呀！”他心烦地自言道。伊维琦说：

“我认为劳拉值不得多考虑。她长得漂亮，唱得好，就完了。”

“我倒觉得她很和善。”

“那当然，这嘛，是你的心愿，你总想做得尽善尽美。当有人恨你的时候，你想尽办法找到人家的优点。我可不觉得她和善。”

“她很喜欢你嘛。”

“她不得不这么做，但我可不喜欢她，她在做戏。”

“做戏？”马跌扬起眉毛问道，“我可就还缺在这一点上讨厌她了。”

“你没看出这个来？倒怪了。她天天长叹短吁，让人以为她是绝望了，可她却在暗下捞到不少好处。”

她又满带恶意地说：

“我本以为绝望了的人是不在乎死活的。可是她呢，真让人不理解，总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算计花费，节省着钱。”

“这也不妨她是绝望的。上点年岁的人都这样，当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厌腻了，他们眼里就总是钱，总想着疼爱自己。”

“那么，可永远也不能老呀！”伊维琦干巴巴地说。

他为难地看着她，赶紧补充道：

“说得有道理，老了可不好看。”

“噢，可你呢，你总也不上年岁，”伊维琦说，“我觉得你总是老样子，你的青春真是个无尽的矿藏。有时候，我就试着想象一下你

在少年的时候该是怎样，可是我想不出来。”

“我的头发是鬈的。”马跌说。

“可我想的呀，我想你就和今天一模一样，只是稍微小一点罢了。”

这时，伊维琦大概还没自觉到她的样子很深情。马跌本想说句什么，可是他的喉咙里一阵奇怪的发痒，他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他把一切都置诸脑后了，玛尔赛拉、萨拉、他从早晨就一直在奔波中的那些通往医院的没完没了的路。他哪儿也不存在了，他感到自己自由了。这个夏季的白天，以它那沉闷而炎热的气流，擦抚着他的身体，他真想把整个身子全部躺进去。又有一秒钟，他好像觉得自己的身体全部悬在空中，而同时又不堪忍受地感到了自由。突然间，他伸出胳膊搂住伊维琦的肩膀，把她拉向自己，伊维琦随着他倒过来，整个身体僵硬了，好像她自己失去了平衡。她一句话也没说，脸上一副中性的表情。

出租汽车驶入里瓦里大街，卢浮宫的长形拱廊在玻璃窗外笨重地起伏着，活像一只只巨大的鸽子。天气很热。马跌感到有一个发热的身躯挤在他的旁边。通过前面的车窗，他看到很多树木和一面飘在长杆上的三色国旗。他回想起有一次在莫佛塔尔大街上看到的一个人的动作。那小伙子衣冠楚楚，但脸色土灰，他走近一个煎炸摊，长时间地看着架子上一片放在盘中的冷肉。尔后，他伸过手去，拿了那片肉。他的样子觉得这好像是很平常的事，他当时肯定也会感到自由的。老板叫了起来，一个警察把那小伙子带走了。他好像还很不理解。伊维琦还是一句话不讲。

“她在审评我。”马跌想，感到一股怒气。

他弯下身子，为惩罚她，他用嘴唇触到了那两片冰凉而紧闭的嘴唇。他碰了钉子。伊维琦还是不讲话。当他抬起头的时候，他看到了她的那双眼睛，于是他刚才的狂喜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想

道:“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正在出租车里玩弄一个姑娘。”于是,他的胳膊软绵绵地死亡般地落了下来。伊维琦的身子又机械般地弹了回去,活像一个突然被人放开的天平一样。“得了,”马跌心想,“这下子无法挽回了。”他弓起背,恨不得把自己全化掉。前面一个警察抬起了指挥棒,汽车停下来。马跌直瞪瞪地望着前方,但他看不到树木;他看着他的爱情。

这是爱情。眼下,这就是爱情了。马跌想:“我干了什么?”五分钟之前,这爱情还不存在。在他们之间只有一种少见的很珍贵的感情,这感情没有名称,也不能通过举动来表达。可是,恰好他做了一个举动,唯一不能做的那个举动——再说这也不是有意的,那是本能地做出的。这一举动之后,这个爱情就出现在马跌面前了,就像一个十分高大的物品,不合时宜而已嫌庸俗了。今后,伊维琦会想到:他爱她。她还会想:他和其他人一样。今后,马跌就爱上了伊维琦,就像他以前爱过的那些女人们一样。“她想什么呢?”她还呆在他的旁边,直挺挺的,一声不吭。可他们之间已发生了那个举动。我讨厌别人碰我。那个笨拙而含情的举动,当中已注有过去事情的那种微妙的执著。“她嘟哝着呢,蔑视我呢! 她在想我和其他人一样呢。这可不是我所要她想的。”他绝望地想道。然而,他现在已经不能回想起以前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了。爱情就在这儿,完完整整,容容易易,满带着那简单的欲望,低级的动作,而这是马跌亲自制造的呀,就在完全自由之中所制造的。“这不是真的,”他强迫自己想,“我不想占有她,我从来没想过。”但是,他已经知道他要想占有她:到最后总是这个样子,我看着她的大腿,她的乳房,尔后,有那么一天……他头脑里突然闪现玛尔赛拉躺的床上,赤身裸体,双眼微闭。他恨玛尔赛拉。

汽车停了。伊维琦打开车门,走上大街。马跌没有立即跟她下车。他用大大的眼睛打量着这个完全新的而已显旧的爱情,这个婚

后男人的爱情，阴险的、令人羞愧的男人，事先被侮辱而又对她也是个侮辱的男人。他已经接受了这一切，就像承受命运一样，他走下汽车，付了钱，来到在大门前等着他的伊维琦身边，他暗中瞟了她一眼，发现她表情很严肃。“从最乐观的角度讲，我们之间总有某种东西完结了。”他想道。但是，他不愿意阻止自己去爱她，他们双双走进展览厅，互相没说一句话。

五

“大天使!”玛尔赛拉打个哈欠,直起身子,晃动了一下脑袋,头脑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大天使今儿晚上该来了。”她很喜欢他的秘密幽会。但是,今天她想到这个时心里并不快活。在她的四周空间里滞留着一种厌恶,中午的厌恶。渐渐变弱的炎热充塞着整个房间,这炎热已在外面施展过了,它的光辉留在窗帐的褶子里,并滞留在那儿,沉闷的,令人厌腻的,像不可违抗的命运。“要是他知道了,他是那么纯洁,我会讨厌他的。”她坐在床沿上,就像昨天晚上当马跌脱光了身子搂着她时那样。她还是那么阴郁地看着她的脚趾,昨天晚上的光景还留在那儿,不可触及,还带着那粉红色的死亡的颜色,就像一股冷却了的气味。“我没能……没能够告诉他。”他会说,“没什么,我们想办法吧,并且做出一副快活和欢愉的样子,一副吞掉一个药片的样子。”她知道她会不能忍受那副面孔。就是这个卡在了她的喉咙里。她想道:“中午了!”天花板一片灰暗,就像拂晓一样。可是,这炎热却是中午的。玛尔赛拉睡得很晚,而从来没见过早晨。好像她的生命在某一天里忽然停止在中午了,她的生命就成了一个搁浅在万事之上的一个没完没了的中午;多雨的、无望的、毫无价值的中午。屋外,阳光明媚,满街琳琅。马跌正走在外边,在这个大白天快乐而活跃的烟尘之中,这是没有她而开始的一天,已成为过去的一天。“他想着我呢,他在奔波。”她毫无情意地想。她有点心烦意乱,是因为她正在想象着那个大太阳下的强烈的怜悯之心,这是一个高尚的人在行动中的而又十分笨拙的怜

悯之心。她感到身心迟钝，还有点睡意朦胧。她的头上好像罩着一个大钢盔，口袋里一股吸墨水板的味道，身体两肋有股温热，胳膊下黑腋毛梢上挂着粒粒的汗珠。她想呕吐，但她忍住了。她的一天还没有开始，这一天还在这儿，摆在玛尔赛拉的面前；带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稍一个不稳重的动作，甚至稍稍动一下，碰到它，它就会像一场大雪崩一样坍塌掉。她冷笑一声："自由。"当一个人早晨心里酸溜溜地醒过来，面前有十五个小时要消磨掉后才能再睡，要这样的自由干他妈什么！"唉！自由无益于生活。"好多只发粘的毛茸茸的东西摩擦着她的咽喉，一种对一切的厌恶感，在她的舌头上缩成一团，向后拉动着嘴唇。"我还算有运气，听说有的人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整天呕吐。可我呢，只是早晨稍有点呕，下午就疲倦了，但我还可以支撑着。妈妈曾见过有的女人根本闻不了烟草味儿，我就缺这样了。"她突然站起来，跑进浴洗间，吐出了一口冒白沫的粘液。就像是稍稍搅拌过的鸡蛋清。玛尔赛拉双手抓着瓷盆的边儿，用眼睛望着那冒着气泡的液体：到底这有点像精液。她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轻声道："做爱的记忆。"接着，她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片死的静默，她的一天开始了。她什么也不想了，把双手伸进头发里，等待着："每天早晨我要吐两次。"接着，她又突然看到马跌的面孔，和他说"把它刮掉嘛。嗯？"的时候那副天真的无可奈何的样子。于是，她心中立刻贯穿了一股恼恨。

又来了。她首先想到了黄油，于是她感到恐惧了：她好像在嚼一块哈喇味的黄油。接着，她又感到某种似乎是大笑样的东西在她喉咙的深处，她又弯腰到脸盆上。一条长长的水丝挂在她的嘴唇上，她只好咳嗽一下，以便把那水丝弄断。这倒并不使她恶心，而她所感到恶心的却是她自己。去年冬天，她拉肚子了，她真不愿马跌再碰她，她总觉得自己身上有一股味道。她望着那股缓缓向下水道流去的粘液，像一条大鼻涕虫，所过之处，留下一道粘粘的闪光的

痕迹。她小声说:“真好玩,真好玩。”这也并不使她恶心,这是人生之物,就像春天里那发粘的苏醒。这并不比那些嫩芽上涂满褐红色的、有股怪味儿的粘膏而更令人恶心。“这个并不使人恶心。”她放出了一点水。洗洗脸盆。她又软软地脱下了衬衫,心想:“我要是一个牲畜的话,就可以安生了。”那样她就可以把自己弃身于这种生活的忧郁之中,像浸浴在一种美味的疲倦中去休息一样。可她并不是一只牲畜。“把它刮掉嘛。嗯?”从昨天晚上开始,她有一种被追捕感。

镜子里反射出她的影子,身边围满了铁灰色的光环。她既不看自己的肩头,也不看自己的胸脯:她不喜欢自己的体形。她看着她的肚子,她宽大的骨盆。该是在七年前的一个早晨——马跌刚刚和她在一起过夜,那是第一次——她也是怀着同样犹豫而惊异的心情走近了镜子,她当时想:“那么是真的有人爱我了?”她看着自己那宛如丝绸般的有光泽的皮肤,她的身体只是一个表面,只是一个表面而已。生来只为了去体味光线的那些徒劳无益的游戏,为了像水在风中泛起波纹一样地在爱的抚摸中去皱缩。今天,这再也不是同一块皮肉了。她看着自己的肚子,望着这营养丰富的平静而丰厚的牧场,她又产生了小时候看到去卢森堡公园的女人们的乳房时的想法:在恐惧和恶心的背面,有一种希望。她想道:“就是这儿。”在这肚子里,一块小小的血疱正急不可待地生存着,满带着一种天真的急性子,那是一块很小很蠢的血疱,连一只牲口都算不上,而人们马上就要用刀把它刮掉了。“就在这个时候,还有别的人也在看着她的肚子。也在想着:就是这儿。可是,她们是骄傲的。”她耸了耸肩膀:就是这样,这个荒谬地迅速胀大的身体生来本是为了做母亲的,可是男人们做了另外的决定。她得去这个老太婆家里,只有把这想成是个纤维瘤了。“再说,就眼下来说,这和一个纤维瘤也没有什么两样。”她要去老太婆家里,她要把双腿叉在空中,那老太

婆拿一个工具在她的大腿间刮割……尔后，谁也就不提这事儿了，这只成为一件不体面的记忆，而所有的人在一生中都曾有过这等事。她还要回到这间粉红色的屋子里，继续读书，继续为体内的病而痛苦；马跌还继续地每周来会她四次，他还会有时候像一个年轻的母亲一样，用一种柔情蜜意来对待她，而当他再做爱时，就会更加小心谨慎了。还有达尼尔，大天使达尼尔，也还会不时地来……一次生命的浪费！啊！她突然发现了镜子中自己的眼睛，她赶紧逃开了。她不愿意恨马跌。她想："我总该梳洗一下嘛。"

但她没有这份勇气。她又重新坐在床上，把手轻轻地放在肚子上，就放在黑毛的上边。她按了一下，并没用力，满怀着一股温情想道："就是这儿。"但是，恨并不缴械，她于是强制自己道："我不愿恨他。他有权力这样，人们总是说在意外的情况下……他也不能知道呀！这主要怪我，我从来也没和他说过什么。"她现在甚至都想到自己可以轻松下来了。她最最害怕自己对马跌有所看不起了。可是，她即刻之中又吃了一惊："可我又怎么能告诉他呢？他从来也不问我什么。"当然了，他们有一次曾经讲定，他俩之间要互相倾诉一切，可这尤其对他有利。他尤其喜欢讲自己。谈他自己思想中的一次次微小的变化，叙述他内心中的微妙之处。至于玛尔赛拉，他完全信任她，由于懒惰，他才不为她而痛苦呢。他想："她要是有什么事儿，她会对我说的。"可是，她不能谈，她讲不出口。"他总该知道，我不能讲自己，我没有自爱到那种程度。"除了和达尼尔在一起，达尼尔知道让她对自己发生兴趣：他具有那么一种巧妙的询问她的方法，一边用他那美丽的眼睛含情地望着她。而且，他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的秘密。达尼尔真是神秘莫测，他总是暗中来会她，而马跌对他俩的秘事一概不知。再说，他们也并不做什么恶事，而几乎只是一场笑剧。可是，这种同谋感在他俩之间产生了一种轻微而美妙的联系。再说，玛尔赛拉自己有点个人私生活也并不是不高兴的事

儿，某种真正的归她自己的事儿，她并不必需与别人去分享的事儿。“他只要跟达尼尔学一学，”她想道：“为什么只有达尼尔懂得怎么让我讲话呢？他要是帮助我一点儿……”昨天整整一天，她的喉咙就紧闷得很。她本想告诉他：“我们要是把孩子留下来呢？”唉！他要是犹豫一下，哪怕是一秒钟的工夫，我就会这么说。可是，他那么走进来，做出那副无辜的样子：“把它刮掉嘛。嗯？”于是，这话就没说出口。“他也担心，当他走了，他不愿意让那个老娘儿们把我胡乱切割。这倒是，他要去找别的人，他正忙着这个，眼下，他不再上课了，这倒比和那个小丫头混在一起要强。再说，他心里也腻烦，就像一个摔碎了花瓶的人一样。可是，实际上，他的良心处于一种完全平静的状态……他大概正自己许诺要更加爱我吧。”她稍稍一笑：“倒也罢了，只是希望他抓紧点：我马上就过了爱情之年啦！”

她在床单上攥紧了双手，她惊恐了：“如果我连他也讨厌起来，那我还有什么呢？”她难道明白自己是否愿意要一个孩子吗？她从远处看到镜子里有一团暗糊糊的稍显沉重的东西，这是她那土尔其丹素后妃的不得生育的身体。“这身体难道只是生活过吗？我可腐朽了。”她要去这个老太婆家里。偷偷的，在夜里。那老太婆会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像对待昂德丽那样，以一副卑鄙的同谋者的口气叫她道：“我的小猫儿！你要是还没有结婚，一个小孩，就像一场淋病一样令人厌恶。我身上有花柳病，你就得总这么提醒着自己。”

但是，她总是禁不住用手摸自己的肚子，她想：“就是这儿。”这儿，某种有生命的、但像她一样不幸的东西，一个荒诞的多余的生命，就像她的生命……她突然着迷般地想道：“这本该是我的，哪怕是个傻瓜，是个残儿，他本该是属于我的。”然而，这种秘密的愿望，这种暗中的誓言，竟是如此的孤立无援，如此的不被认可，因而要把它对那么多的人隐藏起来，这使她猛然间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并厌恶起自己来。

六

先看到的是大门上边的一块徽章“R·F”[1] 和几面三色国旗。这派头马上就出来了。尔后，你走进一个个空荡荡的大厅，沐浴在透过房顶磨沙玻璃而射进的肃穆的光线中。先是金黄色照耀着你的眼睛，但马上又稀释了，变成灰暗。明亮的墙壁，米色的帐幔。马跌想到：“法兰西精神。”到处都沐浴着法兰西精神，在伊维琦的头发上，马跌的手上：就是这经过过滤的阳光和大厅里的官式肃穆。马跌感到自己被一团公民责任感的雾气压得透不过气来。因为讲话宜低声；展品忌触摸；评论时须用温和的声调，但口气要坚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忘记法兰西最突出的品德——恰如其分。此外，当然啰，还有墙上和画中的那些疵点。马跌没有心思再看这个了，不过他仍领着伊维琦参观。他无言地领她看一幅插有耶稣受难十字架的布列塔尼风光；一个吊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束花草，两个跪在沙滩上的塔希提女人，还有一队毛利骑士。伊维琦一声不吭，马跌心里不禁琢磨她在想什么。他不时地也看一眼那些画，但他什么也看不进去：“这些画儿嘛，它不捕捉人心，”他心烦意乱地想，“它们展示自己，可它们的存在与否就全在我了，我在它们面前是自由的。”可是太自由了，这又使他产生了一种外加的责任感，他感到自己有什么过失。

“这个，就是高更。”他说。

---

① 法兰西共和国的缩写。

一幅小小的方布画，一个标签上写着“艺术家自画像”。画上的高更脸色苍白，头发梳理整齐，下巴大得出奇；一副才思敏捷的神情和一种孩子般的高傲。伊维琦没有答话，马跌偷偷地瞅了她一眼：他只看到她那被瞢眬的日光照射得金黄的头发。上个星期，马跌第一次看这幅画像时，觉得很美。可现在呢，他感到毫无兴趣。再说，他也没有看见那画儿：马跌早已被真实和现实充塞满，早已被第三共和国的精神搞得麻木不仁了。所有真实的东西，他都看得到，他看得到这片古典光芒所照亮的一切，厅壁、框子里的画布、画布上像痂疤一样的油色。但是，看不到画儿；画儿都已幻灭了，在这个贴切的气氛中竟有一些画画儿的人，在这些画布上假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这真是太荒诞！

一位先生偕一位太太走进来。先生高高的个子，红脸膛，生着一对像高帮布鞋上的扣子一样的眼睛，细嫩的头发都白了。那太太呢？还不如说像一只大羚羊，她该有四十岁了。刚一进来，他们就好像完全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这大概是一个习惯吧。在他们那青春的模样与室内光线间存有一种不容否认的关系。这该是为他们保存完好的全国大展之光线吧！马跌叫伊维琦看里边墙角处，一副大大的暗淡色的画，他说：

“这还是他。”

高更，裸露着上体，在一个暴风雨的天气里，正在用幻觉生生的眼光盯着他俩。他的脸已被孤独和高傲所吞没，他的身体变成了热带产的一个肥大而柔软的水果，口袋里也灌满了水。他失掉了尊严——而马跌却还保持着这个自己也不知有什么用处的人类的尊严——可是，他保持住了高傲。在他的身后，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完全像一群黑糊糊的恶魔。当马跌第一次看到这块可怕而萦绕人心的肉体时，他曾激动不已，可当时他是一个人。不过今天，在他身边有一个正怨恨自己的小身躯，马跌不尽为自己羞愧起来。他感

觉到自己是多余的，像墙脚下的一大堆垃圾。

那先生和太太走过来，他们毫不客气地站在了那画的前面。伊维琦只好向旁闪了一步，因为他们正挡住她的视线。那先生向后倾斜着身子，用一种伤心的严肃观看着。这是一种内行人的表现：他身上戴着一枚玫瑰花形徽章①。

“啧、啧啧，”他摇晃着头说，“我真不喜欢这一幅，我敢说，他把自己当成了耶稣。瞧！后边那个黑天使，那儿，他身后，真不严肃！”

那太太笑了：“天哪！真是的，”她一副年轻的嗓音说，“这个天使，太文学化了。”

“我不喜欢沉思着的高更，”那先生深沉地说，“真正的高更，是在作画的高更。”他用那双布娃娃般的眼睛看着高更，在这个大大的裸体画前面，他在自己漂亮的灰色法兰绒礼服里显得干瘪、瘦小。马跌忽然听到一声怪里怪气的“格格”声，他回头一看，见伊维琦正发疯地笑。她绝望地瞟了他一眼，紧咬住了下嘴唇。“她不再怨恨我了。”马跌喜出望外地想道。他挽住她的胳膊，把她弯着腰拖到大厅正中一个皮沙发上面。伊维琦笑着坐在那儿，她的头发披散了一脸。

“真是不得了，”她高声说，“瞧他怎么说的‘我不喜欢沉思的高更’，还有那个娘儿们！他跟这么一个小娘儿们在一块真是再般配不过了！”

那先生和太太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他们好像在用眼光互相询问怎么办才好。

“旁边那个展厅里还有别的画儿。”马跌轻声地说。

伊维琦止住笑。

“不了，”她忽又忧伤地说，“这会儿不行了；人多了。”

---

① 法国某些勋位中等级标志，别在翻领纽孔上。

“你想回去吗?”

“最好回去,这些画儿又使我头疼起来,我倒想到外面走一走。”

她站起来。马跌随着她,一边遗憾地看了一眼左边墙上那幅大的油画。他本想叫她看看这一幅:两个光着脚的女人在踏自己脚下的玫瑰花。其中一个穿着一件带风帽的斗篷,那是一位女占卜者;另外一个伸着胳膊,一种先知者的心安理得。她们倒并不特别生动,人们好像正发现她们在演变成物品。

外面,街道在燃烧。马跌觉得正在穿过一个烤箱。

“伊维琦!”他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

伊维琦做了个鬼脸,用手遮在眼睛上边。

“就像有人在用针扎我的眼睛,”她气愤地说,“唉,我恨夏天。”

他们走了几步。伊维琦打了个趔趄,她总是把手盖在眼睛上。

“当心点呀!”马跌提醒她说,“人行道到头了。”

伊维琦猛地放下了手,马跌看见她双眼惨白,睁得又圆又大。他们俩默默地穿过了马路。

“这个不应该公开。”伊维琦忽然说。

“你是指的画展?”马跌吃惊地问。

“对。”

“这要是不公开,”他努力用他们惯用的那副亲昵而愉快的声音说,“那我们怎么能去看呢?”

“那么就不去看好了。”伊维琦干巴巴地说。他们沉默了。马跌又想,“她还在怨恨我。”随之,他突然被一种不可忍受的实在所击穿了:“她要走开了,她现在只想这个。她大概正在脑子里寻找着一个有礼貌的借口。当她找到后她就会把我丢了,我可不愿她走开。”他心烦意乱地想着。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干嘛?”他问。

“什么时候?”

“现在。”

“没有。”

“既然你愿意散散步,我想……你要是陪我走到达尼尔家里不会不高兴吧?就是蒙特玛特大街。我们就在他的房门前分手,我再为你雇个出租车送你回学生宿舍。”

“随你的便吧,不过我不回集体宿舍,我想去找波里。”

“她留下了。”这也并不能说明她原谅了他,伊维琦特别不愿意与人分手和离开一个地方,尽管她恨这个人和这个地方,因为前途使她害怕。她以一种赌气似的懒惰把自己丢弃在哪怕是最令人不愉快的境况里,以便得到一时的苟且。不过马跌总归是高兴的。只要她在他的身边,他就可以阻止她去乱想。如果他不断地说,他硬给她灌输,他就可以暂时关住她头脑中将产生的那些愤怒的、轻蔑的思想的闸门。他必须讲话,立刻开口,无论讲点什么。可是马跌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他最后很笨拙地问道:

“这些画儿总归让你稍稍开点心吧?”

伊维琦耸了耸肩膀:“当然了。”

马跌特别想擦擦额头上的汗,但他不敢去擦。“再过一小时,她就自由了,她就会对我进行缺席审判,我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了。可不能就这么让她走开,”他决定,“我得对她解释一下。”

他转过脸看看她,但他发现她的眼睛里有惊慌之色,他的话又说不出口了。

“你觉得他是不是疯了?”伊维琦突然问。

“高更吗?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画像你才这么问吗?”

“是因为他的眼睛。还有那些黑色的影子在他身后,让人以为是在窃窃私语。”

她又以某种惋惜的心情说:

“他很美。”

“咦!”马跌吃了一惊,“这个我倒没想到。”

伊维琦这种谈论死去的名人的方式,总使马跌感到有点不痛快。在那些伟大的画家和他们的作品之间,她不懂得有什么关系。这些画儿,是物品,美好感人的物品,应该占有它们。他觉得这些画儿是一直存在着的。而画家呢,就是人、与其他人一样的人。她一点也不因为这些画儿而感谢画家。她也不尊重他们。她只打听他们当时是不是讨人喜欢,和蔼可亲,他们是不是也有过情妇。有一次,马跌问她喜不喜欢土鲁斯-劳特累克[①] 的油画儿。可她却回答说:“讨厌死了,他长得那么丑!”马跌感到自己的心被刺伤了。

“就是,他很美。”伊维琦肯定地说。

马跌耸了耸肩膀。那些生得像姑娘一样美丽而却毫无价值的索尔博纳大学生们,伊维琦可以用眼睛把他们全吃掉。那天,马跌也感到挺迷人的,她长时间地盯着的一个孤儿院的孤儿正由两个修女领着走过,当时她有点担心地一本正经地说:“我觉得我都成了一个女流氓了。”女人也同样,她也可以认为她们是美的。但高更不行,这个为她做下她所喜欢的画的成熟男人不行。

“我觉得,”马跌开口说,“我觉得他并不怎么讨人喜欢。”

伊维琦轻蔑地噘了一下小嘴,没出声。

“伊维琦你怎么了,”马跌赶紧说,“你责备我,是因为我说他不讨人喜欢吗?”

“不是,只是我在想你为什么说这个。”

“就是这样,因为这是我的感觉,是因为他那副傲慢的样子,这使得他的两只眼像煮烂了的鱼眼。”

伊维琦又开始揪自己的一束头发了,她作出一副呆钝的、固执

---

① 土鲁斯-劳特累克(1864—1901),法国著名画家。

的样子。

“他那副样子很高贵。”她平淡地说。

“是……”马跌也同样平淡地说，“他是有点傲慢，你要是想说这个的话。”

“当然啰。”伊维琦微微一笑，说道。

“你为什么要说：当然啰。”

“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把这个叫作‘傲慢’的。”

马跌温和地说：

“我并不想说一点他的坏话，你知道，我挺喜欢一个人高傲一点。”

两人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尔后，伊维琦忽然以一种愚笨但却很肯定的口气说：

“法国人不喜欢高贵的东西。”伊维琦在生气的时候，就胡乱地讲起法国人的气质，而也总是以这种愚笨的口气。她又以憨厚的口气说：

“不过，我明白这个，但从外表上看起来，这就显得很夸张。”

马跌不做声。伊维琦的父亲是个贵族，要不是发生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伊维琦会生长在莫斯科，在贵族小姐的中学里长大，她也会被人介绍到宫廷里，她会和一个高高的个子、英俊威武，狭窄的前额上目光呆滞的卫兵士官结婚。然而现在，塞吉纳先生却是洛昂一家机械锯木厂的老板。伊维琦则在巴黎，在巴黎的大街上散步呢！和马跌在一起，一个不喜欢贵族的法国市侩。

“是他……那个……跑了吗？”伊维琦忽然问道。

“是的，”马跌赶紧说，“你愿意我给你讲一讲他的故事吗？”

“我觉得我知道：他结婚了，有孩子，是这样？”

“对。他在一家银行里工作。然后，在星期天时，他来到郊外，带着一个画架和画箱。这就是人们通常称的‘星期日画家’。”

“星期日画家?”

“是呀,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这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每星期天在画布上胡乱地涂抹一番,就像一个钓鱼的,也是为了讲卫生。你懂吗? 因为人们画的是乡间风景,于是人就呼吸到新鲜空气。”

伊维琦笑起来,但并不是马跌所预料的那副样子。

“你觉得这好笑吗?他是从一个星期天画家开始的啊。”马跌担心地问。

“我并没有想他。”

“那你想什么?”

“我在想人家是不是有时也在讲什么星期天作家。”

星期天作家:一些小市民,每年写上一个中篇或五六首诗,以便为自己的生活中添点理想色彩。为了讲卫生。马跌战抖了一下。

“你是想说我也算一个?”他愉快地问,“那么好了,你看这样会达到各种功名的。也许有一天,我也要去塔希堤岛的[①]。”

伊维琦转过身来,正面审视着他。她一副惊奇的样子:她大概对自己的这种大胆而害怕了吧!

“我会吃惊的……”她用苍白的声音说。

“为什么不呢? 也许不是塔希堤岛,而是纽约啦什么的。我倒挺喜欢去美国的。”

伊维琦用力揪着她的头发。

“是呀,”她讲,“要是去出差……跟其他的老师们一起去。”

马跌默默地注视着她。她又接道:

“也许我想得不对……我可以很好地想象出你在一所大学里,站在美国学生面前讲课,可我想不出你怎么跟那些侨民一起站在

---

① 高更后半生在塔希堤岛度过,塔希堤因风光而闻名。

船舷上，也许因为你是一个法国人吧！”

“你以为我得有那些豪华的包舱吗？”他脸红地问道。

“也不，”伊维琦简短地说，“二等舱吧。”

他费了点儿劲才把口中的唾液咽下去……“我多想跟她在一块呀，一起站在船舷上，跟移民们在一块，她都想死了。”

“总而言之，”他最终道，“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这么看问题有点太可笑了，你认准了我不会走的。其实呀，你错了，我过去常常有这种念头。但这都成为空想，是因为我觉得这太傻了。何况，使这个事儿尤其显得可笑的是，这全是由高更引起来的。说来也巧，他也是一直到四十岁还是个政府机关的小职员。”

伊维琦嘲讽般地大笑了。

“不对吗？”马跌问。

“对。既然你这样说，无论如何，只要看看他的油画就行了。”

“就是说……”

“就是说，我觉得他并不像干过那么多年的机关职员。他样子有点……绝望了。”

马跌又想起那个生着肥大下巴的胖面孔。高更失去了人性的尊严，他允许自己把它丧失了。

“我也看到了，”他说，“就是里面墙上那幅画儿吗？他当时病得厉害。”

伊维琦轻蔑地笑了。

“我说的是那幅小画儿，那上边他还年轻呢！他的样子好像什么都干得出来。”她两目空空的，表情有点恍惚，马跌再一次感到了嫉妒的中伤。

“当然啰，你要是指这个的话，那我可不是一个绝望的人。”

“嗯，你，不是。”伊维琦说。

“我看不出为什么这算一种优点。再说，也是由于我还不太懂

得你到底指什么。”

“好了，不讲了。”

“你瞧瞧，你总是这个样子。你指桑骂槐地责备人家一番，而你又拒绝解释一下，这真太高明了。”

“我不责备任何人。”她极其冷淡地说。

马跌停住步子，注视着她。伊维琦也不情愿地停了下来。她用两只脚左右跳动着，躲过了马跌的眼光。

“伊维琦，你得告诉我你这里边是什么意思。”

“哪里边？”她惊奇地问。

“就在这个所谓绝望的人的话里。”

“我们还在谈这个吗？”

“这是有点没意思，”马跌意识到，“不过我倒是想知道你话里是什么意思。”

伊维琦又开始揪她的头发：真是令人恼火。

“我这话里什么意思也没有，这个词就随口说出来了。”

她停住跳，好像在思考，不时地张张嘴巴。马跌以为她要讲什么，但还是什么也没讲出来。

她说：“人家这样或者那样，我都觉得挺好笑的。”

她把一只小辫缠到指头上，使劲揪着，像是要把头发拔下来。突然她急促地讲着，双眼紧盯着自己的鞋尖：

“你有职有业、有居有室，世界上再有金子你也不会换的。”

“原来是这个！”马跌说，“何以见得呢？”

“只是一种感觉。觉得你有了自己既定的生活，有对各种事物的看法。于是，当你觉得一样东西到了你的手边，你伸出手就把它取过来。可是，你却绝不会移动自己的位置去争取某种东西。”

“何以见得呢？”马跌重复着，他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话说，他觉得她说对了。

“我原以为，”她有气无力地讲，“我原以为你不会冒任何风险，我觉得你太聪明了，不会干这种傻事儿。”随后她又不自在地补充说，“可自从你告诉我你并不是这样以后……”

马跌突然间想到了玛尔赛拉，他感到羞愧。

“不，不，”他轻声说，“我是这样，我就是你原来以为的那个样子。”

“噢！”她胜利般地叹了一声。

“你……你觉得这很让人看不起吗？”

“恰恰相反，”伊维琦宽宏地说，“我觉得这样反倒更好些。要是和高更在一起，人生就变得愈发不可能了。”不等别人从她的话中品味到丝毫的嘲讽之意，她马上接着道，“可要是跟你在一块儿，就觉得一种安全，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恐惧感。”

“倒也是。”马跌干巴巴地说，“如果你指的是我并不总是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话……你知道，我也可以像另一个人那样，但我认为这很不够意思。”

“我知道，”伊维琦说，“你不管干什么事儿，总是那么有条有理……”

马跌感到自己脸发白了。

“你这是指的什么呢，你说这个，伊维琦？”

“什么都包括。”伊维琦神情模糊地说。

“哟，你还真有点独特的想法嘛！”

她并不看他，自己嘀嘀咕咕着：

“每个星期，你夹着《巴黎周报》来了，拟定一个日程……”

“伊维琦！”马跌愠怒了，“这是为了你呀。”

“我知道，”伊维琦有礼貌地说，“我十分感激你。”

马跌感到被刺伤了，同时，更感到了惊奇。

“我不明白，伊维琦，你是不是不愿意听音乐会或看画展？”

“愿意呀。”

“瞧你说得多无力。”

“我确实很喜欢……但我讨厌……”她冷不丁地冲出这么一句说，“我讨厌人家在我所喜欢的事情上加上某种责任。”

“啊……您……你不喜欢这样？”马跌重复道。

她抬起头把头发向后甩去，于是露出她宽大而白皙的脸庞。两只眼睛闪耀着。马跌着实吃一惊：他看着伊维琦那纤细而柔软的双唇，心里想着刚才怎么会一下子吻了它们。

“得说清楚，”他可怜巴巴地说，“我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你。”

他是领着她去过音乐会，看过展览；他给她解释那些画，可是在这同时，她却恨他。

“这对我有什么用处，对我，这些画！”伊维琦并不理会他，“如果我不能占有它们的话。每一次我都像发疯般地想把它们掠走，可是却连碰都不能碰。而你就在我身边这么站着，心安理得，恭恭敬敬，你去那儿就像去做弥撒。”

他们沉默了。伊维琦还是那副难看的样子。马跌猛然间感到他的喉咙收紧了。

“伊维琦，我请求你原谅我今天上午的这件事情。”

“今天上午？”伊维琦说，“我连想都没再想。我只想高更。”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马跌说，“我甚至都没明白怎么会出了这种事。”他意识很清楚地说着。他知道他的事是完蛋了。伊维琦不回答，而马跌又重新鼓足劲说：

“还有这些博物馆和音乐会，你知道我是多么惋惜。人家还以为和别人是一致的呢……可是你从来也没说过什么。”

他每说出一句话的时候，都觉得就要住口了，可是这时候另外一句话又从喉咙里冒出来，掀动了他的舌头。他心烦意乱地讲着，一阵阵微微地痉挛，他接道：

“我尽力改变自己吧!”

“我真他妈下贱。”他暗想道。一股绝望的怒火烧红了他的双颊。伊维琦摇了一下头。

“一个人是不能改变的。”她说着,换了一副理智的口吻。而这时马跌却很讨厌她。他们静默地走着,肩并肩。他们两个人完全被光线所充斥,而他们又互相仇恨。但在这同时,马跌又用伊维琦的眼光看到了自己,又讨厌起自己来。她把手遮在额前,用手指紧按着自己的太阳穴。

“还远吗?”

“再一刻钟,你累了吗?”

“唉,是有点,不过请原谅,是因为这些画儿。”她跺跺脚,神色迷茫地望着马跌。

“你瞧,这些画儿已经在我头脑里消失了,它们都模糊杂乱了,每次都是这样。”

“你想回去吗?”马跌几乎是松了心。

“我想这最好。”

马跌叫了一辆出租车。眼下,他多么想剩下自己一个人。

“再见。”伊维琦并不看着他,说。

马跌想:“那么萨玛他呢? 我是不是还要去?”

可他心里已很懒得再看见她。

“再见。”她又说。

出租车远去了。在一段时间内,马跌担忧地望着这部车。尔后,他体内的一个门“咔嚓”地关了,上了插。于是,他又开始思念起玛尔赛拉。

七

达尼尔光着上半个身子，在大衣柜的镜子前刮脸。“就剩下上午了，等到中午，事儿就全完了。”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计划：事情已经在这儿，在电灯光下，在刮脸刀的“咔嚓”声中。你既不能把它挪远，也不能为了使它更快地了结把它拉近：必须经历它，只有这样。十点钟刚刚敲过，但中午已出现在屋子里了，呆瞪着圆圆的一只眼睛。再过去，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是个模糊的下午，像一条蛆虫一样在蠕动。达尼尔眼底疼得厉害，因为他睡眠太少了，嘴唇下生了一个小疱，一个小小的生着白头儿的小疙瘩。现在总是这样，每喝过酒就生这个东西。达尼尔竖起了耳朵：不对，这是街上的嘈杂。他看着那小疱，红红的、灼烫的——他的眼圈也微微发蓝——他想道：“我在毁自己。”在刮小疱的周围时，他非常小心，避免把疙瘩的皮刮破。这儿就只好留下几根长须了，那就活该吧。达尼尔太害怕把皮刮破了。同时，他又竖起耳朵。他把房间的门微微开了个缝。为了听得更清楚，他心想：“这一次，我可不能放过了。”

那只是一声非常细微的磨擦声，几乎根本听不到。可是，达尼尔已窜过去，手里拿着刮脸刀。他猛地把门打开。太迟了，那孩子早在提防着他呢：她已走掉了。她该是躲在楼道的一个转弯处，心里正“扑扑”地跳，她屏住呼吸，等待着。在大门前的擦鞋垫上，达尼尔看到一束石竹花。“小臭娘儿们！”他大声骂了一句。是看门老太太的女儿干的，他敢断定。只须在她和他讲话时看看她那双被情火烧红了的眼睛就可以知道。有半个月了，每当她放学回来，都要在

达尼尔的门前放一束花。他用脚踢了一下，把石竹花踢到了楼梯下。“等哪天我躲在前厅里等一个上午，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抓住她。”他会光着身子突然出现，用严肃的眼光盯着她。他想：“她爱的是我的脑袋。我的脑袋和肩膀，因为她还是富于理想的。等她看到我的胸脯上长着黑毛，准得吓她一跳。”他回到了房间，又开始刮脸。在镜子里，他看到了自己那高傲而阴沉的面孔，两只发蓝的脸蛋儿。他怀着某种不安的心情想道：“是这个让她们动心。”一个大天使的面孔，玛尔赛拉叫他亲爱的大天使。而眼下，他得擦掉这个满身情欲的小婊子的眼光，“这些下流娘儿们。”达尼尔气愤地想。他向下弯了一下身子，没想到刮脸刀直着一下，把那小疱的头掀了去。把这个她们如此喜欢的面孔损坏了，倒也不算是一件不好的玩笑。“哦！一个破伤了的面孔，终还是一个面孔。这也总表明某种东西。这一下我自己更可以厌倦得快点了。”他走近镜子，心中不快地照着自己，心想：“再说，我也愿意自己漂亮。”他疲倦了。收紧自己的腰肌：“还得再减一公斤。”昨天晚上，一个人，七杯威士忌，在乔尼斯的馆子。一直到凌晨三点钟，他也下不了回家的决心，因为他觉得把头枕在枕头上是多么可怕，而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又是何等不吉祥，何况头脑还想着有个明天。达尼尔想起伊斯坦布尔[①]的那些狗：把它们在街里捉住，放在麻包里，篮子里，然后扔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让它们互相吞吃。远方的海风时而把它们的吼叫传送到水兵的耳旁：“扔到那里去的，不应该是狗。”达尼尔不喜欢狗。他穿上一件奶黄色衬衫，一条灰色的法兰绒的裤子。又认真地选择了一条领带。今儿，得是一条带条纹的绿领带，因为他自己的脸色不好。尔后，他打开窗子。上午进到了他的房间，一个沉闷的上午，

① 伊斯坦布尔——古称君士坦丁堡，位于巴尔干半岛中部，多年来一直是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令人窒息而命中注定的上午。有一秒钟，达尼尔让自己飘动在这呆滞的炎热之中。尔后他四下打量了一番：他喜欢他的房间，因为它非谁所属，也不会把他丢开，人家以为是一间旅店的客房。四壁空空，两只沙发、一把木椅、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和一张床。达尼尔没有记忆。他看到大柳竹篮子，在房间正中打开着盖子。他转过眼去：这是今天要用的。

达尼尔的手表指着十点二十五分。他推开厨房的门，吹了一声口哨。西皮翁第一个出现，它白褐色，生着几根小胡须。它使劲盯着达尼尔，野性地打了哈欠，把腰弓了起来，达尼尔轻轻地蹲下来，开始抚摸它的鼻子。那猫微闭着眼睛，用爪子一下下轻搔着他的袖子。过了一会儿，达尼尔抓住它的脖子，把它放在篮子里。西皮翁一动不动地呆在里面，惊恐未置。玛尔维纳跟着走来，达尼尔不像喜欢另外两只猫那样喜欢它，因为它总是虚情假意，而且一股奴性。当它发现主人在看它，便从老远就开始“呼呼”响了，做出一副媚态：用头在门上蹭来蹭去。达尼尔用手指摸了一下它肥大的脖子，它马上就四脚朝天地仰在地上，达尼尔就搔着它黑色皮毛里的小乳头。“喵！呜！……喵呜！”他嘴里唱也似地哼着。那猫更得意地做着媚态，不停地翻滚着身子。“等会儿再瞧吧，只要到了中午。”他暗想。最后，他抓起它的四条腿，把它和西皮翁放在一起。那猫感到有点奇怪，不过它缩成一团地滚动了一下。而考虑之后，接着又“呼呼”响起来。

“包比！包比，包比！”达尼尔叫道。包比在人叫它的时候几乎总是不出来。达尼尔得去厨房里找它。它看到达尼尔，一下子跳到了煤气炉上面，嘴里愤怒地咆哮着。这是一只小野猫，右侧身上横着一条大伤疤。这是达尼尔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从卢森堡公园捡到的，当时公园就要关门了，他就把猫带了回来。这猫既凶狠又野蛮，它总是咬玛尔维纳，但达尼尔喜欢它。他把猫抱在怀里，猫抽回了

头耷拉着耳朵，缩粗了脖子：一副愤怒的样子。他用手指摸它的嘴巴，猫更加发怒，但也不无开心地轻轻咬他的手指。于是，他揪住猫脖子上肥厚的皮肉，猫扬起它赌气的小嘴。它不“呼呼”地叫——包比从来不打呼——但它望着他，正面地盯着看。达尼尔又习惯性地想道：“真怪，一个猫这么盯着看你！”与此同时，他感到一股不可忍受的焦虑夹裹住他的全身。他只好转过脸去。“啊呀呀！我的皇后，啊呀呀！”他冲它微微一笑，但并不看它。另外那两只挤在那儿，傻呵呵地打着呼，真像两只知了。达尼尔望着它们，不安地舒了一口气。“加点白葡萄烧酒。”他想到玛尔维纳的粉红色乳头。可是，要让包比到篮子里去，那可是另外一码事：他必须推着它的后身，它回过头来龇了龇牙，用爪子抓了他一把。“哟？来这一套？”达尼尔吃了一惊。他一手掐住它的脖子，一手抓住它的腰，硬把猫弯曲着塞了进去。柳条篮子在包比的爪子下“咔嚓”作响。那母猫惊呆了一刻，达尼尔乘机赶紧把篮子盖上，并且关上了两个扣锁。“得啦！”他松了一口气，忽然感到手有点灼烫，一丝干烧的疼痛，差不多是一种搔痒，他站起身来，以一种嘲讽的得意望着那篮子。“关好啦！”他手背上有三道抓破的伤痕，而他身体内部感到一股搔痒，一股奇怪的痒痛，随时都会转化成疼痛，他抓起桌上的一团细绳，装进了自己的裤袋。

他犹豫着。“路儿可不近哪！我会发热的。”他本想穿那件法兰绒外套，但他没有轻易地顺从自己意愿的习惯。再说，这也太好笑了——走在大太阳底下，红红的脸，浑身冒汗，再加上胳膊上挎着这个篮子。好笑本身又可笑，这使他发笑。于是，他选择了紫红色苏格兰花呢外衣，而这一件是他自己从五月底以来就热得不能再穿了的。他提起篮子，心想：“怎这么重，这该死的畜生！”他想象着它们那可笑而受辱的处境和它们愤怒的慌恐！“而我喜欢的正是这个！”他只要把这三个畜生关在一个柳条篮子里，于是它们就又变

成了猫，简简单单的猫，小小的富于虚荣心的哺乳动物，眼光短浅而正害怕得要死的小动物——最低贱不过了。“猫，这只不过是几只猫。”他笑了，他觉得他好像正在为某个人做件好事。当他迈过大门口时，他感到一阵恶心，但这马上就过去了。在楼道里，他感到自己年轻而果敢，体内一股味，一股生肉之味。看门老太太正站在他的门边，冲他笑了。她特别喜欢达尼尔，因为他是那么彬彬有礼并善于献殷勤。

“您好早啊，萨尔诺先生！”

“我真怕您生了病，亲爱的太太，”达尼尔表示关心地回答道，“我昨天晚上回来得很晚，可我还看到您卧室的门缝下有灯光。”

“您瞧瞧，”看门老太婆说，“我昨天太累啦，没来得及关灯就睡着了。突然间，我听到了您的门铃声。我当时心想，‘得，这不是萨尔诺先生回来了！’我这房子里只有你在外头。我随后马上就关了灯。当时有三点钟了吧，差不多？”

“差不多。”

“哟，”她又说，“我看您的篮子很重吧！”

“是我那几只猫。”

“它们病啦？可怜的小家伙们。”

“没有。不过我要把它们带到我姐姐家里去，在莫东。兽医说它们需要换换环境。”

他又一本正经地补充说：

“你知不知道猫会患结核病？”

“结核病？”老太太吃了一惊，“那快给它们好好治治吧！嗐！不过这会使您屋里显得空得慌呀！当我给您整理房间时，我都习惯看这些漂亮的小猫猫了。这会给你增添苦闷的。”

“太苦闷了，杜比太太。”达尼尔说。

他郑重地冲她笑笑，离开了。“老混帐东西，她的手破了。我不

在时，她肯定乱逗弄它们了，然而，我却总告诉她不许碰它们。她最好还是看好她的女儿吧！”他走出了大门，马上被光线照花了眼，这混蛋的、尖厉而滚烫的光线，照得他眼疼。不过他早料到了。当晚上喝了酒，什么也不如第二天早上下雾好。这时他什么也看不到，只游在一片光芒之中，脑门上扎着一道铁箍。突然，他看到自己的影子，滑稽的矮小的身影，加上那个在他手上晃来晃去的柳条篮的影子。达尼尔笑了：他其实很高大。他忽然间挺直了全身，可影子还是那么矮胖和畸形，让人以为是个黑猩猩。“杰克尔博士和海狄先生。[①] 不，不乘出租车，”他自言道，“我可别热晕过去，海狄一直走到 72 路车站。”72 路车会把他带到沙昂东，离那儿一公里的地方，达尼尔认识塞纳河边一个孤僻的角落。“就是呀，我可不能昏过去，就差这个了。”那个地方的塞纳河水污浊，水面漂着一片片发蓝的油污，那是维利工厂排出来的。达尼尔很恶心地看过那水面，他当时感到内心是那么善良、多情、立刻感到这太不自然了。他想：“瞧，这就是人。”而内心里还怀着某种快意呢！他本来很坚强很果断，可在这些下面，却又有一个软弱的牺牲者在请求宽赦。他想：“真好笑，一个人竟能恨他本人，就像恨另外一个人。”这不是真的，再说，随他怎么装蒜，世上只有一个达尼尔。当他看不起自己时，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与自己分离开了，就像一个无形的裁判者从高处观望着一场杂乱的骚动。可是猛然间，他又被下面的一种东西吸了下来，他又变回成原来的，他自己与自己重合。“去他妈的，我去喝一杯！”他想。他只稍稍转一个弯，就来到了达夷杜斯街的香槟店。他推开门时，看到酒店空空荡荡，堂倌儿正在擦着棕色的像酒桶似的桌子。室内的昏暗使达尼尔的眼睛感到很舒服。“我的头真他妈疼呀！”他想。他把篮子放下，挪到一张酒吧凳上坐了。

---

① 可能是巴黎动物园中两个黑猩猩的名字。

“那肯定还是满满的一小杯威士忌喽!”老板肯定地说。

“不要。”达尼尔干脆地说。

“让他们玩蛋去吧,这些人就知道把人分成种类,就像对雨伞和缝纫机一样,我可不是……一个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可他们一下子就把你确定了,这一个给的小费多,那一个总会说句俏皮话儿。我呢,就喜欢满满的一小杯威士忌。”

“来杯费兹金酒。”达尼尔叫道。

老板什么也没说就给他斟上了酒。他大概生气了。活该!“我以后再也不到这个酒吧里来了,他们跟我太熟了。”加之,费兹金酒有一股纯化汽水的味道。这酒在舌头上散化开来,像微酸的汽雾,最后,则是一股酸味。“这酒对我来说一点味道也没啦!”他想。

“给我用大球杯来 一杯加胡椒的伏特加。”

他喝过伏特加,口头含着一股焰火味沉思了一会儿。他又想:“就没完没了吗?”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思想,像往常一样,是些空头支票。“什么没完没了啦?到底是什么没完没了啦?”这时传来一声猫叫和“咔嚓”声。老板惊了一跳。

“那是猫。”达尼尔扔出这么一句。

他从凳上下来,扔在桌上二十法郎,提起篮子。当他提起篮子时,发现地上有一小滴红的东西:这是血。“它们到底能在里头干什么呢?”达尼尔忧虑地想。可是他懒得把盖子打开。在眼前,篮子里所有的,只是一团浓浓的模糊不清的恐惧。如果他打开盖子,这个恐惧就又变成了他的猫,而这一点,是达尼尔所不能忍受的。“噢,那你不能忍受呀,要是我把盖子打开了呢?”不过,现在,达尼尔已走到外面了,眼又开始花了,一种清晰而又湿津津的眼花缭乱。这眼睛叫你发痒,好像看到的只是火。而且,猛然间,你又发现你看着一间间的房子有好一会儿了。房子离你只有百步远了,清清楚楚,轻轻飘飘,就像烟雾;在街的尽头,有一堵高大的蓝墙。“看得清楚

了真叫人可怕。”达尼尔又想。他就是这么想象地狱的：一个看穿一切的眼光，使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尽头——一直洞察到自己的最深处。他手头上的篮子自己摆动着，里边在“咔嚓、咔嚓”地响。对于他所感到的离他如此之近的这个恐惧，达尼尔自己也不知道是感到害怕还是快乐。其实，这也一样。“不过总有某种东西可以使它们安心的，它们可以嗅到我的气味。”达尼尔想道，“这倒是呀！在它们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气味罢了。”不过再等等，达尼尔马上就不再有这种亲昵的气味了，他要没有气味地走走，单独地走在人群的中间。人们的嗅觉没有那么灵敏，不能闻出你身上的香水味。一个没有气味的人，没有影子，没有过去，什么也不是，只是令人看不到的一个把自我引向未来的牵引。达尼尔发觉他比自己的身体提前了几步，在这儿，与路灯齐并；他还发觉自己正看着自己走过来，由于手中的重物身体稍有倾斜，一副做作的样子，浑身已湿汗淋淋；他看到自己来了，他自己只是一个纯粹的目光。可这时，旁边一个洗染店里的镜子又映回了他的身影，幻觉消失了。达尼尔浑身灌满了一股浑浊而乏味的水：他自己；塞纳河水，乏味而浑浊，就要淹没篮子，它们会用爪子互相撕扯。于是，一阵强烈的恶心吞没了他。他想：“这作法毫无道理！”他停下来，把篮子放在地上：“一个人在为别人制造的痛苦中自讨苦吃，这怎么也解决不了自己的事儿。”他又想到伊斯坦布尔：那里，人们把不忠贞的妻子和患恐水病的猫一起装进一个袋子里，然后把袋子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酒桶，皮袋子，柳条篮——牢笼。“还有更坏的呢，哼！”达尼尔耸了耸肩膀，又一个空头思想。他不愿意自找别扭，他过去自找别扭已够多的了，当一个人自找别扭时，那是他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决不，达尼尔决不再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了。公共汽车突然开过来，达尼尔向司机挥了一下手，上了车。

“到终点站。”

“六张票。”售票员说。

塞纳河的水会使它们发疯的，奶油咖啡色的水加上紫色的闪光。一个女人走来坐在他的对面，那女人神气十足而矜持冷淡，带着一个小姑娘。小女孩好奇地看着篮子。达尼尔想道：“小丫头片子。”一声猫叫把达尼尔吓了一跳，好像他是一个被人抓住的现行杀人犯。

“这是什么呀？”小姑娘声音清亮地问。

“嘘！”她妈妈斥责道，“你不能叫这先生安静一会儿吗？”

“这是几只猫。”达尼尔说。

“是您的吗？”小姑娘又问。

“对。”

“那您干嘛要把它们装在一个篮子里呢？”

“因为它们病了。”达尼尔轻轻地说。

“我可以看看吗？”

“亚妮娜！”她妈妈说，“你太过分了。”

“我可不能叫你看，它们病得变凶了。”

小姑娘的声调变得理智而迷人了：

“啊不！对于我呀，它们才不会变凶呢，小猫猫！”

“你这么想吗？你听我说，我的小宝贝，”达尼尔低声地快速说道，“我要去把这些猫淹死，你看我就是要去干这个。并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呀，就在今天早上，它们刚刚把一个像你一样漂亮的小姑娘的脸抓破了。那小姑娘是给我来送花的，这下只好给她换上一只玻璃眼睛了。”

“哎呀！”小姑娘惊愕了。她惊恐地望了一会儿那篮子，尔后，扑回到她妈妈的裙子上。

“着哇，着哇！”她妈妈转过一双气愤的眼睛冲着达尼尔，说道，“你瞧，我说你得老实呆着吧，不要胡说八道。行了，好了，我的小猫

儿，先生是和你开玩笑。”

达尼尔回敬了她一眼，平静而满意地想：“她恨我呢。”他看到窗外一排排的灰房子向后闪去，但他知道那女人老在看着他。“一个生气的小妈妈！她在寻找我身上可讨厌的东西，但这决不是我的脸。”谁也不会讨厌达尼尔的脸。“也不是我的衣服，衣服很新也很舒服。噢，也许是我的双手。”他的手指很短小也很粗壮，有点发胖，指节上长着黑毛。他把双手摆在膝头：“看吧，你就看它们吧！”但是，那女人终于弃权了，她把双眼直盯着前面，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她休息呢！达尼尔带着一种贪婪之情望着那女人。这些休息的人们，他们是怎样做的呢？她让整个身体自由地落在那儿，减轻了自己。在这个像从自己面前疯狂地逃遁的脑袋里什么也没有，既无好奇，也无仇恨，没有任何运动，甚至连一丝微微的波动都没有——只有一团沉睡的浆糊。她猛然间醒过来，一股生机才爬上了她的面孔。

“是这儿，就是这儿呀！”她叫道，“快过来，你这么拖拖拉拉真是烦死人！”

她抓着小姑娘的手把她拉过去。小姑娘在下车之前，还转过头来恐惧地看了一眼篮子。公共汽车又开走，尔后又停下。人们微笑着在达尼尔前面走过。

“终点站。”售票员冲他叫一声。

达尼尔一惊：汽车都空了！他站起来，下了车。这里人多众杂。酒店很多，一帮工人和老娘儿们围在一辆手推车的周围。那些女人都吃惊地看着他。达尼尔加快步子，钻进了一条通向塞纳河的肮脏的小街。街道两边，摆满了大酒桶的客栈。这时，篮子里不停地“嗷嗷”叫起来，而达尼尔几乎是在跑了——他提的是一只漏了水的桶，水正在一滴滴地流掉，每一声猫叫，都是一滴水。水桶很沉重，达尼尔从左手换到右手，他擦着额头的汗水。可不能想到猫，啊？你

不愿想到猫吗？那么好吧，你正好得想到它们，这多么正好！达尼尔眼前闪现出包比那双金色的眼睛，于是他赶紧胡乱想点什么别的。想到交易所，他前天晚上在那里赚了一万法郎；想玛尔赛拉，他今儿晚上还要去见玛尔赛拉。这一天是他的。“大天使！”达尼尔冷笑一声——他深深地鄙视玛尔赛拉：“他们没有勇气互相说明他们不再相爱了。如果马跌看清了事实到底是怎么一码事，他早该采取个果断的措施。可是呢，他不愿这样，他不愿失去自己。他是个规矩人，他！”达尼尔不无讽刺地想。猫大叫着，好像在用开水烫它们，而达尼尔则感到失魂落魄。他把篮子扔在地上，使足劲狠狠踢了两脚。篮子里剧烈地骚动了几下，猫都不吱声了，达尼尔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有耳朵的下垂儿发抖得厉害。一帮工人从客栈里走出来，达尼尔又开步走了。就是这儿，他从一个石头的阶梯下到塞纳河边，一屁股坐在地上，身边扔着一个大铁环，两旁是一个大沥青桶和一堆铺路砖，在蓝天之下塞纳河是黄色的。装满大酒桶的黑色驳船停泊在河对岸。达尼尔坐在太阳底下，感到两边太阳穴很痛。他望着河水。河水起伏着，泛着乳白色的萤火光。随后，他掏出了那团绳子，用小刀截下一大段儿。接着，他就地坐着，用左手从身边拿过一块砖头。他把绳子的一头拴在篮子上，把另一头绕在砖头上，他系了好几结，便把砖头放在地上。这成了一个挺有趣的器具。可是达尼尔又想到应该用右手提着篮子，左手拿着砖头——把它们同时扔在水里。篮子也许要在水上漂浮那么十分之一秒的工夫，接着，便有一股猛然的力量把它拉向水底，它突然地浸入水中。达尼尔想到他现在很热，他骂了一句他的厚外套，但他不愿意把它脱下。他自身中，心脏在悸动，在请求宽赦。而达尼尔，又坚强又果断的小伙子，正看到自己在呻吟：“当一个人没有勇气一下子地自杀掉，那就应该一点一点地来干。”他将走近水面，嘴里要讲：“再见吧，我世上最心爱的东西……”他用手支撑着，稍稍抬起身来，向四

周看了看。他的右侧河边上没有人；而左侧，在很远的地方，他看到一个钓鱼的，那人在太阳底下显得黑糊糊。水下的回流一直卷向那人钓鱼线的浮子。“他会以为这个咬人呢。”他笑了，掏出手帕擦了一把额头上就要滚下的汗水。他手表上的指针表明现在是十一点二十五分。“到十一点半！”要延长一下这个特别的时刻。达尼尔自己被截成两半，他在一片猩红的云雾中迷茫了，在铅一般沉重的天空中晕头转向了，他想到马跌，心中不无一种自豪感：“我才是自由的。”可是，这种自豪是客体的，是非谁所属的，因为达尼尔已经谁也不是了。到了十一点二十九分钟时，他站起来，他感到浑身如此软弱，他必须倚着身旁的沥青桶。苏格兰呢子外套上弄了一滴沥青，他看着那个污点。

他看着那个粘在紫红色布面上的黑点儿，突然间，他感到自己完全复原成一体。只一个人，一个懦弱者。一个喜欢自己的猫不愿把它们扔到水里的家伙。他拿起刀子，弯下腰，把绳子割断。静默，就连他自己的内部也是一片静默，他羞愧已极，不敢在自己面前讲话。他提起篮子，又走上石阶，他走着就像头背着某个正在蔑视着他的人。在他内部，仍然是一片荒漠和静默。当他走到石阶的最高处，他才敢开始对自己讲出第一句话：“刚才那一滴血是怎么回事呢？”但是他不敢打开篮子，他又开始晃动着身体走路了。是我，是我，是我呀！大坏蛋。但是，在他的深处却有一个小小的奇怪的微笑，因为他救了包比。

“出租车。”他叫道。

出租汽车停住。

“蒙特马特大街 22 号。”达尼尔讲，“请把这篮子放在您身边。”

任凭汽车颠簸摇晃着，他甚至还在不停地蔑视着自己。然后，羞愧又制胜了一切，他又在自己审视自己了，这真是不堪容忍。“不管是全部的，还是一点一点儿的。”他痛苦地想道。当他拿过自己的

钱夹来付钱给司机时，并不高兴地发觉他有的是钱。“赚钱，对了，我就会干这个。”

“哟，您这不是回来了吗！萨尔诺先生，”守门老太婆讲道，“刚刚正好有个人来找您，您的一个朋友，大个子，肩膀这么宽，我告诉他说您没在家，他说，‘他不在家吗？那么我在他门下留个纸条好了。’”

她看到篮子，叫了起来：

“哎！您这不是又把它们带回来了吗？小猫猫！”

“您说怎么办呢，杜比太太，”达尼尔说，“这也许是罪过，但我没能抛掉它们。”

“定是马跌。”他一边上楼一边想，“正好碰上这一个。”能有一个人怨恨怨恨，他不无高兴。

他在三层楼梯前碰到马跌。

“您好哇！”马跌招呼道，“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

“我去遛我的猫了。”达尼尔说着，吃惊地感到身内一股灼烧。

“你跟我回去嘛！”他赶紧对马跌说。

“好。我请你帮个忙。”

达尼尔迅速地瞥了他一眼，发现他的脸色铁灰。“他一副特别倒霉的样子嘛！”他想道，他很想帮帮他。他们上了楼。达尼尔把钥匙塞进锁孔，打开了门。

“进吧！”他说着，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马跌的肩膀，但马上又把手缩了回来。马跌走进达尼尔的房间，坐在一张沙发上。

“你的门房老太太跟我说的我一点也没懂。”马跌说，“她认定你把猫送到你姐姐家去了。怎么，你现在和你姐姐和好了？”

达尼尔身体内某种东西立刻冻僵住了。

“他要是知道我从哪回来，他会怎么想呀！”他想道，眼睛毫无情感地盯着他朋友那双理智而尖锐的眼睛，“真的，他是个规矩

人。”他感到与他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他笑了：

“啊，是呀，我姐姐家……这只是一个小瞎话罢了。”他说道。他知道马跌并不追问这个，马跌有这么个让人心烦的毛病，总是把达尼尔当作一个有说慌癖的人，所以他规定自己从不去追究使他撒谎的理由。于是，马跌只是困惑地瞅了一眼那篮子，没吭声。

“请原谅。”达尼尔对马跌说。

他变得特别果断了。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地把篮子打开：“刚才那滴血是怎么回事呢？”他想着蹲了下来，“它们会扑到我脸上来的。”于是，他把自己的脸凑向前面，以便让脸处在它们所能够窜到的距离，他一边打开锁扣，一边想：“碰上个小麻烦对他有好处，叫他别那么乐观，也别老是那副平静的神情。”包比咆哮着从篮子跑出来，钻到厨房里。西皮翁也钻出来：它还保留着自己的尊严，但对一切又都不放心。它小心地一步步地逃到衣柜旁，狡猾地四处打量了一下，伸长了身子，最后钻到床下去了。但玛尔维纳却一动不动。“它受伤了。”达尼尔想。它躺在篮子里，已气息奄奄。达尼尔把一个手指伸到它的下巴下面，硬把它的头抬了起来：它的鼻子上着着实实地挨了一爪子，左眼紧闭着，但已不在流血了。在它的嘴上，有一个污黑色的血痂，在血痂四周，毛被血粘在一起直立着。

“怎么回事儿？”马跌问道。他站起来，出于礼貌也看看那只母猫。“他肯定认为我很可笑，因为我在看一只母猫。这要是一个小孩子，他会觉得很平常。”

“玛尔维纳挨了一爪子，”达尼尔解释道，“这肯定是包比干的，它真让人受不了，原谅我，亲爱的，请允许我用一分钟来给它包扎一下。”

他到柜子里找了一瓶药水和一块棉花。马跌用眼睛随着他，一声不吭。接着，他像一个老头子一样把手放在额头上。达尼尔开始给猫洗鼻子，猫无力地挣扎着。

“乖点、乖点嘛。”达尼尔喃喃着，“好了，好了，得。”

他想到这肯定把马跌烦得够呛，而这又使他更有意思去做这件事。可是，当他抬起头来时，他看到马跌很严肃地望着空中。

“请原谅我，亲爱的，”达尼尔用他最深沉的声音说，“还要一小会儿。我得给这家伙洗一洗，你知道，否则很快就会感染的。怎么，我没让你等得太烦吧？”他问一句，冲马跌爽快地笑一下。马跌惊战了一下，尔后也笑了。

“快点吧，去洗。”他说，“别装模作样啦！”

“装模作样？马跌这种优越感真是令人可恶：他自以为了解我，他讲我说谎，讲我装模作样。可他一点都不了解我，他就乐于这么硬把我标明为某种东西。”

达尼尔友好地笑笑，细心地给玛尔维纳洗了脑袋。玛尔维纳闭上双眼，它从外表上好像很舒服，但达尼尔知道它很疼。他轻轻地拍了一下猫的腰部。

“好啦！”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明天就看不出来了。可那一只真是狠狠地抓了它一下子，你知道……”

“包比吗？这是个坏蛋。”马跌心不在焉地说。

他突然说：

“玛尔赛拉怀孕了。”

“怀孕了！”

达尼尔的惊愕是很短暂的，但他得使劲强制自己不要笑出来。是这个，那么就是这个喽！“也是，她每个月头都来月经，加之她又像个鳐鱼一样繁殖性强。”他又十分败兴地想到他晚上还要去会她，“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去碰她的手。”

“我真他妈烦死了。”马跌平淡地说。

达尼尔看看他，审慎地说：

“我理解你。”他赶紧背过身去，借口要把药水瓶放回柜子里 。

他害怕忍不住冲着马跌大笑起来。于是，他努力想起他妈妈死的时候，这样总可以在类似的情况下帮他忍住笑。他只是痉挛性地战抖了两三下了事。而马跌则继续在达尼尔的身后一本正经地讲：

“主要是这使她难看，你不经常看到她，所以你不知道，她简直是一个瓦尔基丽[①]，一个不出房间的瓦尔基丽。”他讲着，毫无贬斥之意，“这对她来说，是很丢人的事儿。”

“是啊，”达尼尔关心地说，“而这对你呢，也并不好多少：你这下完了，她现在该叫你害怕了。我知道，这种事儿对我来说太有损于爱情了。”

“我对她不再有爱情了。”马跌讲。

“没了？”

达尼尔着着实实地吃了一惊，更觉开心：“今儿晚上，怕要有好戏瞧了。”他问道：

“你对她讲了吗？”

“当然没讲。”

“为什么‘当然’？你必须得对她讲，把她……”

“不。我不愿把她抛弃——如果你要是想说这个的话。”

“那怎么着？”

达尼尔太得意了，现在他多么愿意马上见到玛尔赛拉。

“不怎么着。”马跌说，“我就活该呗！我不再爱她，这也不怪她。”

“那这怪你喽？”

“对。”马跌干脆地说。

“你还要继续在暗中去找她，去……”

“这又怎么样？”

---

① 瓦尔基丽，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

“又怎么样?”达尼尔马上说,“你要是总这么玩假,到最后你会恨她的。”

马跌的面色阴沉而固执。

“我不想让她难过。”

“如果你愿意自我牺牲的话……”达尼尔冷淡地说。每当马跌开始作基督徒时,达尼尔便恨起他来。

“我有什么可牺牲的呢?我还去中学教书,还去会玛尔赛拉。每两年我还写一个中篇小说,和我目前所做的没什么两样。”他说着,以一种达尼尔从未在他身上发现过的痛苦调子说。

“我是个业余作家,”他又说,“再说,我眷恋着她,而如果我不再见她会更加心烦的。只是以后,这就变成一种家庭关系了。”

一阵沉默。达尼尔走过来坐到马跌对面的沙发里。

“你得帮帮我,”马跌说,“我可以找到个地方,但我没钱。你借我五千法郎。”

“五千法郎。”达尼尔犹豫地重复着。

他的钱夹子鼓着,这个猪贩子的钱夹,紧塞在他内衣的口袋里。他只需打开它,抽出五张票子。马跌过去总是帮他的。

“我到月底就可以还你一半,”马跌又讲,“七月十四号还另一半,因为到那时候我就可以一下子领到八月和九月的薪水。”

达尼尔望着马跌那土灰色的脸,心想:

“这小子真碰上倒霉事儿了。”不过,他马上又想起那几只猫,感到自己的冷酷。

“五千法郎呀!”他抱歉地说,“我可没有,老伙计,我手头也很紧……”

“可你那天不是和我说你正做一桩大生意吗?”

“唉呀,可怜的老伙计,你说的那桩大生意,到头来只是一场枉费心机。你猜交易所是怎么一回事? 再说,这也很简单,我欠了一

屁股的债。”

他说话时并没有在声调里加上多少真挚之情，因为他并不想让马跌相信他的话，可是当他看到马跌真的不相信他时，他却发火了：“让他妈的滚蛋吧，他自以为聪明，他自觉看透了我。我却要问我干嘛要帮你的忙，你就知道跟同行们借钱。”而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马跌总是失不掉这副装出来的一本正经的面孔，哪怕是在最难受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好吧！”马跌反而愉快地说道，“那么你真的不能借喽？”

达尼尔心想：“他这么强调，定是需要到一定程度了。”

“确实不能够，很对不起，老伙计。”

他也被马跌的难堪弄得难堪了，不过这也并不那么令人丧气，这让你有一种受到报复的感觉。达尼尔挺喜欢这种不自在的气氛。

“你特别急需吗？”他关心地问，“那你不能找找别人看？”

“噢，你知道，我主要不想去向雅克借钱。”

“倒是。”达尼尔有点失望地说，“还有你哥哥呢，你怎么也会找到钱的。”

马跌一副泄气的样子：

“才不呢。他认准了不借给我一个子儿，他会说这是帮我的倒忙。他会说：‘你这么大了，应该自立了’。”

“唔，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借的。”达尼尔油滑地说。他用舌头“啧”地响了一下，随后就得意地舔起上膛来：他立刻感到这个乐观的口气是多么肤浅而轻浮，这口气会让别人发怒的。

马跌脸红了：

“可是我正好不能告诉他借钱是为了这个呀。”

“真是。”达尼尔应了一句，他思考了片刻说：“不管到哪一步，你反正还可以找那些救济会，你知道，他们常借给政府职员一些钱。不过我得先告诉你，多半会碰上些高利贷者。可是你既然能得

到钱，什么高利不高利的，你也就不去管它了。”

马跌好像对此挺感兴趣，于是，达尼尔心中不快地想到，他为他宽了点心。

“那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马上就能借钱给你吗？”

“不行啊！”达尼尔煞有介事地说，“至少要等半个月，他们得调查一番。”

马跌不吭声了，他好像在思考，达尼尔感到被轻轻撞了一下：玛尔维纳跳到了他的膝头上，并“呼呼”着卧在那儿：“嘿，这一位倒不记仇！”达尼尔讨厌地这么想。他就用手轻轻地，但是心不在焉地抚摸起猫来。人和畜生都不会恨他的，或许是因为他身上那种过分的憨厚劲，或许是由于他的面孔。马跌完全沉浸在他那可怜的算计上：他也是，不记仇。达尼尔低下头冲着玛尔维纳，用手抓起它的额头。他的手在发抖。

“从心里说。”他说着并不抬头看马跌，“我差不多是很高兴没钱借给你，我刚想过了：你是个最想自由的人，这就给你一个难得的机会，正好来一次自由的行动。”

“自由的行动？”马跌好像没有明白。达尼尔抬起头来：

“对。你只要与玛尔赛拉结婚。”

马跌拧起双眉，看着达尼尔：他该是在想达尼尔是否在开他的玩笑。可达尼尔也望着他，显得实在和一本正经。

“你神经失常了？”马跌问他。

“为什么？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整个一生，这种事儿可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

马跌笑了。“他是打定主意要笑喽！”达尼尔烦躁地想。

“你不会说动我的，尤其是这个时候。”

“是啊，正是啊……”达尼尔也以同样轻松的口气说，“故意违反自己的意愿而行事——这样做该是很开心吧？你会觉得变成了

别人。”

“哪个别人呀!”马跌说,“你愿意让我生下三个孩子,好在当我领他们在卢森堡公园散步时体验一下变成别人的乐趣吗?我倒是想到了,这会改变我整个一生,要是我完全成了一个彻底完蛋的家伙。”

“没那么严重,”达尼尔心里想,“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

“实际上,”达尼尔开口说,“成为一个完蛋了的人也并不那么坏嘛!不过得彻底完蛋,一直到骨髓里,埋到土里。像你说的,一个领着三个孩子的已婚男人,到这一步你就冷静下来了。”

“确实,”马跌说,“这种人我天天碰到。对了,还有我学生的父亲来找我,都四个孩子,老婆跟人鬼混,也是学生家长会的会员。他们的样子倒是冷静了,甚至都可以说很和善。”

“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达尼尔说,“我可羡慕他们呢!那你呢?这真的不使你动心吗?我看你结婚是很好的。”他又接着说,“你会像他们一样,身宽体胖,养尊处优,满口的俏皮话儿,一双赛璐珞[①] 的眼睛,要是我呀,我想我不会反对的。”

“你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马跌平心静气地说,“不过我倒是宁愿去找我哥哥借五千法郎。”

他站起来。达尼尔把玛尔维纳放在地上,也站起来。“他知道我有钱,可他并不恨我。那么到底怎么办才好呀?”

钱夹子就在这儿,达尼尔只要把手伸进衣袋就行了,他可以说:“给你吧,老伙计,我不过是想让你多上会儿愁,开个玩笑嘛!”但是,他害怕自己又看不起自己。

“真抱歉,”他踌躇地说,“我要是想到个办法,会写信给你……”

---

① 一种无色透明的塑料。

他把马跌送到大门口。

“不必担忧，”马跌轻松地说，“我会有办法的。”

他关上了门。当达尼尔听到马跌踩在楼梯上的轻快脚步声，他想：“得，不可挽回了。”他马上感到心慌气短。不过这不会长久的，“一会儿就好了，这小子一直是那么态度从容，精神饱满，心里老是那么没有忧愁，这下子他倒霉了，不过这是外表上的，他内心中可安静极啦！”达尼尔走到镜前，照了一下他那漂亮但阴郁的脸。心想：“就是，他要是不得不娶了玛尔赛拉，这可是再好不过啦。”

八

她早就醒了，这时候，她正在苦恼。必须安慰她一下，告诉她说不管怎么样，她也不会去那儿受罪。马跌仿佛又看到了她昨天晚上那副憔悴的面容，他忽然觉得她脆弱得令人心碎。“我得给她打个电话。”但是，他决定先去雅克家。“这么着，我也许还可以告诉她一个好消息呢。”这时，他愤怒地想到雅克将表现的那副面孔。一副得意而正经的面孔，既无责备之意又无宽厚之情，脑袋向一边歪着，双眼微闭：“怎么，又缺钱啦？”马跌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穿过马路，想起了达尼尔：他不怪罪他。就是这样，谁也不能怪罪达尼尔。但他怪罪雅克。他在黑欧姆大街的一个矮房子前面停下来，像每次一样腻烦地念道：“雅克·德拉惠，诉讼代理人，住址二层。”诉讼代理人！他走进去，乘上电梯。心想：“但愿奥黛特没在家。”

她正好在家。马跌穿过小客厅的玻璃正看见她。她坐在一个沙发里，漂亮、修长，干净整洁，她在读书。雅克总爱说：“奥黛特是全巴黎有时间读书的极少数女人之一。”

“马跌先生要见太太吗？”罗丝问。

“对，我问候一声。可您能不能通知一下先生，说我一会儿想到他办公室里去见他。”

他推开门。奥黛特冲他扬起那张漂亮但不讨人喜欢的涂满脂粉的脸。

“你好呀，跌儿。”她样子蛮高兴地说，“你是专来看我的吧？”

“看你？”马跌问。

他以一种不自然的热情看着这个高高的平静的前额和那双绿色的眼睛，毫无疑问，她很美，不过是一种在人的注视下逃遁的美。看习惯了像劳拉那种脸——其中的含义第一刻就猛地向你扑来，马跃有上百次想试着记住这副面容中那些滑溜溜的轮廓和结构。但它们总是溜掉了，结构每时每刻都在解体，而奥黛特的这副面孔总是带着这种令人失望的市侩的神秘。

“我倒挺愿意专门为了看你，”他又说，“不过我得见见雅克，我得求他帮我个忙。”

“别那么急嘛！”奥黛特说，“雅克他跑不了，你坐这儿。”她为他闪出了一个地方。

“当心点！”她微笑着讲，“有一天我要生气啦，你总想不到我。我有权利要你专门来看我个人，你曾许诺过。”

“这就是说是你曾向我许诺有一天会接见我。”

“哟，真客气嘛，”她还是笑着说，“你心里好像不安。”

马跃坐下，他很喜欢奥黛特，只不过他总找不到话对她说。

“你怎么样，奥黛特？”

他在自己的口气里加上了好多热情，以便掩饰问话的笨拙。

“很好。你知道我今儿早晨去哪了吗？到了圣-日耳曼，乘汽车去的，去看法朗索瓦兹，那儿真迷住我了。”

“雅克呢？”

“他最近特别忙，我都差不多见不到他了。不过他的身体一直是那么棒。”

马跃突然间感到深深的不快。“她是雅克的。”他想道。他不舒服地看着这只从很平常的衣裙里伸出来的长胳膊，那几乎是一件小姑娘的裙子，腰中用一根红带子系紧。这手臂，这裙子和裙子下面的躯体都是属于雅克的，就像这安乐椅，这桃木写字台，这沙发一样。这个审慎而贞洁的女人浑身满是被占有的气味。他们沉默

了一会儿，马跌又以热情的口吻和他一直对奥黛特所有的那副鼻音说话了。

“你的裙子真是太漂亮了。”他说。

“哎呀，听着，”奥黛特嗔怒地笑道，“别提这个裙子了。你每次见到我就和我讲我的裙子如何。还是谈谈你这个星期里干了什么吧。”

马跌也笑了，他感到一阵轻松。

“那么正好，我还得说说这件裙子。”

“我的天哪，”奥黛特说，“这会是件什么事儿呢？”

“没别的，我在想，当你穿这件裙子时，是不是应该戴上耳环。”

“耳环？”

奥黛特神情反常地看着他。

“你觉得这很庸俗？”马跌说。

“一点也不，我只是觉得这使一个人显得很轻浮。”

她突然冲他大笑道：

“我要是戴上耳环，你跟我在一块儿肯定就会更舒服吧，嗯？”

“没，没……为什么？”马跌含糊地问。

他吃了一惊。他想到：她决不傻，奥黛特的聪慧就跟她的美丽一样丰厚；她有某种使人捉摸不定的东西。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马跌再也不知说什么好了。不过他却不愿意走开，他正体验着内心的平静。

奥黛特和善地说：

“我真不该把你留在这儿，快去雅克那儿吧，你瞧你那副上愁的样子。”

马跌站起来。他想起他要去和雅克借钱，于是感到手指尖上一阵发麻。

“再见，奥黛特。”他很友好地说，“别，别动，我一会儿过来和你

告别。”

她是一个到了何种程度的牺牲品呢？马跌在敲雅克的房门时这么想。跟这种女人在一块，你永远也搞不明白。

“进来。”雅克说。

他站起来，昂头挺胸，精神饱满，向马跌走过来。

“你好，伙计，”他热情地说，“还好吗？”

他显得比马跌年轻多了，尽管他是老大。马跌看到他的腰部发胖起来，然而，他还是穿一件紧身褡。

“你好。”马跌友好地笑笑。

他感到内疚，二十年了，每当他想到他哥哥或是看到他，马跌总是内疚。

“那么，”雅克问，“又是怎么回事让你跑来了。”

马跌丧气地挥了一下手。

“又过不去啦？”雅克问道，“哦，坐吧，喝杯威士忌吗？”

“去拿杯威士忌来吧。”马跌同意道。他坐下，喉咙一阵发紧。他想：“我喝威士忌，然后二话不说就走。”但是，太迟了，雅克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会想我只是没有敢开口问他借。”雅克站在那儿，拿过一瓶威士忌，斟满了两个杯子。

“这是我最后一瓶了，”他讲，“在立秋前我就不再添新的了，总是说了不算，在大热天喝点弗兹金酒不是挺好吗？你说呢？”

马跌没有答话，他毫不客气地盯着这张年轻人的容光焕发的面孔和这头修剪得很短的金黄色头发。雅克无邪地笑着，他整个身体散发着一种天真无邪的气质。只是，他的眼睛是严厉的。“他在装样子，”马跌这时气愤地想，“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为什么找他，他正在演戏。”他于是很生硬地说：

“你早猜到了我来找你要钱的。”

好了，抛出去了。现在，他再也不能向后退缩了。可他哥哥已

在那里皱起了眉头，显出一副非常吃惊的样子。“他丝毫也不迁就我。”马跌心慌地想。

“我可没有啊！我没猜到，”雅克说，“你为什么要我一定猜到呢？你是想表明你以前只有为这个才来找我吗？”

他坐下来，身子总是那么直挺挺的，显得有点生硬，他很轻巧地架起了二郎腿，好像是为了弥补一下他上身的生硬似的。他穿一套非常漂亮的英国呢运动服。

“我什么也不想表明。”马跌说着，翻动了两下眼皮，接着，又使劲握紧了杯子，说，“不过我在一天内急需四千法郎。”

“他要说不行了，只要他快点拒绝，我就可以马上逃走了。”可是，雅克从来不着急；他是个诉讼代理人，他有的是时间。

“四张票子，”他晃动着脑袋，以一副内行人的样子说，“不过，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他伸开双腿，得意地注视着自己的皮鞋。

“你真有意思，跌儿，”他讲道，“你叫我觉得好玩，也教育了我。啊！你不要把我对你说的这话往坏处想。”他见马跌做了个动作，赶紧接言道，“我不想指责你的行为，不过，我思考过了，也扪心自问了，我从客观的角度观察过这些，我要不是在和一个哲学家讲话，我会说点‘哲学’大道理的。你看，每当我想到你，我就认定不应该做一个总有自己一套生活信条的人。可你呢，浑身都是：你还自己制造了不少这种信条，可你自己又不能完全实现。从理论上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独立的了。这很美，你处在万物之上。只有一点儿，我在想，要不是我在的话，你会变成个什么样子。不过请你注意我做这么一个毫无生活信条的人，不时地来帮你一点儿，我是很高兴的。不过，我好像觉得用你的头脑来考虑，我才不会去向一个可恶的市侩借什么东西的。可我又是这样一个可恶的市侩。”他开心地笑着说出了最后一句。

他不住地笑着，又开口道：

“而更糟的是，你这个一直辱骂家庭观念的人，却总是利用家庭的关系来敲我。因为，如果我不是你的哥哥，你是不会来敲我的。”

他做出一副真正有兴趣的样子，问：

“你不觉得难为情吗？从心里说？”

“我是迫不得已。”马跌也同样笑着说。

他不想开展一场思想上的讨论。

和雅克在一起的思想讨论，总是没有好结果，马跌马上就会失去冷静。

“也是啊，”雅克冷冷地说，“你不以为如果你在用度上稍微算计算计……当然，这又不合你的意愿。我不想说这是你的过错，但你得明白，在我看来，这是那些信条的过错。”

“你知道，”马跌回答说，“从反面来讲：否定那些信条，这又成为一个信条。”

“啊，并不。”雅克说。

“现在，”马跌想，“他该松手了。”他望着哥哥那饱满的面颊，他那焕发的容光，开朗而又固执的神气，心里紧缩了一下，想道：“他是个一毛不拔的人。”幸亏这时雅克又开口了：

“四张票子，”他重复着，“这项需要很突然嘛。因为上星期……你来问我借钱时，还没有这码事呢！”

“确实是，”马跌承认道，“我……这是昨天才开始的。”

马跌立刻想起玛尔赛拉，他又看见她，可怕的，光着屁股在粉红色的房间里。他又以急切的口气加了一句：

“雅克，我急需这笔钱呀？”他自己也为这口气吃了一惊。

雅克奇怪地打量着他。马跌咬着自己的下唇：当他们在一块时，兄弟俩没有表示这么强烈感情的习惯。

“到如此地步?很怪嘛,可你却是最后一个……你……平时,你向我借点钱,是因为你不懂或不愿意算计用度,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当然了,我什么也不问你。”他以稍稍含有疑问口气的声调说出最后一句。

马跌犹豫了:我要不告诉他是我的捐税? 不行,他知道我已在五月里付过了。

“玛尔赛拉怀孕了。”他突然说。

他感到自己脸红了,他晃了一下肩膀,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要这么猛烈地羞愧呢? 他用进攻性的眼光盯住他的哥哥。雅克一副被触动的样子:

“你们想要一个孩子。”他故意装糊涂。

“不!”马跌口气尖利地说,“这是一次意外。”

“我也觉得奇怪嘛,”雅克说,“你本想把你这些违反社会传统的试验进行到底嘛……”

“是的,可是现在完全不是这码事了。”

哥俩沉默了一会儿。雅克完全自在地又开口了:

“那么,什么时候结婚。”

马跌气红了脸:总是这样,雅克拒绝通情达理地考虑一下事情的处境。他老是固执地兜圈子,与此同时,他竭力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一个鹰的角度,于是,他便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别人的行为进行深入地观察了。不管你跟他怎么说,不管你怎么做,他的第一反应总是要把自己升高于问题之上,他除非在高处,要么就不看任何东西。他对鹰的角度着迷成癖。

“我们商量好要去刮宫。”马跌单刀直入地说。

雅克并没皱眉头。

“你找到一位医生吗?”他毫无表情地问。

“找到了。”

“人可靠吗？可是据你所说，那姑娘的身体不太结实嘛。”

“有朋友敢担保那医生。”

“噢，”雅克喃喃道，“噢，那么好。”

他闭上眼睛，片刻又睁开，他把两手插在一起。

他说：“好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的情况是这样的：你刚刚知道你的女友怀孕了，可你不愿结婚——因为那些生活的信条。可是呢，你又觉得你对她负有像婚后同样严肃的责任。你既不愿娶她，也不想玷污她的名声，你决定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让她作手术。你的朋友又为你找到一个可靠的医生，他向你要四千法郎，这样一来，你就只要找到钱就行了。是这样吗？”

“正是这样。”马跌说。

“那为什么必须在明天前找到钱呢？”

“我找的那位医生一星期后要去美国了。”

“明白了。”雅克说。

他把插在一起的双手扬到眼前，以明确的样子注视着双手，好像就剩下在他所说过的事情中下一个结论就了事一样。但是马跌才不上当呢，一个诉讼代理人不会这么匆忙下结论。雅克又重新把手分开来放在膝头上，缩进他的沙发中。他的眼睛暗淡下来。他死气沉沉地说：

“目前人家对刮宫限制可严哪！”

“知道。”马跌说，“有时也抓他们。不过只是把那些毫无依靠的小家小户关起来，但他们从不管那些大医生、大专家。”

“你是想说这里也有不公平吗？”雅克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对结果并不完全否定。由于物质的原因，那些小家小户都是些江湖骗子或是私下的收生婆，他们使用一些不卫生的器械去毁坏一个女人，抓人时也要看具体情况，你说是吧？”

“你看，”马跌有些激动地说，“我刚才是向你要四千法郎。”

“是啊……”雅克讲，“你肯定刮子宫符合你的人生信条吗？”

“为什么不？”

“我不知道，是你该考虑的。你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和平主义者，可你现在却要去毁掉一个生命。”

“我已决定了。”马跌说，“再说，我也许是个和平主义者，但我并不尊重人的生命，你该是混淆了。”

“噢，我还以为……”雅克没说完。

他带着一种开心的宁静望着马跌。

“你看，你这不是成了一个残害婴儿的罪犯了吗？可怜的跌儿，这对你又是多么不合适呀！”

马跌暗想：“他怕人家把我抓起来，他不会借给我一个子儿的。”本应该对他讲明：如果你给钱，跟你也没有任何牵连，我会找到一个有办法的人，不在警察的名单之列。而如果拒绝我，我就不得不叫玛尔赛拉去那个江湖骗子那里，这样一来，我可就不敢保险了，因为警察全都知道她们，可以随时抓起她们来。但是，这些理由太直接了当，反而拿不住雅克。马跌只简单地说：

“刮一次宫不等于残害一个婴儿。”

雅克拿出一支烟，点燃了。

“是啊，”他冷淡地说，“我同意：刮宫不等于残害婴儿，这是一种纯幻想中的残杀。”他又严肃地接着说，“我可怜的马跌，我对这种幻想中的残杀毫无异议。只是你呀，你可是犯了一次幻想中的谋杀罪，你……你是那样一个人……”他只是责备地打了一声舌头说：

“当然，当然，这是不恰当的。”

完了，雅克要拒绝了，马跌你可以走了。但他为了走得死心塌地就又明确地问道：

“怎么，你不能帮我喽？”

“希望你理解我，”雅克说，“我并不是不帮你的忙，但问题是不是真的在帮你的忙呢？再说我相信你会轻易地找到你所需要的钱……”他突然站起来，像是下了一个决心。他友好地把手放在弟弟肩头上：

“听我说，跌儿，”他热情地说，“就算我拒绝了：我不能帮助你自己骗自己，但我却劝你点别的……”

就要站起来的马跌又跌在沙发里，他旧有的兄弟间的怒气捕获了他。肩头上这点轻轻的但是坚定的压力使他忍受不了；他向后仰起头，望着雅克脸的下半部。

“自己骗自己？我说雅克，你可以说你不愿沾一个刮宫事件的边儿，或者你不同意这个，或者你手头没有活动钱儿，这都可以，都是你的权利，我也不记恨你。可你刚才对我说的骗自己是怎么回事？这里不存在骗的问题。我不想要孩子，可是忽然出来了一个，我把它刮掉，就这么回事。”

雅克抽回了他的手，思考着向前走了几步。马跌想：“他要对我发表一通演说了。我早不该跟他开始讨论的。”

“马跌，”雅克以一种稳重的口气说，“我对你的了解比你所想象的要深。你确实叫我害怕。有好长时间了，我就在害怕某些这类事。这个孩子要出生，是你自己所愿意开始的一种关系的合理产物。然而你却想把它弄掉，这是因为你不接受自己行为的应有后果。对了，你要我对你说真话吗？你也许在此时此刻没有骗自己，但是，你自己的整个生活建筑在一个谎言上。”

“是吗？那么我请求你，别难为情，告诉我，我对自己所隐瞒的一切。”马跌微笑了。

“你对自己隐瞒的吗？”雅克说道，“就是你是个自觉羞愧的市侩。就说我吧，我绕了好大的圈子后又回到了市侩上面，我和她理智地结了婚。可是你呢？从趣味上，从天性上，你都是个市侩，是你

的天性使你走上结婚的路的。因为你已经结婚了，马跌。”他用力讲道。

“第一大新闻。”马跌答道。

“就是吗！你结婚了，只是你还硬要以为不是。因为你有自己的理论。你养成了与这个年轻女人会面的习惯：每星期四次，你很自然地去找她，和她一起过夜。这已经是七年的事儿了，其中也就没有任何偶然的因素了。你看重她，你感到对她负有责任，你也不愿与她分手。再者，我敢肯定你并不是单单地为了乐趣，因为我想到，时间长了，不管那乐趣是多么强烈吧，也会乏味的。而事实上，你要在晚上呆在她身边，长时间地谈论一天的事儿，在困难的情况下让她帮你出主意。”

“这是当然的事喽！”马跌耸了耸肩膀，他对自己怒不可遏了。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与结婚……与共同生活有什么区别。”

“与共同生活？”马跌嘲笑地问，“请原谅，这谈不上！”

“呃……”雅克又说，“我想这对你并不费难，如果你不承认的话。”

马跌心想：“他从来也没讲过这么多，这回他要报复了。”我应该立刻就走，并使劲把门“嘭”地关响。但是，马跌知道自己会一直呆到底的，他有一个好斗的和不良的念头——弄清哥哥的意思是什么。

“对我不难？你为什么说这对我不难呢？”

“因为你从中得到了舒服，得到一种自由的表皮：你具有一切结婚后的好处，而你却利用你那些信条来避免婚姻的种种弊端。你拒绝把关系正常化，这对你来说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其中某人在为此痛苦，那也不是你。”

“玛尔赛拉完全同意我对于结婚一事的意见。”马跌说着，口气

高傲，他听到自己吐出的每一个字，并感到自己十分讨厌。

“哈！”雅克说，“如果她不同意的话，那她也不会对你讲实话的，因为她太刚强了。你知道吗？我不理解你：你平常听说一件什么不公平的事，立刻就义愤填膺起来。可你自己却把一个女人控制在一个受屈辱的地位达多年之久，而这只为了一个很小的意愿——即告诉自己正在遵守生活信条；还有，要知道你这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在按自己的信条建立生活。但是，我对你再重复一遍，你已经实实在在地结婚了，你有一所漂亮的房子，你按时去领一份蛮不错的薪水，对于未来，你也不必担心了，既然国家已对你设下退休保证……并且，你喜欢这种生活，安静，有条理，一种国家职员的真正生活。”

“你听着，”马跌讲道，“我们之间有一点搞错了，至于做不做一个市侩，我才不管呢！我所想要干的，很简单，就是……”他咬紧了牙，满含着羞怒地结束道，“保证我的自由。”

“我认为，”雅克开口了，“我认为自由就是正视自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入的那个环境，就是接受一切责任。可是，这当然不是你的看法：你反对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你却又是这个社会里的一个职员；你对共产党人的原则很同意，但你却不参入其中，你从来也没去投票。你轻蔑市侩阶级，然而你却是一个市侩。市侩的儿子和弟弟，而你也在像一个市侩一样生活。”

马跌做了一个动作，但雅克不容被打断。

“可是，你已是‘理智之年’了，我可怜的马跌！”他怜悯中含斥责地对他说，“而这一点，你也故意视而不见。你愿意使自己更年轻。加之……也许我说错了，理智之年，你也许还没到。不如说到了懂事的年龄……也许我当时比你到达的快一点。”

马跌心想，“这下行了，他又要对我讲他的青年时代了。”雅克对自己的青年时代十分得意，那是他的信用卡，它得以使他问心无

愧地去为秩序党辩论：整个五年间，他狂热地追随一切时髦的精神失常。他着魔于超现实主义，有过几次美妙的艳遇，并且，在发生性关系之前，他有机会去嗅一块浸着氯乙烷① 的手帕。终有一天，他办妥了：奥黛特为他带了六十万法郎的陪嫁。他写信给马跌说："应该有勇气像大家那样去做，以为了与任何人不同。"尔后，他买了这个诉讼代理人的办事所。

"我不责备你的年轻，"他说，"而正相反，你有幸避免了某些迷途。不过，我对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是不感惋惜的。实际上，你发现吗？我们两个人都在利用老海盗爷爷的那份本能。所不同的只是，我是一下子全使了出来；而你呢，毫无远见地一点儿一点儿耗费掉了。你还没有得到悟性呀！我想，实际上我比你可海盗多啦！你瞧这就是你的失败之因。你的一生呀，只成了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间的一场没完没了的折衷，这两者就是一种其实很可怜的反抗与不服从主义的本性和内心深处向着秩序与心安理得……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的向往。结果是什么呢，你一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大学生。可是，老朋友呀，你自己更多地看看自己吧，你都三十四岁了，头发也开始变白了——当然，还不如我白得厉害，这倒是真的——你呀，身上连一点小伙子的意思也没啦，而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对你太不合适了。再说，放荡不羁，这倒底是什么呢？一百年前是很风流的事儿，但是这会儿呀，只发生于少数失去理智的人。当然，他们对谁都无害处，但这呀，早过时啦！你到了理智之年，马跌呀，你到了理智的年纪或者你应该是这个年纪的人了。"

他心不在焉地重复着。

"算了吧！"马跌说，"你那个理智之年，就是听天由命的年纪。我才不管它呢。"

---

① 即香水。

但是，雅克根本不理会马跌，他的两眼忽然变得明朗而欢快起来，他兴冲冲地说：

“听我说，就像我刚才对你讲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如果不听，你也不难找到四千法郎，我也没什么可自责的。我想给你一万法郎，如果你要娶你的女友为妻的话。”

这一手儿马跌早料到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给他留下了一条勉强挽回面子的后路。

“我谢谢你，雅克，”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你对我真是太好了，但这不行。我也不说你完全没道理。可是，我如果有一天真要结婚的话，那也得到有了这个心愿之后。这个时候结婚，会成为一次为了摆脱困境的头脑发热。”

雅克也站起来了。他说：

“你抽空好好想想，你的妻子如果来这儿，会受到很好的接待，这也用不着跟你说啦，我相信你的选择；奥黛特会很高兴和她作朋友的。再说，我太太也完全不知道你的私人生活。”

“没什么可考虑的了。”马跌说。

“那随你便吧！”雅克友好地说——他何苦不高兴呢——他又补充道，“什么时候再见到你？”

“我星期天来这儿吃饭。再见吧。”马跌说。

“再见。还有……你要是改主意，我说的话总是算数的。”

马跌笑笑，没吱声，走了出来。“完了，完了。”他想，他跑着下了楼梯。他心里并不快活，但他想唱歌。现在，雅克又该坐回到他办公桌后面，双眼无神，面带着庄严而忧愁的微笑在想：“这小子真叫我担心，然而他却到了理智的年龄。”或许他到奥黛特房间里去打个转儿：“马跌真让我不放心，我也不能对你说为什么，他这人不理智。”那么她会说什么呢？她会不会扮演一个老练而深虑的妻子的角色呢？或者她埋头在书上眼皮都不抬地胡乱应酬几句作罢呢？

马跌自言道:“哎呀!我忘了去对奥黛特说一声再见了。”于是,他感到内疚。他现在随时都可以内疚:“这对吗?我是真的把玛尔赛拉控制在一种受屈辱的地位吗?”他回想起玛尔赛拉是怎么骂结婚的:“我总算是对她提过一次嘛,那是在五年前。”但那次是空泛地讲了一句,玛尔赛拉冲他笑一番。他想道:“唉!在这一点上呀,我可比哥哥差多喽!”也不是这样,不管马跌有怎样的罪过感,他总是不断地寻找一种对抗雅克的理由。“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常让我挂念着的混蛋,当我在他面前不感到羞愧的时候,我就要为他而羞愧了。唉!”他又想,“一个人怎么也与家庭断不了关系,这就和天花病一样,你小的时候就得了,但它为你的一生留下了痕迹。”蒙多克依大街到了,转弯处有一个小咖啡馆。他走进去,在柜台上买了一个电话牌,电话间在室内一个昏暗的角落里。他抓紧电话筒时心里一阵收紧……

“喂!喂!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的房间里有电话。

“是你呀?”她说。

“对。”

“怎么样啦?”

“怎么样,老太婆那儿是不可能的。”

“哦?”玛尔赛拉迟疑地反问一声。

“真的,我不骗你,她醉得昏头昏脑,又脏又臭,真叫人恶心。哎,你要看见她那两只手哇……再说,那老婆子也太粗鲁。”

“是呀,那怎么办?”

“怎么办,我又找到了一个人,通过萨拉,一个挺合适的人呀!”

“噢!”玛尔赛拉冷冷地说了一声。她又问道:

“要多少?”

“四千。”

“多少?”玛尔赛拉不相信地问。

“四千。”

“你瞧瞧,这怎么行呀,我还是得去……”

“你不能去!”马跌强制地说,“我会借到的。”

“跟谁? 跟雅克?”

“我刚从他家出来,他不借给。”

“达尼尔呢?”

“他也不借给。这个混蛋! 我今天早上刚找过他,我心里很清楚,他有的是钱。”

“你没有对他讲借钱是为了……这个?”玛尔赛拉急切地问。

“没有。”马跌讲。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他感到自己的声音里缺少信心,他又紧接道,“你别着急,我们还有四十八小时呢,我会找到钱。等待鬼使神差吧,四千法郎自然会有的。”

“那么好,快找吧。”玛尔赛拉怪声怪气地说,“快找吧。”

“我再给你打电话,我明晚总能见到你吧!”

“是呀!”

“你还好吧!”

“还好。”

“你……你不太那个……”

“就是呀,”玛尔赛拉干巴巴地说。“我上愁得很。”她更轻地说,“好了,尽最大努力吧,我可怜的老朋友。”

“我明晚一定给你带去四千法郎。”马跌又说。

他犹豫了一下,憋了半天才讲道:

“我爱你。”

玛尔赛拉没吱声,挂了电话。

他走出了电话间。在穿过咖啡馆的时候，玛尔赛拉那千巴巴的声音还在他的耳边响着："我上愁得很。"她怨我哪。然而，我只能做我能做的。"在受屈辱的地位上，"我是不是把她控制在受辱的地位上？而如果……他冷不丁地站在了人行道边上。如果她想要孩子呢？那么一切都完了，只须这么想一秒钟，一切都变成另一个意思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而马跌，马跌自己从头到脚也变了。他一直在撒谎。这真是个大混蛋。幸亏这不是真的，这不能是真的，她嘲笑她那些结过婚的朋友们的话我听得太多了。尤其是当她们怀孕的时候：一个个大坛子。她这么叫她们。她还说："瞧她们多了不起吧，因为她们要下蛋了。"当一个人这么说了，她就不能再悄悄地改变看法了，否则这就太欺骗人了。而玛尔赛拉又不可能这么欺骗人，否则她会告诉我的。为什么她不告诉我呢？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唉，够了，够了。他在这一团乱麻般的思绪中转累了，玛尔赛拉、伊维琦、钱，钱、伊维琦、玛尔赛拉，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可不要再想这个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要想点别的了。他想起了布律埃，但这，这就更让人上愁了：死去了的友谊。他感到愤怒和忧伤。因为他要去见他，他看到一个书报亭，便走了过去："来一份《巴黎晨报》。"

没有了。他随手抓起了另一份报纸，那是一张《埃克塞拉肖报》，马跌付了十个苏，走开了。《埃克塞拉肖报》这不是一张攻击性报纸，而是一张粘满油污的、忧伤的、像木薯粉一样毛茸茸的报纸。它不能激你发怒。只是在你读它的时候，让你失去生活的乐趣。马跌读道："巴伦西亚城[①]遭空袭。"他抬起头来，气呼呼的。黑欧姆大街一片黑铜的颜色。下午两点，一天中热得最凶的时候，炎热在那儿扭动着，在大街的正中，像一道长长的闪电，爆裂着。"四十架飞

① 西班牙东部海港城市。

机在城市的上空盘旋一个小时，扔下一百五十枚炸弹。还不知道伤亡人数。”他从眼角下看到标题下面一块密密麻麻的斜体字，似乎振振有词。“本报特派记者报道。”下面是一些数字。马跃翻过一页，他不愿再知道得更多了。这是一篇弗朗坦先生①在巴尔勒杜克②的演讲。法国躲藏在马奇诺防线的后边……斯多可夫斯基向我们宣布：我永不与格利塔·卡波结婚。魏得曼事件新消息。英皇出访，当巴黎在等待它漂亮的王子的时候，所有的法国人③ ……马跃战栗了一下，想道：“所有的法国人都是混蛋。”葛美有一次从新德里写信对他这么说过。他合上报纸，又重新读起第一版上特派记者的电讯稿。已有五十人死亡，三百人受伤，可这还没完，在废墟下面肯定还埋着死尸。没有歼击机，没有空防。马跃感到一种模糊的罪过感。五十名死者，三百名伤者；这意味着什么呢？一座塞得满满的医院，像某种铁路车祸一样的事件。五十人死亡。这天早晨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在读报纸的时候，没有不是怒火满腔的，成千上万的人握紧拳头，喃喃诅咒道：“混蛋。”马跃也握紧拳头喃喃道：“混蛋。”并感到自己更加罪过了。如果至少能从他身上找到一丁点儿激动，一丁点儿有限的质朴和真实的情感、那也好哇。可是不，他是空虚的，在他面前有一团巨大的愤怒，一团绝望的愤怒。他看到它，他本可以摸到它。然而，它是毫无生气的。那愤怒等待着，为了生存；为了爆裂；为了受苦受难；等待着马跃把他的躯体借给它。这是别人的愤怒。“混蛋！”他攥紧拳头，大步走着，但那愤怒怎么也进不来。愤怒一直待在他外边。我去过那儿，就是巴伦西亚城。在一九三四

---

① P·E·弗朗坦(1889—1958)，法国政客，二次大战间曾在法国维希伪政府中任职，战后被最高法院判刑。

② 巴尔勒杜克，法国莫兹省府所在地。

③ 以上均为马跃所读报纸上的当日消息。

年的时候，在那儿看到过西班牙的民间聚会。见到了奥尔特卡[①]和埃尔埃斯杜塔的一场斗牛般的辩论。他的思想在城市上空盘旋起来，寻找着教堂、街道和一幢房子的阳台。他可以对那幢房子说："我看过它，他们把它炸毁了，它再也不存在了。"行了！思想碰到了一条昏暗的街道，那条街被无数的名胜所挤碎。我看到过这个，他在那儿散着步，早晨，他窒息在一片火热的阴影中。天空在他的头顶上燃烧着，行了！炸弹掉在这条街上，落在巨大的灰色的名胜建筑上，街道无限地加宽了，现在都伸展到房子的里头去了，街上不再有什么影子了。溶化了的天空在马路上流走了。太阳碰撞在一堆堆瓦砾上。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这是愤怒露出了它羞怯的晨旭。行了！可是这又瘪下去了，又平淡下去了。他又空虚了。他缓步走着，以一个参加葬礼的人的风度走着。他在巴黎，而不是在巴伦西亚城。在巴黎，被一个愤怒的魔鬼缠绕着。街窗在燃烧，汽车在街上驶过。他走在这些穿着浅色衣服的人们中间，法国人中间，他们不看天上，也不怕天空。然而这却是真的，在那边，在同一个太阳下面的某一个地方，这是真实的，汽车停在那里，玻璃震碎了。女人们目瞪口呆地守在尸体旁，呆若木鸡，蹲在那里。她们不时地抬起头来，察看着天空，有毒的天空，所有的法国人都是混蛋。马跌浑身发热，这是一阵真正的热，他把手帕放到额头上，想道："一个人不能为他所愿意的事痛苦。"在那边，有一个悲惨而可怕的事件正在招呼人们去为它痛苦……"我不能，我没在其中。我在巴黎，在我所认识的人们的身影之中。雅克正在他的办公桌后说'不'；达尼尔正在冷笑；玛尔赛拉正呆在粉红色的房间里；还有我今天早晨刚拥抱过的伊维琦；还有他真实的身影，令人恶心——因为他是真实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世界，而我的呢，是一座医院，怀孕的玛尔赛拉在里

---

① 奥尔特卡(1883—1955)，西班牙著名作家、哲学家。

头，那个向我要四千法郎的犹太人也在里头。还有另外的天地，葛美。他在其中，他走了，那是他的运气。还有昨天那小子，他没能走，大概还在街上徘徊吧，就像我。只是如果他捡到一张报纸并读到‘巴伦西亚城遭空袭’时，他就不必去硬找愤怒。他会在那儿痛苦，在那片废墟之城。我为什么在这个令人恶心的嘈杂喧闹的世界上呢？到处充满着外科手术刀，出租汽车里轻俏男女的搂搂抱抱，为什么是这个世界而不是西班牙？为什么我没有参加进去，和葛美一起，和布律埃一起？为什么我没有去战斗的愿望？我当初能不能选择另外一个世界呢？我还是自由的吗？我可以去我要去的那儿，我碰不到阻碍，但这更糟：我在一个没有栏杆的笼子里，我和西班牙之间隔着……什么也没隔着。然而，却又是不可逾越的。”他看着《埃克塞拉肖报》的最后一页：特派记者的照片，一些尸体贴着墙躺在人行道上。在街道中央躺着一个肥胖的女人，仰面朝天，短裙子在大腿上撩起，脑袋已经没了。马跌把报纸折了几下，扔在了水沟里。

波里正在一幢楼房的门前望着他。他看到马跌时，立刻显出一副冷淡而一本正经的样子，这正是他那傻样。

“我刚去敲过你的门，”他说，“我以为你不在呢。”

“那你相信了吗？”马跌以同样的声音问道。

“没完全相信，”波里说，“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没有给我开门。”

马跌犹豫地望着他。刚刚两点钟。不管怎么说，布律埃在半个小时之内不会来到。

“跟我一块来吧，”他说，“我们会把一切搞清楚的。”

他们上楼了，在楼梯里，波里用他本来的声音说：

“在萨玛，他的约会一直没变吧，今儿晚上？”

马跌转过身去，假装在口袋里找钥匙：

“我也不知道我去不去，”他说，“我想过……劳拉可能更喜欢跟你一个人在一起。”

“唉，这是自然的，”波里说，“但这又有什么呢？她会有礼貌的，再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会就两个人，还有伊维琦呢。”

“你看见伊维琦了？”马跌一边开门一边问道。

“我刚和她分手。”波里答道。

“进去吧，”他一边擦着汗一边说。

波里在马跌前面进去，并很自在很熟悉地向办公间走去。马跌毫无情谊地看着他瘦削的背影。“他看见她了。”他想。

“您来吗？”波里问。

他转过身来，用一副温和而顽皮的样子望着马跌。

“伊维琦没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吗，关于今天晚上？”马跌问他。

“关于今天晚上？”

“对呀！我在想她是否也去：她好像正在为她的考试着急。”

“她绝对想去。”波里说，“她还说咱们四个人在一起会很有趣的。”

“咱们四个？”马跌重复着，“她说咱们四个人了？”

“是呀！”波里天真地说，“还有劳拉嘛。”

“那么，她指望着我去喽？”

“当然了。”波里说，略显惊奇。

沉默了一刻。波里弯腰在阳台上，望着大街。马跌走过去，使劲地在波里的背上边砸了一拳。

“我喜欢你这条街，”波里说，“可是看得时间长了，就该够了。你总住在这么一个单元房子里，真叫我不明白。”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你这么自由的人，你应该快把这些家具都卖了，

住到一个饭店里去算了。你不觉得吗？你去蒙特玛特大街上住一个月，唐布勒市郊一个月，蒙夫他大街一个月……”

“得了吧，”马跌心烦意乱地说，“这一点意思也没有。”

“也是，”波里沉思了半天后才说，“这确实没有一点意思。有人叫门。”他不自在地提醒马跌。

马跌过去打开门：是布律埃。

“你好哇。”马跌说，“你……你提前了。”

“是啊，”布律埃微笑道，“不高兴吗？”

“没影儿的事。”

“这是谁呀？”布律埃问。

“波里·赛吉纳。”马跌答道。

“噢，有名的大弟子嘛。”布律埃说，“我还不认识他呢。”

波里冷冷地躬了一下身子，退到了房间的里头。马跌站在布律埃面前，双臂摆动着。

“他讨厌人家把他当作我的弟子。”

“明白了。”布律埃毫不在意地说。他在手指间卷着一支纸烟，毫不在乎波里那怨恨的目光。

“坐吧。”马跌说，“坐那个沙发。”

布律埃坐在一把木椅上。

“不了，”他微笑着说，“你这些沙发都是腐蚀人的。”他又接道：

“好了，老社会反叛，得一直找到你的巢穴才能够见到你。”

“这也不是我的过错呀，”马跌说，“我总想见见你，可你是谁也找不到的。”

“倒也是。”布律埃说，“我都成了一个推销员了，他们整天让我跑东跑西，弄得我有时候连自己也找不到自己。”

他又友好地说：

“只有见到你的时候，我才能更好地找到了自己。我好像是把

自己存放在你家里了。”

马跌感激地冲他笑笑：

“我想过好多次，我们应该经常见面聊聊。我觉得大家会老得慢点，如果咱们三个时不时地在一起聚聚。”

布律埃惊奇地看了他一眼：“咱们三个？”

“是呀，达尼尔、你，还有我。”

“噢，可不是，达尼尔！”布律埃惊呆地说，“还有这个伙伴呢！你有时还见到他，是不？”

马跌的兴致全消了。当布律埃碰到博达尔或是布尔烈时，他也会以同样腻烦的口气说：马跌？他呀，是布逢中学的教员，我还有时见到他。

“是呀！我还去找他，你想嘛！”他暗自叫苦地笑道。

室内沉默了。布律埃把手平放在膝头上。他在这儿呢，有分量，块儿大。他坐在马跌的一张椅子上，神情固执地把脸低在一根点燃的火柴棒上，房间里充满了他的身影，充满了他烟卷冒出的烟雾，充满了他那笨拙的手势。马跌看着他那双宽大的农民的手，心想：“他来了。”他感到信任和愉快正羞怯地试图在他心里复生。

“那么，除此之外，你怎么样了？”布律埃问道。

马跌感到为难：事实上他没有变样。

“没怎样。”他答道。

“我料到了，每星期十四小时的课，放假时到国外旅行一趟。”

“正是。”马跌笑道。

他不去瞧波里。

“还有你哥哥呢？总是火十字党[①] 人吗？”

---

① 火十字党是法国国内在1927—1936年间的一个政治性组织，宗旨是反政府和民族主义。

“不啦!”马跌说。“他在变,他说火十字党人不够活跃。”

“嘿,这不正是杜里约① 的信使吗?”布律埃说。

“我们也谈过……噢,对了,我刚刚和他吵了一番。”马跌不假思索地说。

“为什么?”

“总是为那个,我要他帮忙,他却用发誓来搪塞我。”

“那你就跟他吵了?真有意思!”布律埃带着几分嘲笑地说,“难道你还想叫他改变吗?”

“并不想呀!”马跌恼火地说。

他们俩又沉默了一会儿,马跌上愁地想道:“真麻烦。”要是波里行行好走开多好呀! 可是他好像并无此意,他一个人站在角落里,气呼呼的,一副害病的猎兔狗的架式。布律埃这时骑跨在椅子上,他也用一种沉重的眼光望着波里。“他也愿意他走开。”马跌满意地想道。他于是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波里:通过这些眼光中共同的光芒,他也许最终会明白的。可波里一动不动,布律埃清亮了嗓子开口了。

“年轻人,您一直在学哲学吗?”他问。

波里点点头。

“到什么程度了?”

“正拿学士文凭。”波里干巴巴地回答。

“学士文凭。”布律埃关心地问,“学士文凭,这么早就拿到了?”

尔后,他坦率地说:

“如果我把马跌从你身边拉走一会儿,你会恨我吗?你很幸运,可以每天见到他。可我……你到外边转转好吗?”他问马跌道。

---

① 雅克·杜里约(1898—1945),法国政客,曾任法国共青团总书记,后被开除出法共;后自己成立“法国人民党”,转为法西斯反动分子。

波里直挺挺地冲布律埃走过来：

“我明白，你们留下，你们留下，还是我走开吧。”

他稍稍弯了弯腰，他不高兴了。马跌一直跟他到门口，并热情地对他说：

“今儿晚上见。嗯？我大约十一点钟到那儿。”

波里满不痛快地冲他一笑：

“晚上见。”

马跌关上门，回到布律埃面前。

“这下好啦。”他一边搓着手一边说，“你把他清除了。”

他们笑起来。布律埃问：

“我刚才有点太过分了，你不会怪罪我吧！”

“正相反呢！”马跌笑着说，“他有这么个毛病，并且，我跟你单独聊聊是多高兴呀！”

布律埃郑重地说：

“我急着要他离开，是因为我只有一刻钟的时间。”

马跌马上止住笑。

“一刻钟？”但他马上又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不能随便利用自己的时间。你来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说真话，我甚至整个一天都没空，可是今儿早上，当我看到你那副样子，我就想‘我必须跟他谈谈’。”

“我样子很难看了？”

“就是呀！我可怜的老伙计，蜡黄蜡黄的，有点儿浮肿，眼皮和嘴角还抽搐着。”

他又亲热地接言道：

“我当时心想：‘我可不愿让人把他给我毁了。’”

马跌咳嗽几声，说：

“我可没想到我的表情这么外露……我没有睡好。”他很难受

地说，“我碰到麻烦事儿……唉，你知道，跟大伙儿一样：缺钱了。”

布律埃好像并没完全听信他。

“如果单是这个，那就太好啦，你总是会找到办法的。可是。我看你那副样子，更像是刚刚发觉自己原来生活在毫无意义的思想之中。”

“啊？思想……”马跌用手胡乱地挥动了一下。

他十分感激地望着布律埃，他想道：“他原来是为了这个来的，他自己一天根本没有空，有好多很重要的约会，然而，他却挤时间来挽救我。”不过，如果布律埃只是为了想见见他而来，那则更好。

“你听着，”布律埃说，“我不跟你兜圈子，我是来劝你一句话的。你愿不愿意入党？你如果接受，我就带你走，那么二十分钟以后，就解决了……”

马跌吃了一惊：

“入党……共产党？”他问道。

布律埃笑了，他的眼皮皱折起来，他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那当然喽！你总不会愿意让我带你到拉·赫克[1]家去吧？”

沉默。马跌轻声地问道：“布律埃，你为什么要我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呢？你这是为了我好呢？还是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你好。”布律埃说，“你不用做出这副疑虑的神情，我也不是一个共产党的招募者。再说，你听清楚点儿：共产党没有一点需要你的，你在它面前什么也不代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智力者罢了。而这个，我们那些大知识分子多得都得往外轰。然而，你需要党。”

---

① 弗朗索瓦·拉·赫克(1885—1946)法国政客、军人。曾任法国最年轻的司令官，1928年退役参政，被选为火十字党主席。后于1936年建立法国社会党。二次大战期间，因拒绝与德国合作而被捕流放。

“这是为了我好……”马跌重复着，“为了我好……哎，我问你，”他突然又开口道，“我可没料到你……你的这个建议，你弄了我个措手不及。不过……不过我愿意让你把想法对我谈谈。你知道，我生活在这帮孩子们的圈子里，他们只能顾自己，而且从整体来说又欣赏我。所以，谁也没有和我讲过我自己；我也是一样，有时我也很难找到自己。那么，你觉得我需要加入进去？”

“是的。”布律埃用力地说，“是的，你需要加入了。难道你自己还没感觉到吗？”

马跌惨淡地笑笑：他想起了西班牙。

“你沿着自己的路走过了。”布律埃说，“你是个资产阶级的儿子，你不能就那么向我们走来，你得首先解放自己。现在，一切都具备了。你自由了。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自由？如果不是为了加入和参与？你拿出了三十五年的时间来洗刷自己，结果呢，一片空虚。你知道，你是一个很怪的人，”他忽然很友好地笑道，“你生活在空中，你砍断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可你又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联系，你飘浮着，你是个虚物，缺席者，常此下去可不是好玩的呀！”

“是啊！”马跌接道，“常此下去，不是好玩的。”

他走近布律埃，晃动着他的双肩：他十分地爱他。

“老招募者，”他对他讲，“老混蛋，你对我这么一讲，真痛快呀！”

布律埃心不在焉地冲他笑笑：他跟随了他的想法。他说：

“你为了自由抛弃了一切，那么再前进一步，抛弃你的自由，你会得到一切。”

“你真像个神父在布道。”马跌笑着说，“不过，严肃地说，老伙计，这也不会是个牺牲，你说呢？我知道我会得到一切的，肉体，血液，真正的激情。你知道，布律埃。我现在都失去了真实的感觉，我觉得什么都不完全是真的。”

布律埃没回答他，他在思考。他的脸很沉重，脸色砖灰，线条下垂着，浅褐色的睫毛很长很长。他真像一个普鲁士人。马跃每当看到他，鼻孔里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担忧，准备好去迎接那股动物的气味。但是布律埃没有气味。

“你呢，你是非常真实的。”马跃说，“你所接触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样子。自从你进到我的房子里，房间就显得真实起来，同时也让我对自己败兴起来。”

他突然又补充道：

“你是个男人。”

“男人？”布律埃惊奇地问道，“否则就叫人担心了。你到底要说什么？”

“没别的，说什么就是什么：你选择了做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肌肉发达，体魄健美，从严峻的事实出发考虑问题，为人正直，坚强果断，充满自制力，不好幻想，竭力抵抗艺术、心理与政治的天使般的引诱，一个男人的一切，纯粹一个男人。而马跃也在这儿，就在他对面，优柔寡断，薄资浅历，欠成少熟，被所有非人性的烦恼所缠绕。他想：“我呢？我没有一个男人的样子。”

布律埃站起身，向马跃走过来。

他说：“那好了，跟我学吧。有什么阻止你呢？难道你能想象你可以在括号里虚度一生吗？”

马跃犹豫地望着他。

“当然了，”他说，“当然了，如果我选择，我就选择和你们在一起，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布律埃重复着，他迟疑了一下，又问道，“那么……”

“你让我喘口气。”马跃说。

“你喘吧，”布律埃说，“喘口气吧。不过抓紧点儿。明天，你就

太老了，你会养成那些不良的习惯，你将成为你自由的奴隶。并且，可能世界也会太老了。”

“我不明白。”马跌说。

布律埃看着他，急忙对他说：

“我们将在九月份开战。”

“你开玩笑吧！”

“你可以相信我，英国人知道了。法国政府已接到通知，在九月下旬，德国人将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消息……”马跌不愉快地嘟哝道。

“你一点也不明白吗？”布律埃厌烦地问。

接着，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更加温和地补充说：

“确实，你要是明白了，我就不用费事了。你听我说，你将跟我一样，也是一个步兵，比如说，你就在你现在的这种精神状态下出发，那么你就会有死得像个泯灭的气泡一样的危险。三十五年来，你一直梦想着自己的一生，那么好了，有一天，一颗手榴弹会把你的梦幻炸碎，你到死也没有醒过来。你曾是一个无名的小职员，你会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英雄，你在糊里糊涂中倒下去，只为了史奈特尔[1] 先生把自己的财产保存在斯克塔的工厂里。”

“那你呢？”马跌问了一句，他随后又微笑着加上一句，“我说可怜的老伙计，我真怕马克思主义挡不住子弹。”

“我也怕呀，”布律埃说，“你知道他们会把我们派到哪里？要在马其诺防线以外：那可跑不了是打仗呀！”

“那怎么着？”

“这就不同了，险肯定是要冒的。现在，什么也不能使我的生活

---

① 史奈特尔是法国工业最大家族之一，拥有法国大部炼铁业和最现代化的设备。家族中多有子弟参政，担任过法国农贸部长、第二帝国立法委员、议员等。

失去意义了，什么也不能阻止它的使命。”

他又急忙补充说：

“就像所有的同志们那样。”

他真叫人以为他害怕因骄傲而犯错误。

马跌没有回答，他走到阳台上，支着肘倚靠在那儿，他心想：“他说得很对。布律埃说得有理：他的一生是负有使命的。他的年龄、他的阶级、他的时光，他什么也抓住了，什么都承受了。他选择了将穿透他太阳穴的铅弹，德国手榴弹有一天会把他炸碎。他加入和参与了，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他现在只是一个士兵。然而，他又得到了一切，乃至他的自由，“他比我更自由：他和自己是统一的，和他的党是统一的。”他在这儿，很真实，伴着嘴中那股烟草的地道气味，充满他双眼的那些形状和色彩比马跌所能看到的那些更加真实，更加浓重。然而，就在此时此刻，他占居着整个大地，与全世界的无产者一起受苦，一起斗争。“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刻，马德里的郊外正有人在枪口下被杀，奥地利的犹太人正濒死于集中营里，南京的废墟中埋没着中国人……可我呢？我在这儿，年轻力壮，我感到自由，再过一刻钟，我就拿起自己的礼帽，去卢森堡公园散步了。”他转过脸去冲着布律埃，痛苦地看着他。“我是个不负责任者。”他想道。

“他们轰炸了巴伦西亚城。”他突然说。

“我知道了，”布律埃说，“整个城市里没有一门防空高射炮，他们把炸弹全倾泻在一个集市上。”

他没有握紧拳头，也没有改换那平静的口气，还是沉闷的叙述。然而，轰炸的却是他，被杀的却是他的弟兄、姐妹和孩子。马跌走过去坐在一把沙发中，“你的沙发是腐蚀人的。”他即刻站了起来，坐在桌子角儿上。

“怎么样？”布律埃问。

他好像在审视他。

“怎么样？你真有运气。”马跌说。

“有运气成为共产党人？”

“是呀。”

“你也会有更大的运气，这只是选择的问题，老伙计。”

“我知道。你有运气能够选择。”

布律埃的面孔有些僵硬。

“这就是说你不会有这个运气喽？”

你瞧，必须回答，他在等：是，还是否。入党给予自己的一生某种意义，选择做一个行动的男人，相信……这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布律埃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你不同意？”

“对。”马跌绝望地说，“对，布律埃，我不同意。”

他心想：“他到这儿来给予我一条最好的出路。”他又接道：

“这也不是最后的答复，你知道，过不久……”

布律埃耸了耸肩膀。

“过不久？如果你想靠自己内心的一种启明来决定自己，那恐怕你要等很长时间。你是不是以为当我入共产党时，心里是那么坚定吗？坚定，是慢慢形成的。”

马跌忧伤地笑一下：

“我知道：跪下来吧，你会相信。你也许有道理。不过，我呢，我宁愿首先相信。”

“当然了，”布律埃不耐烦地说，“你们都是一样，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一切都在爆发，一切都在进行着，那枪就是自己上了前线。可是你们，还呆在这儿，平静地要求首先相信的权利。唉！如果你能用我的眼来看看你自己该多好呀！你就会明白时间是紧迫的。”

“好吧！时间是紧迫的，那又怎么样？”

“啪!”布律埃气愤地拍了一下大腿。

“你瞧你,你装出一副为自己的怀疑主义而遗憾的样子,可你还坚持它。这是你心理上的懒惰。人家越是想打消它,你就越是贪婪地抱紧它,就像你哥哥抱紧他的钱一样。”

马跌轻轻地说:

“我有贪婪的样子吗,这时候?”

“我不说……”布律埃说。

一阵沉默之后,布律埃好像平静了一些。“他要明白我多好呀!”马跌心想。他努努力,说服布律埃,这是他所剩下的唯一的说服自己的办法。

“我也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我对自己的一生不骄傲,我身无分文。我的自由?它正压迫着我,你瞧我自由了好多年却一无所为。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它换成一种信仰,我巴不得和你们在一起斗争呢。这就把我改变了。我需要忘掉自己,再说,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样,觉得一个人要是找不到某种宁愿为之献身的东西,那就不成其为人了。”

布律埃扬起头来:

“就是呀,那么……”他几乎是快活地说。

“但是,你看……我不能把自己投入进去,我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我也像你们那么发牢骚,对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儿不满,但是还不够。我无能为力。如果让我举起拳头去游行,嘴里唱着《国际歌》,然后我再声称自己做这些是全心全意的,那我就是在欺骗自己。”

布律埃这时显得尤其迟钝,尤其农民气,他像一座城堡。马跌绝望地看着他。

“你理解我吗?布律埃,说呀,你明白我吗?”

“我也不知道是否很理解你,”布律埃说,“不过,无论如何,你

也没有再解释的必要了，谁也不会指责你的。你想等一次最好的机会，这是你的权利。我祝愿你这好机会来得更快点。”

“我也这么祝愿。”

布律埃奇怪地看看他。

“你肯定自己这么祝愿吗？”

“这是啊……”

“是？那太好了。只是，我怕它来不了那么早。”

“我也这么想。”马跌说，“我也想它也许永远不会到来，或者到得太晚了，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

“于是呢？”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个可怜的人，完了。”

布律埃站起来。

“好了，”他说，“好了，老伙计，能见到你，我还是很高兴的。”

马跌也站起来。

“你不要……你不要这么就走。你还有点空儿吧？”

布律埃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我已经耽误了。”

又是一阵静默。布律埃客气地等着。“他不能走，我得跟他说呀！”马跌心里这么想。可是，他又找不到什么可说的。

“可不能怪罪我呀！”他急切地说。

“我并不怪罪你呀，没有人强迫你和我一样思想。”

“这不对，”马跌负疚地说，“我很了解你们，你们总认为大家必须和你们一样思想，如果不是个混蛋的话。你把我当成一个混蛋，但是，你不愿意告诉我。因为你觉得事情已没有希望了。”

布律埃微微地笑一下：

“我没有把你当成一个混蛋。只是，你比我想象得更依靠你的阶级。”

他一边说着，已走到门边。马跌对他说：

“你不能体会你这样做已使我的内心是怎样激动，你只在早上看到我脸色不好，就前来看我，帮助我；你做得对，确实，我需要帮助。只是，我只愿意得到你的帮助……不是卡尔·马克思的，我真愿意常见到你，和你谈谈，这是不可能的吗？”

布律埃转过两眼：

“我也愿意，但是我时间不多。”

马跌心想：“很显然，他今儿早上很可怜我。而我却使他的怜悯泄了气。现在，我们双方又成了互相的陌生人，我没有任何权利占用他的时间。”他还是禁不住说：

“布律埃，你难道不记得了吗？你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布律埃拨弄着门插，道：

“你觉得我是为什么而来呢？如果你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就会在一起工作了……”

他们沉默了。马跌想道：“他着急呢，他恨不得快点走开。”布律埃并不看他，接着说：

“我一直喜欢你，喜欢你的面孔，你的手，你的声音；还有，我们那些记忆。但这对事业毫无用处。现在，我唯一的朋友就是党内的同志们。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什么都是志同道合的。”

“那么你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了吗？”马跌问。

布律埃抬了抬双肩，没有回答。只需说一个字就够了，只说一个字，那么马跌就会重新找到一切，布律埃的友谊，生活的道理，这些就像瞌睡一样缠绕着人，马跌突然直起身子：

“我不愿多留你了，”他说，“你有空来看我吧。”

“那一定。”布律埃说，“那你呢，如果变了主意，给我写个字条。”

“那一定。”马跌说。

布律埃打开门。他冲马跌一笑，走了。马跌还在想："这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他走了。他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了，像一个水手在船上一样地摇摇摆摆地走了。于是。街道一条一条地变得真实起来；而这房间里的真实却随着他的离开而消失了。马跌看着他腐蚀人的绿色沙发，他的椅子，他绿色的窗帘，他想道："他再也不到我的椅子上坐了，他再也不会在卷烟的时候望着我的窗帘了。"现在，整个房间只不过是一块绿色的阴影，在汽车经过的时候颤动着。马跌走近窗户，把肘支在窗台上，心里想着：我不能接受。房间在他身后，就像一池平静的水，只有他的脑袋露出水面。这个腐蚀人的房间就在他身后。他把脑袋伸出水面，望着大街，心想：这是真的吗？我是真的不能接受吗？一个小姑娘在远处跳绳，那绳子就像一只篮子的提手，在她头上越过，并抽打着她脚下的土地。一个夏天的下午，阳光一动不动地照射在大街上、房顶上，像永恒的真理一样冷酷。我真的不是一个混蛋吗？沙发是绿色的，跳绳像一只篮子的提手：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当涉及到人的时候，就总是可以讨论的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解释得通；从上面或是从下面，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我拒绝了，因为我愿意保持自由：这就是我能够说的。并且我还能说，我害怕。我喜欢我绿色的窗帘，我喜欢晚上在我的阳台上呼吸新鲜的空气。晚上只在我的阳台上，我不愿意改变这些。我喜欢对资本主义大发雷霆，但我不愿意人们把它除掉，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大发雷霆的借口了。我喜欢感受自己的高傲和孤独，我喜欢说"不"，永远是"不"。另外，我害怕人们真会去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只好像其他人一样去做去说"是"了。从上面来讲或从下面来讲，谁决定了呢？布律埃决定了：他认为我是个混蛋。雅克也这样。达尼尔也这样。他们都认定我是个混蛋。这个可怜的马跌呀，他完蛋了，他是个混蛋。那我又如何干

才能对抗他们所有的人呢？应该决定了。但我决定什么呢？刚才当他说“不”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是真挚的。一种苦涩的激情在他的心里升腾起来。然而，在这片光芒之下，谁又能保得住一点点激情呢？这是一片希望之终的光芒，它把所触及到的一切都变得无休无止了。跳绳的小姑娘要无休止地跳下去，绳子会无休止地从她头上越过，也还会无休止地抽打她脚下的人行道。马跌会无休止地看着她。何必跳绳子呢？何必呢？何必认定要自由呢？在同样的这片光芒之下，在马德里，在巴伦西亚城，人们也站在自己的窗前，他们在看着没完没了的荒凉的街道，他们说：“何必呢？何必继续斗争呢？”马跌回到房间里，但是光芒也跟他走了进去。我的沙发，我的家具。桌子上有一副螃蟹形状的镇纸，马跌从它背后抓起它，好像它是活的一样。我的镇纸。何必呢？何必呢？他把螃蟹扔回到桌上，他认定了：我这个人完蛋了。

九

六点钟。达尼尔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在前厅的大镜子前照了照，心想："瞧！又开始了！"他害怕了。他走进黑欧姆大街：可以在这儿藏起来，这儿就是一个露天大厅，无比宽敞的大厅。夜晚把街道两旁的那些贸易大厦都掏空了，这样一来，至少不会再引诱你去想象他们在那黑暗的窗子后边正干什么私事。自由了，达尼尔用眼光扫射着这些带着小窗口的峭壁。这些悬崖峭壁一直伸到天空，把天空割成一片水洼，粉红色的腐朽了的水洼。

可是，在这儿藏起来也并不那么容易，即便是在黑欧姆大街也如此。他的眼光太敏锐了。那些油头粉面的女人从商店里走出来向他瞟来放荡的媚眼，他感觉到自己的肉体。"下流女人！"他从牙缝里说道。他生怕闻到她们的气味：女人怎么洗也不行，总有味儿。幸好女人还算是少的，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条女人的街道。而男人们就不在乎他了，他们一边走一边读着报纸，或者以一副疲惫的样子擦擦眼镜，要不就以一副不解的样子茫然地微笑着。这真正是一群人呀，尽管有点稀稀拉拉，但却在慢慢腾腾地走动着。这人群沉重的命运好像要把达尼尔碾碎。于是，他也加入了这个缓慢的行列，他也装出这些人那死气沉沉的微笑，进入他们那茫然而令人可怕的命运的潮流当中。他消失了。在他的身上，只响着那个类似雪崩的沉闷的声音，他自己也只成了一束被遗忘的光线。"这时去玛尔赛拉家太早了，我还有时间再走一走。"

他僵硬而多疑地直了直身子，他又找到了自己，他从来也不能

把自己丢得过远。“我还有时间走一走。”这就意味着：我要去游艺场上转一圈。好长时间以来，达尼尔就不能再哄骗自己了。再说，也何必呢？他不是要去游艺场吗？那么好，就去呗。他要去是因为他没有一点想限制自己的念头。今天早上，猫、马跌的来访，四个小时可憎的工作，之后，又到了今儿晚上，还有玛尔赛拉，这些真是令人不能忍受，我当然可以自己补偿一下喽。

玛尔赛拉简直就是一个泥塘。她整小时整小时地让你为她灌输一种思想。她说道：对，对。总是对对，而那些思想却在她的脑袋里乱了套，她只存在于一个表面上。不过跟一些玩意儿在一起混混也不坏。你把绳子松出手，它们就站起来，既高大又轻巧，就像塑料薄膜吹起来的大象，你再拉回绳子，它们又趴倒在地皮上，跑回来，晕头转向的，傻傻乎乎的，随着绳子的每一下抖动跳动着。不过，你得常换着点花样，否则到末了也就玩腻了。你看这不是，玛尔赛拉烂掉了，就在她的房间里，令人不可嗅闻。平时，当你走进去的时候，就已经禁不住要抽鼻子了。其实，什么味儿也没有，但心里总是不踏实，气管的里头总是有那么一股担忧，这常常使人哮喘起来。我要去游艺场，用不着这么多迁就之辞，再说，这也是毫无错处的。他要去看一看那些要流氓的坏蛋儿们是怎么互相勾搭上的。斯帕茨坨堡林荫道上的游艺场在这方面是很出名的。弗纳思·杜拉的查票员就是在那儿勾引上了那个小娘儿们，她后来把他给宰了。那些小流氓在硬币售票机前面闲逛着，等着货上钩的情景，比他们蒙特帕纳斯的同行们要有趣得多：他们在那儿只是凑巧在一起斗斗闷儿，一帮不懂规矩的野小子，粗野而下流，喑哑着嗓子，满肚子的坏水，也只图挣上十个法郎或是混上一顿晚饭。而这些小坏蛋们呢？真让人笑死了，含情脉脉，温温顺顺，嗓子里像是含着蜜，发出蝶翅儿颤般的声音，眼光里闪着谦卑和迷茫。达尼尔可受不了他们那谦卑的样子，他们的表情里自始至终总是一副在为自己罪过辩

护的样子。他真想揍他们一顿，对一个自暴自弃的人，别人总是想再欺他一下，以便叫他惨上加惨，以便把他身上仅有的那一点儿尊严再砸个稀烂。他常常倚靠在一个柱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就当他们在小情人们那贪婪的目光下卖弄风情的时候，那些小假娘儿们都把他错当成警察或者某个小孩子的杈杆儿：他这样就把他们所有的乐趣给破坏了。

达尼尔立刻感到一阵急切，便加快了步子："去笑他一番！"他的喉咙干渴，焦躁的空气在他周身燃烧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双眼前挡住了一片雾，使人想起一片浓闷的蛋黄色光芒，那光芒既向后推斥着他，又向前牵引着他。这片混蛋的光芒，他渴望看到它，但它还在远处呢。它在那些矮墙之间漂浮着，就像地窖里的浓郁的气味。黑欧姆大街消失了，他面前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一段距离和这些障碍、行人。这有些恶梦的味道。只是在真的恶梦里，达尼尔永不会走完这段街道。他走进斯帕茨坨堡林荫道，浑身在明亮的天空中烤炙着，他放慢了脚步。游艺场：他看到了那招牌，在确定行人的面孔都是陌生的以后，他走了进去。

这是一条夹在两面粉刷成树皮色的矮墙之间的沟道，飘满了尘土和小堆栈的葡萄酒气味，丑陋不堪。达尼尔走进那黄色的光芒中，那光芒比以往更加幽暗，更加奶油状，日光把这光芒堆放在大厅的尽里头。在达尼尔看来，这是晕船的光芒。这使他回忆起他所度过的那一夜，拖着病体，在巴拉尔漠的一条船上，在那空荡荡的机舱里，也是这样黄蒙蒙的。他有时还梦见这色调，惊醒过来，当发现自己是处在黑暗中，心中又复得安宁。他在游艺场上所经过的这些时刻，好像被机器操纵杆的打击声点缀着一样。

顺着墙根，放置着粗糙的四脚箱子，这是那些玩意儿。达尼尔知道这一切：足球运动员，十六个小漆木雕人儿，穿在长长的三角铜丝上。还有马球运动员，一辆白铁汽车，人要把这车辆放在那条

布做的道路上，放它跑。在房子与田野间，房顶上那五只小黑猫，在月光下，人要用左轮手枪五下把它们全部击中。电动气枪，还有管发巧克力和香水的伙计。大厅的里头，有三排电动影片，电影的名字用黑体大字标出来：《年轻家庭》、《放荡的女佣人》、《日光浴》、《被中断的新婚之夜》。一位戴着夹鼻眼镜的先生悄悄地走近这些机器，他在那缝子里塞进了二十苏，便慌忙而笨拙地把双眼贴在那云母片镜子上。达尼尔喘不过气来，是由于这尘土和这炎热，再加上，有人在墙的另一面正使劲敲着，一下下地很有规律地间隔着。左边，他看到了吸引人的东西：几个穿着破烂衣裳的年轻人正围着一个打拳的黑人，那是一个两米高的模特儿，肚子上围着一块皮垫子和一个刻度盘。年轻人是四个，一个黄头发，一个红棕色头发，另外两个是黑头发。他们脱下了自己的外衣，在瘦小的胳膊上卷起衬衫的袖子，毫不含糊地打着那块垫子。刻度盘上的指针指示出他们拳头的力量。他们朝达尼尔狡猾地看了几眼后，就更加起劲地敲打起来。达尼尔严厉地瞅了瞅他们，像是要告诉他们找错主儿了，接着就背过脸去。在右边，钱柜的旁边，他看见一个灰眼睛的高个子小伙子，穿着一套皱皱巴巴的衣服，一件睡衣和一双便鞋。这显然和那帮小流氓们不是一伙，再说，他好像也并不认识他们，他是偶然走到这里来的——达尼尔敢用头担保——他好像完全被那件机械吊车给吸引住了。过了一会儿，显然是对那小电灯和柯达发生了兴趣，那电灯放在木橱窗的一堆糖果后面，他神情调皮地悄悄走过去，在那机器的缝子里塞一块硬币；随后，他后退一下，就又思考起来。他用手指揉着自己的鼻翼，一副思索的样子。达尼尔立刻感到一种时常袭来的颤抖传遍了整个脖子。“他很喜欢自己嘛，”他想道，“这小子很喜欢摸自己嘛！”就是这样的小伙子才最吸引人，最富有浪漫劲儿。这是那些通过一个微小的举动就显出那股自己意识不到的俏皮劲儿，显出一种深深的掩藏其身内的自爱的小伙子

们。年轻人活跃地抓住机器的两根操纵杆，开始很熟练地开动机器。那吊车自身转动着，发出齿轮相互咬动的声音和一种老年人的微颤，整个机器在抖动着。达尼尔希望他赢得那只电灯，可是在小窗口里吐出来的却是五颜六色的糖果，那些糖果小得像小干菜豆粒，年轻人没显出失望，他又在衣袋中摸了摸，掏出一块硬币。“他就还有这么几个子儿了，”达尼尔肯定道，“他从昨天就没吃饭。”不应该，不应该随着自己去想象在这个消瘦而漂亮的身躯之后，在这个完全自顾自的小伙子背后，有一个穷困的、但是自由的并充满希望的人生。别在今天，别在这个地狱般的地方，别在这片凶险的光芒下，别伴着这一下下打在墙壁上的拳头声。我发誓一定要控制自己。然而，达尼尔心里清楚得很，一个人完全可以被这儿的某一个机器给咬住，一点一点地把钱花干，玩一次再玩一次，被诱惑和怒气弄得嗓子眼儿里干干的。达尼尔懂得各种各样的诱惑。吊车又开始转动起来，做着谨慎而挑剔的运动。这架镀镍的机器显出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气。达尼尔害怕了：他向前走了一步，他心中发痒地想把手放在那年轻人的胳膊上——他已经感觉触摸到那粗糙而光秃的布面了——对他说：“别再玩了。”恶梦又开始了，戴着这股没完没了的神气，伴着墙壁另一边的那胜利般的喧嚣，和这海潮般的忧愁，这又在他心中生发的曾一度听天由命的忧愁，这无限广大的、十分熟悉的、将把一切都吞没的忧愁，他需要几天几夜才能把它发泄于身外。这时，又有一位先生走进来，达尼尔于是被解脱。他挺了挺身子，觉得都要放声大笑了：“就是这人呀！”他想。他有点不知所措，但他仍是高兴的，因为他到底控制住了自己。

那位先生急匆匆地走来，大弯着膝盖，上身硬挺挺，下身却软绵绵。“嗬，”达尼尔想，“这位穿着件女式紧身袄呀！”他大概有五十来岁，脸上刮得干干净净，一副富有表情的面孔，好像他的一生完全是在做爱当中度过的；他白头发下面脸色红润，一个弗罗伦萨人

的漂亮鼻子，和一种本不应该如此的有点过于尖利和近视的眼光：一种伺机候时的眼光。他一进来便引起了注意：那四个小流氓一起转过身来，脸上做出既邪恶又无辜的样子。接着，他们就更加使劲地在那黑人的肚子上敲打起来。不过，他们已是心不在焉了。那先生先让自己的眼光在他们身上停留一下，但脸上却保留一丝严肃。尔后，他背过脸去，走近了足球游戏箱。他转动了一下三角铁，认真地察看着那些小木雕像，嬉笑着，就像在嘲笑驱使他自己走到这儿来的一时的心血来潮似的。达尼尔看见这嬉笑，心中立刻像挨了一下子，所有这假相，所有这谎言，真让他恶心透了，他恨不得一时逃开。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只是一时的毫无结果的冲动。他习惯了。他倚靠在一根柱子上，用一道有分量的目光压在那先生的身上。在他右边，那穿着睡衣的小伙子已经从衣袋里掏出第三块硬币，开始第三次在那吊车的旁边悄悄地扭动起来。

漂亮的先生弯下腰看着那玩意儿，用中指去摸那些小运动员们细细的木头身体。他不愿降低身分去主动接近他们，他大概在想自己——加上这满头白发，这引人的服饰——就是一块味道挺美的涂油面包，应该把这些小苍蝇们引过来。确实，几个小家伙嘀嘀咕咕了一阵之后。小黄头发离开了另外三个。他把没有穿在身上的外衣向肩膀上一搭，双手插在衣袋里，闲逛着走近了那个老流氓。他以一副害怕的样子试探着，浓浓的眉毛下流露出狗的眼光。达尼尔恶心地打量着他那胖乎乎的身体，那圆大的但已发灰了的农民脸蛋上已被一撮小胡子涂黑了。“女人的肉体，”他想，“这是用面团团捏成的。”那先生要把他领回家，给他洗澡，打肥皂，也许还要撒点香水。想到这儿，达尼尔又气愤起来：“一帮混蛋！”他口里喃喃道。这小家伙在离老先生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也装着看那个机器。他们俩都弯腰在三角铁上，察看着机器却不互相看一眼。两个人都显得颇有兴致。过了一会儿，那年轻的好像下了一个果敢的决

心:他抓住一个电钮,使得一个三角铁迅速地转动着。四个运动员摆成了一个半圆形,头冲下停了下来。

“您会玩吗?”先生问道,“哎呀,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吧,我弄不明白!”

“您扔进二十个圆币,再一拉,那里边就出来好多球。得把这球全踢到洞里去。”

“不过,这得两个人玩,是吧?我呢,努力把球射进门,您得想法防守我,是吧?”

“就是呀,”年轻人答道,过了一会儿他又加一句说,“两个人得分站在两头,这边一个,那边一个。”

“您愿意和我玩一场吗?”

“当然愿意喽!”小头子说。

他们玩起来。那先生以长者的口气说:

“哟,这小伙子真灵巧,怎么搞的? 他总是赢嘛,来,教教我!”

“老玩嘛!”年轻人谦虚地说。

“噢,您总练吧! 那您定是常常来这儿喽? 不过我有时也顺便进来一下,可我怎没见过您呢? 我本应该注意到您呀! 您瞧,我本应该注意到您,因为我很会看人的面孔。而您又生了一副这么感人的面孔,您是图莱涅人[①] 吧?”

“嗯,正是。”年轻人不自在地答道。

先生不玩了,走近他。

“可,可这一场还没完呢,您还有五个球呐!”年轻人天真地说。

“是呀! 不过,我们一会儿再玩,”先生说,“我倒更愿跟您聊两句,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年轻人使劲笑了笑。先生转了个圈,来到年轻人身边。他扬起

① 图莱涅地区位于巴黎平原地的西南部,一般指卢瓦尔河谷两岸的地区。

头，用舌头舔了一下自己的薄唇，这时正碰到达尼尔的眼光。达尼尔撇了一下嘴，那先生赶忙转过眼睛，显得不安起来，不住地像个神父一样搓着双手。那年轻人却什么也没见着，张着嘴，两眼渺茫，恭敬地等着人家先对他讲话。他们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先生更情意绵绵地对他说起话来。他压低了声音，双眼并不看着年轻人。达尼尔不管怎么竖起耳朵也白费，只是听到了“别墅”、“台球”等字眼。年轻人很肯定地点着头。

“那可太干净啦！”年轻人高声讲。

先生没答话，慌忙朝达尼尔这边看了一眼。达尼尔顿时感到一股浓烈而美味的怒火烧在他体内。他熟知这种事儿的各种开场白：他们先互相道一声再见，先生就先走一步，匆匆忙忙的样子。小伙子就回去找他那几个小哥儿们，没事儿人似的。他再在黑人的肚子上敲上一两下，接着，他就该走了。当然，讲几声再见之类的话，拖踏着双腿，他得去找那老的。而那老的正在另一条街上转游着等他呢。过一会儿，他就会发现达尼尔正跟在他的小货儿后边。那将是个什么样的时刻呀！达尼尔提前就美美地玩味起来了。他像个审判官一样使劲盯着对方那张微妙而衰老了的脸，两手颤抖着，他本来就达到了自己美味的顶点，只是他的咽喉太干了，他口渴得厉害。如果他碰到个有利的机会，他会装警察搞他们一下，他完全可以问一下老东西的名字，然后使足劲给他一个大耳光：“如果他要向我要侦探证，我就给他看看省政府的特别通行证。”

“您好哇，拉利克先生。”一个羞怯的声音叫道。

达尼尔吃了一惊：拉利克是他当兵时用的化名。他猛地转过头来：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告诉过你不许来这地方！”他严厉地说。

原来是波彼。达尼尔早些日子把他安置在一家药店里。他现在变得又肥又大，穿一身新的套服，浑身上下一点叫人喜欢的地方

也没有。波彼向肩膀歪了一下头。做起小孩的样子来：他望着达尼尔，也不答话，调皮天真地笑着，好像在说："嘻嘻，我来了。"他这么一笑，弄得达尼尔更是火冒三丈。

"你倒是说话呀！"

"我找您三天了，拉利克先生，"波彼拖腔拉调地说，"我不知道您的地址，我心想：总有一天，达尼尔先生会来这儿蹓弯儿的……"

"总有一天！小混帐东西。"他竟敢来审判达尼尔，竟胡乱猜测起来："他自以为了解我，可以掌握我。"毫无办法，除非像个鼻涕虫一样把它打碎。达尼尔的形象装在这里面了，装在这个狭窄的前额后面，并且要永久保留下去。尽管恶心，达尼尔还是感到自己与这个松弛的活生生的跟踪者之间有某种关联感：生存在波彼的意识之中的终究是他呀！

"瞧你多丑！"他说道，"身上长了膘儿，这件上衣也不合身，从哪弄来的？你要是穿上新衣，就更加俗气得可怕。"

波彼好像无动于衷：他睁大眼睛，友好地看着达尼尔，总是微笑着。达尼尔讨厌这种穷光蛋式的毫无生气的耐心，讨厌这死皮赖脸的木呆呆的微笑。胶皮做的：即便你用拳头把这两片嘴唇打个稀烂，这微笑还会挂在那血淋淋的嘴上。达尼尔暗中瞥了那位先生一眼，气恼地发现他一点也不难为情了：他低头在那小流氓的头上，嗅着黄头发的味儿，开心地笑呢。"看哇，"达尼尔想，"他这一下用这种眼光来看我了，他把我当成一个同行了，我被糟蹋了。"他恼恨这种又骚又臭的同行间的亲密感。"他们想象着大家都跟他们一样。我呀，不管到了哪一步，就是自杀也决不学你这个老臭流氓的样子。"

"你要干嘛？"他突然问道，"我正忙。还有，躲开两步，浑身一股呛鼻子的头油味儿。"

"原谅我。"波彼一点也不着急地说，"您刚才在这儿靠着柱子

呆着，一点忙的样子也没有，所以，我才敢过来……”

“嗬，好小子，真会说话嘛！”达尼尔大笑着，“你在买现成衣服时也买了现成的舌头吧！”

这些挖苦的话并没伤害波彼。他仰着头，看着天花板，穿过他微闭的眼皮流出一副谦卑的快感。“他那时叫我喜欢是因为他像一只猫。”一想到这儿，达尼尔就禁不住一股怒气直往上冒：得，就是，有过那么一天，波彼曾叫他喜欢！这是不是说他就对他的一生要负责任了呢？

那老先生抓过他年轻朋友的手，父亲般地握在自己双手中。随后，他对他道了声再见，拍了一下他的脸蛋，怀着同谋感看了达尼尔一眼后，就跨着大步走了。达尼尔冲他吐了吐舌头，可他已经转过身子去了。波彼笑了。

“你笑什么？”达尼尔问。

“笑你冲那老流氓吐了吐舌头。”波彼说后，又换了副温情的腔调补充说，“您总是老样子，达尼尔先生，总是孩子样儿。”

“就这样儿。”达尼尔说着，忽然产生了一丝疑虑，便问道：

“你那药铺呢？你不在那儿干了？”

“我没运气呀！”波彼埋怨地说。

达尼尔恶心地看看他：

“不过你倒发福了嘛！”

那金发小家伙漫不经心地走出游艺场，经过达尼尔身边时还擦了他一下。另外那三个很快也跟他走了，他们大声笑着，互相推挤着。“我这是在这儿干什么呢？”达尼尔忽然想。他又用眼睛去找那个穿着睡衣的生着一双拱肩和一个瘦脖子的年轻人。

“对了，讲一讲，”他心不在焉地说。“你怎么那个药铺掌柜的了，偷了他吗？”

“是因为老板娘，她对我没有好感。”波彼说。

穿睡衣的年轻人已经不在了，达尼尔感到一阵疲惫和空虚，他害怕就剩下自己一个人。

“她生气是因为我常找哈尔夫。”波彼接着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总找哈尔夫吗？他不是好东西。”

“那就是说，自己稍一走运就把哥儿们都忘了？”波彼气愤地问，“我找他得少点，但我不愿意一下子不理他。他是个小偷，她说，我绝不许他来我药铺。你有什么办法，碰上个臭娘儿们。于是，我就在外面见他，为的是不让她逮住我。可是，有个练习生看见我们在一起了。这个小王八蛋，我觉得他就专门爱干这事儿。”波彼害臊地又说，“我刚开始在那儿时，他总是我的小波彼这个啦，我的小波彼那个啦，我怎么让你出去玩啦，我要去找你啦！可等他一回到药铺，你看他吧，全都胡说八道地端出来啦。他说看到我们又在一块儿啦，说我们在一起行为不端，行人都回过头来看我们啦……老板娘呢，我跟你说吧，她说，我不许你再去找他，要么就不要再呆在我们家。我就对她说，太太呀，在药铺里，您说了算，可等我到了外边，您就无权管了。瞧！”

游艺场里冷清下来，墙外边的敲打声也停止了。站柜台的女人也站起来，一个胖胖的黄头发姑娘。她迈着小碎步一直走到一个卖香水的身旁，笑着照起镜子来。这时，七点钟敲响了。

“在药铺里，您说了算，可当我在外面，您就无权再管了。”波彼讨好地重复着。

达尼尔战抖了一下。

“那他们就把你赶出门啦？”达尼尔轻声地问。

“是我自己离开那儿了。”波彼自尊地说，“我说，我倒愿离开这儿。可我一分钱都没有了，嗯？他们甚至连我的工钱都不想给。活该呗，我就这样儿。我在哈尔夫家过夜，我下午在那儿睡觉，因为他在晚上有一个女人来找，两人有关系。从前天起，我就没吃东西

了！”

他讨好地望着达尼尔。

“我心里总想：我总会想办法找到拉利克先生的。他会理解我的。”

“你真是个小傻瓜，”达尼尔说，“我可不再喜欢你了。我费了老大劲儿给你找了份差使，可你还不到一个月就让人赶出来了。还有，你要知道，你所白话的那些我连一半都不会相信，你满嘴的瞎话。”

“您可以去问问她嘛，”波彼说，“您看我是不是说的真话。”

“问问她，谁？”

“老板娘呀！”

“算了吧，我才不那么傻呢，”达尼尔说，“再说，我什么也管不了你啦。”

他感到浑身无力，想到：“我得走了。”可他的双腿却麻木了。

“我们倒想干点事儿，哈尔夫和我……”波彼毫不在乎地说，“我们想自己开个生意。”

“噢？你来找我借钱给你们做事儿的吗？去找别人玩儿去吧！不过你想要多少？”

“你真够意思，拉利克先生，”波彼说话的腔调都油滑了，“我今儿早上还对哈尔夫说：我只要找到拉利克先生，你瞧他肯定会帮我的忙。”

“你要借多少？”达尼尔又问。

波彼踌躇起来：“……就是说，你如果能借给我的话，借……嗯？我下个月底就还……”

“多少吧？”

“一百法郎。”

“给，这是五十法郎，给你啦。去吧！”达尼尔说。

波彼二话不说，把票子塞进衣袋里。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不知所措。

“去吧，”达尼尔软软地说。他整个身体像是棉花捏的。

“谢谢拉利克先生。”波彼说。他刚要走，又回来了，说：“希望您有空来找我们聊一聊，我，还有哈尔夫，我们住在对面，第七区启明星大街6号，您误会了哈尔夫，您知道，他可喜欢您了。”

“去吧。”

波彼后退了几步，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尔后，一转身，走了。达尼尔走近那架吊车，打量着。他看见在柯达和电灯的旁边，还有一副望远镜，他以前还从来没见过呢。他在机器的缝子里放进了二十苏，就胡乱地转动起按钮来。吊车放下了大夹子，在糖块儿堆上笨拙地抓起来。达尼尔抓起五六块糖放在手心里，吃了。

太阳为高大黑色建筑物顶上披上一线金黄，整个天空是金黄色。与此同时，一层轻柔的夜幕从地面上升起，人们因被夜幕的笼罩而微笑着。达尼尔渴得要死，但他不愿喝水：死了吧，渴死算啦！他又想：“无论如何，我也没做坏事。”但是，这更糟糕：他被恶病给感染了，他什么都干了，除了把饭吃饱，他甚至都没有勇气吃饱饭。可现在，这个恶就附在他身上，如同一阵骚痒，他浑身上下一阵没完没了的痒，他感染了，他的双眼里还保留着那股黄色的味道，他的眼睛把什么都变黄了。他真恨不得用快感使自己快点厌倦，并且也把身上的恶弄得厌倦了。确实，它总是再恢复过来。他猛地转过身：“他会跟随我，看我在哪儿住。”他于是又想，“啊，我真愿他尾随我，瞧我在大街上给他一个大耳光。”可是总也看不到波彼，他挣足了这一天，回家了。

达尼尔走到启明星大街6号时吃了一惊：“我要是能够忘掉这个地址……如果我忽然把这个地址忘掉……”有什么用呢？他绝对不会忘掉的。

居民们在他四周唠叨着，大伙之间相安无事。一个男子对他老婆说："喂，这又成战前那样子啦。一九一二年，不，一九一三年。我那时还在保罗·卢卡斯家呢。"和和气气。这些老实人们，正直的人们，善良的人们。为什么他们的心是善良的，而我的却不是呢？谁也没办法，就是这样儿。在这个天空中，这片光芒中，这个大地上的某种东西就是这么决定的。他们都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有道理，知道上帝——如果存在的话——一直站在他们一边的。达尼尔看看他们的脸：他们真是年轻呀，尽管是那么懒懒散散。只要一个信号就足以使这些人全都扑向他，把他撕扯得粉碎。还有这天，这光芒，这些树，所有的大自然都会站在他们一边，像往常那样：达尼尔是个恶人。

一个双肩下垂的门房老头坐在他们门口纳凉。达尼尔老远就看见了他。心想：瞧，这是善。那老头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放在肚子上，就像佛像。他望着来往的行人。不时地向他们点点头示意。"做做这个人。"达尼尔热切地想。这该是一颗彬彬有礼的心灵，此外，还敏感于大自然的伟大力量，热、冷、光芒，还有湿润。达尼尔停下来：他简直被这长长的傻呵呵的眉毛给迷住了，被这圆鼓鼓的充满水的脸蛋给迷住了，迟钝到浑身上下只剩下这个东西，只在脑袋里有一团白面糊和一点剃须膏的香味。"他每夜都睡觉。"他想。他不知自己是想杀掉这个人还是悄悄地溜进这颗顺理成章的心灵中。

那胖老头抬起头来，达尼尔又走起来："我天天这么过日子，就可以希望尽早变得年老昏庸啦。"

他不高兴地瞥了一眼他的公事包，他不愿意手里拿着这么个东西，这使他像个律师。然而，他的坏情绪马上就消失了，因为他想起来他带着这个并不是没有用意的，而甚至是对他特别有用的。他

对自己毫不掩饰，他这样做有点冒险，但他很冷静，只是稍微有点兴奋。“我如果走十三步就可以迈上人行道……”他迈了十三步，然而停在人行道的边上。不过，最后一步显然比其它几步都大。两只腿劈得像个舞剑的。“没关系，不管怎么说，事是成功了。”不会落空，这是肯定的了。甚至都让人不明白怎么在此之前谁也没想到这个呢？“主要是，”他严肃地想，“主要是小偷们太他妈坏了。”他穿过马路，确定了自己的想法：“他们早该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就像魔术师们一样。”成立一个协会，使大家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技术性的交流，他们目前就是缺少这一样。一个办公机构，一块招牌，几条规定，一个图书馆，不就行啦？再设一个电影院。电影在表现复杂的动作时就放慢镜头。每一个新的成功技术都要摄制成电影，理论要灌制唱片，标上发明者的名字；把一切都归纳分类。比如说有以一六七三年的方式偷摆摊的，或者叫“赛吉纳方式”，也同样叫克利斯朵夫·哥伦布的鸡蛋（因为这太简单了，不过总得有哇）。波里将会接受拍一个示范动作的电影。他想：“行啊！还有免费讲一讲偷窃心理学，那可是少不了的。”他的方式差不多完全建筑在心理学上面。他得意地望着一座笋瓜颜色的小咖啡楼，他忽然发现自己正站在奥尔良大街的中心。真是不错，在奥尔良大街上，晚上七点到七点半时人们都是这么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当然了，这儿还挺亮堂，像一幕非常宜人的红色帐幔。加之，这样也很迷人：在巴黎的尽头，站在一个门旁，街道在你脚下伸向古老的市中心，伸向巴黎中央菜市场，伸向那昏暗的圣·安东大街，叫你感到自己已处身在市郊傍晚这舒服的内心涣散之中。人们好像是专为凑在一起才走出家门的。当你拥挤他们时，他们一点也不生气，你甚至都可以认为这反而使他们高兴。还有，他们观望着橱窗，一副天真欣赏和毫不相干的神态。在圣·米歇大街上，人们也观看橱窗，但以一心想购买的样子。“我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来这儿。”波里兴奋地暗自决定。

还有，明年夏天，他要在这些三层楼的房子里租一间屋。这些楼房像孪生姐妹一样，叫人想起一八四八年的大革命。可是这窗户都这么窄，我真不明白当时那些女人们怎么能把那么大的床绷穿过窗户扔在士兵的头上。窗子的四周全是黑烟，好像是被火灾的焰舌舔过一样。这并不令人伤心，白色的阳台上留着一个个小黑洞。就像是蓝天之下的暴风雨的闪电。我看着这窗子，我如果能够登上这个咖啡楼的顶层，我会看到房间里头那些带镜子的大衣柜，就像一个个竖起来的湖面；人群穿我的身体而过，我于是想到市政警察，皇宫的镀镍栅栏，七月十四号那一天，我也不知为什么。“这个共产党人到马跌家里干嘛来了？”他突然想道。波里不喜欢共产党人，他们太严肃了。布律埃尤其严肃，简直像个教皇。“他把我赶出了门外。”波里想着，很惬意。“王八蛋，他就这么硬把我赶了出来。”接着，这又把他捕获了，头脑里掀起一阵西蒙风[①]，他感到需要做一个恶人：“马跌也许发现他自己整个搞错了，他也可能加入共产党。”他算计了一下这样一个转变所导致的各种后果，感到一时很兴奋。可是，他马上又害怕起来，停住步子。马跌肯定不会搞错了，那就太严重了。当时波里曾经留神过这个事儿。在上哲学课时，他显出对共产主义很大的热情，当时是马跌使他转变过来，马跌给他解释什么是自由。波里一下子就懂了：一个人有权做他想做的一切，想他觉得一切美好的事情，只对自己负责任，不断地去怀疑所有的一切和所有的人。波里把自己的一生建立在这个理论上，十分审慎地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尤其是，他总是不断地去怀疑所有的人，除了马跌和伊维琦，这两个嘛，毫不必要，他们无疑是完善的人。至于自由呢？也不必对它本身提出什么疑问，因为这样一来人就不再自由了。波里迷惑地搔了几下头皮，不禁纳闷这时不时地令他去捣毁一

① 西蒙风——非洲阿拉伯地区常刮的一种干热风。

切的冲动是从何而来。“我也许不是个安分的人。”他惊奇但不无快意地想道。因为说到底，冷静地思考了一切之后，就知道马跌没有搞错。这完全是不可能的，马跌不是一个把事情搞错的人。波里愉快了，活泼地甩动着他手头的公文包，他又在想，做一个内心中不安分的人是不是很合乎道德。答案有肯定和否定。不过，他不让自己再追究下去了，他要去问马跌。波里觉得一个他这样年龄的人就自命不凡地想独自思考问题是绝对混蛋的。这样的人他见得多了，在索尔博纳大学里，一些虚伪的混小子们，不要脸的本科生们，一个个戴着眼镜，他们老是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到末了只能是胡说八道一通，不管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而且，就是不胡说八道，他们那些理论也是多棱多角的丑陋不堪的。波里特别怕人见笑，他可不愿胡说八道，宁愿不讲话，让人觉得是个白痴，这就不那么令人讨厌。以后呢，当然了，以后将是另外一码事。可是目前，他要把这事提交给马跌，他是专门干这个的。再说，他总是感到快活地看着马跌思考这些问题：马跌先是脸红了，看着自己的手指，嘟哝几下；可这才是正经而漂亮的差使呢！有的时候，波里头脑中也产生一个小小的想法，他就控制自己，使出最大的劲儿不让马跌觉察出来。可是他呢？总是觉察出来。这个混蛋于是就对他说：“你脑袋里有想法。”接着就没完没了地向他追问起来。波里倍受折磨，他成百次地想岔开这种问话。可马跌却像个虱子一样顽固。到最后，波里只好把底儿兜出来。尔后就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马跌便使劲吓唬起他来。之后，又对他说：“真傻，你真像个傻瓜一样想事儿。”就好像波里已经吹嘘了自己有一个天才的想法似的。“这个混蛋！”波里高兴地重复道。他停在一座漂亮的红色药店的大镜子前，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映像，“我是个谦虚的人。”他这么想。他又感到自己很和善。他走上自动秤，称了称自己，想看看是不是比昨天长块儿了。一个小红灯闪了一下，机器尖叫着开动起来，波里接到一张纸条：五十七

公斤零五百克。他惊慌了一下子:“我多了五百克。”不过,他幸好发现手头上提着个公事包。他走下自动秤,又向前走着。一米七三,五十七公斤,很好。他这时脾气绝对的温和,感到浑身上下美滋滋的。加之,身外这古老白天的细长的忧郁,在他四周缓慢地消沉下去;与此同时,用它那粉褐色的光芒和充满遗憾的香气擦摸着他的体肤。这古老的一天,这片炎热的海洋慢慢地退下去了,把他一个人甩在这片苍白的天空之下。这可以算作一个阶段,一个非常短暂的阶段。黑夜就要来临了,他要去萨马它,他要见到马跌,见到伊维琦,他要跳舞。而且再等一会儿,等黑夜和白天正好相交的那一刻,还有那小小的一偷,真是杰作啊。他昂起头来,加快了脚步:必须谨慎行事呀。都是因为那些无所事事的样子的人,他们一本正经地在那里翻阅着书籍,其实呢,都是些密探。卡尔布尔书店就雇了六个这样的密探。波里很相信皮卡尔提供的这个消息。他本人就干了三天这差使。当时他没考取地质学的合格证,父母断了他的饭碗,也是迫不得已。可是,他马上就逃了,干腻了。他不单要像一个傻鸡一样暗中监视所有的顾客,而且,人家还命令他监视那些无辜的人,比如说那些戴着夹鼻眼镜的人,他们总是很羞怯地走近书架。他必须猛地扑向这些人,大声指控他们企图把一本书悄悄塞进自己的口袋。当然了,不幸者立刻变得不知所措。于是,就拉他们走过一段长长的楼道,钻进一个昏暗的房间,敲他们一百法郎,说否则的话就要去法庭控告他们。波里想到这里便得意起来:为他们所有的人报仇。他呀,他们才逮不住呢。他想:“多数这种家伙们都不会为自己申辩。因为在一百个偷的人当中,有八十人是顺手牵羊,逢场作戏。”而他呢,他不是顺手牵羊,逢场作戏,当然啰,他也不是什么都懂得,不过他所懂得的,便是他认真学会的。因为他总是这么想:一个用脑力劳动的人,无论如何要掌握一门体力的职业,以便保持与现实间的联系。而直到今日,他还没从他的技术中获得一

点物质利益呢。只是有了十七把牙刷、二十来个烟灰缸、一个罗盘、一把火钩和一个补袜子用的木蛋，这些简直什么都算不上。在每次行动中，他所看重的，是技巧的难度。比如上星期吧，在药铺老板的眼皮下取一小盆甘草药要比在一个无人的商店里偷一个摩洛哥皮公文包有价值。这样一来因偷而得到的利益，也不是什么不义之财了，在这一点上，波里感到自己与古斯巴达人完全一致，甘愿自找苦吃。加之，还有那么很舒服的一刻，就是当你暗自道：我现在开始数，数到五的时候那把牙刷必定要在我的衣袋里了。你这时候会感到喉咙收紧了，有一种十分清醒和强壮的非常感觉。他笑了：他今天要干点自己规则之外的事，有始以来第一次，物品成了他偷的动机。最晚再过半小时，他就要占有这件宝物，这件不可缺少的宝贝："这个特索惠斯！"他讲出声来，因为他喜欢特索惠斯这个词儿，这使他想起中世纪，想起他在克拉尼博物馆里看到的阿贝拉尔的像①，植物标本集，福斯特②头像，还有那些处女荷包。"这就要是我的了，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查阅。"而直到目前，他也只能是到书架上才能翻一翻它，还得慌手忙脚地，而且，那书还未裁开，他常常只得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答案。这一下，即便是到了晚上，他要把它放在床头桌上，第二天，他醒来的第一个眼光将是投向它。"啊不，"他马上又心烦地想道，"我今儿晚上要到劳拉那儿过夜。"不管怎么说，他带着它到索尔博纳大学的图书馆里，时不时地，他可以中断自己复习。瞅上一两眼这个东西，以便解解闷儿。他曾自己许诺过，要每天学会一个成语，也许甚至两个。六个月后，这将是一百八十天，再乘上二：三百六十个。再加上他已经掌握的五六百个，这就快上一千了。这就是人们平时所谓的中等知识分子。他心中洋洋自得

① 阿贝拉尔(AbeLard 1079—1142)，法国经院派神学家、哲学家。

② 福斯特是许多古典作品中的主人翁。

地穿过了哈茨帕依大道，钻进唐弗尔-罗什候大街。唐弗尔-罗什候大街让他感到特别不快，也许是因为这些栗树吧，反正这个地方很无聊，除了那一家挂着血红窗帘的黑染房外，一切都是无聊。那血红的窗帘可悲地吊挂着，就像一束束带着头皮一起割下来的长头发。波里走过时向那家染房投去友好的一瞥。接着，他便钻进了街道中这金黄而漂亮的静默之中。一条街只不过是一个两边有房子的洞。“是呀，你看地铁不是还在下面过吗？”波里想道，他从这个想法中得到某种快慰，有几秒钟，他头脑里闪现出自己是走在一层沥青皮上面，而这层沥青可能马上就要塌陷下去。“我得把这个告诉马跌，”波里心想，“他又要骂我了。”不。血液忽然涌上了他的面孔，他什么也不会去讲。告诉伊维琦，对！她会理解的，如果她本人不偷的话。这是因为她没有这个天赋。他还要把这事讲给劳拉，让她嘟哝去吧。可是马跌对于这种偷窃的态度并不太鲜明。当波里对他讲时，他总是宽厚地冷笑一下。可是，波里又不敢确定他赞许这种事儿。比如，他总弄不明白马跌将会怎么责备他。至于劳拉，她呀，一听这个就像发疯一样。不过这是正常的，她不能懂得某种微妙的事情，也是由于她本人就是小气鬼儿。她对他说：“你去偷你亲妈吧，你有一天还会偷我呢！”他就回答：“嘿、嘿，如果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也不说不字。”当然了，他并不是这个意思：人们是不偷自己的亲近人的，因为这太容易了。他这么回答是想气气她。他讨厌劳拉这种总是把什么事儿都拉到自己身上的做法。可是，马跌……是啊，马跌，真让人莫名其妙。既然他波里的偷合乎规矩，他马跌又反对他什么呢？马跌这种无言的责备会使波里一时很不舒服。不过马上，他晃了一下脑袋，心想：“真有趣儿！”再过五年、七年，他就有自己的见解了，而马跌的见解就显得是那么无力而陈旧了。他将是自己的审判官：“到那时，我们认识不认识还是不一定的事儿呢。”波里倒没有丝毫希望这一天到来。他对自己是十分得意的，不

过他是有头脑的人，他懂得这是一种需要：他得改变一下，要把大部分的事情和人丢在脑后才行，他目前还没有成熟。马跌是一个过程，就像劳拉一样。在他最欣赏马跌的时候，这种欣赏之中也掺合着某种暂时性。这使得他可以崇拜，但毫无奴性。马跌当然是尽可能地好了，但他却不能像波里一样转变了：他一点也不能再转变了，他太完善了。这些想法不禁使波里黯然神伤，但他顿时又很高兴自己已来到爱德蒙·罗斯坦广场。穿过它总让人心里舒畅，因为那些公共汽车笨重地向你扑来，就像个庞大的笨蛋，你只要身子晃动一下，就正好把它躲过去了。“只要他们今儿没有忽然想起把那书收起来就行。”在王子先生大街和圣·米歇林荫道的街角处，他停了一下。他是想煞一煞自己这焦躁的心情，这么去是太不谨慎了。希望烧红了脸膛，双眼中带着饿狼的贪婪。冷静的行动是他的宗旨。他强迫自己静止在一个卖阳伞的小贩和卖刀子的小贩面前，并迫使自己不住地观看他们。看那些摊摆着的物件，红红绿绿的短柄女阳伞，油光光的、象牙小狗头柄雨伞等。所有这些都丑得让人要哭。不过，尽管如此，波里倒挺愿意让自己的思想逗留在前来买这些物件的老人们身上。他正要进入冷静的决断状态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件使他异常高兴的东西：“有柄小刀！”他喃喃道，双手颤抖着。这是一把正经的有柄小刀，刀条长长的厚厚的，弹簧开关，黑牛角柄，像一轮月牙一样漂亮；在刀面上有两点红锈，让人想到两滴血。“唉哟！”波里呻吟着，一股欲望折磨着他的内心。那刀子打开着，放在一块油漆木板上，在两把雨伞之间。波里长久地看着那把刀子，他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彩，除了闪着寒光的这把刀子之外，其它一切都在他的眼中失去了价值。他宁愿把一切都抛弃，闯进那小店，买下这把刀子，尔后逃之夭夭，就像一个小偷儿带着掠取之物那样。“皮卡尔会教我怎么投掷。”他心想。但是，他的使命的庄严感马上就制约了他：“过一会儿，我过一会儿再买它。为了

奖励我行动的成功。”

卡尔希尔书店就在渥吉哈尔大街和圣·米歇林荫道的相交处，在每条街上有一个出入口——这正使波里定下了计划。书店前面，放着六张长桌，摆满了书。这些书大部分都是些廉价的旧书。波里斜眼盯着一个留着红胡子的男人，那人正在书桌前来回串着。他怀疑这人是个密探。随后，他走近第三张桌子，到了：书就在这儿。厚厚的好大一本。书太大了，波里甚至一下失去了勇气；四开本，七百页，还有烫印凹凸花页，像小手指那么厚。“得把它装进我的公事包。”他有点疲惫地说。但是只要看一眼封面上那闪着柔和金光的题字，就足够使人鼓足勇气的了。《十四世纪以来的俚语黑话源史辞典》，“源史！”波里兴奋地重复道。他亲切而温情地用手指尖摸了摸那封面，以便更真切地感觉它一下；“这哪是一本书呀，一件家具。”他高兴地想。毫无疑问在他的背后那红胡子先生肯定已经转过身来了，在暗中监视着他呢。现在必须开始做戏，翻阅这书，装出犹豫不决的逛书店人的模样，一直犹豫下去。波里随便翻开书，读到：

“眼儿热：喜欢，嗜好。今天较普遍流行的表达法。例如：‘神父一见到酒就眼儿热。’译为：神父对酒很嗜好。有时也讲‘见了男人眼儿热’，意思是‘同性恋’。此用法像是来自法国西南部……”

下一页就没有切开。波里不再念下去，竟自顾笑起来。他兴奋地重复道：“神父一见到酒就眼儿热！”随后，他又变得严肃起来，开始暗自数道：“一！二！三！四！”这时，一种热烈而纯正的愉快使得他的心加速跳动起来。

一只手拍在他的肩膀上。“我这下完蛋了，”波里马上想，“不过，他们行动得过早了，现在什么也抓不着我的把柄。”他慢慢地转过身来，十分冷静。原来是达尼尔·萨尔诺，马跌的一个朋友。波里见过他两三次，他觉得这人特别好，比方说，他的样子很漂亮。

“你好哇!”萨尔诺说,“读什么哪? 样子好像入了迷嘛!”

他的样子可一点也不漂亮,不行,得提防着点。说真话,他显得过于和蔼了,准是在掩藏着什么祸心。再说,就像是有意的,他正好碰上波里在翻阅这本黑话辞典,这肯定得传到马跌的耳朵里,他又该没完没了地拿这事儿嘲笑波里了。

“我无意中在这停了一下。”他不自在地答道。

萨尔诺笑了,他双手抱起那本书,端在自己眼前。他眼睛大概有点近视。波里很欣赏他的这种满不在乎。一般地说,那些翻阅书的人都很小心地把书放在桌子上,主要是怕被密探捉住。但是,很明显,萨尔诺满以为自己特殊毫不受约束。波里以一种喑哑的声音喃喃道,努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一本很怪的书……”

萨尔诺不回答;他好像埋头在阅读中。波里生气了,很严厉地审视起他来。不过,出于正直,他得承认,萨尔诺确实十分漂亮。总而言之,在这一身几乎是粉色的苏格兰花呢套服中,在这件亚麻的衬衫和这黄色的领带中,存在一股精确的勇毅,使得波里相形见绌。波里喜欢这种毫不卖弄的有些无所谓的潇洒。总之,尽管他有点像鲜黄油一样温和,萨尔诺的全身无懈可击。他放声大笑起来。这笑也很热情和招人喜欢。波里又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笑的时候把嘴张得很大。

“见了男人眼儿热!”萨尔诺说,“见了男人眼儿热! 真是新鲜,我以后要随时用这个词了。”

他把书放在桌子上:

“您见了男人眼儿热吗? 赛吉纳?”

“我……”波里喘不上气来。

“不要脸红嘛。”他又说。波里这时真的觉得自己脸红透了。萨尔诺说,“放心吧,我连想也没这么想过。我认得出来那些‘见了男

人就眼儿热'的人。"很显然,这个用法使他很开心,"他们那些人的举动里有那么一股柔情,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而您呢,我在旁边观察了您一会儿,我很喜欢:您的举动含有棱角,非常生动,非常潇洒。您肯定很灵巧吧。"

波里留神听萨尔诺讲:听听一个人讲他是怎么看你自己的,总是让人那么感兴趣。而且,萨尔诺的声音低沉得又是那么好听。比如说吧,他的眼睛有点窘人:乍一看上去,让人觉得他双眼中蒙着一层温情,但你再好好地看一看,就会发现其中有某种坚硬的几乎是怪癖的东西。"他想着法儿对我说句笑话。"波里想到此,便警觉起来。他本想问一问萨尔诺,他说的:"含有棱角的举动"是什么意思。但他不敢,他觉得少说话为最好。加之,在这双固执的眼光下,他感到自身中发生了一种失措的柔情蜜意,他真恨不得晃动一下身体或使劲跺跺脚,以便打消这种柔情所导致的头脑晕旋。他转过头去。两人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他要把我当成个坏蛋了。"波里无可奈何地想。

"我想,您学的是哲学吧?"萨尔诺说。

"对,学的哲学。"波里急促地答道。

他很高兴有个话题来打破一下这沉默。但是这时候,索尔博纳大学的钟声响了一下,波里立刻惊呆了。"八点一刻了,"他上愁地想,"他要是不赶紧走开,一切就完蛋了。"卡尔布尔书店八点半关门。可萨尔诺却没有一点要走开的意思。他又说:

"我对您坦白,对于哲学我是一窍不通。您呢?当然啰,您是懂得的……"

"我也不知道,懂一点吧,我想。"波里像受刑似地讲。

他心想,我样子肯定很不礼貌,可他为什么不走开呢?真像马跌曾对他说过的那样:萨尔诺总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这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个魔鬼附身的人。

“我想您喜欢这个。”萨尔诺说。

“对。”波里第二次感到脸红了，他讨厌人家讲他所喜欢的东西，这让人害臊。他都觉得萨尔诺好像已猜着了他，故意显得大大咧咧。这时，萨尔诺以透人肺腑的眼光盯着他：

“为什么？”

“不知道。”波里说。

确实，他不知道。然而，他确实特别喜欢这个，就连康德也是一样。

萨尔诺笑了。

“至少，让人一下就看出这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说。

波里很反感。萨尔诺又急着说：

“我开玩笑呢！其实，我觉得您很有运气。我呢，我也学过，像大家一样，可是，人家没能够让我那么喜欢这个……我想是德拉惠让我腻烦了哲学的：他太让我受不了啦。我有时向他讨教几个问题，可是，只要他一开始给我讲解，我就什么也听不进了，我甚至都觉得连自己的问题都弄不清楚了。”

波里被他这种嘲笑的口气刺伤了。他怀疑萨尔诺想无意中引着他也说马跌的坏话，然后再去重复给马跌听。他很欣赏萨尔诺是这么机灵。但他不顺从他，只是干巴巴地说：

“马跌讲得很好。”

这一下萨尔诺笑出声来了。波里咬住嘴唇。

“当然了，这一点我从不怀疑。只是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他可能留着那些好的讲解方法给更年轻的人吧。他一般是在自己的学生中招收门徒的。”

“我不是他的门徒。”波里说。

“我没指您，”萨尔诺说，“您可不像个门徒。我是指霍尔提克，一个黄发大个子，去年到印度支那去了。您该是听说过他吧？两年

前，真是着了魔一样，两个人天天形影不离。”

波里应该承认这一下正好击中他，而他对萨尔诺的欣赏却更加强烈起来。不过，他恨不得朝着他脸上来一拳。

“马跌对我讲过。”他说。

他恨这个在他之前认识马跌的霍尔提克。当他有时去“逗磨”找马跌，马跌竟以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说：“我今儿得给霍尔提克写信。”而后，他就长久地陷入沉思，就像一个当兵的要给家乡的姑娘写信一样。他手里拿着钢笔，在一页白纸上面比比划划着。波里在他一旁自顾学习起来，但他讨厌马跌。当然了，他并不是忌妒霍尔提克，而正相反，他反而对他感到一种怜悯加上一点厌恶。（再说，他一点儿也不认识他，只是看过一个照片，那上面的他是一个大个子青年，一副倒霉相，穿着高尔夫球裤。还有他的一份尽冒傻气的哲学论文，总是扔在马跌的办公桌上。）他绝不愿意马跌以后对他就像对霍尔提克一样。他宁愿再也不理马跌，如果他想到马跌有一天会煞有介事地对一个年轻哲学家说：“噢，今儿我得给赛吉纳写信。”原则上，他接受马跌作为他一生中的一个过程——而这已经够难受的了——可他却不能忍受他自己作为马跌一生中的一个过程。

萨尔诺好像在这儿安了家。他双手撑在桌子上，作出一副十分悠闲自在的样子：

“我常后悔，不该在这方面如此的无知。”他接言道，“那些学过哲学的人，好像从中吸取了莫大的乐趣似的。”

波里不回答。

“我缺一个指导教师，”萨尔诺又说，“像您这样一个人……还没学得特别深奥，但在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东西。”

他笑了，好像一个有趣的念头袭上心来：

“哎，说说看，您说有意思吧，如果我跟您学的话……”

波里怀疑地看看他，这该又是一个圈套。他一点也想象不出来怎么竟可以给萨尔诺上课。萨尔诺比他可聪明得多，定会给他提出无数的难题，他羞死了。他冷静而泄气地想，大概有八点二十五了。萨尔诺总在那儿笑，他好像为自己刚才的想法所兴奋。可他的双眼真怪。波里很难面对面地正视他。

“您知道，我特别懒，”萨尔诺说，“您得管我严点……”

波里禁不住笑起来，直爽地承认：

“我觉得我绝干不了……”

“不，不，我相信您能行。”

“您真让我害怕。”波里说。

萨尔诺耸了耸肩膀；

“嗐……来，你有空儿吗？咱们去对面喝一盅，到那个达古尔馆子里，商量一下咱们的计划。”

“咱们的”计划……波里上愁地看着卡尔布尔书店的一个职员开始把书一本本收起来。然而，他倒愿跟萨尔诺到达古尔酒馆里去：这人真怪，而且还这么漂亮。再说，跟他谈话也很有意思，因为得十分当心，你总是觉得面临危险。他内心又斗争了一下，但最后还是使命感占了上风。

“要不是我忙的话……”他说着，但惋惜阻断了他的声音。

萨尔诺的脸色马上变了。

“也好，”他说，“我不想打搅您。原谅我占了您这么多时间，好吧，再见。见到马跌替我问好。”

他马上转过身走了。“我是不是伤了他的心？”波里不自在地想。他担忧地望着萨尔诺那宽大的双肩，他正沿圣·米歇大街走去。尔后，他猛然想到他不能再浪费一分钟了。

“一、二、三、四、五。”

数到五时，他用右手毫不掩饰地抓起那书，大摇大摆地朝书店

门口走去。

一群乱七八糟的词句不知逃到哪去。词句在逃遁，达尼尔也逃过一个瘦高的大个子。那人蜷曲着身子，黑乎乎的眼睛，一张质朴而迷人的脸，这是一个小和尚，一个俄罗斯和尚，阿廖什卡。脚步，词句，脚步正好震响在他的脑袋中，只要有这些脚步，只要有这些词句，一切都比安静强得多。我父母不让我和生人讲话，你要一块糖吗，我可爱的小姐？我父母不让我……啊，这原来只是个特别小的小心灵。我不懂，我不懂，您喜欢哲学吗？我不知道，见鬼，他怎么会知道呢？可怜的小咪咪！马跌在课堂上当起国王来了，他扔给他一个手帕，领他去咖啡馆，小家伙全吃光了，奶油咖啡和那套理论，就像圣饼。去吧，去吧，哼起你第一次洗礼的圣歌吧，他在那儿一本正经，就像一个拖着圣体的驴子，哎呀，我明白了，我不愿让手打向你，我不自尊。瞧当我说我不懂哲学时他向我投来的那眼光，到最后他连礼貌一点都不顾了，哼，我肯定——当霍尔提克在时我就预感到了——我敢肯定都是他让他们提防我。“很好嘛，”达尼尔笑着说，“没付什么代价就上了一课，我很得意他把我赶跑了。如果我竟然发疯地对他发生了兴趣，对他说了体己话儿，他肯定一字不漏地全部端给马跌，他们可就有话说了。”他猛然站住，一个太太一下子撞在他的后背上，尖叫一声。“他总跟他讲我。”一想到这儿，真让人不、能、忍、受，气得人出汗，想象一下这两个人在蒙特帕纳斯某个咖啡馆里，飘着臭衣服气味的角落里，自由自在地、得意地在一起，张着嘴巴，睁大着眼，竖着耳朵，生怕漏掉一句圣言。“马跌定是从下看着他，一副深沉的样子，给他讲我的特点，简直笑死人。”达尼尔重复道，“简直笑死人。”他把手指甲刺进手心里。他们背后议论他，把他一点点拆开，一点点剖析，而他根本不能自卫。他一点也预料不到，他这天像每天一样那么生活过来，就象他只不过是一

个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的空壳子，好像他在别人眼里并不是一个有着稍胖的身体、多肉的脸蛋、一种正衰退的东方美的人。一个凶残的微笑。谁知道呢？……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不过，波彼知道，哈尔夫知道，马跌不知道。波彼是个空壳子，他没有意识，他住启明星大街 6 号，和哈尔夫在一起。唉，人要是能和瞎子们在一起生活该多好哇。可他不是瞎子，他自觉了不起，他可以看得见。他是一个细致的心理学家。他有权利谈论我，既然他认识我有十五年了，又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一碰上某个人，我就存在于他们俩之间了，接着三个、九个、一百个。萨尔诺、萨尔诺、萨尔诺经纪人，萨尔诺买卖者，萨尔诺……唉，他要是死了多好！可他才不死呢，他活得好好的，脑袋里带着对我的看法，他自由自在地散步，并去感染所有接近他的人。得到处跑动，搜、刮、抹、洗。我把玛尔赛拉一直刮到骨头里。她第一天看见我时，打量了半天，把手伸过来，说："马跌常常对我谈起您呀！"于是，我反过来也打量了她，我着了迷，进去了，我存在于这块肉体之中了，在这个拱出的前额后面，在她的眼底下。臭婊子！现在她一个字儿也不相信马跌对她讲的有关我的一切。

他得意地微笑着，对于这个胜利，他得意极了，而一时竟忘记了自我审视。在这一泻词句的长流中出现了一个裂痕，裂痕越来越大，展开了，成了一片沉默。沉默，沉重而空洞的沉默。他早不该，早不该停住不讲。风停了，怒气在犹豫。在整个沉默的底处，赛吉纳的面孔像一道伤口沉在那里。温和而幽暗的面孔，不管需要什么样的耐心，什么样的热情，也肯拿出来以便照亮它。他想："我本可以……"今年还行，今天还行，他本可以。尔后……他想："我最后的运气。"这是他最后的运气，马跌告诉了他，漫不经心地告诉他。哈尔夫们，波彼们，这就是人家留给他的。"可他呢？可怜的孩子，他把他弄成个猴精！"他默默地走着，只有他的脚步声在脑袋里回响，

就像在清晨的一条空阔的街道里。在这块像一片良心一样美好的晴空下，在这繁忙的人群中，他是如此的孤独，竟因发现自己存在着而吃了一惊。这该是某个人的恶梦吧，某个终要醒来的人的恶梦。幸好怒气冲了上来，把一切都淹没了，他感到被一种轻捷的怒气所驱动，流动又开始了，词句又开始流动起来。他恨马跌。马跌是个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人，他不怀疑，这束古希腊的真理的启明，这块合乎道德的天都是为他而生的。他在自己的家里，他从来不孤单，“我敢说，他自以为是歌德了呢！”他抬起头，正眼盯着来往行人。他惋惜自己的恨：“好吧，你当心点，去培养门徒吧，如果你高兴这样的话；可是，不要反对我，我早晚非给你使个坏不可。”一股新的怒气激起他，他脚已不沾地了，他在飞，飞翔在自己也为之害怕的喜悦中。突然间，一束尖厉呼啸的、闪着耀眼光芒的念头袭上心来：“是啊，是啊，是啊，也许可以帮帮他，让他好好思考一下，让他归守本分，把事情安排得别那么容易，这对他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帮忙。”他回想起那天，玛尔赛拉的那副惊愕而男子气的面孔：“当一个女人完蛋了，她就只有跟人生孩子了。”如果他们俩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那可再妙不过了。要是他在心急火燎地到处找医生，而她呢，却在自己粉色房间里渴望着生一个孩子……她没敢对他说，要是……要是有一个人，一个知心朋友，稍微给她鼓点劲儿……“我真坏。”他满心欢喜地想。“坏”，就是这股奇特的速度感，人一下感到飞离了他自己，像一个标枪一样向前飞去。速度抓住你的脖颈，一分钟一分钟地加快，真是难以忍受，美妙之极。你在全速奔驰，飞快地奔驰，冲倒了突然闪现在你左右两边的软弱的栅栏，就像枯树枝一样，戛然而断——马跌可怜的伙计，我太坏了，我要去毁坏他一生——令人如醉如痴呀，这股掺杂着恐惧的欢乐，这像电火花一样强烈的愉快，这不能停止的美妙！“我都怀疑他会不会还有门徒，一个孩子的爸爸，就不能服人喽！”还有赛吉纳那样子，当

马跌来宣告他的婚礼时，这小伙子的轻蔑，那破碎一切的惊愕："您要结婚啦？"马跌结巴着说："一个人有时得负责任。"可是，那些孩子们才不懂这种责任呢。某种东西正怯生生地复苏。这是马跌的面孔。他的和蔼正直的面孔，可是那股劲流动得更快了："坏"只是在全速飞驰中才得到平衡，就像一辆自行车。他的思想警觉地、快乐地跳到他面前："这是个好人呀！马跌，不是个恶人，不是呀！他是阿贝尔[①] 的后代。他有自己的良心。那么好，他得娶玛尔赛拉。之后，他就只有在自己的荣誉下休息了。他还年轻，他还有一生去赞美自己的这一妙举吧！"

一个纯洁的意识忧郁地安歇了，一个深不可测的纯洁的意识休息在这块仁慈而熟悉的天空下面，是如此的令人头晕目眩，弄得他都不知道他这是为了马跌，还是为了他自己。一个完蛋了的家伙，听天由命，安分下来，到底安分下来了……"可要是她不愿意呢？……啊！只要有一点运气，只要有一点点运气，她愿意生一个小孩，我敢担保她明天晚上就会要求他娶她。"德拉惠先生和太太……德拉惠先生和太太很荣幸地通知您……"总而言之，"达尼尔想，"我是他们的守护天使，家庭的天使。"这是个大天使，一个仇恨的大天使，一个走进凡尔赛吉多里大街的伸张正义的大天使。忽然间，他眼前又重现了一个笨拙的漂亮的大个子，一个埋头于书本上的消瘦的面孔，不过那影子立刻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波彼的面孔："启明星大街 6 号。"他感到像一阵风那么自由，他允许自己去做一切事情。凡尔赛吉多里大街上的果品店门还开着，他走了进去。当他出来时，右手里提着一把圣人米歇[②] 的火剑，左手提着一包给杜弗太太的糖果。

---

① 阿贝尔(Abel)，《圣经》人物，亚当和夏娃的第二个儿子，以正直无辜著称。

② 圣人米歇(Saint Michel)，《圣经》中的大天使。

小挂钟敲了十下。杜弗太太好像并没有听到。她专注地瞅着达尼尔，可她的眼睛早已发红了。“她就要撤了。”达尼尔想。她狡猾地冲他笑了笑，但是一股气体从她微微张开的嘴中滑了出来：她在微笑下面打哈欠呢。忽然，她头向后一仰，像是下了决心。她调皮地说：

“好啦，孩子们，我要去睡啦！别让她太熬夜了，达尼尔，我托付给你啦，否则，她一觉要睡到中午啦。”

她站起来，走过去用敏捷的小手儿拍一下玛尔赛拉的肩膀。玛尔赛拉正坐在床上。

“听见了吗，罗狄拉尔？”她好玩地从牙缝中挤出话来，“你睡得太晚了，闺女，你一直睡到中午，该发胖了。”

“我保证在半夜前离开。”达尼尔说。

玛尔赛拉笑了说：

“如果我愿意的话。”

他转身冲着杜弗太太，装出厌倦的样子：

“我有什么办法？”

“唉！理智点吧。”杜弗太太说，“还有，谢谢你这么甜的糖果。”

她把用带子捆扎着的盒子举在眼前，似乎威胁地说：

“你太好了，你把我惯坏了。到最后我该骂你了。”

“您喜欢这个就好，没有比这再使我高兴的了。”达尼尔深情地说。

他低下头，吻了一下杜弗太太的手。在近处，他发现她皱巴的皮肤上生着紫斑。

“大天使，”杜弗太太感动地说，“好了，我走了。”她吻了吻玛尔赛拉的前额。

玛尔赛拉用手抱住她的腰，待了一会儿。杜弗太太摸了摸她的头发。随后，轻快地走了。

“我一会儿去给你压被子。”玛尔赛拉说。

“不用了，死丫头，和你的大天使在一块儿玩吧。”

她以一个小姑娘的灵巧劲儿走开了。达尼尔用冷冷的眼光望着她瘦小的背影：他还以为她永不走了呢。门又关上了。可他没有轻松下来：他有点害怕一个人留下来伴着玛尔赛拉。他转过身来，看见她正笑着望他。

“你笑什么？”他问。

“看你和妈妈在一起总那么好玩。”玛尔赛拉说，“你真会哄人，我的大天使。真不害羞，你尽是在勾引别人。”

她用一副占有者的温情望着他，能够一个人和他在一块儿，她好像感到很满意。“她一副怀孕的样子。”达尼尔忧怨地想。她这么一种高兴的神情使他有点不快活。当他开始进行这长时间的窃窃私语，和将要深入下去的时候，他总是有点忧虑。他清了一下嗓子。“我又要喘起来。”他想。玛尔赛拉是一团浓厚的忧愁气味，堆积在床上，只要稍微一动它就散开了。

她站起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她到壁炉上找了一张照片。

“你总是想知道我年轻时什么样……”她说着递给他。

达尼尔拿过来：那是玛尔赛拉十八岁时的照片。她像个假小子，一张软绵绵的嘴，一双直愣愣的眼睛。身上总是这堆松软的肉，就像一套肥大的衣服浮动在她周身。可是，她还是消瘦的。达尼尔

抬起眼睛，正碰上她忧虑的目光。

“你当时真迷人，”他谨慎地说，“不过，你一点没变。”

玛尔赛拉笑了：

“得了吧，你心里很清楚我变了。坏小子，尽拣好听的说，算了吧，这不是在我妈妈跟前。”

她又说：

“我那时是个小嫩丫头，嗯？”

“我更爱现在的你，”达尼尔说，“你那时嘴里有点什么软不拉塌的东西……可你现在的样子是多么好哇。”

“总弄不清你什么时候是在正经讲话。”她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不过，别人一下便看出她心里正得意。

她抬了抬身子，向镜子里瞟去一眼。这笨拙而毫无廉耻的举动刺恼了达尼尔：在她这股俏皮劲儿里，有一种孩子般的无能为力的善良，正与她这张陷入困境的女人脸大相径庭。他冲她一笑。

“我也要问你为什么笑。”她说。

“因为你照镜子时做了一个小姑娘的动作。当你偶然间顾盼自己一下，真动人。”

玛尔赛拉脸红了，跺着脚。

“你不能少说些吹嘘拍马屁的话吗？”

两个人都笑了，达尼尔这时无精打采地想：“来吧！”机会到了，是时候了，可是他感到空虚和软弱。为了获得勇气，他想想马跌，于是，他很满意地又感到了那股丝毫未减的仇恨。马跌像一块骨头一样坚硬干脆，可以恨他，可是不能恨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望着我。”

他向前凑过身体，忧虑地打量着她。

“好吧。”玛尔赛拉说。

她望着他，不过她的头却僵硬地晃动着：她很难抵挡得住一个

男人的眼光。

“你好像累了。”

玛尔赛拉眨眨眼。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她说，“因为天热。”

达尼尔又向前凑了凑，以一副惋惜的样子说：

“一定很累了。我刚看见你，就是当你妈妈给我们讲她的罗马之行时，你显得焦虑、心烦……”

玛尔赛拉生气地笑了一声，打断他的话：

“听着，达尼尔，她这是第三次给你讲这次旅行了。可你呢，每次都是着迷似地听她讲。说真话吧，这有点让我不高兴。在这种时候，我真不知道你脑袋里想的是什么。”

“我觉得你妈妈挺有意思，”达尼尔说，“我知道她这事儿，可我喜欢听她讲，她那些小动作很迷人。”

他用脖子做了一个动作。玛尔赛拉放声大笑起来。达尼尔在愿意的时候，很会模仿人。不过，他马上又正经起来，玛尔赛拉也就止住笑。他责备地看她一眼，她在这眼光下不安起来。她说：

“你今儿晚上是有点怪，你怎么了？”

他不急于回答，一阵沉重的静默压在两人身上。屋子里真是个大火炉。玛尔赛拉非常拘束地一笑，可这笑马上就消失在嘴角。达尼尔感到很开心。

“玛尔赛拉，”他说，“我不该和你说……”

她向后一坐：“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你不恨马跌吗？”

她脸白了。

“他……唉，这个……他向我保证什么也不告诉你。”

“玛尔赛拉，这事儿这么重要，可你却想瞒着我！我难道不是你的朋友了吗？”

玛尔赛拉战抖着。

“这丑事儿!”她说。

得! 行了:她裸露了。再也谈不上什么大天使,什么年轻时的照片了,她失去了那顽皮的自尊面具。只剩下这个怀孕的散发着肉感的胖女人了。达尼尔感到热,他用手抹前额上的汗。

“不,”他慢腾腾地说,“这不丑。”

她的前肘和小臂猛地一甩,在屋子的燥热中划了一道裂痕。

“我让你讨厌了。”她说。

他勉强一笑:“讨厌? 让我? 玛尔赛拉,你就使劲找吧,很难在你身上找到什么让我讨厌的东西。”

玛尔赛拉不答话,她忧伤地低下头,最后说:

“我是多么想不让你知道这一切呀……”

他们沉默。现在,他们俩之间又产生了新的关系,像一条脐带。

“你见过马跌了吗,自他从我那儿出来?”达尼尔问。

“他在一点钟时给我打了个电话。”她扔出这么一句。

她恢复了镇定,强打着精神提防着,身子直挺挺的,皱着鼻孔。她很难受。

“他告诉你我拒绝借钱给他了吧?”

“他跟我说你没钱。”

“我有。”

“你有钱?”她吃惊地问。

“我有。可我不愿借给他。至少在见到你之前我不借。”

过一会儿,他又说:

“玛尔赛拉,我要不要借给他呢?”

她感到窘困地说:“这……我不知道,看你是不是能借给他。”

“我当然可以喽。我手里有一万五千法郎,可以随意支配。”

“那么……”玛尔赛拉说,“亲爱的达尼尔,你应该借给我们。”

屋内一阵沉默。玛尔赛拉用手指揉搓着床单。她沉重的乳房抖动着。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达尼尔说，“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真心诚意地要我借给他？”

玛尔赛拉扬起头，吃惊地看着他：

“你真怪，达尼尔，你心里藏着什么主意？”

“就是……我只是怀疑，马跌是不是征求过你的意见。”

“当然。不过……”她带着一丝微笑说，“我们之间是不征求对方意见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吗？一个说：要这么办，如果另外一个不同意就会表示反对。”

“是啊……”达尼尔说，“是啊……不过，这样一来，谁事先打好了主意，这对谁就有利。另外一个是被动的，来不及拿自己的主意。”

“也许……”

“我也知道马跌是何等尊重你的意见，”他说，“不过，我一个下午都在想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他定是拱起腰——就像他在类似情况下总做的那样，随后咽着唾沫说：‘好吧，采取果断措施。’他当时没有犹豫，并且，他也不会犹豫，他是个男人。只不过……这是不是有点过于匆忙？你不该知道知道自己的意愿吗？”

他又凑近玛尔赛拉问：

“当时不是这样吗？”

玛尔赛拉不看他。她转过脸去看看洗澡间。达尼尔看着她的侧面。她一副忧伤的神情。

“是有点儿这样。”她说。

她猛地红了脸：

“唉！不要谈这些了吧，达尼尔，求求你，这个……这个叫我心里不太舒服。”

达尼尔用眼睛盯着她。“她在打颤。”他想。但是，他弄不清楚这么羞辱她，他是不是很高兴，或者说和她一起羞辱自己。他于是想：“最容易的还是让我不去想这个。”

“玛尔赛拉，别生气，我求你。我知道我们一起谈论这个会让你多么不高兴……”

“尤其是和你。”玛尔赛拉说，“达尼尔，你不一样啊！”

见鬼，她认为我是最纯正的。她又战抖起来，用双臂紧抱着前胸。

“我不敢再看你了，”她说，“尽管我不使你感到厌腻，但我好像失掉了你。”

“我知道，”达尼尔痛苦地说，“一个大天使很容易受惊，喂，玛尔赛拉，不要再让我扮演这个可笑的角色了。我一点都不是个大天使，我只是你的一个朋友，一个最好的朋友。并且，我还是有自己的见解要说的。”他坚定地说，“既然我有能力帮助你，玛尔赛拉，你真的确定自己不想要孩子吗？”

一阵慌乱迅速地穿过了玛尔赛拉的全身，好像这身体要散裂开一样。不过这种解体马上被制止了，身体又复位在床沿上，一动不动，十分沉重。她转过头冲着达尼尔，脸色绯红；然而却毫无怨恨地看着他，含着一种无能为力的茫然。达尼尔想：“她绝望了。”

“你只要说一句话，如果你确信自己，马跌明天早上就收到钱了。”

他甚至都希望她说：“我确信自己。”他掏出钱来，一切都了事。可是，她不吱声，她冲他转过身，她好像在等待。这得干到底。达尼尔厌烦地想：“我敢说，她心里正感激我呢？”就像玛尔维纳一样，他每次打了它，它就这样。

她说：“你多好，你还这么想过，可他呢……达尼尔，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关心我呀。”

他站起来，坐到她身边，抓起她的手。一只柔软的、烧烫的手，如同一团知心话儿。他无言地把它握在自己的手里。玛尔赛拉好像在与自己的眼泪斗争。她低头望着双膝。

“玛尔赛拉，要是把孩子弄掉，你一点也无所谓吗？”

玛尔赛拉做了一个无力的动作。

“那你愿意怎么办呢？”

达尼尔想：“我赢了。”可是，他没有感到丝毫的快意。他心里堵得慌。玛尔赛拉离他这么近，肯定也有所察觉。他敢发誓是这样。这虽然是看不见的，甚至，这都说不上来是一种气味。可是，就好像是这个充满了她周围的空间。并且还有在他手中的这只出汗的小手，他强忍着使劲攥住它，以便让它排泄出所有的内涵。

“我不知道还可以怎样办，”他干巴巴地说，“这个以后咱们再考虑。眼下这会儿，我只想到你。这孩子呢？如果真的有了，那也许是凶，也许是吉。只是，玛尔赛拉，你千万不能等事后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考虑周全。”

“对……对。”玛尔赛拉说。

她毫无怨言地望着空中，显得愈发年轻起来：达尼尔想到他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女学生。“确实，她那时年轻……”可是，在这张不讨人喜欢的脸上，青春的回光返照一点也不动人。他突然放开了她的手，躲开她一些。

“想想吧，”他催促地讲道，“你真的确信自己吗？”

“我不知道。”玛尔赛拉说。

她站起来。

“对不起，我得去给妈妈盖被子。”

达尼尔默默地点了点头，天天如此。“我赢了。”当门关上的时候他想。他用手绢擦了擦手，神气活现地站起来，打开了床头桌的抽屉：是不是可以找到什么有意思的信件，马跌写着夫妻间话儿的

一张留言条啦，或者一直很不幸的安德丽没完没了地诉苦啦什么的。可是，抽屉是空的。达尼尔又坐到沙发中，想："我赢了，她想生孩子，想死了。"他很高兴这时剩下一个人：他可以重新想起那个"恨"来了。"我敢发誓他要娶她了。"他想，"这小子真是不通情理，连问她都不问。也用不着，用不着为什么正经的事儿恨他，只因这类小事儿就足够了。"他干巴巴地笑了。

玛尔赛拉回来了，一副扭歪了的面孔。她变调地说：

"我是不是想要个孩子？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可不敢奢望做一个姑娘妈妈，并且，也不存在他和我结婚的问题。是吧？"

达尼尔吃惊地耸了耸眉毛："为什么？"他问，"他为什么不能和你结婚？"

玛尔赛拉不解地看着他，最后，她只是笑笑。

"可是，达尼尔，你到底知道我们俩是怎么回事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达尼尔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儿：如果他愿意，他只要履行必要的手续就行了。像所有的人一样，一个月后，你就是他的妻子了。玛尔赛拉，你呢？你决定永不结婚吗？"

"他要是用那个保护人的身体来和我结婚，我可厌烦死了。"

"这不是回答。"

玛尔赛拉轻松了一下，笑起来。达尼尔于是明白他问岔了话头。她说：

"就是呀，人家叫不叫我德拉惠太太，我无所谓。"

"我不怀疑，"达尼尔赶紧说，"我是想说，如果这是唯一的能把孩子保住的方法呢？"

玛尔赛拉显得慌乱了。

"不过……我还没有这么考虑过呢。"

这大概是真的，让她正视这一切是非常困难的。必须硬把她按到这事儿上来，否则她会东岔西岔的。她又说：

“这个事儿……在我们之间是自然产生的；婚姻是一种束缚。我们俩无论哪一个都不想结婚。”

“可是，你想要孩子。”

她不吱声，这真到关键时刻了。达尼尔以生硬的口气重复道：

“是不？你想要孩子。”

玛尔赛拉用一只手撑在枕头上，把另一只手放在大腿上。随后，她又把腿抬起来蜷在肚子上，样子好像是正在肚子疼。这姿态很放荡，也很迷人。她用孤僻的口气说：

“是，我是想要孩子。”

赢了。达尼尔不做声了。他不能把眼睛从这个肚子上挪开，这块可恨的肉，肥厚的肉，繁殖下一代的肉，这个贮存食品的肉袋。他想到马跌曾对这块肉起过欲望，心里不由迸出一束得意的火花：好像他的仇已报了一点儿。那只棕色的、戴着戒指的手在纱裙上痉挛着，紧搂着这肚子。她在里边有何感觉呢，这位惊恐不安笨重的女人？他很想成为她。玛尔赛拉低声说：

“达尼尔呀，你解脱了我，我不能……我不能对任何人讲这话，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行，因为我最终还是觉得这是有罪过的。”

她担心地望着他：

“不是罪过吗？”

他不禁笑了起来：“罪过？这真是笑话，玛尔赛拉，当你的愿望是合乎情理时，你却觉得它有罪过。”

“不是。我想说对马跌来说，好像是在撕毁合同。”

“你得对他痛痛快快地讲一讲，这就行了！”

玛尔赛拉不吱声，她好像在考虑。她忽然急切地说：“啊，如果我要是有一个孩子的话，我发誓，我绝不会让他像我这样毁坏自己的一生。”

“你没有毁坏自己的一生啊。”

“毁坏了。”

“不,玛尔赛拉,还没有。”

“毁坏了,我一事无成,而任何人也不需要我。”

他没有答话:确实如此。

“马跌也不需要我,如果我死了……于他也无妨大事。对你也是同样。达尼尔,你对我充满了爱怜之情,这也许是我在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了。可是,你并不需要我,倒不如说我需要你。”

回答?反驳?得小心着点儿:玛尔赛拉好像是正处在她时而有的那种不顾一切的清醒时刻。他默默地抓过她的手,示意地使劲攥了攥。

“孩子,”玛尔赛拉继续道,“对了,孩子,他会需要我的。”

他抚摸着她的手:“这些话应该对马跌说呀!”

“我不能。”

“为什么?”

“我说不出,我等着他来问。”

“可是,你很清楚他是问不出这些来的,他不想这些。”

“他为什么就不这么想?你怎么就能这么想?”

“不知道。”

“那就活该如此了。你借给我们点儿钱,我去找那个医生。”

“你不能!”达尼尔突然叫起来,“你不能这样!”

他猛地闭上嘴,小心地望着她。是一阵激动使他发出了这声愚蠢的呼叫。一想到此,他顿时呆住了,真为这一呼叫而惶恐。他紧闭上嘴唇,扬了扬眉毛,变换了一个嘲讽的眼光。一切都白费,他早不该看她:她拱起了双肩,双臂在两侧垂着。她等待着,残损而被动地等待着,她要这样等上一些年月,一直等到头。他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机会了。”就像他刚才想到自己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一样。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一般都是在赌自己最后的机会。她也要

去赌，并且去失败。再过几天，她就成了一个肥大的痛苦之躯了。必须禁止这一切。

“如果我亲自和马跌去讲呢？”

一股非常巨大的沾满泥污的怜悯心夹裹住他。他其实一点也不同情玛尔赛拉，而且还为此感到特别恶心。可是怜悯在起作用，它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可能把它摆脱的话，叫他怎么样都行。玛尔赛拉扬起头，以为他发疯。

“对他讲？你去？可是，达尼尔，你想什么哪？”

“可以对他说……说我碰到你了……”

“在哪儿？我从来不出去。再说，即便是碰上了，我怎么竟平白无故地跟你讲起这个来？”

“不行，显然不行。”

玛尔赛拉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

“达尼尔，求求你，别跟着掺和这事啦。我恨死马跌了，他不应该跟你讲这些……”

可是，达尼尔还坚持他的想法：

“你听着，玛尔赛拉，你知道我们要怎么做吗？把实话告诉他，很简单！我对他说：你得原谅我们之间的一点小小的秘事：我和玛尔赛拉，我们俩有时幽会一下，但从来没告诉过你。”

“达尼尔，”玛尔赛拉乞求道，“不行呀，我不愿你去讲我。我绝不愿以一副乞求什么的样子对他讲，应该是他先明白才行。”

她用妻子一样的口吻说：

“还有，你知道，我没有亲口对他说，他不会原谅我们的，因为我们之间是什么都要公开的。”

达尼尔想道：“她人真不错。”可是，他不敢笑。

“不过，我不以你的名义去讲，”他说，我对他说我看见你了，看你一副心里难受的样子，事儿好像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像我是随口说出来的。”

“我不要,”玛尔赛拉赌气地说,“我不要!”

达尼尔贪婪地看着她的双肩和脖子。她这种傻乎乎的固执真让他生气。他真恨不得把这固执砸碎。他现在已被一股巨大而粗卑的欲望所占据了,强奸这个意识,在侮辱中跟她一起自我毁灭。然而,这不是残暴的色情狂:比这更费人捉摸,更含水性,更充满肉欲。这是善良。

“就得这样,玛尔赛拉。玛尔赛拉,看着我。”

他抓住她的双肩,手指掐进那温暖的脂肪中。

“如果我不对他说,而你什么也永不对他讲,那么……那不就完蛋了,你默默地在他身边生活,到最后你会恨他的。”

玛尔赛拉不回答。但是,他从她那忧怨的消泄下去的面孔上就知道,她正在让步。她还说:

“我不要。”

他放开她:

“你如果不让我去讲的话,我会恨你好长时间,”他气愤地说,“是你亲手毁坏自己的一生。”

玛尔赛拉用脚尖擦磨着床脚。

“应该……应该对他讲些模模糊糊的话,”她说,“只是提醒他注意而已……”

“好,就这么办。”达尼尔说。

他心想:“这你就交给我,放心好了。”

玛尔赛拉做一个气恼的动作:“这不可能。”

“瞧你,你又变得明白过来了……为什么这不可能呢?”

“你不得不把我们幽会告诉他。”

“就是呀!”达尼尔心烦地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过,我知道他,他不会生真气的。他会有点不痛快,那也只是表面而已。再

说，因为他马上就会感到自己的罪过，所以他巴不得你身上有点可责备之处呢！并且，我就对他说，我们也只是从最近几个月才开始幽会的，而且还是间隔很长时间有一次。再说无论如何，我们早晚也得告诉他。”

“这倒是。”

可她好像并没有被说服：

“这是我们的秘密呀！”她深感遗憾地说，“听我说，达尼尔，这可是我自己的私生活呀，就这么一点点呀！”

她又怨愤地补充说：

“只有瞒着他的事儿才是属于我自己的。”

“那也得豁出去，为了孩子呀。”

得，她要让步了，只要等一等到行了；她被自身的重负所拖累，就要滑到甘心忍从和自我放弃的地步了。再过一会儿，她就会完全放开了，一点不加抵抗，听之任之。她会对他说：“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在你的手心儿里。”她迷住了他，这股吞噬着他的情火，他不知是恶还是善。善与恶，他们的善和他的恶，这是一码事。有这个女人，有这种令人厌恶的头晕目眩的私通。

玛尔赛拉把手伸进头发里。

她挑战地说：“那么好，试试看吧。再说，这怎么着也是一次考验。”

“一次考验？”达尼尔问，“你是想让马跌来经受一下这次考验？”

“是啊。”

“你可以想到他会无动于衷？他并不急于前来找你解释吗？”

“我不知道。”

她又干巴巴地说：

“我还需要重新衡量他。”

达尼尔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

“你不再看得起他了？”

“不是……只是从昨天晚上，我就不那么信任他了。他当时是……你说得对，他当时才不在意呢。他没有考虑到我。还有，今天这个电话，真可怜，他……”

她脸红了：

“他觉得他应该对我讲他爱我，在挂电话时。这就显出了他那坏心眼儿。我不能对你说当时我所感到的！如果我有一天真的看不起他了……可我不愿往这上面想。如果偶尔我有时恨他了，心里尤其感到特别的难受。啊！如果明天晚上他试着叫我讲一讲，如果他问我那么一次，只一次：‘你头脑里是怎么想的？’……”

她不讲了，忧伤地摇着头。

“我去跟他讲。”达尼尔说，“一会儿离开你家时，我给他写个条子，明天跟他约会。”

他们沉默了。达尼尔开始想象着第二天的会谈：那肯定是非常激烈而又艰难的。但这却把那股发粘的怜悯从他身上冲洗掉了。

“达尼尔，亲爱的达尼尔。”玛尔赛拉叫着。

他抬起头，碰上她的目光。这是一个沉重而迷人的目光，从中溢流着性的感激，一个做爱之后的眼光。他闭上眼睛；在他俩之间有某种比性爱更强烈的东西。她打开了自己。他进入她之中。他们只成一个。

“达尼尔！”玛尔赛拉重复着。

达尼尔睁开双眼，艰难地咳嗽着；他有哮喘病。他抓过她的手，屏住呼吸，长时间地拥抱着她。

“我的大天使！”玛尔赛拉在他的肩上叫着。

他要低着头在这只散发香气的手上度过一生；而她正爱抚着他的头发。

十一

一朵巨大的褐红色花朵升向天空，这是夜。马跌正在这夜里散步，心在想："我这个人完蛋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应该把它反过来、复过去地、十分周密地琢磨一番。时不时地，马跌又失去了这个想法，只剩下这几个词句。然而光是词句也不失某种阴郁的迷惘："一个完蛋了的人。"可以想象好多各种各样的灾难，自杀、反抗，还有其他的极端性行为。然而，这个想法马上又回来了。不是这个，一点儿也不是这个，这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无须声张的、安安静静的苦难，丝毫也涉及不到绝望。相反，这不如说是很舒服的。马跌好像感到人家刚刚允许他一切，就像对待一个不治之症的患者一样。"我只有这样苟且偷生了。"他想。他看到"萨马他"几个闪光的字母，门口的那个黑人赶紧奔他走过来，手碰了一下帽檐。走到门槛时，马跌犹豫了：他听到里面的嘈杂声和着探戈舞曲，而他的心里还充满着懒意和黑夜呢。并且，这是突然而至的，就像在早晨，一个人站起来而不知道他是怎么起床的。他拨开绿色的帐幔，向下走了十七步台阶，便来到这个光辉夺目、人声嘈杂的地窖，还有一块块不干净的白点子——桌布。这里满是人的气味，大厅里挤满了人，像做弥撒时一样。地窖的尽里头，身着纱衫的高丘人[①] 在台上奏着乐器。马跌面前站着一些人，穿戴整齐地伫立在那儿，像是在等待着他们跳舞，神情阴郁，好像是被一种没完没了的命运所

---

① 高丘人——指南美洲潘帕斯草原上的人。

捕获。马跌用疲惫的眼光在大厅里搜寻着，想找到波里和伊维琦。

“您要一张桌子吗，先生？”

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他面前鞠了一躬，以一副接待者的样子说。

“我找个人。”马跌说。

那小伙子认出他来：

“哟，是您呀，先生。”他很热情地说，“劳拉小姐在穿衣服，您的朋友们在里头，靠左边，我领您去找。”

“不用，谢谢，我自己能找到。你们今天人真不少哇。”

“是啊，不少。一些荷兰人，他们就是爱吵闹，不过倒肯花钱。”

小伙子走了。简直都别想在这些跳舞的情侣们中间挤出一条路。马跌等着：他听着这探戈舞曲和跳动着的脚步声，观望着这一厅无声的人群在缓慢地蠕动。裸露的肩膀、黑人的脑袋、夺目的衣领、绝美而成熟的女人，更多的是上年岁的先生——他们都面带歉意地跳动着。探戈舞曲那尖刻的音调在他们的头顶上飘过；奏乐者好像并不是为了舞者们而奏乐。“我来这儿干什么呢？”马跌问自己。他外套的肘部都磨光了，他的裤子上没有了裤线，他舞跳得不好，他不能以这种庄重的悠闲神态去寻开心。他感到浑身不自在。在蒙特马特，尽管饭店老板对你很热情，但你从来也不会感到自在，空气中总有那么一股无休止的令人担忧的不吉利的气氛。

白色的灯泡亮了。马跌在退向两边的人们背后夺出一条小路。一个角落里放着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桌子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悄悄地讲话，但互相之间并不对视。另一张桌子上，波里和伊维琦弯着腰正忙碌着什么，并且还面带一种怡然自得的严肃。“真像是两只小秃鹫。”伊维琦在讲话，一边打着激动的手势。她从来也没有对马跌表现过这样的面孔，哪怕是在她最充满信任的时候。“他们真年轻呀！”马跌想到此，恨不得转身走开。然而，他却走近他们，

因为他再也不能忍受这孤独了，他有一种感觉，好像他是在透过锁孔看他们。他们马上就要发现他来了。于是，你看吧，两个人要一起冲他转过脸，那种对他们父母，或什么大人物才有的假惺惺的脸。就连他们的内心中，也有某种东西改变了。他现在就站在伊维琦的旁边，但她没有看到他。她正凑在波里的耳旁，悄声说着什么。她有点儿——只一点点儿——大姐姐的样子，她以一副惊叹而温厚的态度对波里讲话。马跌重新感到了一丝快慰。即便是和她弟弟波里在一起，伊维琦也不完全自我放弃，她在装扮一个姐姐的角色，她永远也不能忘掉自己。波里嗤地一笑：

“毫无办法。”他说。

马跌把手放在他们的桌子上。当说到“毫无办法”这句话时，两人之间的谈话就终结了：这好像是一部小说或一场话剧里的最后一句台词。马跌看着波里和伊维琦：他觉得他们真富有戏剧性。

“你们好哇！”他说。

“你好。”波里说着站了起来。

马跌向伊维琦瞟了一眼：她向后仰着，他发现她的双眼呆滞而苍白。真实的伊维琦消失了。“为什么说真实的呢？”他生气地想。

“马跌你好。”伊维琦说。

她脸上没有笑，但也没吃惊或怨恨的表情，她好像觉得马跌的出现是完全理所当然的。波里指了指人群：

“那边有人呀。”他很得意地说。

“对，对。”马跌说。

“你要坐我的座儿吗？”

“不用了，一会儿你把它给劳拉吧。”

他坐了。舞场中间空了，乐台上一个人都没有了。高丘人已奏完了他们的探戈组曲，黑人的爵士乐“黑吉托乐队”替代了他们。

“你们在喝什么呢？”马跌问。

人们在他周围嗡嗡地发出响声。伊维琦并没怠慢他，他心里充满了一股温暖。他已在愉快地体味着成为人群间一员的感觉所为人带来的那种越来越浓的美味。

“一杯伏特加。”伊维琦说。

“哟？你现在喜欢喝这个啦？”

“这酒烈。”她小声地说。

“这个呢？”马跌怀着一种不偏不倚的心情，指着波里杯子里冒着白沫的液体。波里惊奇而开心地盯着他。马跌感到一阵难为情。

“这个真难喝，”波里说，“这是酒吧老板配的鸡尾酒。”

“你是出于礼貌才要这酒的吧？”

“三个星期以来，他就总缠着我要我尝尝这酒。你知道，他哪里会做鸡尾酒，他成了酒吧老板是因为他原来是个变戏法的，他说这两个职业是一码事，其实才不呢！”

“我想可能是由于用鸡尾酒调合器的缘故，”马跌说，“把鸡蛋打开后，应该用手去搅和。”

“他还真不如去干那杂耍的老本行。唉，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喝他这鬼玩意儿。可是，我今晚跟他借了一百块呀！”

“一百法郎？”伊维琦说，“我这儿有。”

“我也有，”波里说，“不过因为他是酒吧老板。碰上一个酒吧老板，就是得向他借钱。”他以一种稍显严肃的口吻说。

马跌看了看那个酒吧老板。他正站在自己的酒柜后，上下一身白，抱着双臂，嘴里叼一支烟，显得安闲自在。

“我早该当一个酒吧老板，”马跌说，“这肯定很有趣儿。”

“那你可得赔大钱，”波里说，“你会把什么都打碎。”

三个人不出声了。波里看着马跌，而伊维琦则看着波里。

“唉，我是个多余的。”马跌难过地想。

餐厅跑堂的递给他香槟酒的单子。得当心点儿，他手里已不够

五百法郎了。

“一杯威士忌。”马跌说。

突然间，他感到节俭是如此的令人厌恶，而钱夹里这薄薄的几张票子又是如此可恨。他又叫住了那餐厅跑堂的：

“稍等！我改要一瓶香槟酒。”

他又拿过了酒单。毛姆酒要三百法郎。

“你要喝这吗？”他问伊维琦。

“不……好吧，”她思考了一下说，“这个更好点。”

“给我们来瓶毛姆酒，要戴红色饰带的。”

“喝点香槟酒我也高兴。”波里说，“因为我不喜欢喝香槟，所以得习惯一下。”

“你们俩真叫劲，”马跌说，“总喝自己不愿喝的玩意儿。”

波里觉得开心。他特别喜欢马跌跟他用这种口气讲话。伊维琦绷紧了嘴唇。“瞧，对他俩什么话也不能讲，总有一个会生气的。”马跌有点不快地想。他们就坐在马跌的对面，很认真又很严肃，每个人都对马跌有自己特别的概念，两个人都迫使他硬要符合自己那个概念。可是，这两个概念又是不可调和的。

他们沉默了。

马跌伸了一下双腿，开心地笑了一笑。那尖酸而高傲的小号声一阵阵传入他的耳朵。他倒并不想从中听到什么曲调：这就行了，够了，有声有响儿，这就给他一种极度敏感的镀铜的美意。当然了，他心里非常清楚，他这个人完蛋了。可是说到底，在这个舞会上，坐在这桌子旁，在这些同样也完了蛋的人们中间，这倒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一点也不让人难受。他转过头来：酒吧老板一直在出神儿。右边，一个戴单片眼镜的家伙，生着一张麻脸，单独一个人在那儿坐着。稍远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家伙，也是一个人坐在那儿，面前放着三杯酒，还有一个女用手提包，他老婆该是跟他的朋友去跳

舞了。他的样子不如说很轻松:他用手挡着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一双小眼睛欢快地眨巴着。到处是微笑的、干净的、嵌着破罐破摔的眼睛的面孔。这帮家伙最好是快回家去。可他们已无力回家,只好留在这里抽着烟儿,喝着酸味的混合饮料,微笑着。耳朵听腻了音乐,用那空洞的双眼注视着自己这支离破碎的命运。在这帮人中间,马跌忽然感到一阵孤独,他感到一种卑微而怯懦的幸福在有气无力地呼唤:"像他们一样吧……"他害怕地惊骇一下,他转向伊维琦。尽管她是这么喜欢思仇记恨,这么不近人情,可她却是他唯一的救助者。伊维琦看着她杯里剩下的透明液体,用一种担心的神情在暗中斜视着那杯子。

"应该一口喝下去。"波里说。

"不要这样干,"马跌说,"这样会烧坏嗓子。"

"伏特加就是要一口一干。"波里严正地说。

伊维琦抓起杯子。

"我倒愿意一口干了它,这一下子就完了。"

"不要喝,等等香槟酒嘛。"

"我得干了它,"她气呼呼地说,"我要痛快痛快。"

她把酒杯端到唇边,上身向后一仰,把杯子里的酒一下子全都倒进嘴里,好像灌在一个瓶子里。她停了一下,不敢把嗓子眼里这团火焰一口吞下。马跌实在为她难受。

"咽呀!"波里叫道,"就当这是水,只有这样了。"

伊维琦的脖子胀鼓了一下。她把杯子放下,作了一个可怕的鬼脸,双眼里含满了泪。她旁边那位棕色头发的太太,中断了自己的沉思,向伊维琦投来充满责备的眼光。

"啊呀! 烧得慌……就像火。"伊维琦说。

"我再去买一瓶来,好叫你多练习练习。"波里说。

伊维琦想了想道:"我最好是用烧酒练,那更烈。"

随后，她又带着一种充满担忧的希望说：

“我想现在可以痛快痛快了。”

谁也没有答话。她神气活现地转过脸来冲着马跌，这是她第一次看他。

“你喜欢烈酒吗？”

“他？了不起呀！”波里说，“一连七杯威士忌没问题，我亲眼见他喝过。那天他在给我讲康德。到末了，我都听不进去了，我替他醉了。”

这是实事。就是这样喝，马跌也不会失去理智。在所有喝酒的时候，他都有东西支撑着。什么呢？他眼前忽然闪出高更，一张肥大而苍白的脸，双眼无神。他想道：“是人性的尊严在支撑着。”如果他稍一放松自己，他害怕在他昏沉的、像一团飘动的热雾的脑袋里，会突然产生一种苍蝇或是蟑螂的想法。

“我特别怕喝醉了，”他谦卑地解释说，“我喝酒可以，但我绝不允许身上有一点醉意。”

“在这方面，你真是罪极了。”波里不无欣赏地说，“比个母驴还厉害。”

“我不是罪，只是紧张。我不会放任自己，我必须时刻想着会出什么事。这是一种自卫。”

他又嘲讽地加了一句，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我是一株沉思的芦苇。”

像是在说给自己听。不过，这不是真的，他此时此刻并不真诚，其实他是想讨好伊维琦。“我到了这一步啦？”他到了以败坏自己名誉来取巧的地步了，他愿意以此来获取些微的效果，他以此来向小女孩讨欢心了。“混蛋！”但他又惊愕了：当他把自己当作混蛋时，他同样也不真诚，他并没有真的气愤。这只是一个为了自我安慰的玩笑罢了，他自以为可以用这“清醒”来自救于卑鄙之外了。可是这

“清醒”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要付出什么，不如说这反使他心满意足。而且，这番对“清醒”的评论的本身，这种攀登着自己肩膀而向上的手段……“必须彻头彻尾地改造自己。”可是在这场改造中，他无任何帮助。他所有的思想，在一产生出来时便受到了污染。忽然，马跌像一道伤口一样打开了自己，他看到了自己的一切：思想，思思想之思想，思思想之思想之思想。他一直透明到无限，也腐烂到无限。而后，这一切又泯灭了，他又感到自己坐在伊维琦的对面，她正以一副可笑的样子看着他呢！

“哎，对了，”他问她，“你这么早就做完功课啦？”

伊维琦愤愤地耸了耸肩膀：“我不想再谈这个！我受够了，我来这儿是寻开心来了。”

“她在沙发上鼓弄了一整天，两眼瞪得像碟子一样大。”波里毫不在乎地说，根本不顾她姐姐向他投来的严厉的眼光。

“她真有意思，会在大热天给冻死。”

伊维琦大概哆嗦了好长时间，也许是抽泣。不过这会儿看不出来了：她在眼皮上涂了蓝脂，在嘴唇上涂了覆盆子口红，加上酒烧红了她的双颊。她现在正光彩照人呢。

“我想度过一个极美的夜晚，”她说，“因为这是我最后一个夜晚了。”

“你真可笑。”

“就是！”她固执地说，“我肯定考糟了。我知道，我即刻就动身，不能在巴黎多待一天。要不……”

她不讲了。

“要不什么？”

“什么也不。求求你，不要再谈这个了，这让我羞愧。啊，香槟酒来了！”她快活地叫道。

马跌注视着那瓶子，心想：“三百五十法郎。”昨天晚上在凡尔

赛吉多里大街上碰上的那个家伙，他也完蛋了，但是可怜的，既没喝香槟也没有发疯狂，不仅如此，他还饿着肚子呢。马跌真恨这个瓶子。它是那么沉重，黑糊糊的，瓶颈上贴着一个小白纸签。堂倌毕恭毕敬，猫腰在冰桶上，很熟练地把酒瓶在手指间转动着。马跌一直望着那酒瓶，头脑里还一直想着昨天晚上那醉鬼，感到心里被一阵真正的恐慌所袭击。正在这时候，乐台上走来一个很洒脱的青年，对着话筒唱起来：

“他大功已告成啊，

埃米尔……”

而且，还有这转动在苍白手指间的酒瓶子，所有这些不吵不闹地在困境中受煎熬的老实人们。马跌想：“这酒有一股大红葡萄酒的味儿。其实，这是一样的东西。再说，我也不喜欢喝香槟酒。”他感到整个舞会像一个小小的地狱，如同一个肥皂泡一样轻浮。他笑了。

“你笑什么？”波里未开口也先笑了。

“我刚刚想起来我也不喜欢香槟酒。”

三个人都笑起来。伊维琦的笑声尖锐刺耳。她的邻座转过身打量着她。

“瞧多带劲吧！”波里说。

他又说：

“等一会儿堂倌走了，咱们把酒倒在冰桶里。”

“随你便吧！”马跌说。

“不要！”伊维琦说，“我要喝。你们要是不喝，我把一瓶子都喝光。”

堂倌给他们斟上酒。马跌上愁地把酒端到唇边。伊维琦神情困惑地望着自己的杯子。

波里说：“要是这么冒着泡沫斟上，还不错。”

白灯熄灭，红灯跟着亮了。一阵低沉的鼓声响起来。一个身穿男礼服秃头圆胖的先生，跳到乐台上，先对话筒微笑着：

“女士们、先生们，萨马他的主人非常高兴地向你们介绍埃莉诺尔小姐，她在巴黎是初登舞台，啊！埃——莉——诺——尔——小姐！”

在第一阵彼吉那[①] 舞曲中，一位身材颀长的金发姑娘走进大厅。她裸着身体，在红色的光芒中，身体活像一块巨大的棉花。马跌转脸看看伊维琦：她正睁大苍白的眼睛看着那姑娘，她的脸上闪出一副古怪的残忍相。

“我认识她。”波里说。

那姑娘跳起舞。由于急于博得大家的赏识，她有点慌乱，显得并不很有经验。她把双腿有劲地踢向前方，脚尖像手指一样竖立着。

“她又恢复了。”波里说，“看着吧，她还得跳坏了。”

确实，她那长长的四肢里，有一种令人担忧的脆弱感。当她把脚放回到地上后，大腿发出一阵牵动全身的抖动，从脚腕一直到大腿。她跳着移近乐台，转过身来。“得了，”马跌厌烦地想，“这次她该扭屁股了。”一阵阵嘈杂声压过了乐曲。

“她哪会跳舞！”伊维琦的邻座撇了一下嘴说，“把票价提到三十五法郎了，得好好安排几个节目。”

“他们还有劳拉·蒙泰罗呢！”那胖家伙说。

“那也强不了多少，真不要脸，尽是从街上捡来的这些东西。”

她又喝了一口鸡尾酒，便玩起自己的戒指来。马跌扫了一眼大厅，到处是严厉而认真的眼光。这些人都以发火来娱乐自己，那舞女在他们眼里好像双倍地裸露着。因为她跳得有点笨，好像她已感

---

① 彼吉那——一种起源于安的烈斯群岛的舞蹈。

觉到观众的敌意，从而希望感化他们。马跌被她这顽强的斗志所打动：她向他们伸着半裸的屁股，带着一种撕人肺腑的热忱。

“瞧她付出了多大代价！”波里说。

“看来不中用，”马跌说，“他们要人尊重。”

“他们主要想看屁股。”

“是这样，不过得带有艺术性。”

那舞女踢动着双腿，使屁股在一种快意的笨拙中抖动。过一会儿，她面带微笑地站立起来，双臂伸向天空，抖动着。于是，一束束颤动从她的肩胛慢慢地滑下来，一直到腰部的凹陷处才消逝。

“这倒有意思，她的腰很硬挺嘛。”波里说。

马跌不回答，他正在想伊维琦。他不敢正眼看她，但他回想着她刚才那副残忍的表情。原来，她跟别人没有两样，这可恶的东西：她在风度和严紧的衣着的双重掩盖下，像个野汉子一样恨不得用眼睛把这块赤裸的肉吞下去。一股怨恨升腾到马跌的唇边，可他的嘴烦得很：“今天早上多余那么扭扭捏捏的。”他稍转了一下脸，看见伊维琦的手已攥紧，放在桌子上。那尖尖的、猩红的大拇指甲正像一个指示箭头，指向舞池。“她现在只剩下自己了，”马跌想，“她头发下面正掩藏着一张得意忘形的脸，夹紧大腿，正美着呢？”这么一想，真叫他受不了。他差一点站起来走掉。可是他没有这股力量，他只想：“就算我爱她的纯真吧！”那舞女现在把双手按在腰间，侧着身用脚跟儿移动着。她的腰部碰了一下他们的桌子。马跌很愿去想一想这肥大的、正发情的、在不停抖动的脊椎下面的屁股，以便使自己从思绪中解脱出来，也是为了报复一下伊维琦。那舞女蹲下来，双腿叉开着，慢慢地前后摆动着自己的屁股，活像是夜晚的一个小火车站上，一只摇摆在无形的手上的白色提灯。

“啊呀，”伊维琦叫了一声，“我可不要再看她。”

马跌吃惊地看她一眼。他看到一张三角形的脸，一张被怒气和

厌恶扭歪了的脸："她原来没有动情。"他歉意地想道。伊维琦颤抖着，他想冲她笑笑，可他的脑袋里满是铃铛的响声。波里、伊维琦、那淫荡的身体，还有这深红的光圈全都溜出了他的方舟。他只剩自己，只是在远处燃着的一团孟加拉烈火。烟雾中，一个四条腿的怪兽正在翻筋斗，一阵阵节日的乐曲穿过树林中那湿润的窸窣声传入他的耳内。"我怎么了？"他自问着。又像今天早晨那样，他周身只有一片幻景。马跌灵魂出窍了。

音乐突然停止，那姑娘站在原地，冲观众亮亮相。在她的微笑之上，一双美丽的眼睛闪着陷入绝境的恐慌。没有一个人鼓掌，只有几声伤人心的冷笑。

"这帮王八蛋！"波里骂道。

他用力鼓起掌来。别人都向他投来吃惊的目光。

"别做声！"伊维琦怒不可遏地说，"别给她鼓掌。"

"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呀！"波里一边鼓掌一边说。

"还有呢？"

波里耸了耸肩膀："我认识她，我和劳拉跟她一起吃过饭，这姑娘很不错，不过没头脑。"

舞女给观众一个飞吻，面带笑容退下去了。白色的光又吞噬了大厅。清醒了。人们很高兴审判完了一个舞女之后，又相处在一起。伊维琦的邻座点燃了一支烟，对自己温和地撇了撇嘴。马跌没有醒过来，这是一场白日恶梦，就是这样。他周围的面孔都兴奋起来，满带着一种欢愉和松弛的满足；面孔也没有任何改换。我的呢，也应该是这样：眼睛应该含有这种矜持；嘴角，无论如何，应该让人看到是凹下去的。瞧！这一位的脸是恶梦般的，他小步跑到台上，使劲挥动着手叫大家安静，一副事先就享受着他即将引起听众惊奇的美意的面孔，还有那满带热情地表示一种连评论都用不着的神气，报出一个著名的名字：

“劳拉·蒙泰罗!”

大厅里立刻颤动在热情与赞赏之中,掌声已经劈劈啪啪地响起来了。波里显得很高兴。

“他们情绪蛮好嘛!今儿又稳拿了。”

劳拉倚靠在门边。那扁平的脸在远处活像一只狮子的鼻子。她的双肩,白花花地颤抖着,闪出绿色的折光。简直是一个在起风之夜汽车尾灯照射下的一棵白桦树。

“瞧她多漂亮!”伊维琦低声道。

她稳重地迈着大步走上来,安然中透着绝望。她生着一双小巧的手,身上充满着苏丹后妃的持重美;可在她步法中,却掺和着一种男人的慷慨。

“真叫潇洒!”波里赞赏地说,“他们甭想挑她的错儿。”

真是这样。第一排的在自己的椅子上向后退缩着身子,他们几乎不敢,在如此近的距离中多看几眼这个闻名的面孔。一个古罗马行政长官的漂亮面孔,伟大的、众所周知的、上面笼罩着非凡的政客的假相,那张嘴熟知自己的事务,已习惯张大口打哈欠;嘴唇突出来,专为吐出烦恼、恶心,也为了把声音传得更远。劳拉突然站住,伊维琦的邻座赞赏地长吁一声。“瞧,她能抓人。”马跌心想。

他感到很为难;劳拉的内心里,其实是很高傲的,是充满激情的。然而,她的面孔却在作假,它在用高傲和激情赌博。她很痛苦,波里使她绝望,只是每天有那么五分钟,她利用独唱的机会在漂亮中痛苦一番。“那么我呢?是不是也在漂亮中痛苦呢?是不是正在音乐的伴奏下扮演一个完蛋的人呢?可是,”他又想,“我完蛋了,这确实是真的呀!”在他周围,都一码事:有一些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一些烟雾;而另外一些呢,又是多余地存在着的。比如,酒吧老板。刚才,他抽一根烟,还像一朵紫牵牛花一样富有朦胧的诗意。可眼下呢?他清醒过来,他有点过于像酒吧老板了。他摇动着调和器,

打开，放出一股黄色的泡沫液体，流入杯子，伴着有点过于机械的动作；他在扮演酒吧老板。马跌又想起来布律埃。“也许一个人不能不这样，也许只是选择一下罢了：或者什么也不是，或者扮演你的角色。”他又想，“这样就太可怕了，你人的本性就会被篡改了。”

劳拉不慌不忙地扫了一眼大厅。她那痛苦的假面具僵硬并固定下来，像是被遗忘在脸上。然而，在她唯一的有生命的眼底深处，马跌窥见了一束威慑而猎奇的火焰，这没有被用来赌博。她到底望见了波里和伊维琦，显得平静下来。她向他们善意地一笑，接着便神情茫然地报道：

“船工之歌：《乔尼·帕尔莫》。”

“我真喜欢她的嗓子，”伊维琦说，“像大纹灯心绒在抖动。”

“嗯，是啊。”

马跌心想，“又唱《乔尼·帕尔莫》。”

乐队奏起来，劳拉扬起沉重的双臂，得了，她做了个十字，他看到一张血红的嘴张开了：

“有谁残忍，妒嫉，尖刻？

又有谁？

弄虚作假，身败名裂……”

马跌不用听了，他在这副痛苦的影子前感到羞愧。这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他心里很清楚。可是，不管怎么说……

“我不会痛苦，我从来都痛苦得不够。”在痛苦之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这痛苦竟是一种鬼魂，你每天追逐在它的身后，总觉得就要抓住它了，你就可以快点投入其中，咬着牙着实地痛苦一番了，可是，当你坠入其中的时候，它又跑掉了，只剩下几个零乱而破碎的词句，和成千上万的慌乱的道理在那里像蛆一样蠕动着：“在

我脑袋里乱哄哄地吵，不停地吵，要是能够让我沉默下来，叫我干什么都行。”他羡慕地看了一眼波里：在这个固执的前额后面，该是无限的安静吧！

“有谁？
残忍，妒嫉，尖刻！
只有乔尼·帕尔莫……”

“我在撒谎！”他的自我贬低，自我悲哀，都是一片谎言，是空话，他把自己推到空话中，推到自己的表面上，以便躲避那真实世界不可忍受的压力，那个黑魆魆的炎热的散发着乙醚臭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马跌没有完蛋——一点也没有，这更糟，他还很结实——身体结实但犯有罪过？而是玛尔赛拉将要完蛋了，如果他在大后天前找不到五千块钱的话。彻底完蛋了，毫无其他。这就是说她要么生下那个孩子，要么去被一个江湖婆子整治至死。在这个世界里，痛苦并不是一种精神状态，用不着语言来表达它，那只是事物的表面。“娶了她吧，我的假浪漫鬼。娶了她吧，老伙计，你为什么不娶她呢？”我发誓她会因此而乐开了花的，马跌厌恶地想。全场鼓起掌来，劳拉俯允一笑，又报到：

“卡苏歌剧插曲：《海盗的未婚妻》。”

“她唱这个歌时我不喜欢她，唱玛尔哥·里翁则好得多，更神秘。劳拉是个唯理性主义者，身上没有一点神秘感，并且，过于好心。她恨我，那是一种强烈的明明白白的恨；很正直，是正直人的恨。”他漫不经心地倾心于这些像在顶楼上胡乱跑动的耗子一样轻浮的思想。在此下面，是一层浓重的忧愁的睡眠，一个在静默里等待的深邃的世界。马跌早晚要坠入其中。他看到玛尔赛拉，他看到她严厉的嘴和茫然的双眼。“娶了她吧，假浪漫鬼！娶她吧，你已经

到了理智的年龄了，应该娶她了。”

“一艘高高的船，
架着几十只枪炮，
冲入了那港湾……”

“够了，够了，我会找到钱，到最后我要么找到钱，要么娶她为妻，这是无疑的！我可不是个混蛋，可是今天晚上，只是今天晚上，让他妈我安静一会儿吧！我要忘掉。玛尔赛拉忘不掉，她在她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回想着一切，她看着我，静听着自己身子里的骚动。还有呢？她姓我的姓，占有我的一辈子也行。可是今天晚上，属于我！”他转身冲着伊维琦，正欲向她猛冲过去。她对他一笑，于是，他撞在一堵玻璃的墙壁上。这时掌声大作，人们高叫：“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劳拉根本不理会这些请求；她在明晨两点半还要再唱一次呢，所以，她要省点劲儿。她谢了两次幕之后，朝伊维琦走来。人们都转过头望着马跌这张桌，马跌和波里站了起来。

“你好哇，我的小伊维琦。怎么样？”

“你好，劳拉。”伊维琦有气无力地说。

劳拉又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波里的下巴，说：

“你好呀，坏蛋！”

她平静而低沉的嗓音为“坏蛋”这个字加上了一种尊严，好像是她专门从她歌曲中那些悲怆而饶舌的词句中挑选出来的一样。

“您好，女士。”马跌说。

“啊？您也在呀！”

他们都坐了。劳拉冲着波里，她好像十分自在。

“他们好像把埃莉诺尔给裁了？”

“正说着呢。”

“她跑到我的房子里哭了。萨惠良气极了，八天以来这已是第三次了。”

“他要把她赶走么？”波里担心地问。

“他是想这样，因为她没有合同。我对他说，如果她走了，我跟她一起走。”

“那他怎么说？”

“她还可以再留一星期。”

她在大厅里扫了一眼，高声说：

“今晚上是一帮混蛋观众。”

“哟，我怎没这么想呢？”波里说。

伊维琦的邻座正小心翼翼地用眼睛盯着劳拉，顿时战栗了一下。马跌直想笑，他觉得劳拉很可爱。

“因为你没有经验。”劳拉说，“我一进来，立刻就发现他们刚刚干了缺德的事儿，一个个全都一副伪君子的面孔。”她又说，“你知道么，那孩子如果在这儿干不成了，就只有到街上去拉客了。”

伊维琦突然抬起头来，神情茫然。

“我才不管她去不去拉客呢。”她猛地说，“那比她跳舞合适多了。”

她费了很大的劲儿，以便支撑起自己的脑袋并睁开那双无神的，充血的眼。她缓和了一下刚才肯定的口气，迎合地说：

“当然了，我也知道她得挣钱饱口呀！”

谁也没有答话，马跌则为她难受了：这么支撑着头该是很累啊！劳拉沉静地看着她，她像在想：“富人家的崽子！”伊维琦勉强笑了一下。

“我不需要跳舞。”她狡猾地说。

她的笑容消失了，头耷拉下来。

“她怎么了？”波里平静地问。

劳拉好奇地看了看伊维琦的脑袋。过了一会儿，她伸出自己胖胖的小手。揪住伊维琦的一束头发，掀起她的脑袋，她活像个医生一样问：

“你怎么了，我的孩子？喝多了？”

她打开伊维琦像垂幕一样的金发，剥露出一张宽大而苍白的脸。伊维琦微微睁开死沉沉的眼睛。她的脑袋向后滚去。“她要吐了。”马跌不动声色地想。劳拉抖动着伊维琦的头发：

“睁开眼，快，睁开眼，看看我好吗？”

伊维琦睁大了眼睛，眼光中闪出仇恨。

“这不是，我看着你。”她口气冰冷、声音清晰地说。

“哟，你没醉那么厉害呀！”

她放开了伊维琦的头发。伊维琦赶快抬起双手，把头发贴在脸上，就好像在做一个假面具。于是她那张三角形的脸又出现在她的手指间。不过在她的嘴和眼的周围，还保留着某种模糊和劳累的痕迹。她呆了片刻，显出一副梦游者的可怕神情。这时乐队正奏一个独奏。

“你邀我吗？”劳拉问。

波里站起来，他们跳舞去了。马跌眼光随着他们，他不想说话。

“这个娘儿们在骂我。”伊维琦脸色阴沉地说。

“劳拉？”

“不，我的邻座。她在骂我。”

马跌没吱声，伊维琦又说：

“我今天晚上多么想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呀！可是……是呀，我恨香槟酒。”

“她大概也恨我，因为是我让她喝的。”可是，他吃惊地看她从桶里提出瓶子，又斟满了杯子。

“你干什么哪！”他问。

“我觉得喝得还不够，得达到某种境地，而后，感觉就好了。”

马跌觉得应该阻止她再喝，可他却一动未动。伊维琦把杯子端到嘴边，厌恶地做了个鬼脸。

“真不好喝！”她说着，把杯子放下。

波里和劳拉正从他们的桌旁一擦而过。

“好了吗，小姑娘？”劳拉问。

“现在非常好。”伊维琦和蔼地笑着说。

她抓起香槟酒杯，一口干下，眼睛一直盯着劳拉。劳拉还她一笑，俩人又跳着走远了。伊维琦着了迷。

“瞧她抱得多么紧，”伊维琦说着，声音几乎令人难以听清，“这……这真好笑，她像个女妖婆一样！”

“她正眼红他们俩呢，”马跌心想，“可眼红哪一个呢？”

她半醉了，古怪地笑着，全神贯注地望着波里和劳拉，根本就不在乎马跌的存在。他的存在只是给了她一个大声讲话的对象。她的微笑，她的表情，以及她所有讲出的话，都是通过马跌而传给她自己的。“这对我该是不可忍受的，”马跌心想，“把我彻底干在这儿了。”

“来，跳舞！”伊维琦突然说。

马跌吃了一惊。

“你不喜欢和我跳舞呀。”

“无所谓，我都醉了。”伊维琦说。

她打着趔趄站起来，差点摔倒，抓住了桌边。马跌抱住她，带她走了。他们进入了一团雾气之间，黑压压的散着香水儿气味的人群把他们闭锁起来。有一会儿，马跌失去了理智，不过马上，他又恢复了自制。他跟在一个黑人的后面独自地跳着。因为从刚一开始，伊维琦就魂飞魄散了，他已感觉不到她了。

“你真轻飘啊！”

他低下眼睛，看到一些脚："有那么多人跳得不比我好。"他想道。他和伊维琦保持着距离，几乎在一臂之外，眼也不看她。

"你跳得很好嘛！"她说，"可是，看得出来，你一点也不开心。"

"我有点害怕你。"马跌说。

他又笑道：

"你真让人不明白，刚才你醉得连走路都够呛，可现在呢，你跳得和一个舞女一样好。"

"我烂醉如泥还可以跳呢，"伊维琦说，"我可以跳一整夜，一点也不累。"

"我很愿这样。"

"可你不能。"

"我知道。"

伊维琦不耐烦地四下打量。

"我怎么看不见那老妖婆了呢？"

"劳拉么？在左边，你身后。"

"走，找他们去。"

他们撞在一对瘦弱的舞伴身上，那男人讲了一声"对不起"，女的则用眼瞪了他们一下。伊维琦转过头，引着马跌退去。波里和劳拉两人都没看见他们来。劳拉正闭着眼，两块眼皮在那僵硬的脸上显出两块蓝斑；波里笑眯着眼，在天使般的孤独中茫然若失。

"现在怎么办？"马跌问道。

"就在这儿吧，别处没地方了。"

伊维琦变得差不多是沉重的了。她几乎都不跳了，两眼只盯着她弟弟和劳拉。马跌只能看见她两束头发中间的一只耳尖。波里和劳拉转动着跳了过来。当他们到了身边，伊维琦伸手拧了弟弟的胳膊一下：

“你好哇，小普赛[①]？”

波里吃惊地睁开双眼。

“哎！你别跑！”他说，“为什么叫我这个？”

伊维琦不答话，跟马跌来了个转身，正好背冲着波里。劳拉也睁开眼睛。

“你明白他为什么叫我小普赛吗？”波里问她。

“我觉得我猜到了。”劳拉说。

波里又说了句什么，但一阵掌声淹没了他的声音。爵士乐停了。黑人乐队匆忙地收拾乐器，给阿根廷乐队让位。

伊维琦和马跌又回到桌旁。

“我玩得真痛快。”伊维琦说。

劳拉已经坐在那里。

“你跳得真棒！”她对伊维琦说。

伊维琦没回答，只是沉重地看着她。

“你也很带劲儿嘛，”波里对马跌说，“我还以为你永不跳舞呢！”

“是你姐姐要跳。”

“你身体这么棒，更应该去跳技巧舞。”波里说。

一阵沉重的静默。伊维琦不吱声，一个人呆在那里像是别人欠了她的钱。大家都无心说话。在他们的头顶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气候，圆圆的，沉闷而干燥。灯又重新亮了，探戈舞曲一响起，伊维琦便凑近劳拉：

“来呀？”她声音沙哑地说。

“可我不会跳男步。”劳拉说。

“我来跳男步。”

---

① 小普赛——法国童话中的小主人翁。

她脸色恶劣地又加一句，露出她的牙齿说：

“不要担心，我会跳得像个男人一样。”

她们站起来，伊维琦猛地紧紧搂住劳拉，推她进了舞场。

“她们真有趣儿。”波里说着，装满了烟斗。

“是啊。”

劳拉尤其有趣儿：她样子像个小姑娘。

“瞧哇！”波里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牛角柄小刀放在桌子上。

“一把巴斯克刀，带弹簧的。”他解释道。

马跌拘谨地拿过小刀，想打开来。

“不是这样，可怜的，你会割破手的。”波里说。

他拿过刀子，打开，放在他酒杯旁。

“这是一把卡伊德刀子①，”他说，“你看见这褐色的点点了吗？卖给我刀子的那个家伙发誓说，这是血迹。”

他俩沉默着。马跌望着远处劳拉那滑动在这片昏暗的海洋上面的悲哀的脑袋。

“我不知道她有这么高的个子。”他回过头来，从波里的脸上发现一种使他心碎的天真的得意之情。“他高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可我总找不到话对他说。”他内疚地想道。

“瞧刚来的那个娘儿们，右边，第三张桌子。”波里说道。

“带着珍珠项链的那个金发女人吗？”

“对，那是假珍珠。瞧哇，别怕，她正看我们呢。”

马跌向那位神情冷淡但很漂亮的女人阴郁地瞟去一眼。

“你觉得她怎么样？”

“就这样。”

---

① 即北非等当地籍司法行政长官用的刀子。

“我俩有过那么一回，上星期二，她喝醉了，回回要和我跳舞。此外，她还把烟嘴送给我作礼物。劳拉快气疯了，她让堂倌又给她送了回去。”

他又审慎地说：

“银质烟嘴，还嵌着宝石呢。”

“瞧她使劲盯着你。”马跌说。

“我早知道她会的。”

“那你想怎么办呢？”

“不怎么，这个娘儿们有主儿了。”他轻蔑地说。

“哟？”马跌吃惊地问，“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清教徒起来？”

“不是这个，”波里笑着说，“不是这个，你知道，妓女，舞女，歌女，到了呀，全是一码事儿。你要是有过一个，就等于全有过。”他把烟斗放下，一本正经地说，“再说，我是贞洁的，跟你可不一样啊。”

“哼！”马跌吭了一声。

“你瞧着，”波里说，“你瞧着，你会吃惊的，等我和劳拉完了，就像和尚一样去过日子。”

他美滋滋地搓着双手。马跌说：

“可这且完不了哪！”

“到七月一号，不信你赌什么？”

“我什么也不赌。你每个月都发誓说下月就断关系，可你每次都说了不算。你已经欠我一百法郎，一架运动望远镜，五盒柯红大烟和我们在赛纳街上看到的一只瓶子船。你从来也没想断关系。你有点太依恋劳拉啦！”

“你真让我心窝子里疼。”波里解释说。

“你没这么大力量，”马跌毫不慌乱地说，“你不能知道自己陷多么深，你会吓一跳的。”

“别说了，”波里生气而开心地说，“你尽可以总去索求你的烟

卷，你的船。”

“我知道，你从来不讲信用，你是个可怜鬼儿。”

“你是个倒霉蛋！”波里回敬他一句。

他的脸显得兴奋起来：

“你不觉得这句骂得太漂亮了吗？要是跟一个人说：先生，你是个倒霉蛋！”

“不错。”马跌说。

“或者再漂亮点：先生，你是窝囊废！”

“不，这个不行，”马跌说，“这越来越差劲儿了。”

波里宽厚地承认道：

“你说得对。”他又说，“你让人讨厌，因为你总说得对。”

他细心地把烟斗点上。

“跟你交个底吧，我有自己的想法，”他神情模糊而古怪地说，“我想搞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

“啊？为什么？”

“不清楚。我觉得这会很有意思的。她们该有很多的故事。并且，这也很光彩。有的名字还登在《时髦》杂志上呢，你明白了吗？你买一份《时髦》，一看上面的照片：罗卡玛杜伯爵夫人与她的六只猎兔狗。于是你就想，昨天晚上我还跟这个娘儿们睡过一回呢？瞧，这多带劲儿。”

“瞧哇，她现正冲你笑呢。”马跌说。

“是啊，她特别不要脸，真是厚颜无耻。你知道，她想把我从劳拉身边夺走，因为她最厌恶劳拉。我转过脸去，让背冲着她。”他决定道。

“那是谁？跟她一块儿的那个小伙子。”

“伙伴呗。他在阿尔卡萨馆里跳舞，很漂亮，嗯？瞧他那张狗脸。大概有三十五岁了，可还一副天使相貌。”

“那又怎么样?”马跌说,“当你到了三十五岁时,也会这样的。”

“到三十五岁?”波里含糊地说,“我可能早死了。”

“你就说着玩儿呗。”

“我肺结核。”他说。

“我知道。”

有一天,波里在刷牙时把牙床刮破了,他吐了血。

“我知道,那怎么了?”

“肺结核我也无所谓,”波里说,“只是治起来挺烦人的。我觉得不能过三十岁,尔后便是一块老废料了。”

他看看马跌,接着说:“我这可不是说的你啊!”

“不不,”马跌说,“你说得对,三十岁后,人确实成了块老废料。”

“我愿意再大两岁,之后就一辈子都停在那个年龄上,该多好哇!”

马跌带着一种反感的同情看着他。青春,对波里来说,是一种无偿的而有限的优惠,他必须拼命地加以利用;并且还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应该以此感到骄傲。甚至,还不仅如此,这也是一个自我见证。“没关系,”马跌想,“他知道应该怎样度过青春。”在整个大厅里的这些人中间,也许只有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最充实。“其实,这也不错;美美地度过青春,三十岁后就了此残生。无论如何,三十岁后,人也是个死的了。”

“你一副倒霉的样子。”波里说。

马跌吃了一惊。波里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但他看着马跌,表现出十分关切而担忧的样子。

“看得出来吗?”马跌问。

“什么事?看得出来。”

“我碰到钱的麻烦啦。”

“你不会算计，”波里严肃地说，“如果我有你的工资，我就用不着借钱了。你要跟酒吧老板借一百法郎吗？”

“谢了，我需要五千法郎。”

波里知趣地吹了一声口哨。

“啊，对不起，”他说，“你朋友达尼尔会给你找吧？”

“他不能。”

“那你哥哥？”

“他不愿意。”

“他妈的，”波里说，“真遗憾。”接着，他又为难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怎么着，如果我愿意？”

“不怎么。我在想：真他妈的，劳拉有一小箱子钱，可她根本用不着。”

“我不愿跟劳拉借。”

“哎，我不是跟你说她一点用没有吗？如果她要是在银行里存着，我也就不说了。她买股票，去交易所放钱，还有用。可是她家里一直放着七千法郎有四个月了，她从来都没碰过。她甚至连把它存到银行里去的时间都没有。我跟你说过，钱就扔在一个小箱子里。”

“你不明白，”马跌心烦地说，“我不愿跟劳拉借，因为她不喜欢我。”

波里笑起来。

“这倒是，她不喜欢你。”

“你看是不是。”

“不过，这总有点不像话，”波里说，“你为了五千法郎，愁得像个毬，可她手底下就有，但你不愿拿。要不，我去问她要，就说是为了我。”

“不，不行，千万别这么着，”马跌赶紧说，“她最终还是要知道

底细的。你可别开玩笑，嗯？”他强调说，“你要是问她要了，我心里可不好受。”

波里没回答。他用两根手指夹住那把刀子，刀尖冲下慢慢地抬起来，一直抬到与前额一般高。马跌感到不安。他想：“我真蠢，我没有权利以牺牲玛尔赛拉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面子。”他转身冲着波里，想对他说：“去吧，去跟劳拉要钱。”可是，他一个字都吐不出来，血已经充满了面孔。波里双指叉开，刀子落下来。刀尖扎进桌面，刀柄颤抖着。

伊维琦和劳拉回到座位上。波里把刀子拔下来，放在桌子上。

“这是什么，这么吓人，”劳拉问。

“这是一把卡伊德刀子，”波里说，“为了让你走正路。”

“小魔鬼。”

乐队又开始奏另一段探戈舞曲。波里阴郁地看看劳拉：

“来，跳吧。”他从牙缝里说。

“你们要把我累死呀，你们这么多人。”劳拉说。

她的脸色顿时兴奋了，高兴地笑着又说：

“你真好。”

波里站起来。马跌心想：“他还是得向她要钱的。”他羞死了，怯懦地松了一口气。伊维琦坐在他身边。

“她真棒！”她喑哑地说。

“是啊，她很漂亮。”

“啊！……还有这身材。瞧，这么个漂亮身材上长着个满是皱纹的脸，这多叫人伤心呀！我都感觉到时间在流逝，我都觉得她好像在我的双手间枯萎呢？”

马跌望着波里和劳拉。波里还没有谈到那事儿，他好像在开玩笑，劳拉也正冲他微笑。

“她很惹人喜欢。”马跌心不在焉地说。

“她惹人喜欢？才不哪！”她声调干脆地说，“这是个混女人，母夜叉。”她很自豪地说，“我给了她点颜色看。”

“我看出来了，”马跌说，“她迈步退步时心里很不安。”

“你要跳吗？”马跌问。

“不要。”伊维琦说，“我想再喝点。”

她又倒了半杯酒，说：“跳舞的时候喝酒真不错，因为跳舞止住了醉，而酒又支撑你的身体。”她又神情紧张地说，“我玩得真痛快呀，我最后玩得真棒。”

马跌想：“得了，他跟她说了。”波里换了副严肃的脸色，他眼不看劳拉地对她说着。劳拉不吭声。马跌感到自己的脸红透了。他很生波里的气。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正好挡住劳拉的头。过了一会儿，劳拉的面孔再出现时，样子很不开朗。这时音乐停了，人们都四散开来。波里先走回来，悻悻不乐。劳拉跟在他后边离他较远，样子也不高兴。波里凑近伊维琦：

“帮个忙。拉她去跳。”他急促地说。

伊维琦什么也没表示就站起来，冲劳拉走过去。

“啊呀，不跳了，”劳拉说，“小伊维琦，我不跳啦，我真累坏了。”

她们互相推托了几句后，伊维琦就拉她走了。

“她不愿借吧？”马跌问。

“不愿。”波里说，“我早晚得给她点儿厉害瞧瞧。”

他脸色苍白，愤愤地噘着嘴，这愈发使他和他姐姐相像了，这是一种模糊的、令人不快的相像。

“别冒傻气了。”马跌担心地说。

“你生我的气吗？嗯？”波里问道，“你刚才那么不愿让我对她说……”

“我要是生你的气，我就是个混蛋。你知道我是默许你去做了……她为什么拒绝了呢？”

“不知道。”波里说着耸耸肩膀,“她一副难看的样子,说她的钱有用。真他妈的,”他又异常气愤地说,“我这是头一次问她借点东西……她他妈早不是原来的了!非得让她尝尝厉害不行。她那个年纪的女人,想找我这么个小伙子。”

“你是怎么跟她说的?”

“我跟她说有个伙伴想买个停车房。我还告诉她一个名字:皮卡尔。她认识他,他也确实想买一个停车房。”

“她该是没有相信你。”

“谁知道哇。反正我知道她立刻就得还我这笔帐。”

“你可老实点儿。”马跌叫道。

“好了,好了,”波里敌视地说,“这不干你的事。”

他走过去,在那金发姑娘面前躬了躬身子。那姑娘脸发红了,站了起来。当他们开始跳舞时,劳拉和伊维琦正走过马跌的身边。那姑娘撒着娇,不过在她微笑的后面,有一副戒备的神情。劳拉保持着平静,她很持重地向前舞动着,大家都给她闪开一条路,以便表示对她的尊敬。伊维琦向后倒退着,双眼望着空中,神情恍恍惚惚。马跌抓住波里那把刀子的刀刃,用刀柄一下下地在桌子上敲着。就要出血了,他想。他才他妈的不管呢,再说,他正想玛尔赛拉呢。他想:“玛尔赛拉,我妻子。”于是,某种东西啪啪响着在他身体内关闭了。我妻子,她将住在我的家里。瞧,就这样,这很自然嘛,绝对自然,就像呼吸,就像咽唾沫。这事在每一处都纠缠着你,让你去吧,不要退缩,顺从点吧,顺应自然吧。在我的家里,我在一生中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她。他想:“一切都定了,我这一辈子定了。”

一辈子。他看看所有这些红红的脸膛,活像在云雾的垫子上滑动着的褐色月亮。“他们都有一辈子,都有。每个人有自己的。它们都穿过舞厅的墙而拉长了,穿过巴黎的大街,穿过全法国。它们互相交叉,互相切割,而又互为各自所有。就像一把牙刷、一把剃须

刀，那些不能互相借用的洗漱用品。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辈子。可我不知道我也有一个。我还想，我什么也不干，我会逃脱掉的。可现在，我也掉进去了。”他把刀子放在桌子上，抓过瓶子在杯子上倒过来：瓶子空了。只是伊维琦的杯子里还剩点香槟酒。他抓过来，喝了。

“我打过哈欠，我读过书，我做过爱。这都带上了标记！我的每个举动都不由自主地在未来准备下了一个正在成熟的顽固的等待。是我呀！这些等待。是我在十字街头等着我自己，在交叉路口，在第十四区市政府的大厅里。是我坐在那儿的一张红椅子里等自己。我等着，我来这儿，穿着黑衣服，带着硬假领；等着我来这儿热得死去活来，来这儿说：对，对，我同意娶她为妻。他使劲晃了晃脑袋。但是，他的一辈子还是顽固地缠绕着他。慢慢地、无疑地，迎合着我的脾气，伴随着我的懒惰，我就钻进我的贝壳之内了。现在，完了，我已被关起来了。四面紧闭。在中间，只有我在我的房间里，坐在绿皮沙发的中间，外边是凯特大街，街道是单行的，因为我总是朝一边走；还有麦纳大街和整个巴黎围绕着我，坐南朝北，万神庙在我右手，埃菲尔铁塔在左手。克利昂古尔门在我对面，在凡尔赛吉多里大街正中间，一团粉色的小洞，玛尔赛拉，我妻子的房间，她在里边光裸着身子等着我。并且，绕着巴黎周围的，是被单行公路冲犁得一道道的法国。再就是蓝色和黑色的海洋，地中海是蓝色，北海是黑色，而英吉利海峡是奶油咖啡色。还有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是白色的，因为我没有去那里战斗。再就是圆圆的城市，

与我的房间保持着固定距离。廷巴克图①，多伦多②，喀山③，高尔基④，都像里程碑一样永恒地立在那里。我去，我走了，去散步，游荡，白白地游荡一场。永远是大学的假期，不管我去哪儿，我都随身带着我的贝壳，我一直是呆在我的房间里，在我的书籍中，我连一厘米也没有走近马拉卡什⑤或廷巴克图。即便是我乘上火车，坐上船，坐上汽车，到摩洛哥去度假；或者突然到了马拉卡什，我也会一直呆在我的房间里，在我家。而如果我到广场上去散步，到阿拉伯人市场上去转游，要是我抓住一个阿拉伯人的肩膀，以便从他身上摸到马拉卡什呢？那么好！这个阿拉伯人当然是在马拉卡什，而我不是：我呀，我总是坐着，在我的房间里，一直像我所选择的那样，平静地沉思着，离摩洛哥人和他的阿拉伯式斗篷有三千里之遥。在我的房间里，永远，永远是玛尔赛拉的情夫——现在该是她的丈夫了——永远是那个没学过英语的教师，那个没有加入共产党的人，那个没有去西班牙的人，永远是他。”

“我这一辈子”正纠缠着他。这是一件既无始也无终的怪玩意儿，可它又不是无穷无尽的。他用眼睛从一个区政厅到另一个区政厅地看到它。从他在一九二三年十月通过征兵体检委员会的第十八区行政厅，到他要在一九三八年八月或九月去和玛尔赛拉结婚的第十四区行政厅。这一辈子有一种模糊而犹疑的意义，就像自然中的那些东西，一种固执的平淡，一股尘土的紫色味道。

“我过着一种掉了牙齿的生活。”他想，“掉了牙齿的生活。我从来也没咬过，我在等，我等着以后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的牙齿

---

① 马里一商业城市。

② 加拿大工业城。

③ 苏联伏尔加河上一大城市。

④ 苏联另一城市。

⑤ 摩洛哥另一大城市。

全没有了。怎么办呢？打碎这个贝壳？说起来容易啊！并且，那还能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一条小小的发粘的鼻涕虫，在灰尘中蠕动，身后拉下一道闪亮的印迹。”

他抬起眼睛，正看见劳拉。她嘴头上挂着一丝恶意的微笑。他又看见伊维琦。她在跳舞，头向后仰着，如醉如痴，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她没有外壳。”她跳舞，她醉酒，她根本不想马跌，一点也不想，那程度甚至比世上从来也没有这个人还不如。乐队奏起一个阿根廷探戈舞曲。马跌很熟悉这个探戈曲，这是《我的死去的老马》。可是他正看着伊维琦。于是，他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个忧伤而苦涩的曲子。“她永远也不会属于我，她永远也不会钻进我的贝壳里来。”他笑了，感到一种低贱的令人爽心的痛苦。他深情地注视着这个易怒的脆弱的小巧身躯。他的自由在这里掩埋着。“我亲爱的伊维琦，我亲爱的自由。”忽然，在他这满是污垢的身体之上，在他的生命之上，一个纯洁的意识翱翔起来，一个没有自我的意识，只是那么一点点的热气；它在翱翔，是一个眼光，它在看这个假浪漫鬼儿，这个紧紧抱着他的舒适生活不放的小市侩，这个错过时机的知识分子，“非革命者，反叛者，”这个被自己松软的生活纠缠住的心不在焉的幻梦狂。这个意识审判道：“这个家伙完蛋了，他活该如此。”这意识，跟谁都不亲近，它在旋转的气泡里打着转；破碎了，消失了；在那边伊维琦的脸上痛苦着，和音乐一起响亮着，瞬间即逝并荒芜悲凉。一个红色的意识，一曲短小的沉缓的哀歌，《我的死去的老马》。它什么都干得出来，真心地为西班牙而惋惜、决定随便什么事情。要是能像这样持续……可是，不能像这样持续。那意识在膨胀，在膨胀。乐队停了，它便爆裂了。马跌又剩下一个人在那儿了，在他生活的底处，又干又硬，他甚至都不再审判自己了。他自己也不接受自己。他是马跌，仅此而已：“又多出来的一个境界，还有呢？”波里又回到他的座位，他脸色并不太得意，他对马跌说：

“唉呀呀!”

“嗯?”马跌问。

“那金发女人,坏娘儿们。”

“她怎么啦?”

波里蹙了一下双眉,战颤了一下,没有回答。伊维琦走回来坐在马跌旁边。她只一个人回来。马跌在大厅里看了看,发现劳拉在乐队旁边,正和萨惠良讲什么。萨惠良好像吃了一惊,阴郁地看了看那位正在漫不经心地扇着扇子的金发姑娘。劳拉对萨惠良笑了笑,穿过大厅过来了。当她又重新坐下时,脸上出现一副奇怪的表情。波里假装望着他右脚上的皮鞋。一阵沉重的静默。

“这太过分了!”那位金发姑娘说,“您没有权利,我不走。”

马跌吃了一惊,所有的人都转过脸去。萨惠良正低三下四地凑在金发姑娘那儿,好像一个正在听人点菜的餐馆堂倌。他跟那女人小声讲着,神情平静但严肃。金发姑娘冷不丁地站起来。

“走!”她跟那小伙子说了一声。

她在提包里翻找着,嘴唇在颤抖。

“不,不,”萨惠良说,“我来请客。”

金发女人抽出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扔在桌上。她的伙伴也站起来,不满地看着那张票子。接着。那女人抓着他的胳膊,两个一起昂着头扭着屁股走了。

萨惠良哼着小曲向劳拉走过来。

“等她再回来天就会热起来。”他开心地笑着说。

“谢谢。”劳拉说,“我本来没想到会这么容易。”

他走了。阿根廷乐队离开了大厅。黑人们又一个个带着自己的乐器走进来。波里盯着劳拉,愤怒中不无欣赏。尔后,他忽然转向伊维琦:

“来,跳舞。”

劳拉平静地看着他们站起来。不过，当他们离远后，她的脸却一下子变了。马跌冲她笑笑：

“您在这个馆子里真是为所欲为呀！”

“我拿住他们了，”劳拉不动声色地说，“这些人都是为了我才来的。”

她的双眼变得担忧起来，她没好气地敲打着桌子。马跌再找不到话对她说了。幸好她过了一会儿便站了起来：

“对不起。”

马跌看到她在大厅里转了个弯便消失了。他想：“到吸毒的时候了。”他又一个人了。伊维琦和波里在跳舞，他俩像一支乐曲一样单纯，差一点便是毫无人情的了。他收回了眼光，看着自己的双脚。时间流逝，虚无。他什么也没想。一声喑哑的忧怨惊得他一跳。劳拉回来了，她双眼闭着，在微笑。“她解气了，”他想。她睁开眼睛，坐下，一直微笑着。

“您是不是知道波里需要五千法郎的事？”

“不，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他需要五千法郎吗？”

劳拉不停地盯着他，身子从后向前挺了挺。马跌看到两只圆大的绿色眼球，中间有两个很小的瞳孔：

“我刚才拒绝了他，”劳拉说，“他说是为了皮卡尔，我想他肯定跟您借过。”

马跌笑了：“他知道我总是一文不名。”

“那么说您是不知道喽？”劳拉怀疑地问。

“是呀，不知道。”

“哟，这倒怪了。”她说。

她真像是要沉没了，就像一只老朽的船；或许她的嘴就要撕裂开，发出一声尖利的嚎叫。

“他在此之前去您那儿了？”她问。

“对，大约三点钟。”

“他那时什么也没对您说？”

“这没什么奇怪的，他可以在下午碰到皮卡尔嘛！”

“他也是对我这么说的。”

“您看是不是。”

劳拉耸了耸肩膀：“皮卡尔整天都要在阿让德伊上班。”

马跌毫无表情地说：“皮卡尔缺钱了，他该是去过波里住的饭店，在那儿没找到他，又会在圣·米歇大街碰上他。”

劳拉嘲讽地看着他：“您想，皮卡尔怎么会找波里借钱呢？他每月只有三百法郎的津贴费。”

“那我就不知道了。”马跌有点气愤地说。

他真恨不得对她说：“借钱是为了我！”这么一下，马上就了结了。可是，这样不行，因为波里。“她会恨死他的，好像他成了我的同伙儿。”劳拉用鲜红的指甲敲击着桌子，嘴角猛地噘起来，颤抖两下，而后又落下去。她用一种担忧的目光注视着他。可是，在这个潜伏着的愤怒中，马跌看破其中一个巨大而慌乱的空虚。他直想笑。

劳拉转过眼睛去：“这会不会是一次考验呢？”她问。

“一次考验？”马跌不无惊奇地说。

“我正想呢！”

“一次考验，这想法真有意思。”

“伊维琦总对他说我吝啬。”

“谁告诉您的？”

“我知道这个，您还有什么奇怪的吗？”劳拉以一副胜利者的样子说，“就因为这是个忠实的小伙子。您连想都不用想要是有人对他说了我的坏话而我会不知道。每次我都能觉察出来，只要从他看我的那眼神中就知道：要么他心不在焉地问些问题。您想想我还不

能一下子就看破他吗？他藏不住事儿，他心里是明净的。”

“所以呢？”

“所以，他想试试我是不是吝啬，就瞎编了这个皮卡尔的瞎话，如果不是别人给他出的主意话。”

“您想说是谁给他出的主意吗？”

“我不知道。有好多人觉得我是个老太婆了，而他是个小男孩儿。只要瞧瞧这儿的这些臭娘儿们看到我们在一块儿时的那副嘴脸就够了。”

“您觉得他在乎她们对他说的那些话？”

“倒不。可是有的人以为刺激刺激他还是为了他好呢。”

“哎，”马跌说，“您不用指桑骂槐了，您如果是想说我的话，您就搞错了。”

“这倒有可能。”劳拉冷冷地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又问：

“为什么当您和他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总要闹一场呢？”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从中捣鬼。今天我本来不愿来……我想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依恋方式，当他同时看到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心里也许会烦的。”

劳拉直勾勾地望着前方，表情阴沉而紧张。她末了说：

“您记着这个：我不愿人家把他从我这儿夺走。我保证不会损害他。当他和我呆够了，他可以离开我，这不会很久的。但是，我不愿别人把他夺走。”

“她倒直言不讳。”马跌想。这肯定是因为吸了毒。可是，这里还有别的：劳拉恨马跌。然而，她目前对他所说的这话，她却不能对别人讲。在她与他之间，尽管相恨，但却有一种利害关联。

“我可不想把他从您那儿夺走。”他说。

“这我倒相信。”劳拉肯定地说。

“这不是个相信不相信的事，您和波里的关系不干我的事。如果说硬要我讲这个的话，我认为这样很好。”

“我过去想，他认为他有责任，因为他是他的老师。”

她沉默了。马跌明白并没有说服她。她好像正在想怎样讲下去。

“我知道我是个年岁大的女人了，”她艰难地说，“这用不着您说，我早就意识到了。不过，也就是为此，我想帮助他。有些事情我是可以教给他的。”

她又挑衅地接着说：“谁对您说我对他来说太老了？他挺爱我的，并且当别人不拨弄他的时候，他跟我在一块儿好着呢！”

马跌没吱声。劳拉以一种不太确定的口气叫道：

“可您应该知道呀，他爱我，他该是跟您说过，因为他什么都跟您说。”

“我想他是爱您的。”马跌说。

劳拉转过沉重的大眼睛看着他：

“我什么滋味都尝到了，不愿再找苦头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您：这孩子可是我最后的一个运气。除这个外，您想干什么都行。”

马跌并不马上回答。他望着波里和伊维琦在跳舞。他真想对劳拉说：“咱们别再争了，您瞧瞧咱们这不是一样吗？”不过，这个一样使他有点恶心。在劳拉的爱里，尽管强烈，尽管纯贞，却总有某种松弛和贪婪的东西。然而，他却轻声地说：

“您跟我说起这个来……不过，我心里和您一样清楚。”

“为什么？和我一样清楚？”

“我们是一样啊！”

“这是什么意思？”

“您看看您自己，再看看他们。”他说。

劳拉轻蔑地撇了一下嘴：

“我们根本不一样。”

马跌耸了耸肩膀。他们话不投机，沉默了。两个人都看着波里和伊维琦。波里和伊维琦跳舞，他们真不近人情，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他们自己知道一点儿。马跌坐在劳拉的身边，他们不跳舞，因为他们早已不是那个年龄了：“别人会以为我们俩是情人呢。”他想，他听到劳拉在喃喃地自言道：“要是我能知道是不是真的为皮卡尔多好呀！”

波里和伊维琦向他们走来。劳拉费劲地站起来。马跌以为她会摔倒，不过她撑了一下桌子，深深地抽了一口气。

“过来，”她对波里说，“我有话要对你说。”

波里显得不自在起来：“你不能就在这儿说吗？”

“不行。”

“那好，等一下乐队奏响了，咱们去跳舞。”

“不。”劳拉说，“我累了，你到我的房间里来。您原谅我啊？我的小伊维琦。”

“我醉了。”伊维琦友好地说。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劳拉说，“再说，我马上又该唱歌了。”

劳拉走了。波里没好气地跟在她后面。

伊维琦倒在椅子里。

“我真醉了，”她说，“一跳舞酒劲就上来了。”

马跌没回答。

“他们为什么走了？”伊维琦问。

“他们去谈一谈。劳拉刚才吸了鼻烟。这种事儿，你知道吗？有过第一次，你就只想再有第二次。”

“我想我也喜欢吸毒。”伊维琦思考着什么似地说。

“当然了。”

“当然什么！”她愤愤地说，“如果我要在洛昂过一辈子，我当然

要考虑考虑自己。”

马跌沉默了。

“呃,我知道了,”她又说,“你生我的气是因为我喝醉了。”

“没影儿的事。”

“就是,你在责备我。”

“你到底怎么啦?再说,你也没怎么醉啦!”

“我醉得一——塌——糊——涂!”伊维琦得意地说。

顾客们开始离开了,这时该有凌晨两点了。劳拉的房间既窄小又肮脏,墙上张着红壁毯,屋里摆着一面镀金框子的老旧衣镜。劳拉威胁地乞求着:“波里,波里,波里,我可是快发疯了。”而波里呢,噘着鼻子,显得固执而又恐惧。一条长长的黑色裙子在红色墙壁间旋转着,镜子里映射着长裙的黑色闪耀,两只漂亮的胳膊一伸一张地甩动着,满带着一种古老陈旧的悲怆。并且,劳拉还会突然闪到一架屏风的后面,在那儿,她冷不丁地头向后一仰,就像是止住流鼻血一样,把两撮白粉末吸进鼻中。

马跌的前额闪着汗珠,可他又不敢去擦拭。在伊维琦面前出汗,他感到很羞愧。因为她一个劲地跳舞,现在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可她还不出汗呢。就在今天上午她还说:“我讨厌死那些湿漉漉的手。”他真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儿好。他感到浑身虚弱,瘫软,不再有任何欲望,不再想丝毫的事情。时不时地,他想到太阳马上就该升起来,他又该开始办理那些事情了:打电话给玛尔赛拉,给萨拉,从头至尾重新开始新的一天。可是,这一切又使他感到不可思议。他多么想永久地呆在这个桌子旁,在这些灯光下,在伊维琦的身边呀!

“我玩得痛快。”伊维琦醉醺醺地说。

马跌瞧瞧她;她正处在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中,稍有一点什么就会使她转为激愤。

“管它什么考试不考试呢，”伊维琦说，“要是考糟了，我才高兴呢！今天晚上，我要把单身生活彻底埋葬掉。”

她笑了笑，又狂奋地说：

“就像一个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什么像个宝石一样闪光。”

“这个晚上呀。真好玩儿，它就像是悬在空中的一个宝石，我变成永恒的了。”

她抓过波里的刀子，手拿着刀柄，用刀背压在桌子沿上，摆弄着想把刀子折合上。

“她到底怎么啦？”她忽然问道。

“谁呀？”

“我身边这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她自从坐这儿以后，就一直拿眼光责备我。”

马跌转过头：穿黑衣服的女人正用眼角瞥伊维琦。

“是不是，你看？”伊维琦问。

“倒是。”

他马上看到伊维琦那张小脸变了，阴沉着，双眼充满怨恨。他心想，“我真不如刚才不吭声。”那个黑衣女人马上明白他们在谈论她，她立刻表现出一副高傲的样子。她丈夫这时醒了，用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看伊维琦。“真无聊。”马跌想。他感到浑身酸懒和无力，他恨不得把一切都交出去，只要别出什么事。

“这娘儿们鄙视我，因为她很体面。”伊维琦喃喃地对着刀子说，“我不体面，我玩笑，醉酒，升学考试一塌糊涂，我恨体面。”她说后一句时猛然提高了嗓音。

“小声点，伊维琦，我求求你。”

伊维琦冷峻地看他一眼。

“你在说我？”她说，“是呀，你也很体面。别着急，等我在洛昂呆

上十年之后，在父母身边，我会变得比你还体面。”

她瘫软在椅子上，固执地用刀子在桌沿上使劲按着。发疯似地想把刀子折合上。沉默了一会儿后，那黑衣女人转过脸看着她丈夫。

“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像这个小姑娘一样混日子。”她说。

她丈夫惊慌地望了一眼马跌的双肩，说：“是啊。”

“当然了，这也不怪她。”那女人又说，“罪过的是那个把她带到这儿来的人。”

“这下行了。”马跌心想，“马上就得吵起来。”伊维琦肯定听见那句话了，可她一声不吭。她现在很老实，过于老实了，她好像在窥探着什么。她忽然抬起头来，表现出一副怪诞而得意的神情。

“你怎么了？”马跌担心地问。

伊维琦一下子变得苍白了：

“没怎么，我……我又做了一件失礼的事儿，为了使太太开心。我想知道她看到血时会怎么样。”

伊维琦的邻座轻轻地惨叫了一声，不停地眨巴着眼睛。马跌赶快看一眼伊维琦的双手。她正用右手拿着刀，使劲在左手掌心里划了一道口子。手心的肉从大拇指一直裂开到小指的根部，血渐渐地溢流出来。

“伊维琦！”马跌叫道，“你这手……”

伊维琦神情迷惑地嬉笑着。

“你觉得它会死掉吗？”她问他道。马跌隔着桌子伸过手去。伊维琦毫不阻挠地让他抢过刀子。马跌真急死了，他盯着伊维琦那枯瘦的染满血迹的手指，他在想她的手会多么疼。

“你疯啦！”他叫，“快跟我到衣帽间去。让衣帽间的太太给你包扎一下。”

“包扎？”伊维琦恶意地笑笑，“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马跌站起来。

“快来，伊维琦，求求你，快来呀！”

“这真是一种绝妙的感觉。”伊维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说，“就像我的手是一块黄油一样。”

她把左手举到眼前，认真地观察着。血流得到处都是，好像是一片忙忙碌碌的血的蚂蚁。

“我的血，我真愿看到我的血。”她说。

“够了！”马跌叫道。

他揪住伊维琦的肩膀，可她猛地挣脱开了，又一大滴血滴在桌布上。伊维琦盯着马跌，双眼闪着仇恨的光芒。

“你还敢再碰我？”她质问道，接着，又谩骂似地笑了笑，“我早该预料到你会觉得这个太过分了的。我这么拿着自己的血摆弄着玩儿，你很害怕吧？”

马跌感到自己的脸正气得发白。他坐下，把左手平放在桌面上，轻柔地说：

“太过分了？才不呢。伊维琦，我觉得这很好玩。这是为贵族小姐所开的玩笑，是吗？”

他猛一下把刀子插在自己的手掌上。好像什么也没感觉到。当他放开手，那刀子竟竖在他的手掌上，刀柄直直地指向空中。

“唉呀呀，”伊维琦沮丧地说，“快拔下来，拔下来！”

“你看看，只要咬咬牙，谁都可以干得出来。”马跌说。

他感到自身的轻逸、庄重，他有点害怕昏过去。可是，他身上却产生了一种固执的满足，一种调皮学生的恶劣意愿。也并不单是为了对抗伊维琦他才来了这么漂亮的一下子，这同时也是对雅克，对布律埃，对达尼尔，对他自己的一生的一个挑衅。“我真他妈的，布律埃说我是个老小孩儿，一点没错。”他想。然而，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到高兴。伊维琦看着马跌那只像是钉在桌子上的手，血在刀刃

的四周涌流出来。尔后，她又望望马跌，脸色顿时变了。她轻轻地说：

“你为什么这样？”

“那你呢？”马跌生硬地反问。

在他们的左边，开始了一阵小小的恐惧的骚动，那是公众的舆论。马跌才不管呢，他盯着伊维琦。

“啊，我……我真后悔。”伊维琦说。

人们的骚动更加厉害了。那个黑衣太太不住地尖叫：

“他们醉了，一会儿就要把自己的胳膊割下来啦！得有人管管他们呀，我可看不了这个……”

几个人转过头来。堂倌跑来了：

“太太需要什么吗？”

黑衣女人用手帕捂着自己的嘴，手指着马跌和伊维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马跌迅速地把刀子从伤口中拔下来，这一下他疼得更厉害。

“我们被刀子碰伤了。”

这种事儿堂倌见得多了。

“如果您二位先生太太愿意去衣帽间的话，”他毫不在乎地说，“衣帽间的太太备有一切所需用的东西。”

这一次，是伊维琦先顺从地站起来。他们跟在堂倌身后走过舞场，每个人都把一只手举在空中。多么有意思！马跌放声大笑起来。伊维琦先是担忧地看他一眼，尔后也一起笑起来。她笑声震动着胳膊，又有两滴血滚到地板上。

“真好玩儿。”伊维琦说。

衣帽间的太太惊叫道：“我的天啊，可怜的小姐，您这是怎么啦？还有可怜的先生？”

“我们在玩一把刀子。”

“您看是不，”太太生气地说，“说出事就出事了，是馆子里的刀子吗？”

“不是。”

“哎哟，我还说……真深呀！”她一边察看着伊维琦的伤口，一边说，“别慌，我会给你弄好的。”

她打开了壁橱，半个身子钻了进去。马跌和伊维琦对笑着，伊维琦好像清醒过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这么一手！”她对马跌说。

“你看见啦，一切都还没有完呢！”马跌说。

“这会儿疼了。”伊维琦说。

“我也疼。”马跌说。

他很幸福，他看到两个奶灰色木漆门的上方闪着两组金色字母：“太太”“先生”。他看看铺着白色方砖的地板，鼻子闻到了一股灭菌来苏儿的气味。顿时，他心里感到一阵快活。

“嗬，做一个衣帽间的卫生员一定不错。”他兴冲冲地说。

“去你的吧！”伊维琦也兴奋地说。

她看着他，一副充满温情的野性的脸。她犹豫了一下，忽然用带着伤的左手使劲捂住马跌受伤的手，只听到几声粘粘糊糊的摩擦声。

“血液的混合。”她解释说。

马跌紧握着她的手，说不出一句话。他这时感到一阵强烈的疼痛，就像是手心上张开了一只嘴。

“你把我握得太疼了。”伊维琦说。

“我知道。”

卫生员从壁橱里退了出来，脸憋得通红，手中拿着一个白铁盒子。

“就用这个。”她说。

马跌看到那盒子里有一瓶碘酊药水、银针、剪刀和一些凡尔博牌绷带。

“您这儿东西真全呀!”马跌说。

她晃了晃脑袋,煞有介事地说:

“只因为好长时间以来就总出事儿。前天,一个女的用一个杯子砸了我们一个很好的顾客。哟,流了好多的血呀,我真怕他的眼睛有个好歹。我从他的眉毛处拔出了好大一块玻璃碴子。”

“见鬼。”马跌说。

卫生员正在给伊维琦包扎着。

“稍忍耐一下,我的小美人儿。这有点烧疼,因为这是碘酊,不过马上就好了。”

“你……我要是乱动了,您提醒我一声。”伊维琦低声说。

“好吧。”

“我想知道当我和劳拉跳舞时,你是怎么想的。”

“刚才吗?”

“对。就是波里邀那个金发姑娘跳舞时,你一个人呆在那儿。”

“我觉得我想了自己。”马跌说。

“我当时看了看你,你当然……很漂亮。啊,你要是一直保持那个面孔多好哇。”

“一个人不能一直想他自己呀。”

伊维琦笑了:

“可我觉得我一直是在想我自己。”

“把您的手给我,先生。”太太对他说,“当心,有点疼。不过,一点事儿没有。”

马跌感到一阵强烈的灼疼。不过,他没在意。他看着伊维琦在镜子前,用裹着绷带的手拢着头发,另一只手在梳理,一副笨拙的样子。结果她把头发全部披在后肩,露出了宽大的面颊,马跌感到

体内有一种尖利而绝望的欲念胀鼓起来。

“你真美。”他说。

“才不呢,”伊维琦笑眯眯地说,“我其实很丑,这是我秘密的面孔。”

“我觉得我爱这张脸胜过原先那一张。”马跌说。

“那明天我就这么梳头。”她说。

马跌找不出一句话来回答,只是点了点头,沉默了。

“好啦。”衣帽间的太太说。

马跌发现她上唇的汗毛特别长,都黑糊糊的。

“谢谢您,太太,您真比一个护士还熟练。”

衣帽间的太太愉快得脸红了。

“啊!”她说,“干我们这行的,也有好多细致的差使。”

马跌在小盘子里放了十法郎,他们就走出来了。两个人很得意地看着他们这扎着绷带的笨拙的手。

“我好像是有一只木头手。”伊维琦说。

舞场里几乎是空了。劳拉站在舞场中央,正准备唱歌。波里坐在他们的桌子旁。穿黑衣服的女人和她丈夫已经不在了。他们的桌上还摆着两个剩下半杯酒的杯子,和一个盛有十几支烟的盒子。

“刚才真是昏了头。”马跌说。

“就是,我昏了头。”伊维琦说。

波里十分高兴地看着他们:

“你们割破了手?”

“就是你那把倒霉的刀子。”伊维琦生气地说。

“这刀子好像挺快嘛。”波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的手。

“劳拉怎么样?”马跌问。

波里脸色阴沉了。

“很糟糕。我说了句蠢话。”

“什么?”

“我说皮卡尔到了我家里,我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他。我好像说得前后不一致,鬼知道。”

“你还说过他在圣·米歇大街碰上了你。”

“唉!”波里叹了一口气。

“她生气了?”

“唉呀! 就像一头猪,你瞧她那样儿就知道了。”

马跌看了看劳拉,见她一副恼怒的样子。

“你得原谅我。”马跌说。

“你有什么可道歉的? 这是我的错儿。反正还会好的,我们习惯了,到最后总是言归于好。”

他们沉默了。伊维琦看着自己裹着绷带的手,神情恍惚。昏睡、凉爽、灰色的黎明,这一切都悄悄地溜进了大厅。不知不觉之中,舞厅里感到了破晓。“一块宝石,”马跌想,“她说过:一块宝石。”他很高兴,他不再想自己的任何事,他感觉到自己像是坐在室外的一条长凳上:在外面,舞厅之外,人生之外。他笑道:“她也说这个了。她说:我是永恒的……”

劳拉开始唱起来。

十二

“十点钟，在‘逗磨’。”马跌醒过来。床上这个白色的小纱布包，是他的左手。手疼得很，不过他的整个身体十分快活。“十点钟，在‘逗磨’。”她说了：“我会在那里等你，夜里我根本睡不着的。”现在已经九点钟了，他跳下床。“她要以另一种方式梳头了。”他心想。

他推开了百叶窗：大街上空空荡荡，低沉的天空灰濛濛一片，天气比昨天凉快一些。这是一个真正的早晨。他打开了盥洗室的水龙头，把头伸进水中：我也是个早晨的人啦。他的一辈子就落在他的脚下，起伏不平地包围着他，绊住他的脚腕。不过他要迈过它，他要把它像一具死尸一样丢在脑后。床、办公桌、灯、绿色的沙发：这些都不再是它的同伙了，而只是一件件无名的铁和木的组合物，一些用具，他是在一间旅店的客房里过了夜。他穿上衣服，吹着口哨下了楼梯。

“有您一封信。”门口的老太太说。

玛尔赛拉！马跌顿时感到口中一股苦涩：他忘了玛尔赛拉。门口老太太递给他一个黄色的信封：达尼尔写的。

“我亲爱的马跌，”达尼尔如此写道，“我尽可能地找了找，但没能找足你所向我要的数目。请相信我为此很遗憾。你愿意中午时到我家来吗？我想和你对那件事交换一下意见。祝好。”

“好吧，”马跌想，“我去找他。他不愿放手这笔钱，不过他像是找到了什么办法。”生活对他又好像是很容易了，不过也应该是容易的：反正萨拉负责叫医生等上几天，实在不行，把钱给他汇到美

国。

伊维琦已在这儿了，坐在一个昏暗的角落。他首先看到她那只包着绷带的手。

“伊维琦！”他含情地叫道。

她冲他抬起眼睛。她现在又是那副三角形的假脸。她那见鬼的贞节穗，她的头发，遮掩起了她大半的面孔：她没有把头发披到后面。

“你睡了一会儿吗？”马跌不快地问。

“一会儿。”

他坐了。她看见他正在看他们两个的包扎着的手，便慢慢地把手缩回去，藏在桌子底下。堂倌走过来，他和马跌很熟。

“你好哇，先生。”他问候道。

“很好。”马跌说，“请给我一杯茶，两个苹果。”

随后是一阵安静。马跌乘机把昨夜的记忆淹没掉。当他感到自己的心里空荡了之后，才又抬起头来：

“你样子不是很高兴，是因为这次考试？”

伊维琦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以此作答。于是，马跌不讲话了，只看着这些空凳子。一个女人正跪在那里用水冲刷着方地砖。“逗磨”才刚刚醒来，这是早晨。还有十五个小时，才能再睡！伊维琦样子难过地低声讲起来：

“那是在两点，可现在已经九点了，我感到时间正在我身下塌落着。”

她又以那副古怪的样子揪起头发来。真是令人难以忍受。她说：

“你相信人家会同意要我到一个大商店里当个售货员吗？”

“你可别想这个，伊维琦，要命的差使。”

“那么做时装模特儿呢？”

“你身体有点太小了，不过总可以试试……”

“我随便干什么，只要不留在洛昂。洗碗妇我也干。”

她又担忧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到报纸上登广告呢？”

“你听着，伊维琦，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再说，你还没有确定你真的考糟了。”

伊维琦耸了耸肩膀。马跌赶紧接着说：

“并且，即使是考糟了，你也没有一切都完。比如，你可以先回家两个月，我在这段时间里找找看，兴许会找到个差使。”

他讲话时似乎充满信心，可是他心里其实毫无希望：即便是他为她找到个差使，她也干不了一星期就得让人赶走。

“到洛昂呆两个月？”伊维琦怒气冲冲地说，“一听就知道你根本不理解，这……让人受得了吗？”

“反正你得去那儿度假吧。”

“是啊，可是他们目前会怎样迎接我呢？”

她住口了。他默默地看着她：她脸色是每个早晨固有的那种黄色。黑夜好像在她的脸上溜过了。“她还未有被任何东西蛀损过。”他想道。于是他不自禁地对她说：

“你没把头发披过吗？”

“你瞧，这不是没有吗？”伊维琦干巴巴地说。“可昨天夜里你对我许诺了。”他有点生气地说。

“我醉了。”她说，接着，好像是为了吓唬马跌，她又使劲重复道，“我完全醉了。”

“当你对我许诺时，好像并没有怎么醉。”

“也好！”她不耐烦地说，“那又有什么用呢？人们食言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

马跌不吱声了。他觉得好像有个人在不停地向他提出一个又

一个紧迫的问题:在傍晚前怎样找到五千法郎?明年怎样叫伊维琦再来巴黎?目前对待玛尔赛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眼下没有时间自理一下,没有时间回到他自从昨天就在头脑中思考的那些疑问中去:我是谁?我要把这一辈子怎么办?正当他晃晃脑袋以便摆脱这个突如其来的忧虑时,他忽然看到波里那瘦长而犹疑的身躯从远处走过来,好像是专到咖啡馆来找他们的。

"瞧,这不是波里,"他不自在地说道,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丝不快的疑虑,便问,"是你告诉他来这儿的?"

"不是呀!"伊维琦也惊呆了,"我们约好中午见,因为……因为他要和劳拉一起过夜。瞧他那副面孔!"

波里发现了他们,便走过来。他双眼睁得又圆又大,直瞪瞪的,面色铁青。他微笑着。

"你好哇!"马跌招呼一声。

波里扬起两个手指到太阳穴,这是他平时见面的礼仪。不过,他没等完成这个动作,便用双手拍打起桌子来。接着,他又双脚跟着地,晃动着身子,一言不发,不停地微笑。

"你怎么啦?"伊维琦问,"你跟弗康斯坦① 一样了嘛。"

"劳拉死了。"波里说。

他以一副呆傻的面孔直盯着前面。马跌一时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接着,他感到一股气愤的惊愕把他裹挟起来。

"什么……?"

他盯着波里,根本不想立刻去问他。他一把抓住波里一只胳膊,硬拉他坐在伊维琦身边。波里照旧机械地说:

---

① 弗康斯坦——英国女作家玛丽·古德温的名作《弗康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中主人公,是一位科学家用人尸体各部所重新制做的一个活人。后来人们以此指那些古怪、可怕之人。

“劳拉死了!”

伊维琦吃惊地睁大双眼看着她弟弟,在凳子上猛地向后退了一下,好像是害怕碰到他似的。

“她自杀了?”她问。

波里不回答,双手开始颤抖。

“快说呀!”伊维琦着急地重复着,“她是自杀了吗?她自杀了?”

波里的微笑令人担忧地拉长了,双唇在抖动。伊维琦一只手揪着头发,眼睛狠狠地盯住他。马跌生气地想:

“她真是不明戏。”

“好了,好了,”他对波里说,“先不谈,先不谈这个,你以后再对我们讲。”

波里笑起来,说:

“你们要是……要是……”

马跌用手指尖儿轻轻地打了他一下。波里不笑了,望着马跌,嘴里暗暗地抱怨。尔后,他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嘴张开着,呆若木鸡。三个人沉默着。无名而可恶的死亡在他们中间。这并不是一件事,而是一块地方,一块粘糊糊的物体,透过它,马跌看到自己的茶杯、大理石方桌和伊维琦那高贵而恶狠狠的面孔。

“这位先生要什么?”堂倌问。

他走近了,嘲笑地看着波里。

“快拿一杯白兰地来。”马跌说完,又平静地补充着,“这位先生有急事。”

堂倌转身马上拿来一瓶酒和一个杯子:马跌感到浑身酸软,内心空虚。他这时才开始感到昨夜的疲倦。

“快喝吧!”他对波里说。

波里乖乖喝起来。他放下杯子,像是对自己说:

“真不是玩的!”

“小兔崽子!”伊维琦凑过去说,“你这个小兔崽子!”

她随后又温和地冲他笑笑,抓起他的头发,晃动他的脑袋。

“你在这儿! 你的手热乎乎的。”波里放心地松了一口气道。

“现在快说吧!”伊维琦说,“你确定她死了吗?”

“夜里她吸了毒,”波里困难地说,“我们之间事儿没成。”

“那么她中毒啦?”伊维琦赶紧问。

“我不知道。”波里说。

马跌迷惑地望着伊维琦:她正抚摸着弟弟的手,但是,她的上唇却奇怪地在那一排小牙齿上噘着。波里又开始低声地说起来,但并不像是在对他们讲:

“我们一起到了她的房间,她就吸起毒来。她在酒馆里吸过一次,当时我们在吵架。”

“其实,那该是第二次啦,”马跌补充说,“我觉得在你和伊维琦跳舞时,她还吸过一次。”

“你看是不,”波里有气无力地说,“那么她就是吸了三次。可她从来也没吸过这么多。我们谁也没理谁,就上床了,她跳上床,我开始睡不着。后来,她忽然一下子不动了。我就睡过去了。”

他喝干杯子里的酒,又接道:

“今天早上,我憋醒了。一看,是她的胳膊。她的胳膊横伸在被单外面,正好压着我。我对她说:‘把胳膊挪开,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她不挪开,我还以为是为了和好呢,我就去拿她的胳膊。胳膊冰凉! 我对她说:‘你怎么啦?’她一声不吭。于是,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推开了她的胳膊,她差一点掉在床下。我跳下了床,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扶正了。她大睁着两眼,我看见那双眼睛,就一直忘不掉它啦!”他带着一股怒气说。

“我可怜的傻小子!”伊维琦说。

马跌努力想怜悯波里,但他做不到。波里比伊维琦更使他心中

不安。好像他因为劳拉的死而恨劳拉。

“我抓过衣服穿上，”波里继续用单调的声音说，“我不愿意让人发现我在她房间里。没人看见我走出来，柜台旁没有人。我叫了辆出租车，就到这儿啦。”

“你心里难过吗？”伊维琦轻轻地问道。她凑近他，并不十分同情，只像是打听一个什么事儿似的。她又说：

“你看着我，心里难过吗？”

“我……”波里看着她，忽然说，“吓死我啦！”

堂倌正走过，他又叫他：“我再要一杯白兰地。”

“同第一杯一样着急吗？”堂倌笑着问。

“快拿来吧！”马跌干脆地说。

波里让他有点恶心。他原来那点潇洒风流劲儿现在一点也没有了。他现在的面孔太像伊维琦的了。马跌开始想象劳拉的尸体躺在一个饭店的房间里。戴着西瓜皮小帽的先生们来到房间，看着这个白花花的肉体，带着一种肉欲与职业感的混合心理，他们揭开被子，掀起她的睡袍，寻找着伤口，心中不禁想到当一个侦探有时也可以碰上点美事儿，他颤抖了一下：

“她就一个人在那儿吗？”

“对，我想大概人们中午就会发现她。”波里略带忧虑地说，“女佣人总是在那个时候叫醒她。”

“还有两小时。”伊维琦说。

她又拿起她做姐姐的架子来，像个怜爱的长者一样抚摸着弟弟的头发。波里由她抚摸着。突然，他叫道：

“他奶奶的！”

伊维琦吓了一跳，波里说些黑话倒是常有的事儿，可他从来不骂人。

“你到底怎么了？”伊维琦担心地问。

“我的信。”波里说。

“什么?”

“我的信呀! 我真混蛋,我把那些信留在她房间里了。”

马跌不明白:“你给她写的信吗?”

“是啊。”

“那又怎么啦?”

“怎么啦?! ……医生会去她那儿,人家会知道她是因吸毒死的。”

“你在信里跟她谈吸毒的事儿了吗?”

“就是嘛!”波里用死沉沉的声音说。

马跌觉得他有点故弄玄虚。

“你也吸过毒吗?”他问。

他为此有点生气,因为波里从来也没有跟他讲过。

“我……有过那么一次,一两次吧,因为好奇。可是,我在信里谈到一个吹牛的家伙,一个住在布勒布朗什街的家伙,我从他那儿为劳拉买过一次鼻烟。我不愿他因为我而被抓起来。”

“波里,你疯啦!”伊维琦说,“你怎么能在信中写这些呢?”

波里抬起头来:“你们明白出了什么事儿吧!”

“不过他们也许看不到这些信吧?”马跌说。

“咳! 他们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这些信。往最好的方面想,我至少也得被传去作证人。”

“啊呀,爸爸会大为光火的!”伊维琦说。

“他肯定会把我叫回洛昂,让我在一家银行里工作。”

“那就可以和我做伴了。”伊维琦感到太倒霉了。

马跌可怜地看着他俩:“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伊维琦失去了那副长者的神气,两个人蜷缩着依偎在一起,脸色苍白,活像两个老朽的小傻瓜。这时,三个人谁也没说话,随后马跌发现波里正从

侧面望着他，他嘴角周围浮着一丝狡黠。一丝无能为力的可怜的狡黠。“这里头肯定有什么鬼。”马跌不安地想。

“你刚才说女佣人中午时去叫醒她吗？”马跌问。

“对。她敲门直到她回答为止。”

“那么现在是十点半，你还有时间回去一趟收拾那些信。你可以叫辆出租车，也可以乘公共汽车去。”

波里转过双眼，说：

“我不能回去了。”

“得了。”马跌心想。他问：

“你真不能回去吗？”

“不能。”

马跌发现伊维琦也在看他：

“你的信放在什么地方？”他又问。

“放在窗前的一个小黑箱子里。箱子上放着一个旅行袋。你把它推开后，就会发现好多信。我的信都用一根黄带子捆着。”

波里停顿一下，又冷冷地加一句说：

“那里头也有钞票，大大的。”

“钞票。”马跌轻轻地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小子，他一点不疯，什么都想到了，连怎么报答我都想到了。”

“箱子锁着吗？”

“锁着。钥匙在劳拉的手提包里，手提包放在床头桌上。那是一串钥匙，其中有一个扁小的，就那把。”

“房间是几号？”

“21 号。在三层，左边第二间。”

“好吧，我去。”马跌最后说。

他站了起来。伊维琦一直望着他。波里显出一副得到解脱的样子，他以一股失而复得的潇洒劲儿向后甩了一下头发，微笑着低

声说：

“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是去找博利瓦尔，就是‘岗察特卡’那个黑人，我认识他，他也住三层。”

“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等着我。”马跌说，不由自主地用了这种命令的口气。不过他又缓和一下口气补充说：

“我一个小时就会回来的。”

“我们在这里等你。”波里说。

他又面带赞美和万分感激地说：“你真是个大好人。”

马跌在蒙帕纳斯大街上走了几步，很得意于身边没有别人。身后，波里和伊维琦又要开始叽叽咕咕了，他们又要组成那个宝贵的但是令人窒息的世界了。不过，他才不管他们呢。在他周围的一切中，有的是要他操心的。昨天的担忧，对伊维琦的爱，玛尔赛拉肚里的孩子，钱，并且，在正中央，还有瞎乎乎的一块：死亡。他好几次用手抹抹脸或搓搓脸蛋，嘴里说一句：“见鬼。”他想：“可怜的劳拉，我很喜欢她。”然而，也用不着他来为她惋惜；这死神真他妈混蛋，因为它没有受到一点制裁，不过也用不着他来制裁死神。死神重重地落在一个弱小而慌乱的心灵里，就在这里头安了家，把令人承受不住的对她的思恋和惋惜的责任全部降在这个小小的心灵上，而波里哪怕是稍稍表现出一点难过也好哇……可是，他所感到的只有害怕。劳拉的死将永远留在世人的空白上，永远地被丢弃和被责备。“死得像一条狗。”这个想法真令人不可忍受。

“出租车！”马跌叫道。

当他坐在车里，感到比较平静了。他甚至都感到了一种心安理得的优越，好像他不再是伊维琦的年龄这个事儿，忽然间得到了宽赦，更像是青春猛然间失去了价值。“他们得依靠我！”他带着一种苦涩的自豪感。出租车真不如别在饭店门前停下来。

“去纳瓦翰大街和玛提尔大街交叉口。”

马跌望着哈茨帕依大街两边幽暗而高大的建筑物向后移动。嘴里重复着:“他们依靠我。”他感到自己结实了许多,甚至可以说很壮实。接着,车窗暗了下来,车子驶入了巴克大街的狭窄通道。马跌突然意识到劳拉现在是死了,他这是要到她的房间里,看他睁着的大眼睛和白白的肉体。“我不看她。”他下定决心道。她死了。她的意识泯灭了。但她的一辈子没有死。她的一辈子被那个长久占据着它的柔软而温和的动物遗弃了,这个空白了的一辈子只是停止了,它在飘忽,充满没有回答的呼叫,没有结果的希望。满是阴暗的光芒,一个个可怕面孔,一股股陈旧的气味。它飘忽在世界的空白处,在括号里,难以忘怀又一了百了,比矿物质更加牢不可破,任何事情也不能阻止它曾经存在,而且它刚刚经历了最后一次演变:它的未来终结了。马跌想:“人的一辈子是用一个个未来所组成的,好比天体是由空虚而组成一样。”他低下了头:想到他自己这一辈子,未来一直浸入到它的心中,在这里一切都是瞬间即逝的,都是处在该了而未了的延缓之中。幼年时那些最最陈旧的日子,他说“我要自由”的那一天,说“我要长大”的那一天,现在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还带着它们那特有的未来,就像在它们的头上有一块独自的小天空。而这个未来,就是他,现在这个他,疲惫的、正在成熟的他。那些时刻,有权利要求他。所有这些逝去的时光,它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要求。而他常常为此感到五内俱碎的内疚,因为现在这个无所事事的、麻木不仁的他,正是他过去时光的那个逝去的未来。它们等待了二十年的是他,那个结实的孩子要求去实现自己的希望的也是他,是这个劳累了的男人。那些幼年的誓言是永远停留为幼年的誓言呢,还是成为一个伟大命运的最先预兆,这全靠他了。他的过去不断地在受到现在的修正,每一天都在使这个旧时的伟大的梦更加失望,每一天又有另外一个未来,等待又等待,未来又未来,马跌的一辈子就这样悄悄地流逝了……然而,向着哪儿呢?

哪儿也不向着。他想到劳拉:她死了,她的一生正像马跌的一生,只是一场等待。肯定在过去的某个夏天里,也有一个梳着红色发辫的小姑娘,发誓要成为一个大歌唱家,并且在一九二三年,也有一个迫不及待的年轻歌女发誓要成为广告中的主角。还有她对波里的爱情,这个老妇人的强烈的爱——她为此曾多么痛苦——自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处在该了而未了的延缓之中。还在昨天,她跌跌撞撞,迷迷惘惘,还在等待她未来的意义;还在昨天,她还想她要活下去,波里有一天会真爱她;那些最感满足最有价值的时刻,那些充满她以为是最永恒的爱的夜晚,在她看来只不过是一个个等待。

从来也没有过什么可等待的,一丝一毫也没有:死亡从这些等待的后面猛扑过来,把它们一个个终止了。于是它们便变得僵死、喑哑、无望、荒诞。没有过丝毫可等待的东西。谁也不会知道劳拉到最后是否使波里爱上了她,这个问题本身毫无意义。劳拉现在死了,没有任何动作可做了,既没有爱抚也没有企求了;除了等待的等待和一个光怪陆离的、破灭而沉沦的一辈子之外,没有丝毫其它了。马跌忽然想:"我要是今天就死了,永远也无人知道我在死前是完蛋了还是仍保留着自救的希望。"

出租车停了,马跌下车。他对司机说:"你就在这儿等我。"他斜着穿过马路,推开饭店的大门,走进一个幽暗的、散着浓浓香气的大厅。左边一个玻璃门的上方,在一块搪瓷的方牌子上面写着:"主任室"。马跌透过玻璃向里望了一眼:房间里好像无人,只听见挂钟的滴答声。这个饭店一般住一些歌唱家、舞蹈家、黑人爵士乐手,都睡得晚起得晚:都还在睡。"我不应该走得太快。"马跌想。他感到心脏在猛烈地跳,双腿发软。他停在三层楼梯口,四下看了看。钥匙插在门上。"要是有人呢?"他侧耳听了一会儿,敲了敲门。无人回答。四楼上有人在使抽水马桶,马跌听着水哗哗的流动声。他推

开门，走进去。

房间里暗得很，还滞留着睡眠的潮味儿。马跌迅速地在昏暗中扫了一眼，急于想从劳拉的脸上看出死亡的表情，就好像这也是人的一种表情。床设在房间尽头的右边。马跌看到劳拉白花花的肉体正用眼睛盯着他，他低声叫道："劳拉！"劳拉不回答。此刻她的脸极其富有表情，但又是不可领悟的。她的乳房露在外面，一只美丽的胳膊横伸在床上，另一只压在被子下。"劳拉！"马跌又叫一句，向床边走去。他的眼光不能离开这双如此高傲的乳房，他真想摸一摸。他停在床边，犹豫而担忧着，浑身上下被一个尖酸的欲望搅乱着。随后，他转过身，迅速地抓住床头桌上的手提包，那把小钥匙正在包里。马跌抓住钥匙，向窗户走过去。一缕灰暗的光线透过窗帘，一个人影充满了整个房间。马跌蹲在小箱子前，那无法抵挡的人影就在这儿，在他身后，像一个眼光。他把钥匙插入锁孔，打开盖子，把手伸进箱子里，一些纸张在手下发出瑟瑟声。那是银行支票，有很多很多，一千元一张的。另外在一叠单据下面，劳拉藏着一捆用黄缎带扎着的信件。马跌把信件拿到亮处，看了看字迹，轻声说："正是它。"就马上把信件装进口袋。但是，他不能就这样离开，他跪在那里，眼睛盯着那些支票。过了一会儿，他哆哆嗦嗦地把手伸进那些纸票中，把头转过去，冲着后面，用手摸索着抽出几张。"这也报酬了我。"他想。在他身后，躺着那个长长的苍白的女人，脸色惊讶，好像胳膊还能伸展，染红的指甲还可以抓搔。他站起来，用右手拍打了一下双膝，左手里捏着一束银行支票。他心想："我们可过了难关。"他不知所措地看着手中的支票。"我们过了难关……"他不由自主地侧耳四下倾听，听了听劳拉那安静的躯体，他感到自己被钉死在原地。"好吧。"他无可奈何地咕噜了一下，手张开了，支票又飘落到箱子里。马跌关上盖子，锁好，把钥匙放进衣袋。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

光线刺花了他的眼。“我可没有拿钱呀!”他痴呆呆地对自己说。

他停住脚步,手按在楼梯的扶手上,心想:“我是个弱者!”他尽一切努力想大发雷霆,但是一个人从来也不能真切地对自己发火。忽然间,他想起了玛尔赛拉,想起了那位长着勒死人的手的混蛋老婆子,他真的害怕了:“什么也不用,只要做那么一个动作,就可以阻止她去吃苦头,可以使她避免那场会把她重重损伤的龌龊事故。可我没能够;我太心慈手软了。勇敢的小伙子,算了吧! 其实——他看了看自己裹着绷带的手——其实,我白敢用刀子一下子扎自己的手,以悲惨去感动那些小姑娘们了:我永远干不了正经事。”她得去老婆子那里,没有其它办法了:该她去英勇一番了,去和忧虑与恐惧作斗争,而在那个时辰,他要躲在一个酒店里喝着朗姆酒以便支撑自己。“不行!”他惊恐地想,“她不能去,我要娶她为妻。既然我只有这份德性。”他心想着“我要娶他为妻”时,使劲把受伤的手往扶手上一按,觉得自己被淹没了。他喃喃道:“不行! 不行!”他向后仰了仰头,大口地呼吸着,转过身,穿过走廊,又回到房间里。他像第一次一样背靠在门上,努力使眼睛适应这黑暗。

他甚至都不敢肯定他有偷的勇气。他犹豫地向前迈了几步,看清了劳拉那张灰白的脸。她睁大的双眼正看着他。

“谁呀?”劳拉问。

这声音很微弱,但是愠怒的。马跌从头到脚战颤了一下,心想:“这个小王八蛋!”

“是马跌。”

沉默了好一会儿后,劳拉又问:

“现在几点?”

“十一点差一刻。”

“我头疼得很。”她说。

她把被子拉到脖子处，继续静卧着，眼睛盯着马跌。还是那副死人的样子。

“波里呢？”她问道，“您来这儿干什么？”

“您刚才病了。”马跌赶紧解释说。

“我怎么了？”

“您浑身僵硬，两眼呆瞪。波里和您讲话，您也不答，他吓坏了。”

劳拉好像并没听见。可突然间，她刺耳地笑了笑，马上又止住了。她费力地说：

“他以为我死了？”

马跌没回答。

“嗯？是这样？他以为我死了？”

“他吓坏了。”马跌搪塞道。

“唉呀！”劳拉叹了一声。

又是一阵沉静。她闭上双眼，下颌骨在颤抖。她好像做出极大的努力，想控制自己。她双眼一直闭着说：

“把手提包递给我，就在床头桌上。”

马跌递给她。她从中掏出一个香粉盒，神情沮丧地照着自己的脸。

“确实，我一副死人的样子。”她说。

她把包放在床上，精疲力尽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再说，我其实比这也强不了多少。”

“您感到不好吗？”

“很不好。不过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到白天这就好了。”

“您需要什么吗？同意我去叫医生吗？”

“不用。别瞎忙啦！那么，是波里叫您来的喽？”

“对，他着了慌。”

“他在楼下?”劳拉问道,略抬起身子。

“没……没,当时我在‘逗磨’,你明白,他去那儿找我。我跳上一辆出租车,就来了。”

劳拉的头又倒在枕头上。

“不过,还是谢谢您。”

她笑起来,一种喘不上气的、艰难的笑。

“总而言之,这小天使是害怕了。他什么也不顾地逃了。他叫您来这儿,为了确实一下我是否真死了。”

“劳拉!”马跌叫了一声。

“好啦,别再嘴硬了。”

她重又闭上眼睛。马跌以为她要昏过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干巴巴地说话了。

“我请您告诉他放心,我并不危险。只是一阵阵不舒服,每当我……反正他知道为什么。主要是心脏有点衰弱。叫他马上到这儿来。我在这儿要一直呆到晚上。”

“好吧。”马跌说,“您确实不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到晚上我就好了,我还要去唱歌呢。”

她又加一句:

“他跟我还没完呢!”

“那好,再见。”

他正要转过身向门口走去,劳拉又叫住他。她用乞求的声音说:

“您允许我叫他来吗?我们……我们昨天晚上争吵了几句,告诉他,我不再生他的气了,说什么事也没有了。叫他来!我求您,叫他来吧!我可受不了他以为我死了。”

马跌激动了。他说:“明白了。我去叫他来。”

他走出来。装在上衣内袋的那捆信沉甸甸地挤着他的胸脯:

“瞧他会怎么样吧!”马跌想,“我得把钥匙给他,由他去想办法把钥匙放进手提包里。”他沾沾自喜地对自己说:“我真是有先见之明,没有拿她的钱。”可是,他喜不起来,他的懦弱为他带来好的结果,是无所谓的,而实在的是他没有拿到钱。“不过,”他又想,“她没有死,我还是挺高兴的。”

“哎,先生,在这儿呢!”司机叫道。

马跌转过身感到迷惑不解。

“怎么? 噢,是您呀!”他认出了出租车还在等他,说,“对了,快拉我去‘逗磨’。”

他坐进车去,车开动了。他想驱散关于这次可耻的失败的思想。于是,他拿出那捆信,解开缎带,读起来。这是在复活节假期里,波里从洛昂写来的,字迹又小又生硬。信中时不时地谈到可卡因的问题,但用的词却是那么隐晦,马跌都感到吃惊了,心想:“哟!我还不知道他也这么谨慎。”信件的开头都是以“我亲爱的劳拉”开始,接着便是波里一天的简短汇报:“我游泳了。和我父亲吵了一架。认识了一个老摔跤队员,他要教我卡茨式摔跤。我还抽了一整根亨利·克莱牌烟卷而没掉一点烟灰。”波里的信每次都这样结尾:“我强烈地爱你并拥抱你,波里。”马跌毫不费劲地想象着劳拉是在何种状态中阅读的这些信的,她得到的是早料到的失望和更新的失望,她每次都要做出努力以安慰自己道:“实际上,他爱我;问题是他不会说他爱我。”马跌又想:“她到底还是把信保留下来。”他又认真地重新把信扎好,装进衣袋。“得让波里想法把这些信悄悄地再放回小箱子里,不要让她看见。”当汽车停下时,马跌好像已经成了劳拉的自然同盟者。不过,他不能不像过去那样想到她。在走进“逗磨”时,他像是要去捍卫一个死者的记忆了。

波里自马跌走后就一直呆在那里没动。他还是那么歪坐着,双肩拱耸,小嘴张开,鼻孔抽搐。伊维琦正在他耳旁神气活现地叽咕

着。但是当看见马跌走进来，她住口了，马跌走过来，把那包信扔在桌子上。

“给！”他说。

波里迅速地把信装进口袋。马跌毫无情义地看着他。

“一切都还顺利吧？”波里问。

“很顺利。只不过：劳拉没有死。”

波里抬起头，看着他一副傻儿巴几的样子。

“劳拉没有死。”他心神不定地重复道。

波里更加慌乱了，好像都快支持不住了。马跌想：“见鬼，他在适应这个新情况。”

伊维琦用两只闪着火星的大眼睛看着马跌。

她说：“我早就跟他打赌是这样，劳拉到底怎么了？”

“只是昏迷。”马跌生硬地回答。

他们不出声了。波里和伊维琦正在争取时间以便消化这个新闻。马跌心想：“一场闹剧。”波里到底抬起头来，双眼黯然无神。

“是她……是她亲自还给你的这信？”他问。

“不是，当我拿信时她还在昏迷。”

波里喝了一口白兰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真他妈的！”他好像是在对自己说。

“她说当她吸了毒时，有时就出现这种情况。她还说你应该知道她这个毛病。”

波里不回答。伊维琦好像已恢复了原态。

“她都说什么了？”她好奇地问，“当她看见你站在她床前，该是慌了神吧？”

“倒也没那么严重。我说波里害怕了，他来要我帮忙。当然啦，我得说我是来这儿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记住这个啊！”他冲波里说，“可别说岔头了。并且，你想办法把这些信还放回原处，别让

她看见。”

波里用手抹了一下前额。

“我可吃不消了，”他说，“我看见她死啦！”

马跌心烦了，说：

“她要你立即去见她。”

“我……我还以为她死了呢！”波里像是抱歉似地重复着。

“你看这不是，她没有死！”马跌生气地说，“叫辆出租车，快去她那儿。”

波里一动不动。

“你听见了吗？”马跌又问，“她现在难受死了，可怜的女人！”

他伸手去抓波里，但是波里猛地一下子挣脱了他。

“我不！”他使劲叫道，惊得一个女佣人回过头来看他。随后，他又带着一种更加迟钝和决不回头的犟劲低声说：“我不去。”

马跌吃惊地说：“可是，你知道吗？没事了。昨天晚上的争执，她保证说没有那回事儿了。”

“喔！昨天晚上那事儿！”波里耸了耸肩膀。

“是呀！你到底怎么着？”

波里苦着脸看他一眼说：

“我害怕她。”

“是因为你以为她死了嘛！你看，波里，安静些，其实只不过虚惊一场，你搞错了。得，没事了。”

“我总觉得波里有道理。”伊维琦神气活现地说。

“我……要是他，我也不去。”她补充了一句。她的口气里带着某种马跌猜不着的用意。

“可是，你不知道吗？他会把她治死的。”

伊维琦晃了晃脑袋，一副十分可恶和恼怒的脸色。马跌怨恨地瞟了她一眼，心想：“她尽挑拨他。”

“如果他回去的话，那是由于可怜她，”伊维琦说，“你不能硬要他这样做，没有比这更令人可恶的了。即使对她也是这样。”

“让他去见见她，他就明白了。”

伊维琦不耐烦地做个鬼脸。

“这里头有些事儿你是感觉不到的。”她说。

马跌不知所措了。波里乘机又加上一句：

“我不愿再看她了。”他以赌气的腔调说，“对于我，她已经死了。”

“这真是太傻了！”马跌叫了一声。

波里阴郁地看着他。

“我本不想告诉你，因为我要是再看她，我就得摸她，就是这——”他恶心地接下去道，“我做不来。”

马跌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了，他疲倦地看着这两个敌对的小脑袋。

“也好，那就等一等……等你的印象模糊了。告诉我，你明天或者后天去看她。”

波里显得松了心。

“就这样，明天。”他神色不自然地说。

马跌差一点儿对他说：“至少，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你不能去。”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想：“他不会干的，我自己去打电话好了。”

他站起来，对伊维琦说：

“我得去趟达尼尔那里，你的考试结果什么时候公布？下午两点？”

“对。”

“你愿意让我去看吗？”

“不用，谢谢。波里去。”

“那我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呢?”

“不知道。”

“马上给我写个信儿,告诉我你是否被录取了。”

“好吧。”

“可别忘了!”马跌在离开时说,“再见!”

“再见。”两个人同时答道。

他来到“逗磨”的地下室、查了查电话本。可怜的劳拉!得明天了,波里也许会去“萨玛他”。“可是,今天她要在等待中度过了……我可真替她难受。”

“请给我接一下特律丹纳 00——35,好吗?”他对肥胖的电话员说。

“两间电话室都占着呢,你得等一下。”她回答。

马跌等着。穿过两个打开着的门,他看到卫生间的白瓷砖。昨天晚上,在另外一间“卫生间”前面……多么古怪的爱情回忆呀!

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对伊维琦的怨恨。他想:“他们害怕死亡。他们白那么年轻、结实了,怀里揣着一颗恐惧的心。他们害怕,害怕死亡,害怕疾病,害怕衰老。他们紧紧抓住青春不放,就像一个濒死的人挣扎在生命的边缘。有多少次,我看见伊维琦在一个镜子前抹弄那张脸:她一看皱纹就发抖起来。他们整天琢磨自己的青春,只做延续的打算,就好像他们只剩下五六年了,之后……之后,伊维琦说她要自杀,可我才放心哪! 她绝不敢:他们还要死灰复燃的。说到底,我浑身长满了皱纹,我的皮肤像鳄鱼皮,肌肉萎缩了,可是,我还有些年好活呢……我都开始觉得是我们才曾经真正年轻过呢。我们曾经想做一个男人,我们很可笑,但我真怀疑唯一能挽救青春的办法是不是把它忘掉。不过,他觉得很不自在了,他感到他们在上边,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地密谈着,他们总而言之还是迷人的。

“电话来了吗?”他问。

“再等一下,先生。”胖女人酸溜溜地回答说,“有位顾客正要阿姆斯特丹。”

马跌转过身,走了几步:“我没有拿到钱。”一个女人走下楼梯,一副轻浮并神气活现的样子,正是那种像个小姑娘一样叫:“我要去撒尿!”的女人。她看到马跌,踌躇一下,又迈开大步走过来。她轻佻风骚,香气袭人,俏皮地钻进了厕所。“我没能拿到钱;我的自由还是个谜。一个谜——布律埃说得对——而我的一生的基础,是由十分死板的原则所组成。一个乌有,一个什么也不是的高傲而凶险的梦,总要成为我自身以外的某物的梦。也是为了否定我这个年龄,我一年来才总和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玩耍。白费,我是个男人,一个大人,是一个大人,一位在出租车里亲了小伊维琦的先生。是为了否定我这阶级,我才在左派杂志上发表文章。也白费,我是个资产阶级,我没能拿劳拉的钱,他们的禁规吓住了我。是为逃避我这一辈子,我才到处借钱,在玛尔赛拉的同意下,我一意孤行地拒绝去市政厅办理婚姻手续。更是白费,我结婚了,已生活在妻室之中。”他打开电话簿,心不在焉地翻开,读到:“赫尔伯克,悲剧作家,诺尔街 77——80。”他很感恶心,心想:“你瞧,承认我所是的那个人,这是我唯一的自由了。我唯一的自由:愿意娶玛尔赛拉为妻。”他在这种互相冲撞的潮流中挣扎着,感到如此倦怠,甚至都有些安然了。他攥紧双拳,以一个大人物、一个资产者、一位先生、一个一家之主的郑重,一字字地讲道:“我愿娶玛尔赛拉。”

咳!这只是一句话,一个枉然的权宜之句,孩子般的选择。“这也同样,”他想,“也同样是个谎言。我用不着鼓着劲儿去娶她,我只要放任自己就行了。”他合上电话簿,疲惫不堪地看着他这支离破碎的人生的尊严。突然间,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自由。它是不可触及的、无情的、年轻的、像美一样反复无常,它一个劲儿地命令他抛

弃玛尔赛拉。这只是一瞬间，这个不可思议的自由，带着罪恶的外表，他只是似见非见地看了看：它吓了他一跳，而同时它又是那么遥远。他一个人继续留在他那赌气的、过分人道的心愿上，留在那句过分人道的话上了："我要娶她。"

"您的了，"电话员说，"请您到第二室。"

"谢谢。"马跌说。

他钻进电话室。

"请接吧，先生。"

马跌乖顺地接起电话。

"喂？特律丹纳 00——35 吗？请传个话给蒙泰罗太太。不，不，不要打搅她。您等一会儿上去告诉她好了。我是波里先生这儿，他不能来呀！"

"莫里先生？"那声音问。

"不，不是莫里，是波里。波，就是波尔纳的波，里，就是里外的里。他不能来呀。对，就是这样。谢谢啦。再见，太太。"

他走出来，一边摸着脑袋一边想："玛尔赛拉这会儿正焦虑不安，我该给她打个电话，既然我在电话这儿。"他犹豫不决地看着电话员。

"您想再要一个电话吗？"她问。

"对了，给我接赛吉尔 25——64。"

这是萨拉的电话号码。

"萨拉吗？ 我是马跌呀！"他说。

"您好哇！"是萨拉那粗鲁的声音，"怎么样，办妥了吗？"

"没有呀！ 人们的钱守得真紧呀！ 正是为这个，我想求您个事儿，您能不能去一趟那家伙的家里。求他把限期放宽到月底。"

"可他就要走啦，到月底。"

"我给他寄到美国去。"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我可以试试。”萨拉兴致不高地说，“我看恐怕不行，那是个老吝啬鬼。并且，又正经受着激化犹太主义的危机。自他从维也纳被赶出来，他就恨所有的非犹太人。”

“不过，不妨试试，您要是不嫌烦的话。”

“我一点也不嫌烦。我吃过午饭就马上去。”

“谢谢，萨拉，您真是个金子做的人！”马跃说。

十三

“他太不讲理了。”波里说。

“就是，”伊维琦说，“他想到了吗？他这是在为劳拉效力哪！”

她干巴巴地一笑。波里不做声了，他很满意：谁也不能像伊维琦这样理解他。他转过头看着通往洗漱间的楼梯，严肃地想：“真是，他太过分了。一个人不能像他对我这样对别人讲话。我可不是霍尔提克。”他看着楼梯，希望看到马跌上来时冲他们笑笑。马跌又出现了，可他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就走出去了。波里心里一阵难过。

“瞧他觉得多了不起！”他说。

“谁呀？”

“马跌呗，他刚出去。”

伊维琦没吱声，脸上也毫无表情，她看着自己裹绷带的手。

“他生我的气了。他觉得我不道德。”波里说。

“就是，不过他不会记恨的，”伊维琦耸了耸肩膀说，“当他讲道德时，我就不喜欢他。”

“我正相反，”波里说着，思考了一下之后，又接着说，“我比他更讲道德。”

“啧啧！”伊维琦在小凳子上晃荡了两下，她鼓着脸蛋儿表现一副傻样儿，用流里流气的腔调说，“我呀，炒它八百个儿啦！什么道德不道德，我才不管呢！”

波里感到很孤单。他倒很想接近伊维琦，可是马跌还在他俩之间。他说：

“他真不讲理，连让我解释一下的工夫都不给。”

伊维琦貌似公允地说：

“有些事情是不能对他解释的。”

波里出于习惯，不反驳，不过他想对马跌什么都可以解释通，只要他当时情绪好。他总觉得他俩讲的不是同一个马跌：伊维琦的那一个更加乏味儿。

伊维琦淡淡一笑：

“瞧你那副犟样儿，小傻瓜。”她说。

波里不回答，他在琢磨应对马跌讲的那些话：他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毛孩子，只是当他以为劳拉死了的时候，精神上受到了可怕的震动。他甚至都觉察到他在为此难过了，而这又让他感到羞耻。他认为难过是不人道的，并且，实际上他也不能真正忍受。于是，他便为自己强了一下劲儿，出于道德。可是有某种东西卡死在那里，出了某种故障，必须等着这个东西再缓和过来。

“真有趣，”他说，“这时候，当我想起劳拉，她总是一个老娘儿们的样子。”

伊维琦又笑了一下。波里感到受了打击。为了公正，他又加一句道：

“她这个时候可不是很好玩。”

“当然不是。”

“我可不想让她难过。”他说。

“那你去看她一趟不就结了！”伊维琦唱也似地说。

他明白她这是给他设圈套，于是就马上回答说：

“我不去。首先，她……我老是把她看成死了。再者，我也不愿叫马跌觉得他可以把我当成个蠢驴。”

在这一点上，他决不让步，他不是霍尔提克。伊维琦和蔼地说：

“倒也不假，他有点把你当成蠢驴。”

这又是挑拨，波里倒并不生气：伊维琦用意是好的，她想让他和劳拉断关系，是为了他好。所有的人总是为了波里好。只不过，这个“好”因人而不同罢了。

“我就不听他的，”他很坚决地说，“这就是我对他的战术。”

不过，他到底是被击到了痛处，所以很是怨恨马跌。他坐在小凳子上有些激动，伊维琦担忧地看着他。

“小坏蛋儿，你想得过多了，就把她当作真的死了算了。”

“是呀！那样是很好，可是我做不出来。”波里说。

伊维琦显得很开心：

“真有意思！我怎么就行呢？当我不看到谁的时候，他就不存在了。”

波里很佩服他姐姐，不讲话了。他感到自己不能产生这么一股强大的心灵力量。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正想他是不是拿了钱，那可就好看了。”

“什么钱？”

“在劳拉那儿呀！他急需五千法郎。”

“是吗？”

伊维琦神色惊愕，不高兴了。波里又想他要是不这么快嘴是不是更好一点。他们俩曾讲定要什么都告诉对方，但也有的时候可以做为例外。

“你好像在生马跌的气嘛！”他说。

伊维琦噘了噘嘴说：

“他是让我生气。今天早上，他对我做起一个男人来。”

“是啊……”波里说着，心里在想伊维琦的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也没有更多地追根究底：他们俩应该是有话就明白的，否则他们之间就没什么意思了。两人静了一会儿，伊维琦忽然说：

“咱们走吧，我受不了这个‘逗磨’馆子。”

“我也受不了。”波里说。

他们站起来走出去。伊维琦挽住波里的胳膊，波里感到一股轻微的但是持续的恶心。

“你觉得他要生很长时间的气吗？”波里问。

“不会，不会的。”伊维琦不耐烦地说。

波里狡猾地说：

“他也生你的气了。”

伊维琦笑了。

“很有可能。不过我以后再为此遗憾吧，我现在脑子里有的是上愁的事儿。”

“倒是，”波里稀里糊涂地说，“你正他妈心烦呢。”

“烦死了。”

“因为你的考试吗？”

伊维琦耸了耸肩膀，不做回答。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波里心里在想她到底是不是因为考试。他倒是宁愿是为这个；这样就更显得体面些。

他抬起双眼，发现蒙帕纳斯大街在这片灰色的光芒下显得相当豪华。好像是到了十月。波里特别喜欢十月。他想：“去年十月，我还不认识劳拉呢。”想到此，他感到一阵解脱：“她还活着。”这是自从把她的尸体丢在那个昏暗的房间以后，他第一次感到她还活着，好像是一次复活。他想：“马跌不可能怨恨我很长时间，既然她没有死。”直到这一分钟，他才感到她在难过，她在焦虑中等待他。可是他觉得这种难过和焦虑好像是天生的，不可医治，就好像那些因绝望而死的人的情绪一样。然而，毕竟搞错了：劳拉还活着，她正大睁着双眼在床上躺着，身体里充斥着一股小小的但是激烈的怒气，就像他每次约会时迟到了一样。一股比别的怒气不多也不少的让人尊重的怒气，也许更厉害一点。他对于她，没有因死亡所导致

的那些可怕的但并不确定的责任，可却有一些很严肃的义务，说到底，是家庭的义务。猛一下子，波里可以想象到劳拉的面孔而没有恐惧了。这不是一个死人的面孔应召而来，而是昨天晚上她对他说“你骗我，你没有见到皮卡尔”时的那副年轻而气愤的脸。与此同时，他又感到一股对导致这诸多灾难的这场假死的怨恨。他说：

“我不回我的饭店，她会来找我的。”

“去克鲁德家过夜？”

“对。”

伊维琦计上心来。

“你应该给她写信，这样更好。”

“给劳拉？啊！不。”

“写。”

“我不知道给她写什么。”

“我替你写，小坏蛋。”

“可，要跟她说什么呢？”

伊维琦吃惊地看着他：“你不想跟她掰了吗？”

伊维琦不耐烦了。不过她也并不勉强，她从来也不勉强谁。她就是因为这个才显得好。不过无论如何，在马跌和伊维琦之间，波里可得拼命挣扎。就目前来讲，他抛掉劳拉的念头和再去见她的愿望不分上下。

“再说吧。”他说，“思考这个也没用。”

在这条大街上，他感觉良好。街上行人的面孔都不错，他差不多全都见过。并且还有那么一丝欢快的阳光抚照着“紫丁香”的玻璃窗。

“我饿了，”伊维琦讲，“得吃点东西。”

她走进德玛丽亚食品店。波里在外面等她。他此时感到很软弱，无力，像一个处在恢复期的病人。他正在考虑着他能够想点什

么东西以便能为自己找来一丝快乐。他的选择猛地落在了《十四世纪以来的俚语黑话源史辞典》上。于是，他开心了。那辞典现在正放在他的床头桌上，十分显眼。“一件家具，”他心花怒放地想，“我来了个绝招。”接着，正是喜不独来，他又想起了那把刀子。他从口袋里掏出来，打开。“我真走运！”他昨天晚上才买的这把刀子，现在就有了流血案，把他最亲近的两个人都割破了。“小刀子真够快的！”他想。

一个女人走过来，使劲地盯了他一眼。那女人穿戴很标致。波里转过身想看看她的后影。可她也转过身来了，两个人会心地对视着。

“我回来了。”伊维琦说。

她手里拿着两个又圆又大的加拿大苹果，把一个在屁股上擦了几下，等苹果光滑了，就咬起来。她同时把另一个递给波里。

“不要，谢谢。”波里说，“我不饿。”他又说，“你真让人受不了。”

“怎么啦？”

“你在屁股上擦苹果。”

“为了擦光滑点儿呀！”伊维琦说。

“你瞧刚过去的那女人，”波里说，“刚跟我接上火儿。”

伊维琦傻呵呵地吃着。

“又一个？”她嘴里塞得满满地说。

“不是那一个，在那儿，你后边。”

伊维琦转过身去，扬起了眉毛。

“挺漂亮的。”她只说了一句。

“你看她那打扮了吗？我这一辈子要是找不上这样一个女人可过不去。上流社会的女人，这肯定很好玩。”

伊维琦一直望着那个远去的女人，一只手里托着一个苹果，好像是要把苹果给她。

“等我厌倦了她，我就把她转让给你。”波里慷慨地说。

伊维琦又咬了一口苹果：

“怎么想的！”

她忽然抓住他的胳膊，拉着就走。在蒙帕纳斯大街的另一边，有一个日本商店。他们穿过马路，在货架前停下来。

“瞧那些小杯子。”伊维琦说。

“是喝‘萨开’用的。”波里说。

“‘萨开’是什么？”

“就是米做的烧酒。”

“我来买几个，做茶杯。”

“那就太小了。”

“那我连着多斟几次。”

“或者一下斟上六杯。”

“对呀！”伊维琦开心了，说：“我在面前摆上六个满满的小杯子，一会喝这个，一会喝那个。”

她向后退了一下，兴奋地咬着牙说：

“噢！我真恨不得把整个商店都买下来。”

波里对他姐姐喜欢这些小物件很看不惯。不过他还是想到商店里去。但伊维琦挽住他：

“今天不去了，走吧。”

他们走上唐弗尔-赫沙侯大街。伊维琦说：

“要是能有这些小物件——当然，满屋子里全是——我都敢卖身给一个老头子。”

“你还不会，”波里严肃地讲，“这是一门职业，得学。”

他们慢腾腾地走着，这是很惬意的一刻；伊维琦肯定把她考试的事儿忘诸脑后了，她这时样子很愉快。在这些时刻，波里觉得他们好像合为一人了。天上，一大块一大块的蓝天和翻滚的白云；树

上的叶子，沉甸甸地饱含水分，一股柴禾的气味，就像在一个乡村的大道上。

“我喜欢这个天气。”伊维琦咬了一口第二个苹果，说，“稍微有点潮湿，但不发粘，并且也不让人心烦。我都觉得可以这么走上二十公里。”

波里暗自相信前头肯定有咖啡店。当伊维琦说要走二十公里时，她马上就要找个地方坐一会儿。例外的情况还没有见过呢。

她看着柏利弗尔狮像[①]兴高采烈地说：

“我很喜欢这狮子，像个魔术师。”

“唔！”波里应一声。

他很尊重他姐姐的爱好，即便他们的爱好并不相同。再说马跌也老是当保镖，他总对波里说：“你姐姐的爱好很不好，但这总比最有成见的爱好要强，那是一种不好的深刻的爱好。”在这个前提下，他无可争议。不过就他个人来讲，波里倒更喜欢古典的美。

“走阿拉勾大街好吗？”他问。

“哪一条？”

“这条。”

“很好，这条街很漂亮。”伊维琦说。

他们默默地走着。波里发现他姐姐阴沉下来，变得不耐烦了，她走起路来故意扭曲着脚。“又要半死不活了。”他恐惧地但无可奈何地想。伊维琦每次等考试结果时都要这样半死不活的。他抬起头来，看到四个青年工人冲他们走来。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嬉笑着。波里习惯了他们这种笑，他还满带同情地望着他们。伊维琦低下头，装作没有看见他们。当那四个青年走近他俩时，忽然分开了，其

---

① 柏利弗尔狮像立在巴黎东城的唐弗尔-赫沙侯大街，为纪念 1870 年守城者而建。

中两个从波里的左边走过，另外两个从伊维琦的右边走过。

“做个夹肉面包吗？”其中一个建议道。

“去你娘的吧。”波里和蔼地骂一句。

正这时，伊维琦跳起来，尖叫了一声。不过她马上又用手捂在嘴上盖住了叫声。

“我真成了个下等女人了。”她不好意思地说。年轻工人们已跑远了。

“你怎么啦？”波里吃惊地问。

“他碰我了。”伊维琦厌恶地说，“混小子”

她又一本正经地加一句：

“没关系，我不应该叫。”

“是哪一个？”波里气愤地问。

伊维琦拉住他。

“我求你，别动。他们有四个人。并且，这已经显得我很出丑了。”

“倒也并不是因为他碰了你，”波里解释道，“不过，我不能忍受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这样搞你。当你跟马跌在一起时，什么事儿也没有，那我是怎么了？”

“就是这样，我的小混蛋，”伊维琦心烦地说，“我也保护不了你，我们得不到人的尊重。”

确实，波里总是纳闷：当他照镜子时，他总看到自己的脸色吓人。

“我们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他重复说。

他们两个互相紧紧地搂在一起，感到无依无援。

“那是什么呀？”她过了一会儿问。

她指着栗树绿荫后面一道长长的黑墙。

“是‘圣地’，”波里说，“一座监狱。”

“真怪。”伊维琦说，“我从来还没见过比这更阴森的哪！有人逃出来吗？”

“很少。”波里说，“我有一次就看到一个犯人跳上了高墙，攀着一棵栗树的枝子，最后逃了。”

伊维琦思考一下，用手指指着一棵栗树说：

“那该是这一棵。”她说，“咱们在那边的凳子上坐一会儿吧，我累了。也许能再看到一个犯人跳墙呢。”

“也许。”波里没有信心地说，“不过，他们大半是在夜里才跳。”

他们穿过马路，坐下了。凳子是湿的，伊维琦很满意地说：

“很凉爽。”

不过紧接着，她就不安起来，又用手揪住头发。波里只好拍一下她的手，叫她不要揪自己的头发。

“你摸我的手，冰凉的。”她说。

真的。伊维琦面色铁青，她样子真是在难过，整个身子在微微地颤抖。波里看到她如此苦闷，便努力想起劳拉来，充满同情。

伊维琦猛地抬起头来，像是刚下定了一个决心。

“你带着骰子吗？”她问。

“带着。”

马跌曾送给伊维琦一副骰子扑克，装在一个小皮口袋里。伊维琦又送给了波里。他们俩经常在一起玩。

“来玩一会儿。”她说。

波里从口袋里拿出骰子。伊维琦说

“三局两胜，来吧。”

他们两个对面坐下，波里骑在凳子的一头，把骰子滚在凳子上，他抽出一个大王。

“赢得痛快！”他说。

“你真坏！”伊维琦说。

她蹙起眉头，喃喃地对手指叽咕了一句，便洗起牌来。她是在发誓，波里想："这可严重了，她在赌考试的结果。"

伊维琦掷出了骰子，输了：她得了三张王后。

"来第二局，"她用闪着火星的眼睛望着波里说。这一次，她掷了三张幺儿。

"真痛快！"该轮到她叫的了。

波里扔出了骰子，正当他要得到幺儿扑克时，他却不等它们滚完就伸出了底下的手抓了起来。他又偷偷地用食指和中指推出两张。两张大王代替了中心幺儿和扑克幺儿。

"两对儿。"他气恼地说。

"我赢一局。"伊维琦得胜地说，"现在开决胜局。"

波里不知她是不是看到他作弊了。不过说到底这是无关紧要的：伊维琦只注重结果。她又以两对儿对一对儿赢了决胜局。这一次他没有作弊。

"好啦！"她说。

"你还要玩么？"

"不，不啦。"她说，"很好，我赌牌是为了看看我是不是被录取了。"

"我还不知道呢。"波里说，"那么说，你被录取了。"

伊维琦耸耸肩膀。

"我才不信呢！"她又说。

他们又不说话了，低着头呆呆地紧挨着坐在一起。波里并没看伊维琦，不过他感觉到她在发抖。

"我热了。"伊维琦说，"多讨厌，我的双手湿漉漉的，我浑身也被担心所湿漉了。"

倒也是，她刚才还那么冰冷的手，现在火烫火烫的。她的左手包着纱布，无知觉地放在膝盖上。

“我讨厌这绷带。”她说，“我像个伤兵，真恨不得把它扔了。”

波里不回答。远处一个大钟响起。伊维琦跳起来：

“现在……十二点半了？”她迷惑地问。

“下午一点半了。”波里看了看手表说。

他们俩又互相看看，波里说：

“那么现在我该去了。”

伊维琦靠在他身上，用双臂搂住他的肩膀。

“不要去，波里，我的小混蛋，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今天晚上就回洛昂……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快松开。”波里和蔼地对她说，“你怎么也得在见到爸妈时知道结果呀。”

伊维琦松落下双臂。

“那好，去吧，不过尽快地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这儿？”波里吃惊地问，“不想一起走吗？你到拉丁街一个咖啡店里等我。”

“不，不，我就在这儿等你。”伊维琦说。

“随你便。不过要是下雨呢？”

“波里，我求你，别再让我受罪了，快去吧！我在这儿等，下雨也不管，大地震也不管，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连抬起一个小手指的劲儿都没有了。”

波里站起来，迈开大步走了。他穿过大街后，回头看了看。他只看到伊维琦的后背：她正在凳子上弯着腰，头缩在双肩里，活像一个老朽的乞丐。“她也许会被录取呢。”波里心想。他向前走了几步，忽然间，劳拉的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那张真实的脸。他想：“她正痛苦呢！”于是，他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十四

再过一会儿。再过一会儿，他就又要开始那徒劳无益的寻找了；再过一会儿，在玛尔赛拉那疲惫而忧怨的眼光注视下，在伊维琦阴险的面孔面前，在劳拉死亡的面具的纠缠中，他又要感到嘴里那股发烧的味道了，焦虑又要挤碎他的脾胃了。再过一会儿。他坐进沙发里，点燃了烟斗。他现在苍白而平静地自弃于酒吧间这昏暗的凉爽之中。这个油漆大桶给他们当桌子，墙上挂着女演员的照片和水手的帽子，一架无形的收音机像喷泉一样唠叨着，那些富贵的、大腹便便的先生们，坐在大厅的尽头，喝着波尔多酒，抽着雪茄烟——最后的一批顾客，一些经纪人。其他人早就去吃午饭了。大概有一点半了。不过，你很容易以为这是在早上。白天在这儿，平躺着，就像一片无害于人的大海，马跌在这片无波浪无激情的大海中融化了。他只成了一个似隐似现的有精神的小黑点，一阵各种不同声音的嘈杂，一束铁锈色的光彩，和一种外科医生的手的微微晃动。所有那些手都晃动着，夹着雪茄，像一条条载着香料的小船。这一小段适宜的生活，他心里很清楚，人家只是先借给他，等一会儿就得还给人家。但是，他尽可能地加以利用：为了这些完蛋了的人，世界还保存着一点卑微的幸福呢！甚至是专为了他们，才保留着那些短暂的美事儿。当然啰，条件是他们要适度地加以享用。达尼尔坐在他的左边，庄重静默。马跌可以捎带着观看一下他那张阿拉伯酋长的漂亮面孔，这也是眼睛的一个小小的乐趣。马跌伸直双腿，为自己笑了。

“我再给你要一杯赫斯雷葡萄酒吧。”达尼尔说。

“可以，不过你得请我，我一个子儿也没啦。”

“我请你。”达尼尔说，“还有，告诉我，你愿不愿意我借给你两百法郎？我说借这么点儿都有点害羞……”

“算啦！这根本值不当得……”马跌说。

达尼尔冲他翻了翻含情的大眼睛，强调说：

“我请求你，我这个星期还剩四百法郎，我们分了吧。”

得当心，不要接受，这可不对路。

“不要，”马跌说，“我不要，你不用担心。你真好。”

达尼尔用关切的眼光狠狠地盯着他：

“你真的不缺什么吗？”

“缺呀，”马跌说，“我需要五千法郎。不过，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需要一杯赫斯雷葡萄酒和与你谈话。”

“我真希望我的谈话能和一杯赫斯雷葡萄酒一样重要。”达尼尔说。

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他的信，也没提及他请马跌来的原因。

马跌还是感激他：一会儿总会谈的。他说：

“哎，你知道吗？我昨天见着布律埃了。”

“真的？”达尼尔客气地问。

“我觉得这一下我们之间算是彻底完了。”

“你们争吵了？”

“不是争吵，比这更坏。”

达尼尔表现出伤心的样子。马跌禁不住微笑了：

“你根本不在乎布律埃，是吗？”他问。

“这……你知道……我和他从来也没有像你们俩那么亲密。”达尼尔说，“我觉得他很不错。不过，我要是说了算的话，我就把他裹上稻草，放进人类博物馆的二十世纪分馆。”

“嗯，他肯定不会出丑。”马跌应道。

不对，达尼尔在撒谎，他过去特别喜欢布律埃。马跌呷一口赫斯雷葡萄酒，说：

“酒不错。”

“是呀，”达尼尔又说，“这是他们所剩下的最棒的了。不过他们的库存空了，因为西班牙战争他们也不能增补。”

他把空杯子放在桌上，从一个圆盘子里拿了一枚橄榄，说：

“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跟你说点知心话儿。”

得了，刚才这点少得可怜的幸福已经化为过去了。马跌用眼角斜视着达尼尔，达尼尔一副高傲和自命不凡的样子。

“那好，说吧。”马跌说。

“我在想你听了以后会怎么样，”达尼尔以犹豫的语调说，“你要是怪罪我，那我就太遗憾了。”

“你只管说吧，别犹豫了。”马跌微笑着说。

“那好……你猜猜我昨天晚上见到谁了？”

“你昨天晚上见到谁了？”马跌败兴地重复一句，说，“我可不知道，你可以见到一大帮人。”

“玛尔赛拉·杜弗。”

“玛尔赛拉？哟！”

马跌并不特别吃惊；达尼尔和玛尔赛拉不常相见，但玛尔赛拉好像对达尼尔很有好感。

“你运气倒真好。”他说，“她从来也不出门。你在哪儿见到的她？”

“这……在她家里呀……”达尼尔微笑着说，“你要我在哪儿？既然她从来不出门。”

接着，他低下眼皮谦卑地说：

“我对你实话实说吧，我们俩常常约会。”

一阵沉默，马跌看着达尼尔那长长的微微颤抖的睫毛。一个挂钟敲了两下。一个黑人轻轻地唱起“加罗林群岛上有只摇篮”。我们常常约会。马跌转过头来，用眼光盯住一顶海员帽上的小红球。

“你们约会？”他有点摸不着头脑地问，“那是……在哪儿？”

“在她家呀！我不是刚告诉你吗？”达尼尔回答说，声音里稍带烦意。

“在她家？你是说你常去她家？”

达尼尔不回答。马跌又问：

“你怎么想的？这是怎么回事儿？”

“很简单嘛！我一直对玛尔赛拉·杜弗很有好感，我非常钦佩她的勇敢和慷慨。”

沉默一会儿后，马跌奇怪地说：

“玛尔赛拉的勇敢、慷慨。”这些并不是他在她身上最看重的品质。

达尼尔继续说道：

“有那么一天，我十分烦腻。忽然想到去她家串门，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就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不断地相会，我们唯一的错处就是对你隐瞒了。”

马跌又坠入那间粉红色房间的舒适气氛和浓重的香水味中：达尼尔正坐在安乐椅中，用他那母牛式的大眼睛盯着玛尔赛拉；而玛尔赛拉则冲他不自然地笑着，就像人家要为她照相一样。马跌晃了晃脑袋；不贴边儿！这太荒谬，令人不堪忍睹，这两人之间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他们也不会话语相投。

“你要去她家，她还会瞒着我？”他又很平静地说，“真是开玩笑。”

达尼尔抬起双眼，神情阴郁地注视着马跌：

“马跌呀！”他用平生来最深沉的声音说，“请你别冤枉我，我从

来也不允许在你和玛尔赛拉的关系上开玩笑。这关系太珍贵了。”

“我不说，”马跌说，“我不说，不过这也不妨是个玩笑。”

达尼尔泄气地落下了双臂：

“那好吧，我们讲到此为止。”他忧伤地说。

“别，别这样，”马跌说，“接着讲，你很有趣。我弄不明白。”

“是你不和我合作嘛，”达尼尔话中带着责备地说，“我在你面前坦白已经是很犯难的了。”他叹一口气，“我多么希望你相信我的话呀！可是，既然得给你证据……”

他从口袋里掏出塞得满满的钱包。马跌看到那些票子，心想：“混蛋！”但表面上却懒懒地看着。

“瞧瞧这个。”达尼尔说。

他递给马跌一封信。马跌拿过来一看，是玛尔赛拉的笔迹。他念道：

“像每次一样，你又说对了，我亲爱的大天使。那些花确实是常春花。不过，你信中写的话我一句也不明白。星期六来吧，既然你明天没有空。妈妈说她要骂你呢，嫌你买了那些糖果。快来吧；亲爱的大天使，我们急切地等着你的光临。玛尔赛拉。”

马跌看着达尼尔，说：“那……这是真的？”

达尼尔点了一下头：他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神情严肃，一本正经，如同一场决斗的证人。马跌从头至尾又读一遍信。信的日期是四月二十日。“她写了这个。”这种故作风雅而活泼的笔调与她是那么不相称。他困惑地揉了揉鼻子，放声大笑起来：“‘大天使’。她叫你大天使吗？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呀！一个下凡的大天使，我想象中，是一个像吕西弗尔[1]之类的人。并且，你也和老太太会面，这

---

① 吕西弗尔，法国人名。此处疑是指吕西弗尔·德·卡加利亚（？—公元前370）。卡加利亚区大主教，曾努力维护严格的宗教道德。

可真全了。”

达尼尔显得手足无措了。

“你瞧是不是，这么快就生气了，”他干巴巴地说，“我一直就怕你生气……”

马跌转过头茫然地看着他，他心里很清楚达尼尔早就算计好他要生气。

“确实，”他说，“我是要生气的，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你注意：这也许得等一会儿，不过眼下，我还在惊奇中呢！”

他喝干了杯中的酒，也很纳闷儿自己怎么一点也不生气呢？

“你常去看她？”

“没一定，一个月内可以说有两次吧。”

“可是，你们在一块儿能有什么话好说呢？”

达尼尔吃了一惊，两眼顿时闪烁起来。他以过分甜蜜的声音说：

“你有没有什么话题可建议给我们呢？”

“不要动气嘛！”马跌以讨好的口气说，“这一切对我来说是这么新鲜，这么料想不到……我几乎都觉得很好玩了。不过，我没恶意。这么说，是真的了？你们喜欢在一起聊？可是——别生气，我求你，我是想真正地弄清楚一下——你们在一起说什么呢？”

“什么都说，”达尼尔冷冷地说，“当然了，玛尔赛拉并不指望和我谈什么高深的东西，不过，这会使她轻松轻松。”

“真不可思议，你们俩是那么不一样。”

他脑子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荒谬的情景：达尼尔彬彬有礼，乖巧狡猾，满脸卡克利斯托[①] 的高傲神气，满嘴非洲人的微笑；而玛

---

① 卡克利斯托(1743—1795)意大利阴谋家，曾参与共济会运动，在路易十六时声名显赫，后又受牵连，被流放。

尔赛拉呢，坐在他对面，死板，呆笨，老实巴交……老实巴交？死板？她该是并不如此死板："快来吧，大天使，我们急切地等着你的光临。"这是玛尔赛拉写的呀！是她正在试着使用这样的温情呀，马跌第一次感到某种怒气触及到了他："她对我撒了谎，她对我撒谎有六个月了。"他痴呆地想着，又说：

"玛尔赛拉竟有事瞒着我，真让人吃惊。"

达尼尔不回答。

"是你要她不要讲吗？"马跌问。

"是我。我不愿意你来管制我们的关系。不过现在，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也长了，这就没什么重要了。"

"是你要她这样做，"马跌稍感轻松地重复说，"那她一点也没反对吗？"

"她开始很不理解。"

"这就对了。不过，她没有拒绝吗？"

"没有。她大概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罪过。当时她笑了，"他回想起来了，她说"'这是良心上的问题'。她认为我喜欢让自己的一切都蒙上神秘的色彩。"他用带着一种使马跌感到极不痛快的隐喻着讽刺的腔调说，"她开始叫我洛汉肯[①]，后来她就一直改叫大天使了。"

"噢。"马跌应了一声。他想，"他在嘲笑玛尔赛拉呢，"于是他替玛尔赛拉感到耻辱。他的烟斗早已熄灭了。他伸出手，机械地拿起一只橄榄。问题严重了：他并不感到特别受到打击，只是一种智力的钝滞，就好像当你发现你的一切全搞错了的时候一样……可是，过去在他身上有那么一种活生生的东西，现在已溜掉了。他只是用

① 洛汉肯——日耳曼民间故事中的传奇式人物，法国著名歌剧家瓦涅曾以此名为题写过著名歌剧。

呆闷的声音简单地说：

“我们是无话不谈的……”

“你自己觉得是那样，”达尼尔说，“人们能做到无话不谈吗？”

马跌生气地耸了耸双肩。不过，他尤其是在对自己生气。

“你瞧这封信，”他说，“‘我们急切地等着你的光临。’我好像发现了另外一个玛尔赛拉。”

达尼尔显得惊慌了：

“另外一个玛尔赛拉，瞧你说的！听着，别那么像个小孩子……”

“你刚才还嫌我对待事情的态度不够认真呢。”

“这是因为你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达尼尔理解并同情地对马跌说，“根源在于你太相信自己对别人的看法了。这件小事证明玛尔赛拉要比你想象得复杂些。”

“也许，”马跌说，“这里还有别的。”

玛尔赛拉是做错了，但他害怕自己怨恨她：他不能失去对她的信任，今天——就在今天，他也许还要不得不为她牺牲自己的自由呢。他需要看重她，否则，就太困难了。

“再说，”达尼尔又开口了，“我们也一直想告诉你，可是，这样做实在让人太不好意思，我们就一天一天拖下来。”

我们！他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对马跌谈起玛尔赛拉时讲“我们”。马跌冷酷地看着达尼尔：这该是恨他的时候。可是，达尼尔是使人没法恨他的，他一直是这样。马跌忽然说：

“达尼尔，你为什么来这么一手？”

“你看，我不是对你说了吗？”达尼尔答道，“因为我求过她，并且她自己有点私事儿也会是很好玩的。”

马跌摇了摇头：“不对，还有别的。她心里很清楚她是在干什么。为什么她还这样干呢？”

“可是……我想她一直生活在你的光亮中该不是很舒服吧，她得为自己找点阴影呗。”

“她觉得我太霸道了吗？”

“她倒没有对我明讲，不过，我正是这么感觉的。你看看，你是个强者，”达尼尔笑着说，“别忘了她很欣赏你，她欣赏你这种生活在透明的房子里和跑到房顶上大喊人家一般习惯藏在心底里的话的生活方式。不过，这使她精疲力尽。她没有对你讲我们的关系，是因为她怕你强制她对我的感情，怕你促使她给这些感情冠上一个名字，怕你把这感情一点一点地剖析了再支离破碎地还给她。你知道吗？这些东西需要阴影……这其实是某种十分模糊的东西，是非常难以明确的……”

“她对你这么说？”

“对了。这个，她对我说了。她对我说：‘跟你在一起，使我开心的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跟马跌在一起呀，我总是很清楚。’”

跟马跌在一起，我总是很清楚。而伊维琦呢：跟你在一起，从来也别想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马跌感到一阵恶心。

“她为什么从来也不对我讲这个呢？”

“她认为是因为你从来也不问她。”

真的，马跌低下了头：每次需要洞察一下玛尔赛拉的感情的时候，他都被一种不可制胜的懒惰所攫获。而每当他觉得从她眼里发现一丝阴影时，他都耸一耸肩膀：“唔！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她就对我说了，她什么都对我说。”这就是我所称之的对她的信任。我把一切都搞糟了。

他晃了晃脑袋，冷不丁地说：“你为什么今天要对我说这些呢？”

“我们早晚得跟你说呀！”

这种支吾搪塞的样子正是为了引起人的好奇心。马跌才不那么好糊弄呢?

“那为什么单在今天?又为什么由你来说?”他犹豫地说,“要是她……要是她先对我说不更合适些吗?”

“那是呀!”达尼尔故作尴尬地说,“也许我搞错了,我……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们俩都有好处。”

得。马跌绷紧了:“注意,厉害的要来了,这才是开始哪!”

达尼尔说:“我实话对你说吧:玛尔赛拉不知道我跟你说了,昨天她还不想让你知道呢。你甚至都使我不得不谨慎地把我们之间的这场谈话对她也隐瞒起来。”

马跌不禁笑了:“你干得真棒! 魔鬼。你到处搞阴谋。昨天你和玛尔赛拉商量好整我,今天又来要我跟你一起整她,瞧你够多么两面三刀吧!”

达尼尔也笑了,说:“我一点也不是魔鬼。我之所以决定对你说这个,是昨天晚上我真的被一种担心所压倒了。我觉得你们之间好像有很深的误会。当然啦,玛尔赛拉太高傲了 ,她决不会直接对你谈的。”

马跌紧紧地用手握着酒杯:他开始明白了。

“就是关于你们……”达尼尔体面地结束道,“关于你们的意外之事。”

“啊? 你对她讲了你知道?”

“没有。我什么也没说,是她先对我说的。”

“啊!”

——昨天她在电话里还特别害怕我对达尼尔讲呢,可就在晚上,她什么都对他讲了,又是一个小骗局。他问:

“那怎么样?”

“不行呀! 有点问题。”

“你有什么理由这么讲呢?”马跌问道,喉咙一阵发紧。

“也没什么特别明确的原因,不如说是……她对我讲话的那种方式。”

“到底怎么了? 她怨我给她弄了个孩子吧?”

“我不这么认为,不是这个。不如说是你前天的态度,她对我说时有点不满。”

“我怎么啦?”

“我也不能很准确地跟你说。你瞧,她这么随口而出地跟我说:——老是他决定一切,要是我不同意呢? 我当然可以反对。不过,这尤其对他有利,因为他早就有了固定的想法,可从来也不给我时间考虑考虑——原话是不是这样我可不保证。”

“可是,我也没有什么可决定的,”马跌怔怔地说,“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们俩意见早就是一样的。”

“是啊,可是前天你注意到她的意见了吗?”

“用不着哇。”马跌说,“我相信她和我想的一样。”

“是呀,不过你到底没有问她。还有,你们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考虑到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呢?”

“我也不知道了,有两三年了吧。”

“有两三年了。你觉得她在此之间不会改变主意吗?”

在大厅的里头,那些先生们都站起来了,互相道好。一个堂倌把他们的帽子拿过来,三顶无檐软毡帽和一顶瓜皮帽。他们都向酒吧老板友好地招招手,离开了。堂倌关上了收音机。酒馆沉浸在一片静默中,整个气氛充满了一股灾难的味道。“这结果好不了。”马跌想。不过,他自己也不清楚导致这个结果好不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孕育着暴风雨的一天? 这个刮宫事件? 他和玛尔赛拉的关系? 全不对,是某种比这些更严重、更广大的东西:他的一辈子、欧洲、这凶险而乏味的和平。他眼前又出现了布律埃那红褐色的头

发:“九月里会有战争。”到这个工夫,在这个无人而昏暗的酒馆里,他差不多能够信以为真了。有某种东西腐烂了,在他的一生中,在这个夏天里。

“她害怕动手术么?”他问。

“我不知道。”达尼尔拘谨地说。

“她愿意让我娶她?”

达尼尔笑起来:“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呀,你尽乱问我。不过说到底,不那么简单。你知道么?你应该今天晚上去谈谈。当然了,不要露出我来:就像是忽然又犹豫起来。她要是还像昨天我见到的那样儿,她不跟你说个痛快才怪呢!她好像心里闷得太厉害了。”

“也好,我争取让她说出来。”

他俩沉默了。尔后达尼尔不好意思地说:

“就这些,我可是全告诉你啦!”

“好。还得谢谢你呀!”

“你恨我吗?”

“没影儿的事。你这个忙帮得真是太好了,就像房上掉下一块瓦正砸在人头上一样好。”

达尼尔哈哈笑了一通。他把嘴张得大大的,露出两排闪亮的牙齿和血红的喉咙。

我不该,手放在电话听筒上,她心想,我不该,我们一直是无话不谈的。他在想:玛尔赛拉什么都对我说,啊!他这么想,他知道了,现在他知道了,这种压倒一切的茫然和那细小的嗓音正在他脑子里活动,玛尔赛拉从来什么都对我说。她在那儿,眼下,她在他脑袋里,令人不能容忍,我一百个宁愿他恨我。可是,他在那儿,正坐在咖啡馆的小凳子上,双手摊开着,好像刚刚扔掉了什么东西;双眼盯着地下,好像什么东西刚刚打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谈话已成

实事。既没看见，也没听见，我没在场，我什么也不知道，可他们谈过话了，话是说出去了，而我却一无所知。低沉的嗓音像一股烟雾向咖啡馆的天花板升去，声音是从那儿来的，一直使听筒膜震动的低沉而美丽的声音，它也从这方面发出，它要说事已成了，我的天哪！天哪！这声音到底要说什么呢？我光裸着，我怀孕了，而这声音将从白色震膜上穿着衣服发出来。我们不该，我们本不该，她差一点要怪罪达尼尔了，如果能够怪罪他的话。他曾是那么慷慨，那么好，他是唯一关心我的人，他把我的事儿当成自己的，大天使，他为我的事儿贡献出了自己漂亮的嗓音。一个女人，一个弱女子，那么弱小，只在这个男人的活的世界上拥有一个阴郁而热情的嗓音作为庇护。声音要从这儿发出，它要说：玛尔赛拉什么都对我说，可怜的马跌，亲爱的大天使！她想，大天使！同时，眼睛湿润了，淡咸的泪水，泉涌而丰厚的泪水，一个女人在八天的苦闷后真实的泪水，温和的，温和的受庇护的女人。他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保护着。眼睛里跳动着的这一滴水，在脸蛋上弯弯曲曲细流式地抚摸，在嘴唇上迟钝地抖动。整个八天中，她盯着远处某一个地方，双眼干枯、荒芜。人们要把它给我刮掉，整个八天中，她是明确的玛尔赛拉，硬骨头玛尔赛拉，理智者玛尔赛拉，男人玛尔赛拉。他说我是个男人，好，这不是泪水，软弱的女人，眼中的雨水，为什么反抗呢？明天我又要是硬骨头、理智者了。一次，只一次，泪水，内疚，隐隐的自怜，还有更加隐晦的耻辱，这羽绒般柔软的双手抚在我的腰间，摸在我的屁股上，她恨不得把马跌搂在怀里，要他宽恕，跪下说对不起：可怜的马跌，我可怜的大个子。一次，只一次，被保护，被宽恕，多好呀！一个念头突然间使她呼吸急促起来，一股醋酸流进她的血管，今天晚上，当他来到我家，当我把双臂围在他脖子上，当我吻他时，他知道一切了，而我呢？我却要佯装不知道他知道。“唉呀，我们骗了他，”她绝望地想，“我们还在骗他，我们什么都告诉他，可是

我们之间的真挚却蒙上阴影。”他知道，他今天晚上要来，我又要看到他那俊美的眼睛，我会想，他知道了，我怎么能忍受得了呢？我的大个子，我可怜的大个子，一生中只这一次，我让你难过了。啊！我什么都答应，我去那老婆子家，我要杀死这孩子，我羞死了。他要什么我都干，你要什么我都干。

电话在她手下响起来，她用手抓起了听筒：

“喂？喂？是达尼尔吗？”

“是啊，”那漂亮而平静的嗓音说，“你是谁呀？”

“玛尔赛拉呗！”

“你好呀，我亲爱的玛尔赛拉。”

“你好。”玛尔赛拉说着，心里咚咚直跳。

“你睡好了吗？”他低沉的声音回响在她肚子里，令人惬意又让人不可忍受，“我昨天晚上离开得太晚了，杜弗太太又该骂我了，不过，我希望她不知道什么。”

“不，她什么也不知道。”玛尔赛拉喘着粗气说，“你走的时候，她睡得正香呢。”

“那你呢？”那温情的声音强调说，“你睡好了吗？”

“我呀？嗯……还不错，我有点心烦，你知道。”

达尼尔笑起来，那是非常优美的笑声，很平静也很感人。玛尔赛拉感到一点轻松。

“你不应该心烦，”他说，“一切都很顺利呀。”

“一切……真的？”

“真的，比我希望的还好。我们有点错看了马跌，亲爱的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感到被一种酸涩的内疚所撕咬，她问：

“是吗？我们是有点错看了他吗？”

“我刚一开口他就不让我讲了，”达尼尔说，“他对我说他心里

很清楚有些不对头，还说昨天一天就为这个难受呢。”

“你……你对他说了我们相会？”玛尔赛拉用嗫嚅的声音说。

“当然啦！”达尼尔吃惊地说，“咱们不是这么说好了吗？”

“是啊，是啊！他怎么看这个？”

达尼尔显得有些犹豫：“没什么，总起来说没什么。开始时，他不愿相信……”

“他肯定对你说：玛尔赛拉什么都对我讲。”

“正是啊，”达尼尔显出有些开心，“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达尼尔，”玛尔赛拉忽然说，“我很内疚。”

她重又听到那低沉而愉快的笑声：

“一码事呀，他也那样。他走的时候也内疚死了。哎呀！如果你们俩都是这种状态，我真想在你们见面时藏在你屋子里：这出戏肯定好看极啦！”

他又笑了。玛尔赛拉怀着一种谦恭的感激心情想：“他在嘲笑我。”可这时，那声音已经变得十分低沉了，听筒像个风琴管一样震动起来：

“没关系，真的，玛尔赛拉，一切都进行得出奇地顺利。你知道吗？我真是为你太高兴啦。他没等我说出来，我一张口他就不让我讲了，他对我说：‘可怜的玛尔赛拉，我真是犯了大罪过，我恨我自己，不过我要想法挽回，你觉得我还能挽回吗？’他的眼圈都红了，瞧他多么爱你呀！”

“噢！达尼尔！”玛尔赛拉直叫，“噢，达尼尔……”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达尼尔接着说：

“他对我说他想今天晚上要跟你敞开心谈一谈，‘我们从根子上谈清楚。’现在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掌握了，玛尔赛拉，你想怎么着他都会答应的。”

“噢！达尼尔呀！达尼尔呀！”

她平静了一下自己，又说："你真是太好了……我多么愿马上见到你呀。我满肚子的话儿要对你说，可我不能不在你面前吐露。你明天可以来吗？"

那嗓音显得更加枯燥了，失去了常有的谐调：

"啊？明天？不行啊！当然了，我恨不得立刻就见到你……你听着，玛尔赛拉，我给你打电话吧。"

"好吧，快给我打电话，啊！达尼尔，我亲爱的……"

"再见。"达尼尔结束道，"玛尔赛拉，你今晚上可要乖巧点呀！"

"达尼尔……！"玛尔赛拉叫了一声，可他已把电话挂掉了。

玛尔赛拉放下电话，用手帕擦了擦湿润的双眼："大天使，他逃得真快，害怕我谢他。"她走近窗户，望着外面的行人：女人，小伙子，还有几个工人。她觉得他们都一副美滋滋的样子。有一个年轻的妇人正跑在大街中央，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子，一边跑还一边跟孩子讲话，气喘嘘嘘地冲孩子笑。玛尔赛拉用眼睛追逐着她。尔后，她又回到镜子前，惊异地照着自己。盥洗盆上面的小木板上漱口杯中插着三支红玫瑰。玛尔赛拉踌躇着拿下一支，羞怯地在指间转动着。随后，她闭上眼睛，把玫瑰花插在自己的黑发上。"我头发上插一支玫瑰花……"她又睁开眼睛，照照镜子，拍了一下头发，神情迷茫地笑了。

十五

“请在这儿等，先生。”那小个子男人说。

马跌坐在一个板凳上。这间昏暗的前厅里充满了烂白菜的气味；左边，一扇玻璃门闪着微弱的光。门铃响了，小个子打开门。一个衣着寒酸的年轻女人走进来。

“请坐，太太。”

小个子男人碰了一下那女人，把她领到板凳前。那女人坐了，把双脚收在凳下。

“我来过一次了，”年轻女人说，“为了借些钱。”

“当然了，太太。”

小个子男人贴近她的面孔说：

“您是个职员吗？”

“我不是，我丈夫是。”

她在书包中翻找起来。这女人的样子并不难看，不过有一副困窘的表情。那小个子男人贪婪地望着她。她从书包中拿出两三张很细心叠在一起的证件。那男人拿过证件，凑近玻璃门，想借光亮看清楚，他长久地查看那些证件。

“很好。”他最后把证件还给她说，“很好。两个孩子？您这么年轻……是啊，人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有孩子，可等孩子一出世，便把家中的经济扰乱了，是吧？你们目前有些困难吗？”

年轻女人脸红了，小个子男人搓起双手。

“好吧！”他满怀善心地说，“我们会解决的，我们会解决的，我

们在这儿就是为了解决这个。”

他又疑虑地微笑着注视她片刻，尔后，就离开了。那年轻女人满带戒意地看了一眼马跃，就只顾玩弄起书包上的拉锁来。马跃感到很不自在——他来到了真正的穷人中间，要拿走的是他们的钱，灰暗而阴郁的泛着白菜气味的钱。他低下头，看着他双脚间的地板，他又重见到劳拉箱子里那熏香了的丝绸一般地票子，那可不是同样的钱。

玻璃门开了，一个留着白胡子的高个老头走出来。他满头的银发向后梳理着。马跃跟他走进办公室。那先生轻轻地给他指了指一个破旧的皮沙发，两个人都坐了。那先生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只细白的手插在一起。他系一条墨绿的领带，雅致地用一枚珍珠点缀着。

“您想请我们帮忙吗？”那人父亲般地询问道。

“是的。”

他望着马跃，两只浅蓝色的大眼睛稍鼓出来。

“先生贵姓……”

“德拉惠。”

“您不会不知道吧，我们救济会的章程规定，借贷只限于国家职员。”

嗓音是漂亮的、白色的，有点臃肿，就像那双手一样。

“我是个职员，”马跃说，“教师。”

“啊？啊？”那先生饶有兴趣地说，“我们尤其高兴帮助教育界的人士。您是个中学教师吗？”

“对，在布蓬中学。”

“很好，”那先生很轻松地说，“我们就来填一下表格吧。首先，请问您随身带着身份证件吗？无论什么都行，护照、退伍证、选民证……”

马跌递过他的证件。那先生拿过去，心不在焉地翻看了一下。

“好，很好。那么您想用多少钱呢？”

“我想要六千法郎。”马跌说。

那先生考虑一下，说：

“算七千吧。”

马跌不无快意地吃了一惊，心想：“我可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

“您知道我们的条件吗？借款限期为六个月，不得续借。并且，我们不得不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因为我们的费用很大，而且还冒着很大风险。”

“好，好吧。”马跌急切地说。

先生从抽屉里抽出两张铅印表。

“请您劳神填一下这两张表，在下面签名。”

这是一张一式两份的借贷申请书，上面要写明姓名、年龄、身份、地址。

马跌填写起来。

“很好。”先生迅速地扫一眼马跌填好的那两张表：“出生地：巴黎……日期；一九〇五……父母都是法国人……好了，目前就这些。为了以后把钱汇给您，请您在贴好邮票的借据上签一下字。邮费也应由您来付。”

“以后汇钱？您不能马上给我钱吗？”

那先生显得很吃惊：“马上？唉呀，亲爱的先生，我们至少要半个月之后才能收集到各方面的情况。”

“什么情况，您不是看了我的身份证……”

先生宽厚而好笑地看着马跌：

“啊，教育界的人们都是一个样子。全都是理想主义者。请注意，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不相信您的话。但一般地说来，

又有什么向我们证明您的证件不是假的呢?”他阴郁地笑笑,“当一个人跟钱打交道,他就要学会多疑。当然,这是很可鄙的,我同意您的看法。可是,我们没有权利轻信别人。所以,我们还要小小地调查一番:我们要直接到您的部门去查,不过不用担心,我们会绝对谨慎的。不过,您知道,我们之间还有董事会什么的,所以我很怀疑您是否可以在七月五日之前得到资助。”

“这怎么行呢?”马跌喉咙一阵发紧,接着说,我今天晚上就得用这钱,最晚也只能到明天早晨。我碰上了一项紧事儿。能不能……利息再高点也行……”

那先生好像有点忿怒了,举起两只漂亮的手。

“呃,先生,我们可不是高利贷者呀!我们救济会是得到公共劳动部支持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机构,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费用损失和所冒的风险而收取合理的利息。我们绝不能做丝毫不合规定的事。”

他又很严肃地说:

“您如果急着用,就应该早来。难道您没有看到我们的说明吗?”

“没有。”马跌站起身来说,“我碰上棘手的事了。”

“那……很遗憾……”先生冷冷地说,“是不是要把您刚填好的这些表撕掉呢?”

马跌想到萨拉:“她肯定已经得到几天的延期了。”

“不用撕了,”他说,“在此之前我自己想想办法好了。”

“就是嘛,”那先生和颜悦色地说,“您总可以找到一个朋友先借半个月您所需用的钱。那么这就是您的地址喽——,”他用手指着表格问,“荟克韩斯大街 12 号?”

“是的。”

“那么好,我们一到七月就寄给您通知单。”

他说着站起来把马跌送到门口。

“再见，先生。”马跌临走时道，“谢谢啦。”

“能帮您的忙很高兴。”那先生弯腰施礼道，“非常希望再见到您。”

马跌大步地穿过了前厅。那位年轻妇人一直坐在那儿，她正用嘴咬着一只手套，显得惊恐不安。

“请进来，太太。”那先生在马跌身后对她说。

外面，绿色的光芒闪动在灰色的天空中。可是目前，马跌怎么也摆脱不了身处困境的感觉。“又一次失败，”他想，“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萨拉身上了。”

他来到塞帕斯多博大街，走进一家咖啡馆，买了一个电话筹码。

“电话在右面尽头。”

在拨号码时，马跌喃喃道：

“但愿她成功了，啊！但愿她成功吧！”他已经是在祈祷了。

“喂？喂？萨拉吗？”

“喂？对，”那声音讲，“我是魏姆莱。”

“我是马跌·德拉惠，能和萨拉讲话吗？”

“她出去了。”

“啊，真不巧……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不知道啊。您有什么话要我转告她吗？”

“没有。就告诉她我打过电话了。”

他挂上电话走出来。他的一生不再属于他了，而是在萨拉的手里攥着。他只有束手等待了。他向公共汽车招一下手，上了车，坐在一个老太婆身边。那老太婆正向手帕里咳嗽着。“犹太人之间总是好商量的，事不会成不了。”他暗想。

“到唐弗尔-赫沙侯。”

“三张票。”售票员讲。

马跌拿过三张票后，便向车窗外望起来了：他怀着一股怨气想起玛尔赛拉。窗玻璃在颤动，老太婆在咳嗽，她黑草帽上的鲜花在跳抖。草帽，鲜花，老太婆，马跌，这一切都被这个巨大的机器运载着。老太婆一直把鼻子按在手帕上，她在启明星大街与塞帕斯多博大街的相交处咳嗽着，她还在黑欧姆大街咳嗽，在蒙多克依大街咳嗽，在新大桥那灰暗而平静的水上面咳嗽。“要是那个犹太佬不同意呢？”可是这个想法不能使他从茫然中解脱出来，他只不过是一辆大卡车底下的一袋黑煤，压在其它的煤袋上。“活该呗，一切都完蛋了。我今天晚上就告诉她我娶她。”这公共汽车，幼稚的庞然大物，运载着他，向左拐，向右晃，把他固定在这儿，一次次的麻烦事把他钉在这颠簸的椅子的靠背上，钉在这玻璃窗上。他正在为他生命的速度所摇曳。他想：“我的一生已不是我的了，它已没有任何使命了。”他望着圣-伯尔大街上那幽暗而沉重的高大建筑物一个接一个地闪过去，他望着自己的一生在流逝。“娶她不娶她，这不关我的事啦，反正都一样。”

车猛然刹闸，停住了。马跌直起身子，担忧地看了看司机的后背。刚才他整个一生都冲到了这个后背上。他心想：“不，不，不是反正都一样。不管出什么事情，都是从我身上发生的呀。”即便是他不知所措地自暴自弃地听之任之了，即便是他像个破煤袋一样随人摆布了，他也要选择他自己的地狱——他是自由的，绝对的自由。有作畜生和机器的自由，有接受的自由，拒绝的自由，支吾搪塞和犹豫不决的自由。娶她，还是把她抛弃？一年又一年地在脚下拖着这个缠人的铁镣。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没有权利去干涉他。对他来说，世界上无所谓善与恶，除非他认为它们存在。在他身边，一切都围着他，都在那儿无声无息地等待着，丝毫也不做什么启示。他一个人处在这恶魔般的静默中，自由而孤单，没有援

助，也无责任，注定要一了百了地作出决定，注定要永远的自由。

“唐弗尔-赫沙侯。”售票员喊一声。

马跌站起来，下车，走进弗瓦德欧大街。他感到疲惫、厌倦。眼前不断地闪现着一间昏暗的屋子里，有只打开的小皮箱，皮箱里，一张张散发着香气的柔软的票子，这好像是一种懊悔：“啊，我真该拿了那些钱。”

“有您一封信，”看门老婆婆说，“刚到的。”

马跌拿过信，撕开信封，刹时间，包围着他的墙壁忽然坍塌了，他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信纸正中写着三句话，字迹粗野、潦草：“考糟了。无所谓。伊维琦。”

“不是什么坏消息吧？”看门人问。

“不是。”

“噢。我看您脸色全变了。”

“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考试考坏了。”

“哟，那日子就不好过了，人家都这么说。”

“是啊。”

“您瞧，”老太太又说，“每年招收那么多年轻人，之后，都得了学位，让他们去干什么呢？”

“我也是这么说呢。”

他第四次看了看伊维琦写的条子，为她这令人担忧的不在乎劲儿吃了一惊。考糟了，无所谓……“她正在耍花招儿，”他想，“很明显，她正在耍花招儿。”

“几点了？”

“六点。”

六点钟。她在两点钟知道的结果，现在她已经在巴黎的街头浪荡了四个小时。他把信装进了衣袋。

“卡丽奈太太，借给我五十法郎。”他对看门老太太说。

“可，我不知道身上还有没有。”看门老太太惊讶地说着，在她的活计桌的抽屉里翻找起来。

“给，我就剩一百法郎了，你晚上把花剩下的钱还给我吧。”

“一定一定，谢谢。”马跌应道。

他走出来，心想：“她能在哪儿呢？”此刻，他头脑空空，双手抖瑟。一辆流动兜客的出租车正开过弗瓦德欧大街。马跌叫住汽车：

“圣·雅克大街 17 号，学生集体宿舍。要快。”

“好的。”司机应了一声。

“她能在哪儿呢？最好的是她已经回洛昂了，最坏呢……我晚行动了四个小时。”他心里想着，向前躬着身子，右脚用力踩着车毯，以给汽车加油。

出租车停下。马跌下车，按响了集体宿舍的门铃。

“赛吉纳·伊维琦小姐在吗？”

老太太怀疑地看他一眼。

“找找看。”

她一会就回来了：

“赛吉纳小姐早晨出去就没回来，有什么话要转告她吗？”

“没有。”

马跌又乘上车。

“索蒙哈尔大街，波罗尼旅店。”

过了一会儿，他敲着车窗说：

“这边儿，这边儿，左边的旅店。”

他跳下汽车，推开了玻璃门。

“赛吉纳先生在吗？”

那位患白化病的大胖子正站在柜台后，认出了马跌，冲他笑笑说：

“他从昨夜就没回来。”

“他姐姐……一个金头发的姑娘，她今天来过这儿吗？”

“她呀！我认识伊维琦小姐。”那接待员说，“没有哇，她没来过，只有蒙泰罗太太今天来过两次电话找波里先生，让他一回来就去找她，您如果看见他，也可以转告一下。”

“好的。”马跌应一声。

他走出来。她能在哪儿呢？电影院？不大可能。在大街上闲逛？不管怎么说她反正还没离开巴黎，否则她会去宿舍拿行李的。马跌又拿出那封信来，查看了一下信封：信是从圭亚大街的邮政所寄出的，可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去哪儿呢？”司机问。

马跌犹豫地望着司机，忽然，他恍然大悟：“她要是写了这东西，必定是喝过酒了。她肯定又烂醉了。”

“请您从河边开始，慢慢地沿着圣·米歇大街开，我要找一个人，得找遍所有的咖啡馆。”

伊维琦既没在皮亚海茨馆，也没在索尔兹馆，没在哈哈咕咕馆，也没在皮亚尔馆，咖啡大厅也没有。在卡布拉德馆，马跌看见一个认识她的中国学生。他走过去，那中国学生正骑在一个酒吧凳上喝一杯波尔多酒。

“对不起，”马跌冲他扬扬头说，“我觉得您好像认识赛吉纳小姐，您今天看见她了吗？”

“没有。”中国学生说，他说法语很困难，“她出不幸了。”

“出不幸啦？”马跌叫道。

“不是，我是问她是不是有不幸的事？”

“不知道。”马跌说着背过身去。

他甚至都不再想要保护伊维琦以防她出什么事了，他心中只有一个强烈而痛苦的愿望，再见她一面。“她要是想自杀呢？她干得出这种蠢事来。”他愠怒地想。不过，她也许就在蒙特帕纳斯呢！

“去瓦兰街口。”他说。

他又坐上汽车。双手颤抖。他把手塞进衣袋。汽车绕“美在此”喷泉兜了一个圈掉过头来。马跌忽然看见赫纳塔，伊维琦的意大利朋友，她腋下挟一个公事包，正从卢森堡公园走出来。

“停车！停车！”他冲司机叫了两声，跳下汽车，冲那姑娘跑过去。

“您看见伊维琦了吗？”

赫纳塔显得庄重起来：

“您好，先生。”她说。

“您好。您看见伊维琦了吗？”

“伊维琦？看见了呀。”

“什么时候？”

“一小时前吧。”

“在哪儿？”

“在卢森堡公园，有好多人陪着她。”赫纳塔噘了噘嘴说，“您知道吗；她落榜了，可怜的。”

“知道。她去哪儿了？”

“他们要去跳舞。去‘大兰托’了吧，我想。”

“在什么地方？”

“王子大街，那是个卖唱片的，您会看到的，舞厅设在地下。”

“谢谢。”

马跌走了几步后，又转回来。

“请原谅，我忘了对您说再见。”

“再见，先生。”赫纳塔也说。

马跌回来对司机说：

“王子大街，几步远。您慢点开，到了我叫您。”

“但愿她还在那儿，我要找遍所有的舞场。”

“停车。就是这儿，您等我一会儿。”

马跌走进一家唱片商店。

“‘大兰托’是这儿吗？”

“在地下室。下楼梯就是。”

马跌走下楼梯，呼吸到一股凉爽和发霉的气味。他推开一扇皮门向里一看，胃里“迸”地震动了一下子：伊维琦在这儿，她在跳舞。马跌靠在门框上，心想：“她在这儿。”

这是一间空阔的防腐地下厅，厅里没有一丝阴影。一片幽暗的光从油纸糊的天花板上透落下来。马跌看到约有十五六张罩布桌子，失落在这片死海般的光芒的尽头。在羊毛色的墙壁上，贴着五颜六色的硬纸片，剪成各种热带植物的形状。但由于潮湿，纸片已经翘起来，仙人掌上面起了好多水泡。一架看不见的电唱机正在播放一支快速的小狐步舞曲。而这个曲子使舞厅显得更加赤裸起来。

伊维琦把头靠在伴舞的肩上，紧紧地搂着他的身子。小伙子跳得很好。马跌认出他来了：就是昨天在圣·米歇大街上陪伊维琦的那个棕头发的大个子。他闻着伊维琦的头发，还不时地吻一吻。于是，她扬起头来，微笑了。她脸色是苍白的。当他轻轻地在她耳边说话时，她微闭起眼睛。舞池中只有他们两个。大厅的尽头，有四个小伙子和一个狠命地在脸上涂了脂粉的姑娘拍着手，叫着：“嗬嗨！嗬嗨！”大个子搂着伊维琦的腰，把她领到桌子前。学生们都跑上去围着她，给她助兴。他们的神情既亲密又造作，他们不断地用轻柔而温情的动作亲近她。

抹着脂粉的姑娘保持着一点距离。她站在那里，肥软而笨重，目光呆滞。她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叫一声：

“真棒！”

伊维琦倒在一把椅子上，在那女人和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金头发小伙子中间。她发疯地笑着。

“不行，不行！”她举着一只手在面前晃着说，“想找借口，没门儿！”

络腮胡子赶紧站起来把椅子让给她的舞伴。“这真是全了，”马跌心想，“人家连他坐在她身边的权力都认可了。”那漂亮的棕头发小伙子好像觉得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并且，他也是唯一显得心安理得的一个。

伊维琦用手指着络腮胡子：

“他逃了，因为我说好了要吻他。”她笑着说。

“对不起！”络腮胡子庄重地说，“您可没有对我说好，您只是那么威胁我罢了。”

“得了，我不吻你了，”伊维琦说，“我要吻依尔曼。”

“您想吻我吗？我的小伊维琦？”那个小娘儿们受宠若惊地说。

“对了，过来！”她强硬地一把拉过她来。

其他人都很恼火，闪开了。一个说：“好哇，伊维琦。”声音中稍有责备之意。那漂亮的棕发小伙子冷冷地含笑望着她。他在用眼睛瞟她。马跌感到被侮辱了。对于这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伊维琦只不过是一个到手儿的猎物，他正以内行人性感的眼睛把她浑身剥得精光，她现在已经光着屁股站在他面前了，他正看着她的乳房，她的大腿，闻着她肉的气味……马跌猛地晃了晃脑袋，开始向伊维琦走过去。他双腿发软：他发现自己第一次含着羞愧地通过别人的欲望对伊维琦发生了欲望。

伊维琦在吻那小娘儿们前忸怩了无数次。最后，她用双手捧着那小娘儿们的脑袋，吻了一下嘴唇，便使劲把她推开了。

“一股子鼻烟味儿。”伊维琦不满地说。

马跌站在他们的桌子前。

“伊维琦。”他叫了一声。

伊维琦张嘴望着他，他心里都怀疑她是否认他。伊维琦缓慢地

扬起左手，摆在他面前。

她说："是你呀，嗯，瞧吧。"

她已把手上的绷带拆掉了。马跃看到一道红色的硬痂，上面流着一块块的黄脓。

"你还带着自己的绷带，"伊维琦失望地说，"真是，你很小心呀。"

"她不听我们劝，硬是把绷带拆了，"那小娘儿们以抱歉的口气说，"这是个小魔鬼。"

伊维琦猛地站起来，阴郁地盯着马跃说：

"快带我离开这儿，我真下贱！"

年轻人们互相看了一眼。

"您知道，"那个络腮胡子上前对马跃说，"我们没叫她喝酒，我们甚至都劝她不要喝。"

"这倒是真的。"伊维琦恶心地说，"一帮乖孩子，就是这样。"

"除了我，伊维琦，"那个和她跳舞的高个子说，"除了我。"他同情地望着伊维琦。

伊维琦冲他转过脸，说："除了这个不懂世故的人。"

"过来吧！"马跃轻轻地说。

他双手抓住她的肩膀，拉她走。他听到身后响起了一阵惊慌的骚动。

走到楼梯当中时，伊维琦更沉重了。

"伊维琦！"他请求道。

她晃着头发笑了。

"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

"求求你。"

伊维琦更是大笑起来，双手把裙子扯过膝盖。

"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

马跌搂住她的腰，抱她走。来到街上后，他才放开她。她刚才一点儿也没有挣扎。她眨着双眼，阴郁地打量着四周。

“你愿意回家吗？”马跌问。

“不！”伊维琦大声叫道。

“你愿意我带你去波里那儿？”

“他不在家。”

“他在哪儿？”

“鬼知道。”

“你想去哪儿呢？”

“难道我知道吗？我？是你把我带出来的，你得找地方。”

马跌考虑了一下。

“好吧。”

他一直扶她到出租车上。对司机说：

“荟克韩斯大街 12 号。”

“我把你带到我家去。”他说，“你可以躺在我的沙发上，我给你沏茶喝。”

伊维琦没有反对。她困难地蹬上汽车，瘫倒在汽车座位上。

“怎么样？”

她面色铁青。

“我病了。”她说。

“我让车在药店门前停一下。”马跌说。

“不要。”她使劲叫道。

“那好，你躺好，闭上双眼，我们马上就到了。”

伊维琦呻吟了一下。忽然间，她面色发绿，转身趴在车窗上。马跌从背后看见她瘦小的身躯正随着一阵阵呕吐而晃动着。他伸过手去，悄悄地握住了门的拉手。他怕门打开。过了一会儿，她不吐了。马跌立刻仰坐回原处，掏出烟斗，专心的样子装上烟末。伊维

琦也瘫倒在座位上，马跌又把烟斗塞进衣袋里。

“我们到了。”他对她说。

伊维琦艰难地抬了抬身子，说：

“真不好意思。”

马跌先下车来，伸手去挽扶她。可是，她推开了他，“嘣”地一下子跳到马路上。马跌急忙付给了司机钱，赶紧又转向她。她毫无表情地看着马跌，在她纯洁的嘴头上，散发着一股微酸的呕吐的气味。马跌迷恋地使劲呼吸着这气味。

“好点吗？”

“我不醉了。”伊维琦淡淡地说，“不过头疼起来。”马跌带她慢慢地走上楼梯。

“每上一步，我的头就疼一下。”她故意地对他说。到了第二层，她停下喘气。

“这会儿，我什么都记起来啦。”

“伊维琦！”

“真的！我和那些坏小子们鬼混了一场，当众出自己的丑儿，并且，还……还考糟了。”

“快走吧。”马跌说，“就剩下一层楼了。”

他们又默默地上楼。伊维琦突然说：

“你怎么找到我的？”

马跌弯下身子把钥匙塞进锁孔。

他说：“我正找你，后来碰上赫纳塔。”

伊维琦在他身后咕哝道：

“我时刻盼着你快来。”

“进去吧。”马跌说着，向旁闪了一下身子。她向门里走过时正好擦他身子一下，他真恨不得一把将她抱在怀里。

伊维琦犹豫地走了几步，来到房间，阴沉地打量着室内。

“这就是——你的家?”

“对呀。”马跌第一次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他望着自己的绿面沙发和写字台,尽量用伊维琦的眼睛看这些,心里感到羞愧。

“长沙发在这儿,躺下吧。”他说。

伊维琦二话没说,躺倒在沙发上。

“想喝茶吗?”

“我冷。”伊维琦说。

马跌拿过他的小被子,给她盖在腿上。伊维琦闭上眼睛,把头枕在一边的扶手上。她很难受,脸上从鼻梁向上有三道竖的皱纹。

“想喝茶吗?”

她不吱声。马跌拿过小电热壶,在厨房的水龙头处灌满了水,从餐厨里找到一个盛柠檬汁的旧瓶子,瓶子表皮都老化了,干裂着。不过如果使劲挤一挤,也许能挤出一两滴来。他把这和另外两只杯子放在一个托盘上,又回到房间里。

“我烧上水了。”他说。

伊维琦还是不吱声:她睡了。马跌拉过一把椅子,轻轻地对着沙发坐下来。伊维琦脸上那三道皱纹消失了,前额现在是安详而纯洁的。她闭着眼,微笑着。“她多年轻。”他想。他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她在这个沙发上是这样的弱小、轻浮:她帮不了任何人,而正相反,必须别人帮助她生活。而马跌却不能帮助她。她要去洛昂,在那里慢慢消沉下去。过一两个冬天后,有一个家伙——一个年轻的家伙——就找上门来,把她领走了。“而我呢?要和玛尔赛拉结婚。”马跌站起来,静悄悄地走出去,看看水是不是开了。尔后,他回来又坐在伊维琦的身边。他含情脉脉地看着这个小巧的有病而被玷辱了的躯体,它在睡眠中显得是那么高贵。他想到他爱伊维琦,并为此而震惊:这感觉不到,爱情,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感情,也不是他感情中的一种细微变化,倒不如说更

像是处在远方地平线上的一个注定的恶运，一个灾难的开端。水在壶里面唱起来。伊维琦睁开眼睛。

“我在给你沏茶，”马跌说，“你想喝吗？”

“茶？”伊维琦迷惑不解地问，“可是你不会沏茶呀。”

她用手掌把头发拢顺到前面，盖住脸蛋，又揉了揉眼睛，坐了起来。

“把茶叶包给我，我来沏俄罗斯茶。”她说，“只是得有个电热的茶锅。”

“我只有一个茶壶呀。”马跌说着把茶叶递给她。

“唉，再说这还是锡兰茶。活该吧！”

她在热水器旁忙乱起来。

“茶壶在哪儿呢？”

“可不是。”马跌说着赶紧到厨房去找茶壶。

“谢谢。”

她的面色尽管还是忧伤的，但已生动了许多。她把水倒进茶壶，又回到沙发上坐下来。

“得让它沏一会儿。”她说。

两人沉默一会儿，她开口道：

“我不喜欢你这个房间。”

“我也是这么想，”马跌说，“你要是稍好一点，我们可以出去走走。”

“去哪？”伊维琦说，“不行。我在这儿很好。外面所有的咖啡馆都使我头晕，人也围着我转，就像一场恶梦。这个地方很差劲，但是倒还安静。你不能把窗帘闭上吗？咱们可以把这盏灯点亮。”

马跌站起来，关上了百叶窗，解开窗帘系绳。两块沉重的绿色帷幔合拢上。他又把写字台的台灯点亮。

“黑夜了。”伊维琦高兴地说。

她把背靠在沙发上。

“这多舒服呀，就像是白天过去了。我愿意当我从这儿出去的时候天已黑下来。我害怕再碰上日光。”

“你在这儿愿呆到什么时候都行。”马跌说，“谁也不会来这儿；再说，如果真有人来，我们就让他在外敲，不给他开门。我现在什么事儿也没有。”

这不是真的：玛尔赛拉在十一点时还等着他。他心中不快地想：让她等着吧。

“你什么时候动身？”他问。

“明天。中午有趟火车。”

马跌沉默一会儿，用试探的口气说：

“我送你到火车站。”

“不要！”伊维琦说，“我讨厌死这个了。尽是些软不拉塌的告别，像胶皮一样拉扯不断。再说，我也会烦死的。”

“那随你便吧。你给父母打过电报了吗？”

“没。我……波里想打，我没让他打。”

“那就是说，你得亲自告诉他们了？”

伊维琦低下头：

“嗯。”

一阵沉默。马跌注视着伊维琦低着的头和脆弱的肩膀：他觉得正在渐渐地离开她。

“那么，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晚上了？”

“这……”她带着嘲讽的笑说道，“今年……”

“伊维琦，你不应该……再说，我也要去洛昂看你的。”

“我不要，一切沾上洛昂一点边儿的东西都是脏的。”

“那，你再回来。”

“不。”

“在十一月里还有一次考试，你父母不想……”

“你不了解他们。”

“不了解？可是他们怎么也不可能就因为惩罚你考坏一次考试，把你的一生都毁掉呀。”

“他们倒想不到惩罚我，”伊维琦说，“可是这更糟，他们只是对我失去了兴趣，我从他们的心目中消失了，很简单。再说，我这也是罪有应得。因为我脾气很坏，我肯定学不会一门专业，我宁愿在洛昂报废一生，也不再准备考试了。”

“不要这么说，伊维琦，”马跌警觉地说，“不要自暴自弃，你恨死洛昂了。”

“啊，是啊！我恨死那地方了。”她咬紧牙齿说。

马跌站起来，去取茶壶与杯子。突然间，他头脑一阵发热，他转过身来，不看着伊维琦地对她说：

“你听我说，伊维琦，你明天就动身回去，但是我发誓要你在十月底回来。我来办理一切。”

“你办理一切？”伊维琦带着疲惫和惊讶问，“可是，没什么可办理的；我不是告诉你我根本不能学一门专业吗！”

马跌这才敢抬起眼睛看着她，但他心里不很踏实：怎么才能找到不触犯她的字眼呢？

“我不是指的这个……如果……如果你肯让我帮你的 忙……”

伊维琦好像一直没有明白。马跌又说：

“我会有点儿钱的。”

伊维琦一阵恶心。

“啊，你说这个？”她问一句。

她又干巴巴地接道：

“这是绝不可能的。”

“不会的，”马跌热情地说，“这不会是不可能的。你听我说：在假期中，我攒点钱。奥黛特和雅克每年都请我到他们松软的别墅去度夏，可我从来也没去过。不过我早晚也得去一次。我就今年去，我既可以散散心，又可以攒下钱。你在弄明白之前不要拒绝，”他急切地说，“这算是借给你。”

他停住口。伊维琦正弯曲着身子，她不时地从下面厌恶地看他一眼。

“可你别这么看我呀，伊维琦。”

“哦！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看了你，我只知道我头疼得厉害。”伊维琦没好气地说。

随后，她又低下眼睛接着说：

“我得回去睡觉了。”

“我求求你，伊维琦！听我说！我要找到钱，你要住在巴黎。不要说不，我恳求你，不要不考虑就说不。这一点也不让你为难：当你挣得了钱时再还我嘛。”

伊维琦耸了耸双肩。马跌又赶紧补充道：

“那么让波里还我。”

伊维琦不回答，她把头埋进了自己的头发中。马跌站在她面前，心烦意恼，十分难受。

“伊维琦！”

她一直不吭声。他真恨不得上去抓住她的下巴，硬把她的脸抬起来。

“伊维琦，你到底回答我呀！为什么不回答？”

伊维琦不吭声。马跌在屋里踱着步子。他想：“就要她接受，她不接受，我就不放过她。我……我去兼课或是改考卷。”

“伊维琦！”他又说，“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接受。”

也许可以用劳累和烦恼把伊维琦迫服：要用不同口气的问题

纠缠她。

“你为什么不接受呢?”他又问,“说说你为什么不接受吧!”

伊维琦头不抬,终于喃喃地开口了:

“我不愿接受你的钱。”

“为什么?你很愿意接受你父母的钱嘛。”

“这不一样。”

“确实,这不一样。可是你说了无数次你恨他们。”

“我没有理由接受你的钱。”

“那你有理由接受他们的了?”

“我不愿意人家对我慷慨,”伊维琦说,“而如果是我父亲的话,我用不着感激他。”

“伊维琦,这种高傲到底是什么呢?”马跌叫道,“你没有权力因为一点自尊而把一生报废了。想想你要在那里的生活,你会一天比一天,一会儿比一会儿更后悔不该拒绝的。”

伊维琦变了脸,叫道:

“饶了我!饶了我吧!”

她又以喑哑的低声叫道:

“噢,没有钱是多么痛苦呀!瞧,这使人到了一个何等低贱的地步呀!”

“可……我不理解你了,”马跌轻轻地说,“还在上个月,你对我说,钱是一种下流的东西,连想它都值不得。你还说:只要我有钱花就行了,哪儿来的我不管。”

伊维琦耸了耸肩膀。马跌只看到她的头顶和在衣领与头发之间的一点脖子。脖子上的皮肤比脸上的更黝黑。

“难道你没说这个吗?”

“我不愿意你给我钱。”

马跌失去了耐心。

“那么说，就因为我是个男人了？”他说完，便哈哈大笑了。

“你说什么？”伊维琦问。

她怀着一种阴冷的仇恨盯着他：

“真下流。我从来没想过这个……还有……我才不在乎！我甚至都没想过……”

“那为什么？想想吧：在你一生中，你第一次完全自由了；愿意住哪儿住哪儿，高兴做什么做什么。你还对我说过你愿意学学哲学，那么好，你就可以试一试，我和波里，我们一起帮助你。”

“你为什么要对我行好？”伊维琦问，“我可从来没对你行过好，我……我在你面前总是难以容忍。现在，你是在怜悯我。”

“我不是怜悯你。”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钱？”

马跌犹豫了，随后，他背过身子去说：

“一想到我再也看不到你了，我心里受不了。”

沉默了一会儿，伊维琦用试探的口气问：

“你……你是想说由于自私才给我的？”

“对，完全由于自私。”马跌干脆地说，“我想再见到你，就是这个。”

他鼓足勇气转过头来冲着她。她扬了扬眉毛，张着小嘴儿望着他。忽然，她好像轻松下来：

“这样也许行，”她冷漠地说，“这倒是关系到你了，那再说吧。说到底你说的也对：不管是从哪来的钱吧！”

马跌喘了一口气：“行了。”可是他一点也没松下心来，伊维琦还是那副倒霉相呢。

“那你怎么让父母接受这件事呢？”马跌这么问她，以便把她引得更远。

“我就胡乱说呗，”伊维琦迷茫地说，“他们爱相信不相信，这关

他们什么事儿，既然他们不出钱。”

她又低下头，显得忧伤。

“可目前还是得回去。”

马跌尽力不露出自己的气恼：

“可是你还回来嘛！”

“唉！”她说，“这是不现实的……我说行，我说不行，可是我不相信这个。这太遥远了。可是洛昂呢，我明天晚上就到那儿了。”

她摸着自己的胸脯说：

“我感到它在这儿。并且，我还得收拾行李，我得折腾一夜。”

她站起来说：

“茶该是沏好了，来喝吧。”

她把茶倒进杯子，茶水浓得像咖啡。

“我给你写信。”马跌说。

“我也写，”她说，“只是我没什么好对你说的。”

“你给我描写一下你的房子，你的房间，我挺愿意想象你是怎样在那里的。”

“啊，不行！我不喜欢写这些玩意儿，在那儿活着就够受的了。”

马跌想起波里给劳拉写的那些简短而枯燥的信。不过这只是一会儿：他正在看伊维琦的双手，这些尖尖的涂红的指甲，这两个瘦细的手腕子，心想：“我可以再见到她。”

“这茶多么怪。”伊维琦把杯子放下说。

马跌惊觉了一下：有人在按门铃。他一声不吭：希望伊维琦没听到。

“哎，是不是有人按门铃？”她问。

马跌把一根手指挡在嘴上。

“不是刚才说好不开门吗？”他轻声说。

“不行，不行呀！”她大声叫道，“也许有重要的事儿呢，快去开

门。”

马跌向门口走去。他心想:“她很怕让人以为跟我有什么密谋。”他打开门时,正好萨拉第二次把门铃按响。

“你好哇。”萨拉气喘嘘嘘地说,“哎呀,你可让我跑断了腿。小部长说你给我打了电话,我就跑来了;我连戴顶帽子都没来得及。”

马跌惊慌地看着她:那令人作呕的苹果绿女西装紧紧地裹在她身上,龇着满口黑牙的嘴大笑着,满头散乱的头发,一脸淫秽的善意,她浑身一股灾难的味道。

“你好,”他赶紧说,“你知道,我正和……”

萨拉友好地推了他一下,把头伸过他的肩膀:

“那是谁呀?”她带着一股贪婪的好奇,问,“噢,是伊维琦·赛吉纳,您好吗?”

伊维琦站起来,礼节性地表示一番。她显得很失望,而且萨拉又何尝不是?伊维琦是萨拉唯一不能忍受的人。

“瞧瞧您多么瘦呀,”萨拉说,“我敢说您吃得不够,您不明智呀。”

马跌站在萨拉的对面,紧紧地盯着她。萨拉笑起来:

“瞧瞧马跌又用那眼睛瞪我了,”她畅快地说,“他不愿让我对您讲饮食。”

她转过身去对马跌说:

“我回来晚了。找不到瓦尔德姆呀,他来巴黎还没二十天呢,现在就到处都拉上了关系。等我上得前去时就六点了。”

“你真好。萨拉,谢谢你。”马跌说。

后来他又赶紧加一句:

“好了,我们以后再谈这个,过来喝一杯茶吧。”

“不了,不。我连坐都不坐了。我还得去西班牙语书店,他们要立刻见到我。葛美有个朋友来巴黎了。”

“谁呢?”马跌问一句,为了争取时间。

“还不知道呢。他们就说:葛美的一个朋友,从马德里来。”

她钟情地望着马跌,双眼中充满了善良和迷茫。

“我可怜的马跌,我得告诉你一个坏的消息:他拒绝了。”

“唉!”

马跌还是找到了力气说:

“你是想单独和我说几句吧?”

他挤了好几次眉毛。可是萨拉不看他。

“唉!用不着啦,”她忧愁地说,“我几乎没什么好对你说的了。”

她用满带神秘的口气说:

“我尽力强调了一番。没办法,病人必须在明天早上带着钱去他家。”

“好吧,活该呗,就这样,我们不再谈了。”马跌着急地说。

他把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重,可是萨拉硬要把经过讲清楚。她说:

“我尽了最大的劲儿,我恳求他,你知道,他问我说:‘是个犹太女人吗?’我说不是。那他就说:‘我不赊帐。她要是让我给弄掉,就把现钱拿来。否则的话,巴黎有的是医院。’”

马跌听到沙发在他身后响了一下。萨拉继续说道:

“他还对我说:‘我才不赊给他们呢,他们在那边把我们搞得太惨啦。’也是,你知道吗,我几乎都理解他了。他给我讲了维也纳的犹太人,那边的集中营,我真不愿相信……”她的声音暗哑了,“他们惨遭屠杀哪!”

她不讲了。室内一阵深深的沉默。过一会儿她又摇着头说: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不知道。”

“你不想要……”

“是的，”马跌难过地说，“我想这事儿到哪儿还是得这样。”

“我可爱的马跌呀！”萨拉激动地说。

马跌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她便不知所措地住口了。马跌这时发现她的眼睛里闪亮了一下，像是明白了一点儿。

“好啦，”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那我就走了。你务必在明早给我打个电话，得告诉我一声。”

“好，就这样，”马跌说，“再见，萨拉。”

“再见啦，我的小伊维琦！”萨拉从门口喊了一声。

“再见，太太。”伊维琦说。

萨拉走后，马跌又在屋子里踱起步子，他感到浑身冷。

“这个女人，你瞧她，”马跌说，“真是个疯娘儿们，她像一阵狂风一样闯进来，把一切稀里哗啦全都倒在地上，又像一溜烟儿，走了。”

伊维琦一声不吭。马跌知道她不会吭声的。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眼不看她地说：

“伊维琦，我要和玛尔赛拉结婚。”

又是一阵沉默。马跌望着窗上挂着的绿色窗帘，他疲倦了。

他垂下头去，对伊维琦解释道：

“她前天告诉我说她怀孕了。”

这句话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口。他不敢看伊维琦。但是，他知道伊维琦在盯着他。

“我在想你干什么对我讲这些，”她用冰冷的口气说，“这是你的私事。”

“你早就知道她是……”

“你的情妇？”伊维琦高傲地说，“我跟你说过，我才不问这类事儿呢。”

她踌躇一下，心不在焉地讲：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一副狼狈相。你要是想娶她，那肯定是因为你愿意。否则，据人家跟我说，有好多办法可以……”

“我没有钱呀。”马跌说，“我到处都找遍了……”

“是因为这个你要波里跟劳拉借五千法郎？”

“哦，你知道，我没要……不过，随你便吧，就是这样。”

伊维琦用苍白的声音说：

“可耻！”

“是的。”

“不过，这也不干我的事，”伊维琦又说，“你自己该知道目前要怎么办。”

她一口喝干了杯里的茶，问道：

“几点了？”

“差一刻九点。”

“天黑了吗？”

马跌走到窗前，掀起窗帘。一缕肮脏的光线又透进了百叶窗。

“还没完全黑。”

“那也活该啦，”伊维琦站起来说，“我还是走吧，我还有那些行李要收拾呢！”她用沉吟的口气讲完了最后一句。

“那么再见。”马跌说。

他根本不想阻拦她。

“再见。”

“我十月还能见到你吗？”

话还是不由自主地说出去了。伊维琦猛然一惊。

“十月？”她双眼闪着怒火，“十月，休想！”

她又大笑起来：

“请原谅，瞧你这副滑稽相，我从来也没想要你的钱。你除了组成你的小家庭，不会再有多余的钱啦。”

“伊维琦!”马跌说着,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伊维琦高叫了一声,猛一挥手挣脱开。

“放开我! 别碰我。”

马跌的手垂下来,他感到心中一股怒火向上冲撞。

“我早就料到了,”伊维琦气喘嘘嘘地讲,“昨天早上,当你搂过我去……我心里就说:这是婚后男人的手段。”

“好啦!”马跌粗暴地说,“没必要再瞎说八道,我明白了。”

她站在那儿,在他面前,脸气得通红,嘴上傲慢地笑着。他害怕自己了,猛一把把她推开,窜了出去,使劲把门在身后摔响。

十六

你不懂啊
不懂爱
我白白地
把双臂伸开

“三个火枪手”咖啡馆在这犹豫的傍晚闪亮着所有的灯光，一大群闲暇的人聚集在凉台上。即刻，黑夜的闪亮的花边就要从一个个咖啡馆中，一块块窗玻璃上，在巴黎泯灭了。人们在听着音乐中等待夜的来临。他们都一副得意的神情，人头攒动，拥挤在黑夜前的第一片变红的光芒中。马跌绕过这群洋洋自得的人群，傍晚的温柔不属于他。

你不懂啊
不懂爱
永远
也不懂

一条狭长的街道。他身后，那个绿色的房间里，一个小小的仇恨的心灵正使尽平生的力气向外推开他。他面前，那个粉红色的房间里，一个一动不动的女人在希望的微笑中等着他。再过一小时，他就要悄悄地溜进那粉红色的房间，让那甜蜜的希望，让那感激之情，让那爱情把他吞噬掉。整个一辈子，整个一辈子呀，如想不这样只有跳河自尽。

“妈那个×！”

马跌向前窜一步，躲过一辆汽车，但他一下绊在人行道上。双手撑地，栽了个嘴啃泥。

“操他祖宗的！”

他爬起来，手掌火烧火燎地疼。他认真地察看自己沾满泥污的双手：右手全黑了，有几块皮破了；左手疼得很，泥水弄脏了手上的绷带。“就还缺这个了，”他一本正经地喃喃道，“就还缺这个了。”他掏出一块手帕，沾了唾沫，满带温情地揩着手掌上的泥巴。他真想大哭一场。有那么一秒的工夫，他悬浮起来，吃惊地看着自己。随后，他又放声大笑了，他笑自己，笑玛尔赛拉，笑伊维琦，笑他的笨拙，笑他这一辈子，笑他这些可怜的激情。他回想起他过去的希望，他笑这些希望，因为它们最后到了这一步，成了这个人，这个满身一本正经的，因为摔倒在地而差一点儿大哭一场的人。他毫无羞耻地看着自己，并且还带着一种冷漠和穷追猛打的玩笑，他想：“我算是拿自己当回事了。”他晃动了几下之后，笑声停止了，没有任何人可笑了。

空虚。躯体又拖拉着两只脚向前行走了。沉重、闷热，夹杂着阵阵惊颤，怒火的灼烧，烫在咽喉，烫在胃。可是已经没有人在这躯壳里生存了。街道好像通过一个排水槽流空了，刚才充塞着这街道的某种东西被吞掉了，物体还原封不动地滞留在这里。但是，它们的束缚已经解开了，它们都像钟乳石一样倒挂在天空，或是像史前那些不可思议的糙石巨柱一样从地上升起。它们全体那没完没了的低声恳求与微弱的呻吟都在空中消散了，它们沉默了。不久前曾有一个男人的未来向它们撞击，它们把它反射成一片片各种各样的尝试的碎片。未来死去了。

那躯体向右拐去，走入一片光灿灿的煤气灯光中。那煤气灯在两道闪光的建筑群间的一个满是污垢的皲裂中跳动着。一片片阴暗的人群尖叫着向前蹒跚。在眼睛的水平线上，一片毛茸茸的花朵

扭动着。在这些花朵之间，在这个裂缝的底处，一个透明物向前溜动着，带着一股冷冰冰的激情自我审视着。

“我要去拿！”世界变形了，嘈杂而繁忙。汽车，行人，橱窗。马跌正行走在德巴尔大街中央。但是，这已不是刚才的世界，也不是刚才的马跌。在这个世界的尽头，在这些高楼大厦和居民区的那边，有一道关闭的门。他在皮夹子里翻了一下，拿出一把钥匙。那边，那道关闭的门；这儿，这把小小的扁钥匙：世界上唯一的两件物体。两者之间，只剩下一些障碍和距离。“还有一小时。我走去也来得及。”一个小时：正好走到那个门并把它打开，在这个小时的那边，一无所有。马跌迈着匀称的步子，心安理得。他感到自己是坏蛋并心安理得。“要是劳拉还在床上躺着呢？”他把钥匙装进衣袋，想：“那也活该，钱我是照拿不误。”

灯光昏暗。在复斜屋顶的老虎窗旁，在玛尔莱娜·耶梯利的画像和罗伯尔·特罗亚的画像之间，挂着一片日历广告牌，上面镶着一块满是斑点的小镜子。达尼尔走近镜子，向下稍微蹲了蹲身子，重新系好领带。他急着快快穿戴整齐。镜子里面，他身后的一切差不多全被暗影和镜面上白色的油污所吞没了。他看到哈尔弗那坚实而消瘦的身体侧影，两只手开始发抖起来：他恨不得紧紧抓住这亚当结[①]高高鼓出的细长脖子，把它在手中捏裂。哈尔弗转过脸冲着镜子，他还不知道达尼尔在看他，就用一种怪里怪气的眼睛盯着达尼尔。“他脸上一股杀人的恶气。”达尼尔想到，战抖了一下——不过总起来说，那几乎是一个快感的战抖——“这个小男孩儿，他被侮辱了，他恨我呢。”他在系领带时又耽搁了一会儿。哈尔弗一直盯着他，而达尼尔却玩赏着这把他们联在一起的仇恨，一种重新复

① 即男人的喉结。

苏的仇恨，好像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仇恨，一种占有，这反倒把他净化了。“有一天，一个这样的小伙子会来在我屁股上搞一下的。”那年轻的面孔在镜子里胀大了，尔后，一切就完了，成了可耻的死亡，这也正合他的意愿。他猛地转过身去，哈尔弗赶紧垂下眼睛。房间里真是个大火炉。

“有条毛巾吗？”

达尼尔双手湿漉漉的。

“看水桶里有吗？”

水桶里有一条满是油污的毛巾，达尼尔认真地擦了擦手。

“这个水桶好像从来也没盛过水嘛！你们俩好像不常常洗澡。”

“我们在走廊的水龙头那儿洗。”哈尔弗不高兴地说。

沉默一会儿后，他又解释说：

“这样更方便。”

他穿上皮鞋，坐在床头栏杆上，上身弯曲，右膝向上翘着。达尼尔注视着这个小小的后背和两只从短袖拉克斯特衬衫中伸出来的年轻的肌肉发达的胳膊。“他挺漂亮的。”他公正地想。可是他厌恶这种漂亮。再过一会儿，他就到外面了；这一切就成为过去。可是，他知道外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在穿外衣的时候，他迟疑了：他的双肩和胸脯上布满了汗水，他担心地想到，外衣会把麻线衬衫压得贴在湿漉漉的皮肤上。

“你这屋里热得要命。”他对哈尔弗说。

“这是顶仓呀。”

“现在几点？”

“九点了，刚刚敲过。”

还要打发十个小时才能再到白天。他不睡了，当他躺在这上面时，总是很难受。哈尔弗抬起头来：

“我想问问您，拉利克先生……是您劝波彼回到药店去的吗？”

“劝他？才不是。我就说他离开那儿是很傻的。”

“噢！那么这不是一码事。他今天早上来对我说这个，说他要去跟人家道歉，还说是您要他这样，这小子不怎么老实。”

“我什么也没要他做，”达尼尔说，“我尤其没有告诉他去道歉。”

他们俩都轻蔑地笑了。达尼尔想穿上外衣，但他却没了心思。

“我对他说，随你便吧。”哈尔弗低下头说，“这不干我的屁事。既然是拉利克先生这么劝你……不过，现在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

他在系左脚上的皮鞋带儿时作了一个愤慨的动作。

“我什么也没跟他说，”他又说，“他就是这样，他准是撒了谎。不过那小子呀，我跟您发誓非要找茬儿收拾他不行。”

“药剂师？”

“对啦。不过不是那个老的，是年轻的那小子。”

“见习生？”

“对啦，就是这小子，他瞎说的我和波彼的那些话！波彼要是这么回去就算是他失了身份。不过别害怕，我有一天会去门口等着那小子的，小见习生。”

他恶狠狠地笑笑，得意于自己的愤怒。

“我走上前去，双手插在衣袋里，脸儿一沉说：‘你还认识老子吗？认识？那么你好呀。哎，你讲讲看你都是说了我什么话？嗯？你到底说了我些什么？’你再瞧那小子！‘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说’——‘啊？你什么也没说？’砰！一下子打在肚子上，我把他打倒在地，再骑在他身上，按着他的头往地上磕。”

达尼尔看着他，怀着嘲讽的怒气。他想：“全一个样。”全部。除了波彼，他是个傻娘儿们。此外，他们全都在一起讲揍谁的脑袋。哈尔弗兴奋了，双眼闪着光彩，耳边红红的。他需要作一些生动而果

敢的动作。达尼尔不能抵抗自己想进一步气气他的念头。

“哎！说不定，也许他把你揍了呢？”

“他？”哈尔弗愤愤地嘲笑道，“你让他来吧，你只要去找奥黑羊馆的伙计打听一下就知道了。那小子心里最清楚。他三十岁，长着两只这么粗的胳膊。他想把我赶出来，就是那么说说呗。”

达尼尔无礼地笑了。

“当然啦，你也只来了一下子吧？”

“唉呀！你只要去打听一下！”哈尔弗感到被刺伤了，说，“他们可能有十个人看见我们啦。‘你小子出来！’我跟他说。当时有波彼，还有一个大个子，有一天我看他和你在一起，考尔伴，他在屠宰场干活。那个小子走出来了，‘是你要教教我怎样当爸爸吗？’他跟我这么说。你猜我给他怎么一下子？先来一拳头打在眼睛上，接着我用两只胳膊肘揍他的脸，就这样！”哈尔弗站起来，比划着那场战斗的样子。他原地打着圈儿，撅着他那被蓝布裤子紧紧勒住的圆圆的小屁股。达尼尔感到十分气愤，真想揍他一顿。“他血流不止，”哈尔弗又接着说，“啪！我一把抓住他的大腿，他来了个仰巴叉！这个当爸爸的，早就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回事了。”

他不讲了，脸上显出一副狠毒和骄傲的样子，完全沉浸在光荣之中。他真像个昆虫。“我不揍死他！”达尼尔想。他并不怎么太相信这些话，但哈尔弗竟把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打倒，这使他感到很羞辱。他大笑起来：

“你想逞能是不是，”他艰难地说，“你早晚得碰个钉子。”

哈尔弗也笑起来，他们向一起凑近了。

“我倒不想逞能，”他说，“但是，不见得个子大就能吓住我。”

达尼尔说：“你谁都不怕吗？嗯？谁都不怕？”

哈尔弗脸涨红了。

“不见得谁个子大谁就最厉害。”

“那你呢？来，瞧你是不是最厉害，”达尼尔说着推了他一把，“来呀，瞧你是不是最厉害。”

哈尔弗张着嘴呆了。接着，他双眼闪亮起来。

“跟您试试？好吧！开玩笑，当然啦！”他用尖啸的嗓子说，“您也不见得准赢。”

达尼尔抓住他的腰带。

“我叫你开开眼，小王八蛋。”

哈尔弗身体灵便、有力，身上的肌肉在达尼尔手下滚动着。他们默默地摔打着，达尼尔已喘起气来。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大个子。哈尔弗终于把他抱起来，可是达尼尔双手向他脸上一推，他便松了手。他们俩又面对面地微笑并互相仇恨地在那里对视着。

“呀！你想用拳头呀！”哈尔弗怪里怪气地叫道，“你想用拳头呀？”

他猛地用头向达尼尔撞去。达尼尔躲过了他的头，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达尼尔已经喘不上气来了，可哈尔弗好像一点儿也不累。他们俩又重新拉扯住，在屋子当中转起圈子来。达尼尔嗓子里一股硫磺的味道：“得快点结束，要不非得让他把我打了。”他用尽全力推了哈尔弗一把，但是哈尔弗顶住了。一股疯狂的愤怒顿时夹裹了达尼尔，他心想：“我真可笑。”他猛一猫腰，双手抓住哈尔弗的腰，抱起他，扔在床上，随着这股劲儿，他也窜上去，骑在哈尔弗身上。哈尔弗挣扎着，想用指甲抓他。可是达尼尔已抓住了他的双手，按在枕头上。他们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达尼尔累得爬不起来了。哈尔弗被压在床上，无能为力，一动不能动。他被这个成年人的身体，这个孩子的爸爸的身体压得透不过气来。达尼尔猥亵地看着他，哈尔弗的眼睛里充满了疯狂的恨，他真美。

“谁赢了？”他气喘嘘嘘地问，“谁赢了？我的小爷儿们。”

哈尔弗马上笑起来，假声假气地说：

“您真壮实呀，拉利克先生。”

达尼尔放开他，站在地上。他喘不上气来了，倍感难堪，心跳得像要断裂一样。

“我早先还壮实，”他说，“但现在不行了，喘不上气来。”

哈尔弗也站起来，整了整衣领。他一点也不喘气。他想笑笑，可他躲过了达尼尔的眼光。

“喘气，这无所谓，”他毫无怨恨地说，“只要练练就行了。”

“你打得不错。”达尼尔也说，“不过我们块头不一样呀。”

他们一起傻笑着，互相感到很不自在。达尼尔恨不得一把抓住哈尔弗的喉咙，用浑身的劲抽打他的脸。他又穿上外衣：被汗水浸湿了的衬衫粘在他皮肤上。

“好了，我走啦，晚安。”

“晚安，拉利克先生。”

“我在屋子里给你藏了点东西，”达尼尔说，“好好找找，会找到的。”

关上门后，达尼尔走下楼梯。他双腿发软。“第一件事就是洗个澡，”他心想，“最要紧的我要从头到脚好好洗一洗。”正当他穿过大门口时，头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怔住了：他早上在出门之前刮过脸，把刮脸刀忘在了壁炉台上，刀子就那么敞开着。

当马跌推开门时，里边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铃声。他心想，“我早上怎么没发现这个呢？他们大概在晚上九点后就把门铃接通。”他迅速地瞥了一眼办公室的玻璃门里头，看到了一个人影：有人。他不慌不忙地走到钥匙牌前。21 号房间；钥匙挂在一个钉子上。马跌迅速地取下钥匙，塞进衣袋。他又转身向楼梯走去。他身后一个门打开了。“他们要喊住我了。”他心里想，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这早

就预料到了。

“喂，哪位，您去哪儿？”一个严厉的声音叫道。

马跌转过身来。见是一位戴着夹鼻眼镜的瘦高个子女人，她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马跌冲她笑了。

“您去哪儿？”她又问，“您不能先在柜台前讲一声吗？”

博利瓦尔，那黑人名叫博利瓦尔。

“我去博利瓦尔先生那儿、三层。”马跌平静地说。

“好吧！只是我看见你在钥匙牌前鼓弄了什么。”那女人怀疑地问。

“我看看钥匙是不是在上面。”

“没在吗？”

“没有，他人在家。”马跌说。

那女人走近钥匙牌。碰运气啦！

“哦，是，”她失望地松一口气说，“他在家。”

马跌没吱声，已开始上楼梯了。走到第三层时，他停了一下。接着，他把钥匙塞进 21 号房间的锁孔，打开了门。

室内已浸入黑夜中，一片散发着炎热与香水气的红色的夜。他反身锁上了门，向床前走去。开始时，他把双手向前伸着，以免撞在什么东西上。但很快他眼睛就习惯了黑暗。床上是凌乱的，头部有两个枕头，上面还保留着脑袋所压出的圆坑儿。马跌蹲在小箱子前，打开箱子。这时，他心中有一种隐约的要呕吐的感觉。他早上扔下的那些票子正落在那包信上。马跌拿起了五张。他不愿为自己偷一个子儿。“这钥匙我怎么办？”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把钥匙就留在锁上边。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屋子里右边墙上有一扇他早晨没有注意到的门，他走过去打开门：原来是一间洗漱室。马跌划了一根火柴，看到他自己被火照亮的脸出现在一面镜子里。他一直照着自己，直到火柴熄灭。尔后，他把火柴棍丢在地上，又回

到了房间。这会儿，他可以看清房间的家具了，劳拉的衣服，她细心整理好的放在椅子上的睡衣，内裙，和挂在衣架上的西服外套。他恶劣地笑笑，走出去。

走廊里空无一人，但是有脚步声和笑声，有人在上楼梯。他晃动一下，意欲走回房间。但没必要：抓不抓住他，无所谓了。他把钥匙伸进锁孔，把门锁死了。当他再直起身来，正碰上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士兵走来。

“在第四层。”那女人说。

士兵说：“真高呀。”

马跌让过他们后，便下楼了。他津津有味地想着，只剩下一件最难办的事了：把钥匙放回到牌子上。

下到第一层，他停下来，扒着楼梯扶手向下望。那女人正在大门口，背冲着他向街上张望。马跌轻轻地走下来，把钥匙挂在那钉子上，尔后，再蹑手蹑脚地走了上去。他等了一下，便大声踩着地板走下来。那女人转过身来，他走近后跟她打招呼道：“再见，太太。”

“再见。”女人嘟哝道。

他走出来，感到那女人的眼光压迫在他的后背上。他真想笑呀！

处死畜生，处死邪恶。他大步走着，双腿发软。他害怕，口干舌燥。街道太幽暗，天气太温和。火苗沿着导火索迅跑，火药桶在前头。他迅速地迈上楼梯，几乎都不能把钥匙塞进锁孔，他的手在颤抖。两只猫在他的腿间逃掉了，它们现在怕他了。处死畜生……

刮脸刀还在那儿，在床头桌上，大大地敞开着。他拿过刀柄，认真地察看着。刀柄是黑的，刀刃是白的。火苗沿着导火索迅跑。他用手顺着那细细的刀刃一摸，马上感到手指尖被割破的刺痛。他战栗一下：是我的手做了这一切。刮脸刀没什么用，那只不过是一个

死物，它在手中只有很轻的重量。他在屋子里踱了几步，想找到一点儿帮助，一个信号。可一切都是静止的死物，桌子是死物，椅子也是死物，都是在一种静止的光芒中飘浮着。只一个人站在这儿，只一个人生存在这过于幽暗的光芒中。什么也不能帮我，什么也不管用。猫在厨房中咔咔作响。他把手按在桌子上，桌子用一种同样的，既不多也不少的反弹力抵抗着他在上面的压力。物体是被动的，顺从，易于操纵。我的手要做一切。他忧虑并腻烦地打着哈欠。比忧虑而更多的烦腻。他一个人身处布景中。什么也不能促使他决定，可什么也不阻止他决定，必须自己决定。他的行动只是一个欠缺。他双腿间的这朵红色的小花儿，它没在这儿；还有地板上这块红色的液体，它也没在那儿。他望着地板。地板是拼合的，滑溜的：到处都没有斑点的位置。我会躺倒在地板上，毫无知觉，裤子敞开着，粘糊糊；刮脸刀也扔在地上，红糊糊，刀刃损坏，也毫无知觉。他看着刮脸刀和地板，头开始发晕：他要是能够把它们想象得更厉害一些，这片红水洼和这伤口的灼烧，它们厉害到能够自己变成现实而用不着他去做那个动作多好呀。疼痛，我忍受着。我愿意，我召唤它。可这动作，这个动作呢？他看看地板，又看看刮脸刀。白费：空气温柔，房间幽柔，刮脸刀柔和地闪着光，轻柔地压在他的手心。一个动作，需要做个动作，从那颤动的现实到那第一滴血。是我的手，是我的手该去做这一切。

他走到窗前，观望着天空。他拉上窗帘，用左手。扭亮电灯，用左手。他又把刮脸刀放在左手中。他拿起了钱夹，从中抽出五张一千法郎的票子。他从写字台上拿起一个信封，把钱装了进去。然后在信封上写道：荟克韩斯大街 12 号，德拉惠先生收。他把信封放在桌上十分显眼的地方。他站起来，走动，肚子上带着那个畜生，它在吸吮他，他感觉到它。干与否，他掉入了陷阱，必须决断。他这一夜都有事干了。一个人面对自己，整整一夜。他的右手持刮脸刀。他

害怕他的手，监视着它。手在胳膊上完全僵直了。他说："干吧！"于是一个小小的顽皮的战颤从腰跑到了脖子。"干吧！结果了吧。"他要是能够在自我切破之后，像每天早上闹钟响后人站起来而不知道是怎么起来的那样多好哇！但是，必须先做这个污秽的动作，这个撒尿的动作，慢慢地耐心地解开扣子，刮脸刀的死气上升到他的手，他的胳膊。一个温暖的有生命的身体长着一支石头的胳膊。一支雕像上的大胳膊，死气沉沉，冰冷僵硬，持着一把刮脸刀。他松开了手指，刮脸刀落在了桌子上。刀子在这儿，在桌子上，大大地敞开着。一切照旧。他可以伸出手，拿起刀子。刀子会听从的，它没有生命。时间还来得及，时间永远来得及，还有整整一夜呢。他在房间里踱步子，他不再恨自己，什么也不想了，他在飘浮。畜生还在这儿，在他双腿间，直挺挺，硬邦邦。下流货！这要是让你太恶心了，老伙计，刮脸刀在这儿，在桌子上呀！割除畜生……刮脸刀。刮脸刀。他绕着桌子转，眼睛紧盯着刮脸刀。什么也不妨碍我拿起刀子吗？是的。一切都是死物，都是安安静静的。他伸出手，碰到刀刃。我的手做一切。他猛向后一跳，打开门，跳到楼梯上。一只猫吓慌了，在他前面窜下楼梯。

达尼尔在街上跑着。楼上，门大敞着，灯亮着，刮脸刀在桌子上，猫在昏暗的楼道里溜窜着。什么也不阻止他转过头，走回去。屋子在温顺地等着他，一切都还没决定，一切永远也不会决定。必须跑开，逃得尽量远些，沉浸在嘈杂中，在光芒中，在行人中，在别人中间再变成一个人，让别人看到自己。他一直跑到了"奥拉夫王子"酒馆，推开门，气喘嘘嘘。

"给我一杯威士忌。"他喘着气说。

他的心骤然地跳动着，一直撞击到他的指尖，嘴里感到一股子墨水的味道，他坐在里间的雅座上。

"您好像很累。"堂倌恭敬地说。

堂倌是个大个子挪威人，讲一口纯正的法语。他望着达尼尔，达尼尔马上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有点装腔作势会给好多小费的大富豪，他笑了：

“没什么太严重的，我有点发烧。”

堂倌点了点头，走了。达尼尔又进入了孤独。他的房间在楼上等他，一切就绪，门大敞开着，刮脸刀在桌子上闪烁着。“我再也不能回家了。”他要尽着劲儿喝。等四点钟敲响时，堂倌又要和酒馆老板一起把他抬进出租汽车……像每次经历的那样。

堂倌拿着半杯酒和一瓶百合叶水走过来。

“正是您喜欢的。”他说。

“谢谢。”

达尼尔一个人坐在这安静的酒馆里。金黄色的光芒在他四周浮着泡沫。金黄色的隔板轻柔地闪着光，他身上被涂了一层厚厚的漆，要是有人碰他，他身上是发粘的。他把百合叶水倒进酒杯，威士忌滚动了一下，一些小气泡急速地升到水面，它们像一群小娘儿们一样互相拥挤着。最后，这一切又平静了。达尼尔看着这上面飘浮着泡沫的黄色液体，人家会以为是啤酒呢。在酒柜上看不见的地方，堂倌和老板正讲着挪威话。

“还他妈的喝哪！”

他一巴掌把酒杯打在地板上，摔得粉碎。老板和堂倌马上不吱声了。达尼尔趴在桌子上：那液体在地板瓷砖上缓缓地蠕动着。一道道水流像无数个蛇头一样向一只椅子爬去。

堂倌跑来了：

“我真笨。”达尼尔笑着嘟哝道。

“我再给您换一个？”堂倌问。

他弯下身子，挺着腰，擦干了酒液，捡起了碎片。

“啊……不行，”达尼尔忽然说，“这是个兆头，”他用开玩笑的

口气说,“我今天晚上不能喝烈酒。给我半杯百合叶水和一片柠檬吧。”

堂倌走了。达尼尔感到平静了。又有一瓶浓浓的东西端在他面前,生姜的气味,金黄的光芒,木板隔壁……

“谢谢。”

堂倌打开瓶子,斟了半杯。达尼尔喝一口,把杯子放下。他心想:“我早知道,我早知道我不会干的!”当他在街上大步走着,当他迅速地爬上楼梯,他就知道他不会干到底的。当他把刮脸刀拿在手中的时候他心里也知道,他其实没有一秒钟的糊涂,一个多么蹩脚的演员。只不过,到末了,他成功地自己吓唬了自己。于是,他就逃走了。他拿起杯子,紧握在手中:使尽全身的劲,他多么想自我厌腻,他再也找不到一个这样好的机会了。“混蛋,松包,胆小鬼,混蛋!”有那么一会儿,他都觉得快要做到了,但是,这只是几个字。要是有一个……啊,无论是谁,不论哪个法官,他可以接受任何一个法官,但只要不是他自己。只要不是这个从来也没足够力量的污秽的自我轻蔑,这个懦弱者,这个濒死的、无力的自我轻蔑,这个好像时刻都可能一命呜呼可却总也咽不下这口气的自我轻蔑。如果别人知道这些,如果他可以感到别人那沉重的轻蔑压迫在他身上,那多好哇……可是,我决不能,我还是愿意自我解剖。他看了看手表,十一点了,还有八个小时要打发才能到早晨。时间怎么不走呢!

十一点! 他心里猛一惊:“马跌正在玛尔赛拉家,她正对他说呢。就在此时此刻,她在对他说,她把双臂围在他的脖子上,她觉得他表示得还不够快……这个事,不也是我做的吗?”他开始浑身颤抖起来:他让步了,他最后总是让步,他毁了他的一辈子。

他松开了杯子,站起来,目光呆滞。他既不能自我轻蔑,也不能自我忘记。他本想死,可他却还活着,他还固执地让自己活下去。他本想死,他想他本想死,他想他想他本想死。有一个办法。

他大声讲起来，堂倌跑了过来。

“您招呼我？”

“对。”达尼尔心不在焉地说，“这是给您的。”

他扔到桌上一百法郎。有一个办法，一个解决一切的办法！他挺直了身子，有些急火地向门口走去：“一个了不起的办法。”他微微一笑：当他找到一次跟自己开玩笑的机会时，他总是那么开心。

十七

马跌关门时使劲把门稍稍向上抬着，以便不让它吱吱叫。接着，他把脚放在第一步楼梯上，弯下腰，解开鞋带儿。他的胸碰到了膝盖。他脱下皮鞋，用左手提着，然后站起来，把右手按在楼梯扶手上。双眼望着高处那片好像在黑暗中悬着的粉色光芒。他不再自我审视了，他现在正慢慢地在暗中蹬上楼梯，小心翼翼地怕弄出声音来。

房间的门虚掩着。他推开门，一股沉闷感。整整一天的闷热就像一堆沉淀物，堆放在这屋子的尽头里。一个女人坐在床沿上，正微笑着看他，是玛尔赛拉。她穿上了白色的睡裙，腰间束着镀金饰带。她还精心地擦上了脂粉，神情显得庄重、愉快。马跌关上门，怔在那里，双臂晃动着，被生存这不可忍受的甜蜜掐住了喉咙。他在这儿，他要在这儿喜笑颜开，在这个完全沉浸在疾病、糖果和爱情的气氛中微笑着的女人身边。玛尔赛拉向后仰了仰头，眯着眼狡黠地注视着他。他还她一笑，走过去把鞋放在壁橱里。一个脉脉含情的声音在他身后说道：

“我亲爱的。”

他猛地转过身来，背靠在壁橱上。

“你好。”他轻声地说。

玛尔赛拉把手举到耳朵旁，摆动着几个手指说：

“你好，你好！”

她站起来，上前用双手抱住他的脖子，吻他，把舌头伸到他的

嘴里。她在眼皮上涂了蓝，头发上面戴了一枝花。

“你热吧。”她抚摸着他的脖子说。

她上下打量着马跌，头稍向后仰着，在牙齿之间伸吐了一下舌头，显得幸福而活泼的样子：她很美。马跌内心一阵紧缩，想起了伊维琦的丑相。

“你身体还很好嘛。”马跌说，“可是昨天在电话里，你好像心情不太好。”

“是的，我当时真蠢。不过今天好了，甚至很好。”

“一夜睡得好吗？”

“睡得像个山鼠。”

她又吻了他一次。马跌的嘴唇感到她嘴的温柔，还有那热乎乎的、灵活而湿滑的肉感——她的舌头。他轻轻地挣脱开。玛尔赛拉睡裙里边没有穿衣服，他看到了她美丽的乳房，嘴中感到一股甜蜜。她抓过他的手，拉他到床边：

“来，坐在我身边。”

他坐在她身边。她一直握着他的手，还一下一下地轻轻地攥着，马跌感到好像她手上的热情一直上升到他的腋窝。

“你屋子里好热呀。”他说。

她不吱声，紧紧盯着看他，双唇微微张开，一副谦卑和信任的神情。马跌悄悄地把左手贴在肚子上，然后再慢慢地滑到右衣袋里，去掏他的烟丝。玛尔赛拉发现了这只手在动，轻 `"'了一下：

“唉呀！你的手怎么了？”

“割破了。”

玛尔赛拉放开他的右手，迅速地抓住左手，/饼一样上下翻了翻，认真地察看着。

“瞧，这绷带脏得真够呛。你快感染了！么搞的？”

“我刚才跌了一跤。”

她宽厚地笑笑，生气地说：

“我割破了手，我跌了一跤。瞧我这傻瓜！你到底干了什么事？别动，我来重新给你弄弄这绷带，就这样可不行。”

她解开马跌手上的绷带，摇晃着脑袋：

“啧啧，这伤口好深呀，你是怎么搞的？喝醉了吗？”

“没有哇。这是昨天晚上，在‘萨玛他’。”

“在‘萨玛他’？”

宽大的白脸蛋儿，金色的黄头发，赶明儿，赶明儿，我明天就这么梳洗自己，为了你。

“是波里出的鬼点子，”他回答，“他买了一把小刀，并说我不敢把它刺在我的手上。”

“是呀，那你呢，你就赶紧把手刺了。瞧瞧，手全刺透了。可怜鬼，这些小王八蛋尽出你的丑儿。你瞧瞧这只破手。”

马跌把这只毫无生气的手放在她滚烫的双手中，伤口令人恶心，满是黑痂和脓水。玛尔赛拉慢慢地把这只手托在眼前，紧紧地盯着。突然，她一低头，把嘴唇谦卑地按在那伤口上。“她怎么啦？”他暗自纳闷。他把她拉向自己，吻了她的耳朵。

“跟我在一起好吗？”玛尔赛拉问。

“好呀。”

“看不出。”

马跌无言地冲她笑笑。她站起来，到壁橱里拿她的小箱子。她转过身，踮起脚尖，伸开双臂够到最高一层橱门，衣袖从她胳臂上落下来。马跌看着那裸露的他曾经常抚摸的胳膊，过去的欲望又缠绕在他的心头。玛尔赛拉走回来，浑身充满着一种灵巧的笨重：

“把爪儿伸过来。”

她把酒精倒在一块棉花上，给马跌擦洗起来。马跌从腰部感到

这过于熟悉的躯体散发出的温暖。

“舔舔这个。”

玛尔赛拉递给他一段涂胶塔夫绸。他伸出舌头，顺从地舔湿了那粉红色的胶布。然后，玛尔赛拉把胶布贴在马跌手上，又拿起旧绷带，在手上掂了一会儿，恶心又好玩地打量着。

“我把这脏东西怎么办呢？等你走了，我就把它扔到垃圾箱里。”

接着，她灵巧地用一块白纱带为他把手包扎起来。

“那么说，是波里向你挑战，你就把手割破了？真是个大孩子！他是不是也把手割了？”

“他才没有呢。”马跌说。

玛尔赛拉笑了：

“他可把你哄弄了。”

她把一个大头针叼在嘴上，用双手把纱带撕断。她顺着大头针噘着双唇说：

“伊维琦在场吗？”

“我割破手时？”

“对呀。”

“没。她在跟劳拉跳舞。”

玛尔赛拉把大头针别在绷带上，针杆上还带着她唇上的口红。

“好啦！你们玩得很痛快吧？”

“就那样儿。”

“‘萨玛他’很漂亮吗？你知道我想什么？我要你带我去一次。”

“可你会累的。”马跌不快地说。

“喔，只去一次嘛……我们去讲讲排场，这么长时间没和你一起出去了。”

一起出去！马跌气愤地重复着这个夫妻间的用词：玛尔赛拉用

词不巧。

“你高兴去吗?”玛尔赛拉问。

“你听着,”他说,“这在秋天前是绝不行的。在此期间,你要好好地休息。再说,这也是各馆子休假的时候。劳拉要去北非巡回演出了。”

“那好,咱们今年秋天去,说定了?”

“说定了。”

玛尔赛拉难为情地咳嗽两声。

“我看出来了,你有点恨我。”她说。

“我?”

“对……我前天晚上太让人讨厌了。”

“没影儿的事,为什么?”

“就是,我脾气很坏。”

“那是自然的,全是我的过错,我可怜的。”

“你没什么可自责的,”她充满信任地叫了一声道,“你从来也没什么可自责的。”

他不敢转过身去对着她,他对她这时的脸色想象得太真切了,他不能承受这种不可思议的、他根本配不上的信任。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她肯定在等着一句温存的话,一句道歉的话。马跌坚持不住了:

“瞧哇!”他说。

他从口袋中掏出钱包,摊开在膝盖上。玛尔赛拉伸长了脖子,把下颌尖儿放在马跌的肩膀上。

“要我瞧什么呢?”

“这个。”

他从钱包中掏出了票子:

“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他一边说着,得意地把票子弄

得咔咔响。票子还留着劳拉的气味。马跌把票子摊在膝盖上，等了一会儿。可他见玛尔赛拉一直不吭声，便转过头去看她。她正抬着头，眨巴着眼睛盯着票子。她好像没弄明白，缓慢地说：

“五千法郎。”

马跌做了一个傻乎乎的动作，把钱放在床头桌上。

“是呀！五千法郎，找到它我可费了牛劲了。”

玛尔赛拉不吭声。她咬着下嘴唇，迟疑地看着这些钱。她忽然一下子老了许多。她忧愁但还是信任地看着马跌，说：

“我还以为……”

马跌打断她，口齿乖巧地说：

“你可以去那个犹太人那儿啦。他好像很了不起，在维也纳时，上千个女人都经过他的手，并且还是上流社会的一些有钱人。”

玛尔赛拉的双眼暗淡下来：

“很好，很好。”她说。

她从小箱子里拿起一个别针，神经质地打开来，又闭上。马跌说：

“我把钱交给你，我想萨拉会领你去那人家，你就跟他把帐算清，他要人事先付款，这个猪猡！”

一阵沉默后，玛尔赛拉问他：

“你怎么找到这钱的？”

“猜猜看。”马跌说。

“达尼尔的？”

他耸了耸肩膀：她心里很清楚达尼尔根本不愿借。

“雅克？”

“不是。我昨天不是在电话里告诉你了吗？”

“那我猜不着了。”她干脆地说，“是谁呀？”

“谁也没有借给我。”他说。

玛尔赛拉苍白地一笑:“你怎么也不能对我说你是偷来的吧?”

“正相反。”

“你偷的?”她吃惊地问,“这不可能。”

“就是这样,偷了劳拉的。”

又是一阵沉默。马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我以后再对你讲吧。”

“你偷来的钱!”玛尔赛拉慢慢地重复着。

她的脸色变灰暗了,眼望着别处说:“你该是想恨不得一下子把这孩子弄掉吧。”

“我主要是不愿你去那老婆子家。”

她沉思一下,嘴角上又显出那条生硬的皱折。他问她:

“你责备我偷了钱吗?”

“我才不管呢。”

“那是怎么回事?”

玛尔赛拉猛地一挥胳膊,药箱掉在了地上。他们两个都看着那箱子。马跌一脚把它踢开。玛尔赛拉慢慢地向他转过头,她满脸吃惊的样子。

“告诉我,怎么回事?”马跌问。

她干巴巴地一笑。

“你为什么笑?”

“我在嘲笑我自己。”她说。

她拿下头发上那枝花,在手中捻动着,喃喃道:“我太傻了。”

她的脸僵硬了,嘴张着,就像是她要跟他说话,但是话却始终也说不出来:她也好像是害怕她要说出的话。马跌抓过她的手,但她挣脱了。她眼还是不看他,说:

“我知道你见到了达尼尔。”

得了! 她把身子向后一仰,双手抓在床单上,显出惊恐和解脱

的样子。马跌也感到了解脱:牌都摊在桌面上了,话得说到底了,他们这一夜有事干了。

“是的,我见到他了。”马跌说,“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是你叫他来的了?你们在一块都布置好了,嗯?”

“轻点说话,”玛尔赛拉说,“你要把我妈妈吵醒了。不是我叫他去的,但我知道他想见你。”

马跌难过地说:“真不够意思!”

“啊,是呀!是不够意思。”玛尔赛拉痛苦地说。

他们又沉默了:达尼尔在场呢,他正坐在他俩之间。

马跌说:“我看呀,我们得开诚布公地谈清楚,只有这样办了。”

“没什么可谈的!”玛尔赛拉说,“你见到了达尼尔,他对你说了他所要说的话,而你在离开他以后,又偷了劳拉五千法郎。”

“正是。那你呢?好几个月以来,你就偷着接待达尼尔。你看还是有事情要说清楚的。你听着,”他突然问道,“前天怎么回事?”

“前天?”

“不要装糊涂,达尼尔对我说,你对我前天的态度不满。”

“啊!算啦,”她说,“不要自寻烦恼啦。”

“我请求你,玛尔赛拉,”马跌说,“不要赌气。我发誓,我是好心好意,我会承认我的过错。但是,你告诉我前天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再互相找到一点信任的话,事情是多好办呀!”

她犹豫着,阴沉着脸,放松了一下自己。

“我请求你。”他抓过她的手。

“就是……像往常一样,你老是不在意我头脑中所想的。”

“那你头脑中想的什么呢?”

“你干嘛要我讲呢?你心里很清楚。”

“倒是,”马跌说,“我觉得我是知道的。”

他想:“完了,我要和她结婚了。”这是显然的了。“我真是混蛋

到了一定程度才敢想到要跟她断关系。”她在这儿，在难受，她很不幸，也很恶劣。他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使她安心下来。他说：

“你想结婚，是吧。”

她抽出自己的手，猛地站了起来。马跌惊呆地望着她：她脸色完全苍白了，双唇在抖动。

“你……是达尼尔对你说的？”

“不是，”马跌怔怔地说，“是我这么想的！”

“是你这么想的！”她笑着重复道，“是你这么想的！达尼尔告诉你我不高兴，而你就想到我是要跟你结婚。你就是这么想我的。你，马跌，七年之后呀。”

她的双手也抖动起来。马跌很想把她抱在怀里，但他没敢。

“你说得对，”他说，“我不应该这么想。”

她好像并没有听见。马跌又强调说：

“听着，我很抱歉：达尼尔刚告诉我说你常与他幽会，并且瞒着我。”

她一直不回答。他又轻轻地说：

“是孩子，你想要？”

“嘘！这不关你的事儿，我要什么与你不相干！”

“我求求你，还来得及……”

她摇了摇头：

“不对，来不及了。”

“可是，为什么？玛尔赛拉，你为什么不愿平心静气地和我谈谈呢？只要一小时就够了：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明白了……”

“我不要。”

“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我再也看不起你了，还有，因为你已不爱我了。”

她讲话时语调是确定的，但她自己也为刚刚说出的话所惊异

所害怕。这时，在她的眼睛里，只剩下一个令人担忧的疑问了。她难过地说：

“要是能够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想我，你一定是彻底不爱我了……”

这几乎是一句问话。他如果把她抱在怀里，如果对她说他还爱她，一切也许还可以挽救。他们要结婚，把孩子生下来，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他站起来：他要对她说了：我爱你。他趔趄了一下，声音清晰地说：

“确实……我不再对你有爱情了。”

话说出去好长时间了，他自己还呆呆地听着。他想：“完了，一切都完了。”玛尔赛拉向后一仰身子，得胜地叫了一声。但马上她又把手放在嘴上，示意他不要出声。

“我母亲，”她焦虑地叽咕一句。

他们两个都静下耳朵倾听一下，但只是听到远处汽车的声音。马跌说：

“玛尔赛拉，可我还全力地依恋着你。”

玛尔赛拉高傲地一笑。

“当然了。你只是还依恋我……否则——你是要跟我说这个吗？”

他抓过她的手，对她说：

“听我说……”

她生硬地把手抽了回去。

“行了，”她说，“行了，我要知道的已经知道了。”

她把额前几缕被汗水浸湿了的头发撩起来。忽然间，她笑了，像是回想起了什么。

“不过，告诉我，”她说着，脸上闪过一丝仇恨的快意的笑，“不是你昨天在电话里讲的了，你总是对我说：‘我爱你！’可是谁也没

这样要求你呀!”

马跌不回答。她又以不容反驳的口气说:

“那一定是你轻蔑我……”

“我不轻蔑你,”马跌说,“我……”

“滚开!”玛尔赛拉叫道。

“你疯了吗?我可不想走,我得对你解释解释,我……”

“滚开。”她用低喑的声音说,微闭着双眼。

“可是,我对你还保持着深深的感情呀,”他绝望地叫道,“我没想要抛弃你,我愿在你身边过一辈子,我们结婚,我……”

“滚开,”她说,“我不愿再看到你,走吧,否则我可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要大吼了。”

她全身抖动起来,马跌向她迈了一步,但她猛地把他推开。

“你要是再不走,我要喊我母亲了。”

他打开壁橱,拿出皮鞋。他感到自己可笑又可恶。她对着他的后背说:

“拿走你的钱。”

马跌转过身。

“不,不,”他说,“这是另外一码事。这样做可没道理,因为……”

她从床头桌上抓起钱,朝他脸上摔去。票子满屋飞起来,落在床沿下,正好跟药箱掉在一起。马跌不去捡,却望着玛尔赛拉。她大笑起来,一阵强似一阵,眼睛总是闭着。她说:

“哈哈!多么滑稽,我还以为……”

他想走近她。可她睁开眼,身体向后一仰,手指着门。马跌心想:“我要是再呆下去,她准骂我了。”……他转过身,手中提着皮鞋,穿着袜子走出房间。当他下了楼梯,才穿上鞋。他手抓着门的拉手,停了一刻,竖起耳朵倾听着。忽然,他听到了玛尔赛拉的笑

声，一种低沉而阴郁的笑，一种由高声开始，最后却变成一阵颤抖的笑。这时，有一个声音叫道：

“玛尔赛拉，出了什么事？玛尔赛拉？”

是她妈妈。笑声立刻止住，一切又都复归平静。马跌又继续听了一会儿，什么也听不到，他便轻轻打开门，走了。

十八

他心想:“我真混蛋。”而这又使他惊奇不已。他身上,所剩下的只有疲劳和呆痴。他在第二层楼梯上停一下,喘了口气。他双腿发软,三天之内,他只睡了六个小时,也许更少:“我得睡觉。”他要把衣服胡乱地一扔,拖拉着双腿走到床边,然后,倒在床上。但是,他心里知道他会整夜在黑暗中睁着眼睡不着。他走上楼:房间的门还敞开着,伊维琦该是早就慌慌张张地逃走了。客厅的灯还亮着。

他走进门,又看到伊维琦。她正坐在沙发上,身体僵直。

“我没有走。”她说。

“我看到了。”马跌生硬地说。

他们俩都沉默无言;马跌听到自己粗犷和有规律的喘息声。伊维琦转过头来说:

“我刚才真混帐。”

马跌没回答。他看着伊维琦的头发,心想:“我做这一切是为了她吗?”

她低下头。马跌带着一种不自然的温情凝视着她那棕色的柔软的脖子:他应该感到他比依恋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依恋她,这样才能给他的行为作起码的解释。可是他什么也感不到,只有一种毫无原因的恼怒。他的行为就在他身后,赤裸着,滑溜的,不可思议的:他偷了钱,他把怀孕的玛尔赛拉抛弃了,而且——毫无目的。

伊维琦鼓足勇气,有礼貌地说:

“我刚才不该乱掺合着说出自己的意见……”

马跌耸了耸肩膀："我刚刚和玛尔赛拉断了关系。"

伊维琦抬起头来。

她用乏味的语气说："你把她甩了……没给她钱？"

马跌暗笑道："你看看，我要是那么干了，她现在就该责备我了。"

"给了，我找到了钱。"

"你找到钱了？"

"对。"

"在哪儿？"

他不回答。她担忧地看着他。

"可……你该不会去……"

"正是，我偷了钱。你是要说这个吧？偷了劳拉的，她不在的时候我到了她屋里。"

伊维琦眨巴着双眼。马跌又说：

"不过我还要还她的，这只是一次强借。"

伊维琦一副呆呆傻傻的样子，就像玛尔赛拉刚才那样，她也慢慢地重复着：

"你偷了劳拉的。"

她那深信不疑的样子气坏了马跌。他赶紧说：

"对啦。你看，这是不很光彩，得上三层楼梯，还得开一道门。"

"你为什么干这个？"

马跌扑嗤一笑：

"我知道吗？我？"

她猛地直起身子，脸色变得生硬而孤僻，就像她在大街上转着眼睛盯着一个漂亮的行人或一个年轻小伙子一样。不过，这一次，她盯着的是马跌。马跌感到脸红了，便担忧地说：

"我本不想甩她，只是给她点钱，可以让我不被迫和她结婚。"

“是的，我明白。”伊维琦说。

可她一点明白的样子都没有，她望着他。他转过头加重语气地说：

“你知道，这不如说是很可恶：是她把我赶了出来。她认为这很坏，真不知道她希望什么。”

伊维琦不吱声。马跌心中愈加担忧，也不说话。他心想：“我不想得到她的报答。”

“你很美。”伊维琦说。

马跌疲惫地感到他那酸涩的爱情又萌发了。他好像觉得又一次抛弃了玛尔赛拉。他一声不吭，坐在伊维琦身边，握起她的手。她对他说：

“当你神情孤独时，真是美极啦！”

他害羞了。最后说：

“我在想你怎么看这事儿，伊维琦。这一切都这么可鄙。你知道，我一时慌乱，偷了钱，现在我就后悔了。”

“我看得出来你后悔了。”伊维琦笑着说，“我想我要是你，我也会后悔的。可当你正碰上这事儿时，一个人禁不住自己。”

马跌使劲攥紧那只留着尖指甲的粗糙的小手，说：

“你错了，我不是……”

“别说了。”伊维琦打断他的话。

她猛地抽回了自己的手，把头发向后拢去，露出了两边的面颊和耳朵。她做这一切只是两三下的动作，之后就又放下双手，头发便停在了原处。她此时的脸显出了一些光彩。

“这么好。”她说。

马跌心想：“她想把我从懊悔中拖出来。”他伸出胳膊，把伊维琦拉向自己。她就随他倒过去；他听到自己身上有一股欢快而活泼的呼吸声，这声音他本来以为早已丢失在记忆中了呢。伊维琦的脑

袋在他的肩膀上滚动了一下，她正冲他微笑着。

他还她一笑，轻轻地吻了她。之后，他望着她。刚才那种呼吸戛然而止："可这还只是一个孩子呀！"他心想。又感到十分孤单。

"伊维琦，"他轻轻地说。

她惊异地看着他。

"伊维琦，我……我不该……"

她蹙起双眉，脑袋微微地晃动。马跌落下双臂，疲惫地说：

"我不知道我要你什么。"

伊维琦一惊，马上挣脱了，双眼中迸射出光芒。但是她又掩饰下去，只显出一副忧伤而温和的样子。只有他的手还是狂怒的：它们在她身边舞动着，打在她脑门上，揪着她的头发。马跌口干舌燥，但他却冷漠地审视着这股恼怒。他在想："这也一样，我也毁了。"于是，他几乎是高兴了：好像是某种赎罪。他追逐着她有意避开的眼光说：

"我不应该碰你。"

"唔！这无所谓。"她说着，脸气得通红。

她唱也似地加一句说：

"当你下一个决心时，样子是那么自豪。我还以为你要寻找什么报答呢。"

他重又回到她的身旁，轻轻地抓住她的胳膊肘的上部。她没有挣脱。

"可是，我爱你，伊维琦。"

伊维琦身子僵直了：

"我不愿让你以为……"她对他说。

"以为什么？"

但是，他猜到了，松开了她的胳膊。

"我……我对你没有爱情。"伊维琦说。

马跌没吱声。他想:“她又报复了,总是这样。”再说,这也许是真的,她为什么要爱他呢?他什么也不指望了,只希望默默地在她身边呆上长久的一会儿,然后,她再无声地离去。然而,他却说:

“你明年回来吗?”

“回来。”她说。

她冲他笑了,样子几乎是含情的,她对自己的荣誉一定看得很重。这是昨天晚上当衣帽间的太太给她包扎手时她对他表现的那个面孔。他神情茫然地看着她,又感到他的欲望在产生,这个忧伤的无能为力的什么欲望也没有的欲望。他抓住她的胳膊,感到手指间这肉体的年轻、鲜嫩。他说:

“我爱……”

他止住话头。有人按响了门铃:先是一下,又是两下,随后是一阵连续的铃声,最后中断了。马跌感到浑身冰冷僵硬了。他想:“是玛尔赛拉!”伊维琦脸色苍白,她肯定也这么想。他们互相望了一眼。

“得开门。”她嗫嚅地说。

“我觉得也是。”马跌也说。

但他一动没动。现在外面在狠命地打门了。伊维琦颤抖地说:

“一想到这门后有一个人,真吓死人了。”

“就是,”马跌说,“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先去厨房里?我把门关上,谁也看不见你。”

伊维琦平静而果断地看着他,说:

“不,我就留在这儿。”

马跌过去打开门,看到昏暗之中有一个龇牙咧嘴的大脑袋。不知情的还以为是一个假面具:原来是劳拉。她推开他,闯了进来:

“波里在哪儿?”她问,“我听见他说话了。”

马跌连门都来不及关,赶紧跟她走到客厅。劳拉冲伊维琦走过

去，威胁地问道：

“你快告诉我波里在哪儿？”

伊维琦用惊恐的眼睛望着她。可是，劳拉却没有对她讲话的样子——对谁讲的样子都没有——她甚至连是否看到她都还值得怀疑。马跌站在她俩中间：

“他不在这儿。”

劳拉转过扭歪了的脸冲着他。她哭过了。

“我听见他的声音了。”

“除了这个客厅之外，”马跌尽力捕捉着劳拉的眼光，说，“还有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您可以随便搜查，如果您愿意的话。”

“那么他在哪儿？”

她穿着黑丝袍，脸上还带着舞台的化妆，两只大眼睛好像凝固了。

“他大约三点钟时就离开了伊维琦，”马跌说，“之后，我们就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劳拉像一个瞎子一样大笑起来。她的双手痉挛地抓住一个小黑绒线挎包，包里好像只装着一件坚硬而沉甸的东西。马跌看着挎包，害怕了，必须立刻把伊维琦打发走。

“哼，你们如果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七点钟我出去的时候，他来了我家，打开了我的门，撬了皮箱上的锁，偷了我五千法郎。”

马跌不敢看伊维琦，他双眼紧盯着地下，轻声地对她说：

“伊维琦，你最好走开，我得告诉劳拉。我还能不能……能不能在今夜再见到你呢？”

伊维琦瘫在那儿了。

“啊，不了。”她说，“我要回去了，我还要收拾行李，尔后，我要睡觉。我真想睡觉呀。”

劳拉问：

“她要走了？”

“对，”马跌说，“明天早晨。”

“波里也走吗？”

“不。”

马跌抓过伊维琦的手：

“去睡吧，伊维琦，你这一天太艰难了。你仍然不要我送你去车站吗？”

“不要，我宁愿不要。”

“那好，明年再见。”

他望着她，希望从她的眼中找到一丝温存的光芒，但他只是从中看到了惊慌。

“明年再见。”她也说。

“我给你写信吧。”马跌难过地说。

“好，好。”

她准备走了，劳拉却挡住了她。

“对不起，有什么可以证明她不是去找波里呢？”

“那又怎么样？”马跌说，“她是自由的，我想。”

“别走。”劳拉说着，用左手抓住伊维琦的手腕。

伊维琦又怒又疼地大叫一声。

“放开我，”她叫道，“别碰我，我不要人家碰我。”

马跌使劲推开劳拉。她嘴里叽咕着向后踉跄了几步，马跌看着她的挎包。

“臭娘儿们！”伊维琦咬着牙低声骂道。她用大拇指和食指摸着自己的手腕。

“劳拉，”马跌一直盯着她的挎包说，“让她走吧，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不过，你先放她走。”

“你会告诉我波里在哪儿吗?”

“不。不过,我会给你说清楚这次偷钱的事儿。”

“那行,你走吧,”劳拉说,“要是见到波里,就说我告了他啦。”

“那会撤回的,”马跌轻声说着,双眼一直盯着那挎包,“再见伊维琦,快走吧。”

伊维琦没回答。马跌听到她那轻巧的脚步声,松了一口气。

他看不见她走了没有,但是那脚步声消失了,他的心里感到一阵急促的紧张。劳拉向前跨了一步,叫道:

“告诉他找错了主儿!告诉他要是想哄弄我他还太年轻!”

她转过身体冲着马跌:总是那令人为难的好像谁也看不见的眼光。

“说吧?”她生硬地问,“有话快说!”

“你听着,劳拉!”马跌先说。

可是劳拉又笑起来。

“我可不是刚刚出生的小孩子,”她笑着说,“哼!不是!谁都跟我说我可以当他妈妈了。”

马跌凑近她:

“劳拉!”

“他自己心想:‘这老娘儿们这么爱我,我让她年轻了一回,她太高兴了,她要感谢我的。’去他的吧!他算还不认识我!他算还不认识我!”

马跌抓住她的胳膊,像摇一棵李子树一样摇动她,她却一直笑着喊:

“他算还不认识我!”

“快闭上嘴!”他粗暴地说。

劳拉安静下来,好像第一次才看见马跌,说:

“你说吧 ”

“劳拉，”马跌说，“你真的告了波里的状吗？”

“对。你有什么话对我说？”

“是我偷了你呀！”他说。

劳拉毫无反应地看着他。他只好重复说：

“是我偷了你五千法郎！”

“啊？是你？”

她耸了耸肩膀：“女老板看见他了。”

“哎，她怎么会看得见他呢？我不是告诉你是我吗？”

“她看见他了。”劳拉不耐烦地说，“他在七点钟偷偷地上了楼。她没管他，因为我曾叮嘱过她。我等了他一天，刚刚离开了十分钟，他肯定是在街角上偷偷地瞅着我呢，一看见我出去，就上了楼。”

她以阴沉而快速的调子讲着，好像是在讲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一样。“她这是要说服自己。”马跌灰心丧气地想。他说：

“你听着，你是几点回到家的？”

“第一次？八点。”

“那时钱还在箱子里。”

“我跟你说波里七点钟来了。”

“他也许来了，可能是来看你。可是，你没有看箱子是不是？”

“看了呀！”

“你在八点钟时看了？”

“对。”

“劳拉，你很不诚实，”马跌说，“我知道你没有看箱子，我知道。八点钟时，小箱子的钥匙在我身上，你打不开箱子。再说，你要是在八点钟发现丢了钱，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要等到半夜才来我家呢？八点钟时，你还在安安稳稳地化妆，你穿上了美丽的黑裙子，去了‘萨玛他’。不是这样吗？”

劳拉以一副肯定的神情望着他说：

“女老板看见他上楼了。”

“是啊，可是你没有看箱子里。八点钟时，钱还在里头。我是十点钟上去的，我拿了钱。值班室里有一个老太太，她看我了，她可以作证。你是在半夜里发现丢了钱的。”

“对啦，”劳拉泄了气，无力地说，“半夜。不过，这是一码事儿，我在‘萨玛他’感到不舒服，就回来了。我躺在床上把箱子拿过来，那里有……那里有信，我想重新读读。”

马跌心想：“可不是，还有信呢！她为什么要隐瞒人家偷了她的信呢？”这时，两个人都不做声了。只是劳拉时不时地前后摆动着身体，就像一个站着睡觉的人。最后，她像是醒过来了。

“你，是你偷了我的？”

“是我。”

她咧嘴一笑。

“你到法官面前瞎白话去吧，如果你愿意替他坐六个月牢的话。”

“说的正是，劳拉，我干什么要冒替波里坐牢的危险呢？”

她撇了撇嘴。

“我知道你们搞的什么勾当吗？”

“真傻，你听我说，我对你发誓是我：箱子放在窗前，在一只旅行袋下面。我拿了钱，把钥匙留在了锁上。”

劳拉的嘴唇发抖了，神经质地揉弄着挎包：

“你就这些话对我说吗？那让我走吧。”

她要走出去，马跌拦住她。

“劳拉，你还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劳拉用肩膀一下子把他撞开。

“你没看见我到了什么地步？你以为我是谁？拿你那小箱子话来哄我？‘它放在窗前，在一只旅行袋下面，”她模仿着马跌的口气

说，“波里来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在一块捏咕好了，怎么和老太太说。算了吧，让我走，”她神情极可怕地说，“让我走。”

马跌想抓住她的肩膀，可是劳拉向后一仰身子，伸手想把挎包打开。马跌一把夺过挎包，扔在了沙发上：

“混蛋。”劳拉骂了一句。

“这里头是浓硫酸还是左轮手枪？”马跌笑着问。

劳拉浑身颤抖起来。“这下好了，她要抽风了。”马跌心想。他觉得像是在做一个凶险而荒诞的怪梦。但是，必须说服她。劳拉不颤抖了，她走到屋子的角落里，从窗户旁窥望着他，双眼闪着无能为力的仇恨。马跌转过头去，他倒不怕她那仇恨，只是在那张脸上有一种令人悲痛的枯槁之色，使他不忍再看下去。

“我今天早晨到了你的屋里，”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从你包里拿了钥匙，正要打开小箱子时，你醒过来了。所以我没有来得及把钥匙放回原处，这就使我产生了今天晚上去你家的念头。”

“别废话了。”劳拉生硬地说，“今天早上我看见你进来了，当我跟你说话时，你还没走到我床前呢。”

“我先进去过一次，又走了。”

劳拉撇嘴一笑。他只好不情愿地说：

“为了拿信。”

她好像没有听见。跟她谈信是毫无用处的，她只想到钱。她需要这样想，为了点燃自己的怒火，这是她唯一的自救之药。她又干巴巴地微笑着说；

“要命的是他昨天晚上向我要五千法郎，你明白了吗？我们为这个都吵了一架。”

马跌感到无能为力了。显然罪犯只能是波里了。“我本该想到这一点。”他疲惫地想。

“你就别费心了，”劳拉恶意地笑着说，“总之，我收拾得了他。

即便是你把法官骗了过去，我会用另外的办法收拾他。”

马跌看着沙发上的挎包，劳拉也看着。

“他向你要钱是为了我。”他说。

“是吗？那他下午在书店里偷了一本书也是为了你吗？他跳舞时还跟我吹牛呢。”

她忽然不说话了，用一种镇静的威胁口气说。

“也好！是你偷了我的？”

“对。”

“那你还我钱。”

马跌呆在那里。劳拉这次用得胜而又嘲讽口气说：

“马上还我钱，我撤回上诉。”

马跌不回答。劳拉说：

“够了，我明白了。”

没等他来得及阻拦，她一把抓起了挎包。

“再说，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即便是我有钱？”马跌艰难地说，“波里也可以把钱交给我呀。”

“这我不管，我只要你还我钱。”

“钱没了。”

“当真？你在十点钟偷了钱，到了半夜就全花光了，真不简单。”

“我把钱给人了。”

“给谁了。”

“我不告诉你。”

他赶紧又补充说：

“反正不是波里。”

劳拉只是笑笑，没有吱声，她向门口走去。马跌并不拦她，他想：“警察局在马尔狄尔大街，我去那里说清楚。”但是，当他看到这高高的黑影的后背，正带着一种灾难的盲目直挺挺地走动时，他害

怕了，他想起了那挎包，又试着做最后一次努力：

“不过，我也可以告诉你偷钱是为了谁，是为了杜弗小姐，我一个朋友。”

劳拉打开门，走出去了。忽然他听到她在门庭里大叫了一声，心里猛然一惊。劳拉又跑了回来，简直像个疯子：

“有人！”她说。

马跌想：“是波里。”

是达尼尔。他很庄重地走了进来，向劳拉躬身施礼。

“这是五千法郎，太太，”他说着递过去一个信封，“请查看一下是不是您的。”

马跌马上想道：“是玛尔赛拉叫他来的。”同时又想：“他在门外偷听了。”

达尼尔特别喜欢在门外偷听，以便掌握他进屋时的态度。

马跌问：“她是不是……”

达尼尔示意他不要担心：

“一切都很好。”他说。

劳拉怀疑地看着那信封，以一种农民式的狡猾问：

“这里边有五千法郎吗？”

“对。”

“有什么可证明是我的呢？”

“您没有记下号码吗？”达尼尔问。

“瞧您想的！”

“哎呀？太太，”达尼尔用责备的口气说，“总要把号码记下来的。”

马跌忽然灵机一动：他想起了箱子里散发出来的浓郁的塞浦路斯香水味和陈腐味儿。

“你闻一闻。”他说。

劳拉犹豫了一下，接着一把抢过信封，撕开，抽出了票子，把鼻子凑上去。马跌怕达尼尔大笑起来。可是达尼尔像一个教皇一样严肃，他用理解的眼光看着劳拉。

“您逼着波里交出了钱吗？”她问。

“我不认识什么叫波里的人，”达尼尔说，“是马跌的一个女朋友托我带回给他。我跑着来了，无意中听见了你们刚才最后那几句话。很抱歉，太太。”

劳拉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双臂下垂着，左手还紧紧地抓住挎包，右手攥着钱票子，她显得忧虑而惊异。

“可是，你为什么干这个呢？”她猛然问道：“这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五千法郎。”

马跌笑了，并不感到快活。

“呃，这笔钱好像不少嘛。”

他又轻声补充道：

“别忘了撤回你的上诉，劳拉。要不，你如果想告，就告我好了。”

劳拉转过头来，赶紧说：

“我还没告呢。”

她还是站在屋子中间，沉思着说：

“还有信呢。”

“信我可没了。今天早上当大家以为你死了时，我为他来拿信。就是这使我产生了再回来拿钱的念头。”

劳拉毫无怨恨地看着马跌，表情中带着一种非常的惊奇和某种兴趣。

“你偷了我五千法郎！”她说，“这……真有意思。”

但是，她的双眼马上黯淡下去，面孔僵硬了。她显得极其难过：

“我走啦！”她说。

他们默默地看着她走出去。到门口时，她又转过身来：

“他要是没偷，干什么不回来呢？”

“我哪知道。”

劳拉抽噎了几声，倚在门框上。马跃向她迈近一步。但她又控制住自己：

“你认为他会回来吗？”

“对。他们还不能给人以幸福，但他们也不能抛弃别人，他们还太年轻呀。”

“是的，”劳拉说，“是，好了。再见。”

“再见。劳拉，你……你不再需要什么吗？”

“不。”

她走了。他们听见关门的声音。

“这个老娘儿们是谁呀？”达尼尔问。

“是劳拉，波里·赛吉纳的朋友。她有点神经失常。”

“看得出来。”达尼尔说。

马跃单独和达尼尔在一起感到有点拘束：他觉得就像人家又把他放在自己的错误面前一样。错误在这儿，在他面前，生动的，正活跃在达尼尔的眼中，老天才知道这错误在这个尽是鬼样的脑袋里是什么形状。达尼尔好像要毫不遗留地利用这个机会。他站在那儿，像在最倒霉的日子里那么蛮横和阴森。马跃身体僵硬了，抬起头。达尼尔面色铁青。

“瞧你面孔真他妈难看。”达尼尔恶意地笑着说。

“我正要这么说你呢。”马跃说，“瞧我们多好看吧！”

达尼尔耸了耸肩膀。

“你是从玛尔赛拉那儿来？”马跃问。

“对。”

“是她把钱给了你？”

“她不需要了。”达尼尔搪塞地说。

“她不需要了?”

“嗯。”

“那至少告诉我,她是否有办法……”

“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老伙计,”达尼尔说,“这是老皇历啦。”

他扬起了左眉毛,满带嘲讽地看着马跌,好像是穿过一个想象中的世界。“他要是想吓唬我,也该控制住自己的双手别颤抖。”

达尼尔漫不经心地说:

“我跟她结婚,我们养那孩子。”

马跌拿出一支烟,点燃了。他的脑袋像个钟摆一样抖动着,但他平静地说:

“你爱她吗?”

“为什么不呢?”

这是谈的玛尔赛拉呀!马跌心想。谈的玛尔赛拉!这一切他还不能完全相信。

“达尼尔,我不相信你。”

“你等等看,就会知道了。”

“不是,我是要说,你不能让我相信你爱她。我怀疑这里头有什么蹊跷。”

达尼尔面色疲惫,坐在写字台边上,一只脚支在地上,另一只悠闲地晃荡着。“他正开心。”马跌气愤地想。

“你要是知道事情的真相,你会大吃一惊的。”达尼尔说。

马跌心想:“见他妈鬼,她是他的情妇。”

“要是不该跟我说的话,你就住口!”他生硬地说。

达尼尔望着他,好像很开心地这么玩弄他。

忽然,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下前额说:

“刚才话说错了。”

他惊异地打量着马跌。

“我刚才要对你说的不是这个，听我说，马跌，我是……”

他强作一笑：

“你要认真了，我要是跟你说了这个的话。”

“无所谓，说不说都行。”马跌说。

“那好，我是……”

他又停住了。马跌不耐烦了，替他说了出来：

“你是玛尔赛拉的情夫，你是要说这个吧。”

达尼尔睁大了双眼，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马跌感到自己面红耳赤了。

“想得不错，”达尼尔赞赏地说，“你就希望这个了，嗯？不对呀，老伙计，你甚至连这个被原谅的借口都没有。”

“你只管说好了。”马跌羞耻地说。

“急什么？”达尼尔说，“你没什么可喝的吗？威士忌有吗？”

“没有。”马跌说，“不过，我有白朗姆酒。这个主意真棒，咱们来喝一杯。”

他走到厨房里，打开餐橱。“我刚才真蠢。”他心想。他拿来两只小酒杯和一瓶朗姆酒。达尼尔抓过瓶子，把杯子斟得满满的。

“这是马提尼克酒厂出的吗？”他问。

“对。”

“你有时还去那儿吗？”

“有时去。”马跌说，“祝你身体好。”

达尼尔审视地看着他，好像马跌有什么事瞒着他。

“为了我的爱情。”他说着举起了杯子。

“你醉了吗？”马跌气急败坏地问。

“我确实喝了一点，”达尼尔说，“不过你放心，我去玛尔赛拉那儿时还没吃饭。是后来……”

“你从她那儿来?”

“是呀！不过在弗拉斯塔夫馆子耽搁了一下。”

“那你……你是正巧我走后去的吧。”

“我等着你出来后，”达尼尔微笑着说，“我看你在街角那拐了弯儿，就上去了。”

马跌禁不住气愤地甩了一下手：

“你监视着我？唉！不过，这也不错，总之，玛尔赛拉没有单独留在那里。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呢?”

“没什么，老伙计。”达尼尔忽变得友好起来，说，“我只是想通知你我要结婚了。”

“就这个?”

“就这……嗯，就这个。”

“那随你的便。”马跌冷冷地说。

他俩沉默了一会儿。马跌又问道：

“她……她怎么样?”

“你是想要我告诉你她很高兴吗?”达尼尔嘲讽地问，“还是让我谦虚点儿吧。”

“我请求你，”马跌生硬地说，“不过也是，我没有问的权利……可是，你反正也是来了……”

“那么，我告诉你，”达尼尔说，“起初我以为我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说服她，哪知道她一听我的建议，便像苍蝇见了血一样开了心花儿。”

马跌看到他眼睛里闪过一束像是怨恨的光芒，他赶紧为玛尔赛拉开脱地说：

“她把自己毁了……”

达尼尔耸了耸肩膀，在屋子里来回踱起步来。马跌不敢去看着他。达尼尔克制着自己，话说得很轻，但一副主人的样子。

马跌交叉着双手，眼睛只盯着自己的皮鞋。他困难地开口道，像是在自言自语：

“那么她是为了要孩子喽？我早先没懂得这一点，她要是早跟我说一句……”

达尼尔不吱声。马跌又使劲儿地说：

“为了孩子。那好，他可以出生了。我……我，我却要把他弄掉。我觉得还是让他生下来的好。”

达尼尔还是不回答。

“我永不会见到那孩子吗？是这样？”马跌问。

这几乎算不上一句话，他不等回答，又说道：

“就是这样，我想我应该是高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救了他……可是，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不是为了慈善，你要是想说这个的话。”达尼尔干巴巴地说，“你这朗姆酒真差劲，不过，也还得给我再来一杯呀。”

马跌又把酒杯斟满，两人喝起来。

“那么你现在要怎么办呢？”达尼尔问。

“没什么好办呀！”

“那个小赛吉纳呢？”

“不行。”

“你这不是自由了吗？”

“唉！”

“好啦，晚安，”达尼尔站起来，说，“我来这儿是为了给你钱，并且让你放心；玛尔赛拉那儿你一点不用担心，她很信任我。这个事儿确实把她折腾得要命，不过，她并不真的不幸。”

“你要娶她了？”马跌重复着，“她恨我！”

“你站在她的位置上试试。”达尼尔严厉地说。

“我知道，我试过了。她跟你谈过我吗？”

“很少。”

“你知道，”马跌说，“你要是娶了她，这对我可不是一桩小事。”

“你后悔了吗？”

“不，我觉得这很恶心。”

“谢谢。”

“啊呀，你们俩都是，我也不知为什么。”

“不要担心啦，一切都会顺利的。要是个男孩，我们就叫他马跌。”

马跌站起来，双拳紧握：

“住口！”他说。

“得了，别生气嘛。”达尼尔说完，又心不在焉地重复着：

“别生气嘛，别生气嘛。”

但他下不了决心离开这里。

“那么说，”马跌说，“你是想来看看我有多么难看，在听说这个事儿以后？”

“有这么一点儿。”达尼尔说，“坦率地说，有这个目的。你以前总是一副……那么自信的样子。这使我很不好受。”

“那这下好，你看到了，”马跌说，“我并不那么自信。”

“不。”

达尼尔向门口走了几步，忽然又冲马跌走回来。他失去了刚才那副嘲讽的面孔，不过表情也并不比刚才好一点。

“马跌，我是个性欲倒错的人。”他说。

“嗯？”

达尼尔的身体向后一仰，吃惊地看着他，双眼迸射着怒火。

“这使你恶心吗？嗯？”

“你是个性欲倒错的人？”马跌慢慢地重复说，“不，这不使我恶心，这为什么要使我恶心呢？”

“我请你——”达尼尔说，“不要觉得必须装出一副宽宏的样子。”

马跌不回答。他看着达尼尔，心里想：“他是个性欲倒错的人。”可他并不感到很吃惊。

“你什么也没说，”达尼尔尖着嗓子说，“做得很对。你的反应是很正常的，我不怀疑了，所有正常的人都应该这样。不过，你等有一天对自己也来这么一套吧。”

达尼尔一动不动，双臂紧贴在身上，活像是被挤瘦了一样。“是什么东西叫他跑到我家里来受罪呢？”马跌心里毫无同情地想。他觉得他应该找句话说一说。可是，他却坠入了一种动弹不得的冷漠的深渊。并且，这与他又是那么相像，那么相称：他是个混蛋，达尼尔是个性欲倒错的人，这很合乎情理。他最后说道：

“你愿意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与我无关。”

“我想象着，”达尼尔高傲地微笑说，“我想象的也是这样，这与你无关，你自己的事就够你呛的了。”

“那你干什么还来对我讲这个？”

“我是……我是想看看这会在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身上产生什么反响，”达尼尔清了一下嗓子说，“并且，现在到底有一个人知道了，我……也许能够自信这一点了。”

他面色铁青，说话困难，但是，他还继续微笑着。马跌忍受不了这种微笑，转过头去。

达尼尔嬉笑道：

“这使你吃惊吗？这打乱了你原先对性欲倒错者的想法么？”

马跌赶紧抬起头来：

“别摆臭架子了，”他说，“你真让人难受，没有必要在我面前摆架子。你也许对自己腻味了，但并不比我对自己腻味得更厉害。咱俩是一路货。再说，”他想了一下，又说，“你就是为这个才来跟我谈

这一切的。因为在一个无能为力的人面前忏悔自己该是比较好受吧，而且，你还得到了忏悔的好处。”

“你真狡猾。”达尼尔用马跌从来也没听过的下流腔调说道。

他们都不讲话了。达尼尔呆愣地盯着前面，一动不动的像一个老头子那样。马跌忽然被一股尖利的懊悔所穿射：

“要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娶玛尔赛拉呢？”

“这没任何关系。”

“我……我不能让你娶她。”马跌说。

达尼尔直了一下身子，阴沉的脸上浮起了大片的黑红。

“真得？你不让吗？”他毫不示弱地问，“那你怎么阻止我呢？”

马跌没有回答，站起身来；电话机就在他写字台上。他拿起电话，拨了玛尔赛拉的号码。达尼尔嘲笑地看着他，等了好长一段时间。

“喂？”玛尔赛拉问。

马跌惊颤了一下。

“喂，是马跌。我……听我说，我们刚才真傻，我想……喂！玛尔赛拉，你听我说嘛！玛尔赛拉！”他发疯地叫道，“喂？！”

没人回答。他失去了理智，对电话机大叫道：

“玛尔赛拉，我要娶你！”

听筒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接着是对方一阵尖叫似的声音。咔嚓，电话挂掉了。马跌手里紧握着听筒呆了一会儿，又慢慢地把它放在了桌子上。达尼尔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倒没有得胜者的神气。马跌喝了一口朗姆酒，又回去坐到沙发里。

“好吧。”他说。

达尼尔又笑了。

“安静些，”他像是在安慰马跌说，“假娘儿们总是极好的丈夫，这是人人知道的。”

“达尼尔，如果你娶她是为了做一个动作的话，你就毁了她的一生。”

“你算是最后一个人这么对我讲了，”达尼尔说，“并且，我要娶她也不是为了做一个动作。再说，对她来说最首要的，是孩子。”

“她是不是……她是不是知道？”

“不。”

“那你为什么娶她？”

“为了对她的友谊。”

说话的口气并不能服人。他们又互相斟上酒，喝了。马跌又固执地说：

“我不愿意她得到不幸。”

“我向你发誓她不会。”

“她以为你爱她吗？”

“我不这么想。她提出来要我伴她一起生活。我不是这么打算的。我要把她安置在我家。当然啦，我们慢慢地培养感情吧。”

他又以令人不可忍受的讽刺说：

“我决心把一个丈夫的职责履行到底。”

“可你……”

马跌脸突地红了：

“你是不是也爱女人呢？”

达尼尔异怪地抽了一下鼻子，说：

“不很爱。”

“看得出。”

马跌低下头，羞愧的泪水充满了双眼，他说：

“自从我知道你要娶她，我就更加恶心我自己了。”

达尼尔喝了口酒：

“是啊，”他以公平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说，“我想你该觉得自

己很臭。”

马跌不回答，他看着双脚间的地面。“这是个假娘儿们，可她要和他结婚。”

他张开双手，用脚后跟擦了一下地板；他感到被捉弄了。忽然间，他觉得沉默压迫着他，他心想：“达尼尔在瞧我。”他便猛地抬起头来。达尼尔果然瞧着他，而且眼中还带着那么一种仇恨，马跌的心收紧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你知道了，”达尼尔说，“到底有个人知道了。”

“你该很想一枪把我打死吧。”

达尼尔不吱声。马跌忽然被一个不可忍受的念头灼烧着：

“达尼尔，你娶了她是为了自我牺牲呀！”

“那又怎么样？”达尼尔用毫无表情的语气说，“这只关我的事儿。”

马跌双手捧着头：

“我的天哪！”

达尼尔又俏皮地加一句：

“无关紧要，对于她来说，这无关紧要。”

“你恨她？”

“不。”

马跌伤心地想：“不对，他恨的是我。”

达尼尔又微笑起来：

“咱们把这瓶喝干了吧？”他问。

“来，干掉。”马跌说。

他们干了。马跌发现自己很想抽烟，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烟，点燃了。

“你听我说，”马跌说，“你是什么，这不关我的事儿，即便是现

在你对我讲了也罢。不过总有一件事我仍想问问你：你为什么感到羞愧呢？”

达尼尔干巴巴地一笑。

“我早就料到了，亲爱的。我为自己是个假娘儿们而羞愧，因为我是个假娘儿们。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了：‘我要是你，我可不听其自然，我要求得到我光明正大的地位，这是一个与其它癖好一样的癖好，等等。’只不过，这些话我不理会。我知道你要对我说这些，正是因为你不是个假娘儿们。所有性欲倒错的人都很害羞，这是因为他们的本性。”

“可是，是不是……就那么自认了不更好吗？”马跌羞怯地问。

达尼尔显得不高兴了：

“你以后再对我说吧，等到你也自认了是个混蛋以后。”达尼尔生硬地回答说，“不对。搞鸡奸的人不管他是引以为荣还是自我炫耀，或者只是自我默认……他们都是些死了的人，他们迟早会因为羞愧而自杀的。可我不愿这样死。”

他好像已松懈下来，毫无怨恨地看着马跌，他又温柔地接着说：

“我只是过分地自认了，我对自己熟悉极了。”

没有任何可说的了。马跌又点燃了一支烟。他杯子里还剩下一点酒，他把它干了。达尼尔让他可怕又恶心。他心想：“再过两年，四年……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呢？”于是，一个念头向他袭来，他要和玛尔赛拉谈话：只有对她一个人，他才能谈起他的人生，他的担忧，他的希望。但是，他忽然又想起他再也见不到她了。于是，那个念头，悬在空中，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焦虑。他孤独了。

达尼尔正一副思考的样子：目光呆滞，双唇不时地开合着。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表现出做了什么让步。他用手擦了一下前额，显出惊奇的神情。

“今天，我对自己仍有新的发现。”他轻声说。

他奇特地几乎是孩子般地微笑一下，那微笑从那暗绿色的脸上滑过，更显出他那没有刮净的黑胡碴。“真的，他要干到底了。”马跌心想。他马上产生了一个使他内心发怵的想法：“他是自由的。”于是，达尼尔使他产生的恶心立刻掺杂了一股羡慕。

“你现在一定很怪吧。”他说。

“对，感觉很怪。”达尼尔回答。

他一直是诚心诚意地笑着，说：

“给我一支烟。”

“你现在抽烟了？”马跌问。

“今天晚上抽一支。”

马跌忽然说：

“我多么愿意是你呀。”

“是我？”达尼尔重复一句，但并不很惊奇。

“对。”

达尼尔耸耸肩膀，说：

“在这个事情上，无论从哪方面讲，你都占了便宜。”

马跌苦苦一笑。达尼尔解释说：

“你自由了。”

“不啊，”马跌摇着头说，“一个人并不因为他抛弃了一个女人而自由呀。”

达尼尔好奇地看着马跌：

“可你今天早晨好像还不这么认为嘛。”

“我不知道，当时还不清楚。现在什么也还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我白白地把玛尔赛拉甩了。”

他的眼睛盯住窗帘，一阵夜晚的微风正吹动着窗帘。他疲倦了。

“白白地，”他重复道，“在整个这个事情之中，我只是一味地拒绝和否定，玛尔赛拉不在我一生中了，可还有其它的呢。”

“什么呢？”

马跌做了一个宽大而又模糊的动作，指了指整个房间：

“所有这些啊，剩下的。”

他真让达尼尔给迷住了。心想：“就是这吗？自由？他行动了，现在，他不能倒退了。他肯定感到很怪，在他身后有那么一个未知数的行动，这行动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并且马上就要搅乱他一生了。可我呢？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白白地费劲，就像是有人把我行动的后果偷走了，一切事都白白地过去了，就像我总还可以重新尝试一样。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出一个有必然结果的行动。”

他大声讲道：

“前天晚上，我碰到一个家伙想参加西班牙自卫队。”

“哦？”

“现在他泄了气，他完蛋了。”

“你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个？”

“我不知道，就为这。”

“你也曾想去西班牙？”

“嗯，但想得还不够。”

他们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达尼尔把烟头一扔，说：

“我愿意比现在再老半年。”

“我可不，”马跌说，“再过半年，我跟现在没两样。”

“只是懊悔得差一些了。”达尼尔说。

他站起来：

“我到克拉里斯馆里请你喝一杯。”

“不啦，”马跌说，“我不想在今晚喝醉了。我要是醉了，说不定干出什么事来。”

“不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的。”达尼尔说，“那么你不去喽？”

“不去。你不想再多呆一会儿吗？”马跌问。

“我得喝酒呀，”达尼尔说，“再见。”

“再见，我……我能在这几天里见到你吗？”马跌问。

达尼尔显得很为难：

“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当然啦，玛尔赛拉使劲告诉我，说她不愿我生活中有任何改变。可是，我觉得我要是总见你，她是很难接受的。”

“哦？那好吧，”马跌干脆地说道，“那么好，祝你走运。”

达尼尔冲他一笑，没作回答。马跌猛地加一句道：

“你恨我。”

达尼尔走近他，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动作显得羞怯而笨拙。

“不，这会儿不恨。”

“可是，明天……”

达尼尔低了一下头，没有回答。

“再见。”马跌说。

“再见。”

达尼尔走了。马跌走到窗前，掀起了窗帘。这是一个宜人的夜晚，舒适而纯蓝。风扫清了空中的乌云，露出了星星，在房顶上闪烁着。他把肘支在阳台上，长长地打了个哈欠。在他下面，一个人在大街上平静地走着；他在荟克韩斯大街与弗瓦德欧大街相交处停了一下，抬起头，仰望天空：这是达尼尔。从麦纳大街那边传来一缕时断时续的乐曲声，一道汽车灯光在空中划过，那灯光在一个大烟囱上停顿了一下，然后沾着屋顶溜了过去。这是一个乡村佳节的天空，布满了五彩的饰带，散发着田园与假日的气氛。马跌望着达尼

尔消失了，心想："就剩下我一个人啦。"一个人，但并不比以前更自由。他昨天还想呢："要是玛尔赛拉不存在多好哇。"可是，这是个谎言。"谁也没妨碍我的自由，而是我的生命把它吸吮掉了。"他关上窗户，回到了房间里。伊维琦的气味还在这里飘散着。他呼吸着这气味，回想起这一天的波折。他心想："折腾了半天毫无意义。"毫无意义，他这一辈子是注定要没有意义，他什么也不是，可他却也不能改变了：他已筑成了。他扒下了鞋子，呆愣在那里，他坐在沙发的扶手上，手里拿着一只鞋。他的嗓子里还滞留着朗姆酒的那股发甜的热辣。他打了个哈欠：他结束了这一天，也结束了他的青春。那些被经验证实的伦理已经悄悄地叩响了他心灵的大门：恍然大悟的伊壁鸠鲁主义[①]；微笑着迎接一切的宽容主义；听天由命，一丝不苟的思想；斯多葛主义[②]，所有一切使人得以内行人的方式去一分钟一分钟地品尝这已经荒废掉了的一辈子的学说……他脱下外衣，开始解开领带。他打着哈欠重复道："真的，到底是真的呀：我到了理智之年。"

① 伊壁鸠鲁主义，此处指及时行乐主义。

② 斯多葛主义，即苦行主义。

一个领袖的童年

郑永慧　译

“他穿上小天使服装，可爱极了。”波蒂埃太太对妈妈说：“您的小孩真乖，他穿上小天使服装，可爱极了。”布法迪埃先生把吕西安拉到两膝中间，抚摸着他的臂膀：“真是一个小女孩，”他微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叫雅克莲？吕西安娜？还是玛尔戈？”吕西安脸涨得通红，说：“我叫吕西安。”他对自己不是个小姑娘，也有点动摇了：许多人搂着他亲吻的时候总叫他小姐，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穿着蓝色的长袍，有薄纱翅膀，露出两条赤裸的臂膀和金黄色的卷发，真是可爱极了。他害怕人们突然决定他再也不是一个男孩了；尽管他抗议，没有人听他的；他们也不准他脱下袍子，只除了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一醒过来，他就发现袍子放在床尾；白天他要撒尿时，他必须像妮内特那样撩起裙子，他还要压着脚跟坐下。所有的人都会管他叫“漂亮的小公主”；也许我真的变成一个小姑娘了吧。他觉得内心充满柔情，简直有点使人感到恶心；他的嗓音又尖又细，从他的嘴唇里发出来；他弯着臂膀，把花儿献给所有的人；他很想亲一亲他自己的肘弯。他想：这一切都不能把它当真。他很高兴这一切都不能把它当真，可是在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他才真正玩得高兴哩：那一天，人们把他扮成小丑，他同里利一起又奔又跳又叫，最后藏在桌子底下。他的妈妈拿她的长柄眼镜轻轻地打了他一下。“我为我的小男孩感到骄傲。”她长得又宏伟又漂亮，是所有女客中最肥和最高的一个。他走过铺着白台布的长餐桌，正在喝香槟酒的爸爸把他抱起来，对他说：“小娃娃！”吕西安很想哭一场而且说：“嗳！”他要了一杯桔子水，因为那是冰冻的，人家不许他喝。最后人

家只在一个小杯子里倒了一点点。桔子水有一种黏糊糊的味道，完全不像想象中那么冰冻，使得吕西安想起来他病得厉害的时候喝过的蓖麻油桔子水。他呜咽起来，觉得自己在汽车里能够坐在爸爸和妈妈当中是值得快慰的一件事。妈妈紧紧搂住吕西安，她的身上穿着的都是绸缎，又暖又香。汽车内部不时变得像粉笔那么白，吕西安眨了眨眼睛，妈妈别在胸衣上的紫罗兰从黑暗中显现出来，吕西安突然闻到它的香味。他又呜咽了几声，可是他觉得身上有点润湿而微痒，只不像桔子水那样黏糊糊。他喜欢在他的小浴缸里玩水，让妈妈用橡皮海绵刷身体。有时父母让他躺在爸爸和妈妈的卧房里，像他还是婴孩时一样；他哈哈大笑，把小床的弹簧弄得轧轧作响，爸爸说："这孩子过分激动了。"他喝了一点橙子花水，瞧见爸爸只穿着衬衫。

第二天吕西安肯定自己忘记了什么。他记得很清楚他作过的梦，他梦见爸爸妈妈穿着天使衣裳，他裸着身体坐在便壶上，在敲着鼓，爸爸和妈妈围绕着他飞舞，他作的是一场恶梦。可是，在作梦以前，还发生过一些事情，吕西安一定是醒过来了。他尽力回想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又长又暗的隧道，只有一盏蓝色的小灯照明，好像在他父母房间里晚上点燃的小电灯。在这个蓝黑幽暗的隧道深处，有个东西在移动——那是白色的东西。他坐在地上母亲的脚下，抓住他的鼓。妈妈对他说："宝贝，为什么这样瞧着我？"他低垂了眼睛，边敲他的鼓边叫喊："嘣！嘣！塔啦啦嘣！"可是她只要一转身，他立刻仔仔细细地打量她，仿佛他是头一次见到她。她穿的那件织有玫瑰花的蓝袍子，他非常熟悉，也非常熟悉她的脸。不过这一次似乎完全不同。暮地里他相信他达到目的了，只要他再想一想，他就能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了。隧道出现灰蒙蒙的光线，可以看见有东西在移动。吕西安害怕了，发了一声喊，隧道马上消失。妈妈问他："你怎么啦，我亲爱的小宝贝？"她跪在他身边，神情很不

安。“我在玩哩,”吕西安说。妈妈身上很香,可是他很怕妈妈碰他,他觉得妈妈的样子很古怪,他的爸爸也一样。他下定决心以后永远不再在他们的房间里睡觉了。

以后的几天,妈妈没有发现什么。吕西安整天都穿着裙子,同平时一样,他以一个小男人的身分同她闲聊。他要她给他讲《小红帽》的故事,妈妈抱他放在膝上。她对他讲起大灰狼和小红帽的老祖母,她抬起一只指头,满脸微笑却又非常严肃。吕西安注视着她,问她:“还有呢?”有时他摸摸她脖子上的发卷,他没有听她讲故事,怀疑她是不是他真正的母亲。她讲完故事以后,他对她说:“妈妈,讲讲你是小女孩时的故事吧。”妈妈就讲了,不过也许她在撒谎。说不定从前她是一个小男孩,人家给他穿上袍子——就像前天晚上给吕西安穿的一样——她就继续穿着袍子,装出女孩子的样子。他轻轻抚摸她的美丽的臀膀,在丝绸衣服下面,那臀膀就像牛油那么温柔。要是脱掉妈妈的袍子,会发生怎样的事呢?或者让她穿上爸爸的裤子呢?说不定她马上会长出一脸胡子来。他用尽全力紧紧抱住妈妈的臀膀,他仿佛觉得她会当着他的面变成一个可怕的畜生——或者变成一个长着胡子的妇女,就像在集市里看到的那个一样。她张开嘴巴哈哈大笑,吕西安瞧见她的红舌头和喉咙深处,觉得十分丑恶,他真想吐一口痰进去。“哈哈哈!”妈妈说,“你搂得我真紧,我的小男人! 紧紧搂住我吧,你越爱我就越搂得我紧。”吕西安拿起她的一只戴着银戒指的美丽的手,吻个不止。可是第二天,他坐在便壶上,她坐在他旁边,握住他的手,对他说:“用力屙呀,吕西安,用力屙呀,我的小宝贝,我求求你。”他猛然停止屙屎,带点气喘吁吁地问她“你至少总是我的妈妈吧?”她对他说:“小傻瓜,”同时问他能不能很快就拉出来。从这天起吕西安就确信她在演戏,他再也不对她说等他长大以后要娶她了。可是他还不太清楚这出戏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很可能一些强盗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到

来，把爸爸和妈妈拿走，把现在的两个放在床上。或者他们是真的爸爸和妈妈，可是白天他们演的是一种角色，到了晚上却又完全变了样子。因此圣诞节前夜，他从睡梦中惊醒，看见父母将玩具放到火炉里，他也不觉惊异。第二天他们说起圣诞老人，吕西安假装相信他们，他心里想他们是在演戏，玩具一定是他们偷回来的。二月里他害上了猩红热，觉得好玩极了。

病好以后，他养成了扮演孤儿的习惯。他坐在草地中间，在一棵栗树底下，满满地抓了两手的泥土，心里想："我会成为一个孤儿，名字叫做路易。我已经六天没有吃饭了。"女佣人热尔梅娜叫他吃中饭，他在饭桌上继续玩他的游戏，爸爸和妈妈一点儿也没有发觉。他被一些强盗收容了，强盗们想把他培养成为扒手。他只等吃完中饭，就设法逃走而且要去告发他们。他吃得少，喝得不多，因为他在《护守天神客店》一书里读到过，一个饿坏了的人第一次吃饭时必须吃得很少。真有趣，所有的人都在演戏：爸爸和妈妈在扮演爸爸和妈妈；妈妈装出苦恼的样子，因为她的小宝贝吃得太少了；爸爸装出读报纸的样子，还不时对着吕西安的脸晃动一只手指说："轰隆隆，小家伙！"吕西安也在演戏，可是到了后来他到底演什么他自己也胡涂了。演孤儿吗？还是演吕西安？他注视着那只长颈大肚子玻璃瓶，有一道红色的小光线在水底跳舞，爸爸的手肯定在玻璃瓶里面，那手硕大无朋而且发着亮光，手指上还有短短的黑毛。猛然间吕西安觉得那只玻璃也在扮演玻璃瓶。他吃得那么少，到了后来他饿了，下午他饿得那么厉害，不得不偷了十来只李子来吃，差点儿吃出消化不良。他想他扮演吕西安已经够多了。

不过他又无法不演吕西安，他觉得他无时无刻不在演戏。他真想变得像布法迪埃的样子，又难看又庄重。布法迪埃先生每次来吃晚饭，总要俯下身子吻妈妈的手，嘴里说："亲爱的夫人，向您致敬。"吕西安站定在客厅中间，带着崇拜的心情仰望着他。可是对吕

西安来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庄重的。每当他摔了一跤，隆起一个瘤来的时候，有时他停止哭泣，自己问自己："难道我真的跌痛了吗？"这时候他觉得更凄凉，就加紧放声大哭起来。有时他边吻妈妈的手边说："亲爱的夫人，向您致敬。"妈妈就用手弄乱他的头发，对他说："这不好，我的小老鼠，你不该嘲笑大人。"这使他感到十分沮丧。只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五，他才感到自己有点了不起。在这两天，有许多女太太来探望妈妈，其中总有两三个穿丧服的；吕西安喜欢穿丧服的妇女，尤其是她们中有大脚板的。他喜欢大人，因为她们十分可敬——他从来不愿去想她们到了床上就忘记了小男孩所做的一切玩意儿，目前由于她们身上穿着许多衣服，又是黑色的，使人无法想象衣服下面有什么。她们一聚在一起，就什么都吃，什么都谈，连她们的笑声都很庄严，真像在望弥撒时一样美好。她们拿吕西安像个大人物似的对待。库凡太太把吕西安抱在膝盖上，摸摸他的腿肚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标致可爱的小宝贝。"接着她又查问他的爱好，她亲他，问他将来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有时他回答说他要做一个像贞德那样伟大的将军，要从德国人手中把阿尔萨斯和罗兰抢回来，有时他又说想当一名传教士。他一直在说话，而且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贝斯太太是一位高大而肥壮的妇女，嘴上有一小撮小胡子。她把吕西安翻倒，一边呵他痒痒一边管他叫："我的小娃娃。"吕西安很高兴，快活地嘻哈大笑，被逗痒得把身子乱扭。他想象自己是一个小玩偶，给大人们玩的可爱的洋娃娃，他很愿意贝斯太太给他脱光了衣服，给他洗澡，把他像个橡皮小娃娃那样把他放在一个小摇篮里睡觉。有时贝斯太太说："我的小娃娃，她会说话吗？"说着她就猛然一按他的肚子，吕西安装成一个机械小玩偶一样，捏紧喉咙发出一声："哇！"他们两个都笑了。

每星期六都来家吃中饭的本堂神甫问他是否很爱他的妈妈。吕西安很爱他的俊俏的妈妈和强壮而善良的爸爸。他回答："是

的。”一边说他一边盯着神甫，神气像一条好汉，使得大家都笑了。神甫的脑袋像个覆盆子，又红又布满疙瘩，每个疙瘩上都有一根毛。他告诉吕西安这样的回答非常好，是应该永远热爱他的妈妈；接着他又问吕西安妈妈和天主他更喜欢哪一个。吕西安马上想不出答案来，他只晃动他的鬈发，用脚向空中乱踢，嘴里喊道：“嘣，塔啦啦嘣，”可是大人们已经继续谈话，仿佛他不存在一般。他奔到花园里，从后门溜了出去，带着他的白藤小手杖。当然，吕西安不应走出花园，这样做是禁止的；平时吕西安是一个乖孩子，可是这一天他违背了命令。他带着敌意瞧着那一大丛荨麻；很明显这是禁止进入的地方：墙壁乌黑，荨麻是一种可恶的有害植物，一条狗正好躲在荨麻下面值勤；这地方散发出一种混合着植物、狗屎和热酒的气味。吕西安一边用手杖鞭打荨麻一边喊：“我爱妈妈。我爱妈妈。”他看见荨麻折断，可怜巴巴地吊在那里，伤口淌着白汁，白色而有绒毛的脖子折断的时候散成丝缕，他听见一个孤寂的小声音在叫喊：“我爱妈妈，我爱妈妈。”一只蓝色的苍蝇在嗡嗡地叫，那是一只屎苍蝇，吕西安很害怕。一种不能闻的、强烈的、腐臭而宁静的气味充满了他的鼻孔。他不断地说：“我爱妈妈，”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奇怪，他蓦地感到极端恐怖，转身一口气逃回了客厅。从那一天起，吕西安明白了他并不爱妈妈。他并不因此而感觉有罪，可是他对妈妈加倍地亲切，因为他认为必须终生装出热爱父母的样子，否则就是一个坏孩子。弗勒里埃太太发觉吕西安越来越亲切体贴，恰巧这年夏天打起仗来，爸爸从军去了，妈妈在痛苦中得到吕西安这样关心爱护，感到很幸福。每天下午，她由于心里难受而到花园的帆布躺椅上休息，吕西安总奔回去找一个垫枕，塞进她的脑袋下面，或者在她的腿上铺上一条毯子，她半推半受地笑着说：“这样我就太热了，我的小宝贝，你真乖！”他热烈地吻她，吻得气都喘不过来了，还对她说：“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然后走过去坐在栗树下

面。

他念了一句:“栗树!”然后慢慢地等待。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妈妈躺在阳台底下,缩得很小,埋藏在令人窒息的深沉静寂中。空气中散发着炎热的青草气息 本来可以作一场在原始森林中探险的游戏,可是吕西安没有心思玩耍了。空气在墙壁的红顶上颤动,阳光向着地上和吕西安的手上射出灼热的斑点。“栗树!”真叫人气恼:吕西安对妈妈说:“我的漂亮的妈妈!”妈妈立刻微笑起来;吕西安管热尔梅娜叫:“火枪!”热尔梅娜立刻哭了,而且到妈妈面前告状。可是尽管叫“栗树”,什么也不会发生。他不由得嘀咕道:“该死的树!”他仍然放心不下,看见那树动也不动,他大点声音重复:“该死的树! 该死的栗树! 你等着瞧,你等着!”他踢了栗树几脚。可是栗树动也不动,平静得仿佛是木头一般。晚饭桌上,吕西安对妈妈说:“你知道吗?妈妈,那些树都是木头做的。”他边说边作出惊奇的样子,通常妈妈最喜欢的了,可是当天中午妈妈没有收到信,她冷冷地说:“别作出傻样子。”吕西安变成一个打碎一切东西的孩子。他把所有玩具都弄破,为的是要看看它们是怎样制造的,他拿爸爸的旧刀片割破了安乐椅的扶手,他弄翻了客厅里的塔纳格拉陶土女塑像,想搞清楚塑像内部是不是空的,里面有东西没有。他散步的时候,就用手杖砍断花草,而每一次都使他深深地感到失望,因为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很愚蠢,它们都不真正地存在。妈妈经常指着花或者树问他:“这叫什么?”吕西安摇摇头回答:“什么都不是,它并没有名字。”这一切都不值得人去关心注意。最有趣的莫如拉断蚱蜢的脚爪,因为它会像只陀螺般绕着你的手指旋转;如果你揿它的肚子,它就射出黄色的奶油来。不过可惜蚱蜢不会叫喊,吕西安很想伤害一个会叫的畜牲,它痛了就会叫喊,比如一只母鸡就是,但是他不敢接近母鸡。弗勒里埃先生在三月份就回家了,因为他是一个领导,将军对他说,他回去当工厂的领导比在战壕里当个

普通士兵要有用得多。爸爸发觉吕西安完全变了，他说他再也不认识他的小家伙了。吕西安处在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他懒洋洋地回答问题，他总是用一只指头来挖鼻孔，或者他向手指吹气，然后闻闻手指，而每次叫他做事总得哀求他。现在，他单独一人上厕所，只不过他将厕所门半掩着，妈妈和热尔梅娜不时走过去鼓励他。他一连几小时坐在马桶上，有一次，他厌闷得睡着了。医生说他生长得太快了，给他开了一些滋补药。妈妈想教吕西安一些新的游戏，吕西安却认为他现在玩得已经够好了，归根结蒂所有的游戏都差不多，总是那么回事。他经常赌气，这也是一种游戏，而且是很好玩的游戏：使妈妈痛苦，自己则满怀悲愤，耳朵变得有点聋，紧闭着嘴，眼睛朦胧看不清，而内心则温暖而舒适，好像晚上在被窝里闻到自己身上的气味一样；这种时候他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吕西安的赌气已经成了习惯，有时爸爸用嘲讽的口气对他说："你又赌气了。"吕西安听了就哭着在地上打滚。妈妈接待客人的日子，他还经常到客厅里去，可是自从他的鬈发被剪掉以后，大人们就不太关心他，除非教训他或者给他讲些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每当他的表兄里利为着躲避轰炸而同他的漂亮的母亲贝尔特姑妈到费罗勒来的时候，吕西安高兴万分，想教里利游戏。可是里利只顾憎恨德国佬，而且他有些地方还像个婴孩，尽管他比吕西安大六个月；他的脸上有雀斑，他对许多事情都不能清楚理解。不过吕西安还是把自己是一个梦游病患者的事秘密告诉了他。有些人在晚上从床上爬起来，一边睡觉一边说话和走路，这是吕西安在《小探险家》一书里读到过的；他认为在晚上必然有一个真正的吕西安真正地走动、说话和热爱他的父母，只不过一到了早上他就把一切都忘记了，他又装出吕西安的样子罢了。起初，吕西安对这件事只是半信半疑，可是有一天他们走到那些荨麻附近，里利把他的小便露出来给吕西安看，对他说："你瞧它多大，我是一个大孩子。等到它

完全长大以后，我就是一个男子汉，我要到战壕里去打德国鬼子。”吕西安觉得里利非常可笑，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把你的拿出来看看，”里利说。他们互相比较，吕西安的小一点，可是里利在弄虚作假，他把自己的拉长了。“我的最大，”里利说。“对的，可是我是个梦游病患者。”吕西安平静地说。里利不知道什么是梦游病患者，吕西安不得不向他解释。解释完了以后他思忖：“原来这是真的，我真是一个梦游病患者。”想到这里他真想大哭一场。他们同睡一床，大家商量好：第二天晚上里利整夜不睡，观察着吕西安怎样起床，记下吕西安所说的一切。“过了一会儿你就把我叫醒，”吕西安说，“让我看看我是否还记得我做过些什么。”到了晚上，吕西安睡不着，只听见里利在尖声打呼噜，不得不叫醒了里利。“掷骰子。”里利咕噜着说。“快醒过来，里利，我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你应该观察我。”里利结结巴巴地说：“让我睡觉。”吕西安摇晃他，伸手进去睡衣里面捏他，里利手脚乱动了一会儿，终于醒了过来，睁开眼睛，古怪地微笑着。吕西安想起了他爸爸答应给他买一辆自行车，他听见了发动机的呼啸声，然后，突然间，女佣人走了进来，拉起窗帘，已经是清晨八点了。因此吕西安永远不知道他在晚上做过些什么。仁慈的天主知道，因为仁慈的天主能够看见一切。吕西安跪在祈祷凳上，尽量做出乖孩子的样子，希望他的妈妈在望完弥撒以后会赞美他，可是他憎恨仁慈的天主，因为仁慈的天主知道关于吕西安的事情比吕西安更多。天主知道吕西安不爱他的妈妈和爸爸，知道他装出乖孩子的样子，知道他晚上在床上摸他的小便。幸喜仁慈的天主记不得这许多事，因为世界上的小男孩多的是。吕西安只要拍一下额头，说声：“皮科坦”，仁慈的天主立刻会忘记他所看见的一切。吕西安也尝试使仁慈的天主相信他热爱他的妈妈。他不时在脑子里想：“我多么热爱我亲爱的妈妈呀！”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小角落不甚相信他的想法，仁慈的天主当然是看得见这个小角落的。在这

种情形下，天主就是胜利者。有时，一个人的思想也可能同他的说话完全一致。只要很快地说一句："啊！我多么爱我的妈妈。"说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就会出现妈妈的容貌，心就会软下来，就会迷迷糊糊地想：仁慈的天主在瞧着你，然后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整个人仿佛浸沉在柔情蜜意中，耳边响着："妈妈，阿妈，姆妈。"当然，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如同吕西安试着把一张椅子站定在两只脚上一样，也不能持久。不过，要是恰好在这一瞬间，你说一句："帕科塔"的话，那么仁慈的天主就会彻底改变：他只看见善的一面，你做的好事永远铭记在他的记忆中。可是吕西安对这种游戏已经玩腻了，因为这样玩要费太大的劲，而且到头来谁也不知道仁慈的天主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吕西安再也不去关心天主了。他初领礼体那一天，本堂神甫说他是整个教理问答课中最乖和最虔诚的小男孩。吕西安的悟性很高，记忆力很好，只是他的头脑里全是雾水。

星期天是一个雨转晴的天气。吕西安同爸爸在通往巴黎的公路上散步的时候，霞雾散开了。他穿着他的那套漂亮的海军服装，在路上遇见了许多爸爸工厂里的工人，他们都同爸爸和吕西安打招呼。爸爸走到他们身边，他们说："您好，弗勒里埃先生。"又说："您好，小先生。"吕西安很喜欢这些工人，因为他们是大人，而且同别的大人不同。首先，他们管他叫先生；其次，他们都戴鸭舌帽而且都有一双大手，手的指甲剪得很短，皮肤皲裂，模样儿好像经常在忍受痛苦。他们是些负责的人，同时却很恭顺。吕西安不该扯布里戈老爹的胡髭，爸爸会因此而骂他的。然而布里戈老爹却脱下鸭舌帽来对爸爸说话，爸爸和吕西安仍然戴着他们的帽子，爸爸用带着微笑的粗声粗气同他说话："我说，布里戈老爹，快要抱孩子了吧，什么时候出生呀？"——"月底吧，弗勒里埃先生，谢谢，弗勒里埃先生。"布里戈老爹满脸高兴的样子，他不敢像布法迪埃先生那样拍打吕西安的屁股一下，还管吕西安叫癞蛤蟆。吕西安憎恨布法迪埃

先生，因为他很丑。吕西安一见到布里戈老爹就满怀同情而且想做个好孩子。有一次，散步归来，爸爸把吕西安抱到膝上，跟他解释什么是领导。吕西安想知道爸爸在工厂里是怎样对工人说话的，爸爸向他示范，声音完全变了。“我也会成为领导吗？”吕西安问。“当然会啦，小家伙，我培养你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我领导谁呢？”——“唔，我百年以后，你就要成为我的工厂的主人，你就领导我的工人。”——“可是他们也会死的呀。”——“那么，你就领导他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叫人服从你和爱戴你。”——“我怎样才能叫人爱戴呢？”爸爸想了一想然后说：“首先，你得熟悉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吕西安深深地感动了，等到工头莫雷尔的儿子到他家来报告他的父亲被切断了两只手指的时候，吕西安就能既严肃又温柔地同他说话，敢于盯住他而且管他叫莫雷尔。妈妈说她有一个这么善良和富于同情心的小男孩真值得自豪。后来，战争结束了。爸爸每天晚上都高声读报，大家都谈论俄国人和德国政府，还有赔偿问题，爸爸指着地图告诉吕西安一个个国家，吕西安度过一生中最烦闷的一年，他宁愿战争还在继续，现在大家都好像无所事事，科凡太太眼中的光芒也消失了。一九一九年十月，弗勒里埃太太送他到圣若瑟小学当走读生。

在院长神甫热罗梅的办公室里气温很热。吕西安站在院长神甫的安乐椅旁边，把手放在背后，厌烦得不得了。“妈妈会很快就回家吗？”可是弗勒里埃太太还不想马上回家。她坐在一张绿色安乐椅的边沿上，挺起丰满的胸脯对着院长神甫。她说话说得很快，声音悦耳动听，每当她满腔怒气而不愿意表露出来时声音就是这样子。院长神甫说话慢吞吞的，所说的每一个字在他的嘴里似乎比在别人的嘴里更长些，可以说，他把每一个字都吮吸一下，就像吮麦芽糖一样，然后把它们吐出来。他向妈妈解释：吕西安是一个好小孩，很有礼貌，读书用功，只可惜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弗勒里埃太

太说，她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她以为改变环境会对他有好处。她问：至少他在课间休息时间总玩玩吧。善良的神甫回答："唉！夫人，他对游戏似乎不大感兴趣。有时他很爱吵闹，甚至闹得很厉害，不过他很快就厌倦了。我认为他缺乏恒心。"吕西安想："他们说的是我。"他们是两个大人，拿他做谈话的题目，就像他们谈战争，谈论德国政府，或者普安卡雷[①] 一样。他们的态度很严肃，为他而发生争辩。可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感到快乐。他的耳朵里充满他妈妈的优美悦耳的说话，以及院长神甫的吮吸过而且粘糊糊的话，他真想哭一场。幸喜上课的钟声响了，他获得了自由。可是在地理课上，他的神经仍然十分紧张，他向雅坎神甫请求让他上便所，因为他需要活动。

起初，厕所里凉爽，静寂和好闻的气味使他安定了一点。为了问心无愧，他蹲了下来，虽然他并不想大小便。他抬起头，读门上涂满的文字。有人用蓝铅笔写着："巴拉托是臭虫。"吕西安微笑了：这话说对了，巴拉托的确是臭虫，他长得矮小，人家说他根本不长高，或者几乎不长高，因为他爸爸人矮小，差不多可以算是侏儒。吕西安不知道巴拉托看见过这句题词没有，他想大概没有，否则这句话早就被抹掉了。巴拉托会吮吮手指，然后用湿手指去抹，直到所有的字都消失为止。吕西安有点幸灾乐祸地想象四点钟时巴拉托要到厕所里来，退下他的天鹅绒小短裤，就看见了"巴拉托是臭虫"。也许他从来没想到他自己是这么渺小的吧。吕西安决心在第二天上午课间休息时管他叫臭虫。他站了起来，看见右边墙上用同样的蓝铅笔写着："吕西安·弗勒里埃是一支高大的芦孙(笋)"。他仔细地把这行字全揩掉，然后回到课堂里去。"这句话说对了，"他环顾同学们心想，"他们比我都矮。"他觉得浑身不舒服。"高大的芦孙"。

---

① 普安卡雷是当时法国总统。

他坐在他的用安的列斯群岛木头制作的大写字台前面。热尔梅娜在厨房里，妈妈还没有回家。他在一大张白纸上写了“高大的芦笋”几个字，为的是纠正错别字。可是他太熟悉这几个字了，以致看了后再也不能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叫喊：“热尔梅娜，我的好热尔梅娜！”——“您又要什么了？”热尔梅娜问。——“热尔梅娜，我要您在张纸上写上：吕西安·弗勒里埃是支高大的芦笋。”——“您疯了吗，吕西安少爷？”他用双臂搂住她的脖子。“热尔梅娜，亲爱的热尔梅娜，行行好吧。”热尔梅娜笑了，在围裙上揩了揩她的油腻的手指。她写的时候，他并不看她，写完以后，他把纸片带进卧房，长时间地凝视。热尔梅娜的字迹尖细，吕西安仿佛听见一个生硬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高大的芦笋。”他心想：“我是高大的。”他感到羞愧万分：他的高大就同巴拉托的矮小一样，别的孩子都在他的背后吃吃地笑他。这就像有人对他施行了魔法：到目前为止，他认为同学们从高到矮是很自然的事。可是现在，他觉得似乎有人猛的一下迫使他在今后的一生里必须高大。晚上，他问父亲如果一个人出尽全力去想，能不能变得矮小一些。弗勒里埃先生回答不能，弗勒里埃家族的人个个都是高大强健的，吕西安也不例外。吕西安失望了。等到他妈妈为他塞好被子以后，他又从床上起来，走过去照镜子。“我是高大的。”可是他白费心思地左瞧右瞧，总瞧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既不像高大，也不像矮小。他稍为撩起睡衣，看见了自己的双腿，脑子里立刻想象出科斯蒂尔对埃伯拉说：“喂，你瞧芦笋的两条长腿，”这使他感觉很古怪。天气寒冷，吕西安哆嗦起来，又有人说：“芦笋起鸡皮疙瘩了！”吕西安高高地撩起睡衣，他们全都看见了他的肚脐眼和肚子下面的部分，他急忙奔走回床，钻了进去。他把手伸进睡衣下面时，他猜想科斯蒂尔一定看见了，他会说：“你们瞧，高大的芦笋在干什么！”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兴奋激动，不断地低声说：“高大的芦笋！高大的芦笋！”直到手指下面产生又酸又痒的轻

微感觉为止。

以后的几天，他很想请求院长神甫让他坐在课室的后面，那是由于布瓦塞、万克曼和科斯蒂尔都坐在他的后面，看得见他的后颈背的缘故。吕西安自觉有后脖子，可是他看不见，而且经常忘记它。每当他尽自己所能回答神甫的提问，和背诵唐迭戈[①]的台词时，别的孩子都在他的背后注视着他的后颈背，他们可以一边吃吃地笑，一边想："脖子真瘦，他有两根声带在脖子里。"吕西安竭力提高噪音来表达唐迭戈的受辱心情。他可以随意指挥他的噪音，要高就高，要低就低；可是他的后颈背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毫无表情，就像一个人在休息一样，而巴塞看见它。他不敢更换座位，因为最后一排是保留给又懒又笨的学生的；他的劲背和肩胛一刻不停地发痒，他不得不没完没了地搔痒。吕西安发明了一种新游戏：早上，他像大人似的坐在浴盆里洗澡的时候，他想象有人从钥匙孔里偷看他，这人有时是科斯蒂尔，有时是布里戈老爹，有时是热尔梅娜。于是他向四面八方转身，使得他们能看见他的各方面；有时，他把屁股对着门，四肢爬地，使得屁股凸出来，样子非常可笑；布法迪埃先生悄悄地走过来给他灌肠。有一天，他正在厕所里小便，突然听见了撕裂声，原来那是热尔梅娜在用上光蜡来擦走廊里的餐具柜。他的心停止了跳动，轻轻地开了门走了出去，他的短裤退落到脚跟，睡衣卷在腰部。他不得不跳跃着前进，却也没有失去平衡。热尔梅娜抬起非常平静的眼光望着他："您这是在作麻袋赛跑吗？"她问。他愤怒地拉上裤子，奔回自己的床上。弗勒里埃太太感到非常痛心，她经常对丈夫说："他小时候多么聪明伶俐，如今你瞧他的那副傻样；多可惜！"弗勒里埃先生心不在焉地望了吕西安一眼，答道："那

---

① 唐迭戈，高乃依的剧本《熙德》中的人物。他被儿子的情人的父亲当众打了一下耳光，认为奇耻大辱。

是年龄的关系!”吕西安不知怎样处理他的躯体才好,他总觉得这个躯体不征求他的同意就向四面八方同时存在。吕西安很乐意幻想自己有隐身术,后来他又养成了习惯专门在钥匙孔里偷看别人,一来是为了报复,二来是想看看别人在不自觉的情形下是怎样长成的。他看见过母亲洗浴的情形。她坐在浴盆里,神情似乎昏昏欲睡;她一定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躯体,甚至自己的容貌了,因为她以为没有人在看她。海绵在她的松弛的肉体上自动地移来挪去;她的一举一动都是懒洋洋的,看来好像她要在半当中停下来一般。妈妈用肥皂在一条毛巾上摩擦,她的一只手消失在两腿之间。她的脸很安详,几乎带点忧郁,她一定是在想着别的事情,想着吕西安的教育或者普安卡雷总统先生。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就是这粉红色的大肉团,这个搁浅在陶磁浴缸内的庞大躯体。另外一次,吕西安脱掉鞋子,爬上搁楼。他看见了热尔梅娜。她穿着一件绿色的长睡袍,一直下垂到脚跟。她对着一个小圆镜在梳头,懒洋洋地对着自己的镜影微笑。吕西安突然想哈哈大笑一场,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爬了下来。然后他对着客厅里的穿衣镜装出微笑,甚至做鬼脸,片刻以后,他突然感到十分恐怖。

吕西安最后终于完全入睡了,不过没有人觉察这一点,只除了科凡太太,她管他叫她的睡美人;一个空心球抵住他的嘴巴,使嘴巴张开,他既不能把球吞下去 ,也不能咳出来:这就是他在打呵欠;他剩下单独一个人的时候,那空心球就胀大起来,温柔地抚摸着他的上腭和舌头;他的嘴巴大大地张开,眼泪滚下他的脸颊:这是最舒适的时刻。他在厕所里也没有这样开心过。另一方面,他很爱打喷嚏,因为打喷嚏能使他清醒过来,他醒过来片刻,兴奋地打量四周一下,又陷入昏睡状态。他学会了识别各种不同的睡眠方法:冬天,他坐在壁炉前面,把脑袋伸向炉火,等到脑袋烤得通红时,它一下子就变得空空洞洞的,了无一物;他称之为“用脑袋睡

觉”。星期日的清晨，恰恰相反，他用脚来睡觉：他洗澡，慢慢地弯下腰去，睡眠就在汩汩水声中沿着他的大腿和胁部升上去。他的浑身雪白的躯体，在水里仿佛胀大起来，活像一只煮熟的母鸡，这躯体睡着了，躯体上头高踞着一个金黄色的小脑袋，里面装满了各种深奥的字眼，像拉丁文的“庙宇”（这个词有多种变化），“地震”，“破坏圣像者”，等等。在课堂上，睡眠是白色的，不时被闪光穿透。提问：“他一个人对付三个人，你叫他怎么办？”第一名：吕西安·弗勒里埃。“什么是第三等级？什么也不是。”第一名：吕西安·弗勒里埃，第二名万克曼。佩勒罗是代数课的第一名；他只有一只睾丸，另一只还没有落下来。他收费两个苏让人看一看，十个苏可以摸一摸。吕西安付了十个苏，犹豫片刻，伸出手来，可是没有摸就走开了；后来他后悔得不得了，以致有时悔恨的心情能使他整整一个小时睡不着觉。他的地质学比不上历史好，第一名是万克曼，第二名是弗勒里埃。星期日他同万克曼和科斯蒂尔乘自行车出游。自行车在柔软的尘土中滑行，越过被滚热的阳光晒成红棕色的原野。吕西安的大腿矫健有力，可是大路上充满睡意的气味一直升上他的脑子，他弯身伏在车把上，两眼变得通红而且半闭着。他一连三次获得优等奖。他得到的奖品有书籍《法比奥拉》，又名《地下墓地的教堂》，《基督教之精髓》，《红衣主教拉维热里的一生》。暑假过后，科斯蒂尔回来，教他们全体学唱了《深渊之歌》和《梅斯的炮兵》两支歌。吕西安决定更深入一步，去翻阅他父亲的医学拉鲁斯辞典中的“子宫”一条，后来他就能向他们解释妇女的生理结构，他还给他们在黑板上画了一幅草图，科斯蒂尔说这真下流，可是从此以后他们每听到谈起管子都忍不住要哈哈大笑起来，吕西安很高兴地想：在整个法国，没有一个二年级的学生，甚至修辞班的学生，能够像他一样熟悉妇女的性器官。

弗勒里埃一家在巴黎定居，就像镁燃烧所发生的闪光一样。吕

西安睡不着觉，因为电影院、汽车和街道吵闹不堪。他学会了分辨认出哪一辆是瓦赞牌子的汽车，哪一辆是派克牌汽车，也学会了把西班牙牌汽车同罗尔牌汽车区别开来，有机会的话他也会谈到低车身汽车。他穿着长裤已经有一年了。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阶级他考得很好，为了奖励他，父亲把他送到英国。吕西安看见了涨满水的草场和白色的悬崖，他同约输·拉蒂默打拳击，学会了举手过肩的一击，可是，一天早上，他醒过来时觉得昏昏欲睡，老毛病又犯了，他半睡半醒地回到巴黎。孔多塞中学的基础数学班共有三十七个学生。其中有八个学生自称为懂得人事的人，他们把其余的人称为童男。这些懂得人事的孩子看不起吕西安，直到十一月一日诸圣瞻礼节那天，吕西安同一个自称为最懂人事的学生加利出外散步，吕西安漫不经心地显示自己的解剖学知识，说得那么详尽，使加利大为惊异。吕西安后来没有加入到懂人事者的行列，但同他们的关系却是强国对强国的关系。

每星期四，贝尔特姑妈总带着里利来雷努阿尔街吃午饭。她变得十分臃肿和伤心，整天只是叹气。可是她的皮肤依旧又白又嫩，吕西安倒很高兴看见她的裸体。晚上他上床以后就想着这件事：那一定是冬天在布洛涅树林里，她被人发现全身赤裸躺在矮树丛中，两手抱胸，浑身哆嗦而且长起鸡皮疙瘩。他还想象有一个近视眼的过路人用手杖捅捅她，问道："这是什么？"吕西安同他的表兄不甚合得来，里利变成了一个漂亮的青年，时髦得有点过分了。他在拉卡纳尔中学读哲学，对数学一窍不通。吕西安不由得想起：里利过了七年依然在裤子里耍花样，他走起路来又开双腿，像鸭子走路一样；他还用天真无邪的眼光望着他的母亲说："不，妈妈，我什么都没有干，我向你保证。"吕西安不很情愿去接触里利的手。不过，他对里利仍然十分关照，他把数学课解释给他听。他必须经常花很大的劲来忍住不发火，因为里利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也从来没有

发过火，总是用平稳而冷静的声音说话。弗勒里埃太太发觉吕西安很有分寸，可惜贝尔特对他丝毫不感激。吕西安建议给里利补课时，她脸色有点泛红，在椅子上扭动不安，说道："不必了，我的小吕西安，你的心很好，可是里利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他只要想，就能够做到，不应该养成他依赖别人的习惯。"有一天晚上，弗勒里埃太太突然对吕西安说："你也许认为你给里利补习功课他就会感激你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孩子，他说你自认为了不起呢，这话是贝尔特姑妈对我说的。"她使用的是优美动听的嗓音，一脸善良的样子，吕西安明白她正在气得发疯。他迷糊地觉得有点惊讶，却找不出话来回答她。第二天和第三天，他有许多功课要做，就把这件事完全遗忘了。

星期日早上，他猛然间搁下笔，自己问自己："难道我真的自认为了不起吗？"那时是十一点钟，吕西安坐在书桌前面，凝视着装饰着墙上的提花布，里面绣有粉红色的人物；他觉着左颊上晒着四月初温暖、干燥而带着尘埃的阳光，右颊上迎着暖炉喷过来的沉重而浓密的热气。"难道我自认为了不起吗？"很难回答。吕西安首先尽力回忆他同里利的最后一次谈话，准备不偏不倚地判断自己的态度。那时他俯身对里利微微一笑，问道："你懂吗？如果你不懂，里利老朋友，不要害怕说出来，我们重新开始一遍。"过了一些时候，他在一个微妙的论证上犯了错误，他快快活活地说："现在轮到我错了。"这句话是他从弗勒里埃先生处学来的，他认为很风趣。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说这话的时候，神气是不是很自负呢？"由于他尽力搜索，使得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种白色、又圆又软像云团似的东西：原来那是他前几天的思想，他问："你懂吗？"这个思想就在他的脑子里，不过不能描写出来。吕西安用尽生平之力来瞧一瞧这个云团，蓦地里他觉得自己倒栽葱似的跌了进去，他完全处在水蒸汽中，自己也变成了水蒸汽，他现在只是一股白色而潮湿的

有内衣气味的热气。他想摆脱这团水蒸汽，重新退回去，可是水蒸汽跟着他走动。他思忖："这是我，吕西安·弗勒里埃，我在我的卧房里，我在解答一道物理题目，今天是星期天。"可惜他的思想也溶化在云雾里了，白色同白色混合。他摇摆一下脑子，开始仔细端详装饰布上面的人物：是两个牧童，两个牧羊女同爱神。然后他突然间自言自语："我，我是……"只听见轻轻的一声开锁声，他立即从长长的半睡眠状态中清醒过来。

这个清醒并不愉快，因为在他的眼中，那些牧童似乎在向后退，吕西安仿佛觉得他是倒转望远镜来看他们，越看越远。他感觉惊愕，这种惊愕是甜蜜的，而且带着快感消失在他的内心深处。现在代替这种惊愕的，是一个小小的疑问："我是谁？"

"我是谁？我睁眼瞧着办公桌，我瞧我的练习本。我叫做吕西安·弗勒里埃，不过这只是一个姓名。我自认为很了不起。我没有自认为很了不起。我不知道，这都没有什么意义。"

"我是一个好学生。不。这不是真的。一个好学生应该用功读书——而我却不用功。我得到好分数，可是我不用功。我也不讨厌用功，我不在乎。我对一切都不在乎。我永远也成不了领袖。"他惴惴不安地想："我会成为怎样的人呢？"过了一分钟，他搔了搔脸颊，眨了眨左眼，因为阳光使他感到耀眼："我是什么，我？"他的周围总有一团盘旋着、伸延到远处的雾。"我！"他向远处眺望，这个"我"字在他的头脑里敲响，接着就似乎变成一个金字塔的昏暗的尖顶，塔身的线条远远地向雾里伸展。吕西安战栗了，他的双手哆嗦起来，他想："对了，对了！我早已肯定知道：我并不存在。"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吕西安经常试着重新入睡，不过他没有成功；他每晚有规律地睡九小时，其余的时间他精神奕奕，而越来越感困惑：他的父母说他的健康从来没有这样好。他一想到自己不具备领袖的才能，他就感到十分伤感，他很想在月夜里一连步行几小

时，可是他的父母仍然不准许他夜晚外出。因此，他经常躺在床上自己量体温，体温计标明三十七度五或者三十七度六，吕西安带着苦笑思忖他的父母还说他脸色很好。“我不存在。”他闭上眼睛，一切听其自然，因为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既然我知道我不存在，我只要塞住耳朵，什么也不想，我就能消灭自己。可是幻觉顽强存在的。他起码可以比别的人狡黠地高出一层，因为他掌握住一个秘密：比方加利吧，他跟吕西安一样，也是不存在的；可是只要看见他在他的崇拜者当中那副摇头摆尾的样子，就马上明白他像钢铁那么坚定地相信他自己的存在。弗勒里埃先生也不存在，里利不存在，没有人存在，这世界是一出没有演员的喜剧。吕西安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做：“道德与科学”，得到了十五分，他想撰写一篇题为《虚无论》的文章，在他的想象中，所有读到这篇论文的人，都会像鸡鸣时的吸血鬼那样，一个接着一个，自行消失。在开始着手撰写论文以前，他想征求一下他的哲学教师勒·巴布安的意见：“对不起，先生，”他在下课后问老师，“一个人能主张我们并不存在吗？”勒·巴布安回答说不能，他说了一句拉丁话，接着又用法语解释说：“你存在，因为你在怀疑你的存在。”吕西安听了后心里不服，可是他放弃了写论文的计划。七月，他成绩平平地通过了数学毕业会考，同父母一起动身到费罗勒去了。心里始终存在着这个疑问，就好像想打喷嚏一样。

布里戈老爹已经去世，弗勒里埃先生的工人们在精神面貌上也有了很大变化。他们的工资并不高，而他们的老婆都购买丝袜子穿。布法迪埃太太把一些使人惊愕的细节告诉弗勒里埃太太：“我的女佣人告诉我说她昨天在烤肉店看见了小昂锡奥姆，她是您丈夫手下一个工人的女儿，她丧母以后我们曾经照顾过她。她嫁给一个博佩蒂斯的钳工。你知道吗，她订购了一只价值二十法郎的烤子鸡！态度还多么傲慢！对她们来说，什么都不够好；我们有的东西

她们全要。”现在，每星期日吕西安同他的父亲出外散步的时候，撞见的工人们很少碰一碰他们的鸭舌帽，有些甚至越过马路以避免同他们打招呼。有一次，吕西安遇见了布里戈的儿子，后者的样子仿佛完全不认识他。吕西安有点激动，这是证明自己是个领袖的好机会。他用鹰隼似的眼光盯着朱尔·布里戈，双手放在背后笔直向他走过去。可是布里戈似乎不为所动，他像目中无人似的透过吕西安望过去，一边轻轻吹口哨一边同他交臂而过。吕西安心想：“他没有认出是我。”可是他深深地感到失败，随后的几天，他比任何时候都想到世界是不存在的。

弗勒里埃太太的小手枪放在她的五斗橱左边的抽屉里。那是一九一四年九月她丈夫上前线前夕送给她的礼物。吕西安取了出来，放在手中玩弄了好久：那枪是一件小巧玲珑的东西，镀金的枪管，枪托镶贴着贝壳。要用一篇哲学论文来说服人们，说他们并不存在，这是不可能的。最要紧的是行动，用一个真正绝望的行动来消除表面现象，使空虚的世界赤裸裸地显现出来。一声枪响，一个血的躯体倒在地毯上，留下一纸遗书：“我自杀是因为世界并不存在。你们也一样，弟兄们，他们也是虚无的！”人们早上看报，他们看到：《一个青年人的大胆举动！》每个人于是都感到慌乱不安，他们自问：“我呢？我存在吗？”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流行自杀的例子，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以后就是。吕西安想：在希腊文中“殉道者”这个词的意义就是“见证人”。他太多愁善感了，不可能成为领袖，但是可以成为殉道者。后来他就经常走进他母亲的闺房，凝视着手枪，进入了临终状态。有时也会发生他咬住镀金枪管，手指紧紧抓住枪托的情形。其余时间他反而有点心情愉快，因为他想到所有真正的领袖都曾经有过自杀的企图。比如拿破仑就是一个。吕西安并不掩饰他落到了绝望的底层，可是他希望他能锻炼得很坚强地走出这个深渊。因此他很有兴趣地读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回忆

录》。不过决心仍然要下，吕西安确定以九月三十日作为他迟疑不决的最后限期。最后几天是非常难过的，这场自杀危机固然是有益的，可是它使吕西安非常紧张，紧张到他害怕会像玻璃般碎裂。他再也不敢碰那支手枪了，他只打开抽屉，掀起他母亲的连衫衬裙，久久地凝视着那件蜷缩在粉红色丝绸堆里的冷冰冰而固执的怪物。可是等到他决定继续活下去以后，他却感到极度的失望，而且无所事事。幸喜开学时期的各种事务分散了他的心，他的双亲把他送到圣路易中学去读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的预科。他戴着一顶漂亮的红滚边橄榄帽，上面有徽章，而且唱这首歌：

使机器运行的是我校学生
使车厢滚动的是我校学生……

作为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的学生，吕西安认为是一种新的头衔，这头衔使他充满了骄傲；而且他所在的班同其他班级不同：这个班有自己的传统和礼节。这是一种力量。举个例来说，他们班级有这样的习惯：在法语课结束前一刻钟，一个声音问："军校学生是什么？"所有的学生悄声地回答："是个蠢货！"那声音又问："农校学生是什么？"大家用比较响的声音回答："是蠢货！"这时候戴着墨镜，眼睛几乎瞎掉的白蒂那先生懒洋洋地说："同学们，静一静！"出现了几分钟绝对的静寂，学生们互相注视，发出会心的微笑，然后有人大叫："中央学校的学生是什么？"大家一齐大吼着回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这种时候，吕西安十分激动。晚上，他详详细细地告诉父母白天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他说到"全班学生都笑了起来"或者"全班学生都决定孤立梅里内"的时候，这些话从他嘴里经过，就像一口烈性酒似的使嘴巴感到灼热。不过，最初几个月是十分艰苦的：吕西安的数学课和物理课都缺考，以个人而论，他的同

学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好感，这些同学都领助学金，个个用功读书，不修边幅，不讲礼貌。吕西安对父亲说："我想同其中一个结交朋友。"弗勒里埃先生若有所思地回答："领取助学金的学生代表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可惜他们只能成为坏领导，因为他们跳过了一个台阶，发展得太快了。"吕西安听见谈到"坏领导"，就觉得好像内心被难过地捏了一下，随后的几个星期，他又想到自杀了，不过已经不像在暑假期间那么狂热。正月里，一个名叫贝尔里亚克的新生使全班产生了反感：他穿着拱形的绿色或者淡紫色上衣，小圆领，是最近流行的款式，他的裤子就像时装式样图上的样子，窄得不能再窄，使人怀疑他是怎样穿上去的。他一上来就在数学课上名列最后。"我不在乎，"他说，"我是一个文学家，我学数学是为了锻炼自己。"一个月以后，全班学生都被他迷住了：他分给每个人走私来的香烟，他对他们说他有女人，而且把她们写给他的信向他们展示。全班学生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大方的家伙，不应该去打扰他。吕西安很崇拜他的优雅风度和举止仪态，可是贝尔里亚克对吕西安很傲慢，管他叫"有钱人的孩子"。有一天吕西安说："总之，有钱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总好些。"贝尔里亚克微微一笑。"你真是厚颜无耻！"他对吕西安说。第二天，他叫吕西安读他的一首诗："卡鲁苏每天晚上吮吸许多眼睛，除此之外他像只骆驼那样饮食有节。一位女太太用她整个家庭成员的眼睛织成一只花篮，向舞台上抛去。她的可作楷模的行动使每个人都鞠躬致敬。可是请不要忘记这光荣的时刻只延长了三十七分钟，精确地从第一声喝彩声算起到歌剧院的大吊灯熄灭为止（后来她不得不紧紧地管束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好几种竞赛的优胜者，他用两个十字军功章堵住他的两只粉红色的眼眶）。还要记住这一点：我们中间有谁吃得太多的罐头人肉，必将患坏血病而死。"吕西安十分狼狈地说："写得很好。"贝尔里亚克说："我是很随便地写出来的，我用一种新的技巧，名为自动书写

方法得到的。”过了一些时候，吕西安又产生了强烈的自杀欲望，他决定去征求贝尔里亚克的意见。“我应该怎样办？”他对贝尔里亚克说明情况以后问。贝尔里亚克很注意地听他说；他有一种习惯：吮吸手指，然后把唾沫涂在脸上的疙瘩上，使得几处皮肤闪耀发亮，像雨后的道路一般。“你想怎办就怎办，”最后他说，“这一点也不重要。”他沉思片刻又补充一句，而且强调每一个字：“从来没有重要的事。”吕西安有点失望，可是他明白贝尔里亚克十分震惊，因为下一个星期日，贝尔里亚克就请吕西安到他妈家里吃点心。贝尔里亚克太太十分和蔼可亲，她的脸上有疣，左颊上有一颗酒渣痣。“你瞧，”贝尔里亚克对吕西安说，“战争的真正受害者是我们。”这也是吕西安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他们俩是属于牺牲的一代。黄昏临近，贝尔里亚克躺在床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脑后。他们吸英国香烟，开留声机，吕西安听见了苏菲亚·塔克和艾尔·约翰逊的歌声。他们俩都变得伤感起来，吕西安想：贝尔里亚克是他的最要好的朋友。贝尔里亚克问他懂不懂得什么是精神分析法；他的口气很严肃而且他庄重地注视着吕西安。“直到十五岁为止我一直想同我的母亲发生肉体关系。”他把秘密告诉吕西安。吕西安觉得浑身不自在，他又怕自己脸红起来，接着他想到贝尔里亚克太太脸上的疣，很不明白贝尔里亚克怎么会想同她发生关系。可是等到她进来给他们送烤面包的时候，他微微感到有点不安，又想透过她穿在身上的黄毛线衫猜想她的胸脯会是怎么样的。她走了出去，贝尔里亚克用肯定的口气对他说：“当然，你也一样，你也想过同你的母亲睡觉。”他用的不是疑问口气，他一下子就肯定了。吕西安耸了耸肩膀：“当然，”他说。第二天，他担心了，他怕贝尔里亚克继续昨天的谈话。可是很快他就放下心来，他想：“不管怎样，他的名誉受到的损害比我更严重。”他们的倾吐内心秘密转而变成科学问题使他受了迷惑，第二个星期日，他在圣热纳维埃夫图书馆读了一本弗洛伊德关于

梦的著作，他得到了启示。“原来是这样。”吕西安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嘴里一再说着，“原来是这样！”后来他又买了一本《精神分析法入门》，和一本《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切都清楚了。认为自己不存在的古怪印象，长期以来在他的意识上所感到的空虚，他的半睡半醒状态，他的不知所措的困惑，他的白费心力要认识自己，而永远只见到一层迷雾……“原来，”他想，“我有一个情结。”他告诉贝尔里亚克他在儿童时代怎样想象自己是一个梦游病患者，怎样各种事物在他看来永远不像是真的，最后他下结论：“原来我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情结。”贝尔里亚克说：“同我完全一样，我们都有同一牌子的情结！”他们养成分析梦的习惯，直到最细微的举动都加以分析。贝尔里亚克总有许多事情要讲述，使得吕西安怀疑他是信口吹牛的，或者至少是夸大的。不过他们相处得极好，他们客观地谈论许多微妙的问题；他们互相承认自己是戴着一副快活的面具来欺骗周围的人，内心里他们是非常痛苦的。吕西安已经从焦虑不安中解脱出来，他贪婪地钻到精神分析法里去，因为他明白目前只有精神分析法对他最合适。他觉得坚定了，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惴惴不安，总是在他的意识里寻找他性格上明显可见的特征了。真正的吕西安深深地埋藏在无意识中；只能梦到他，永远不能见到他，就像对一个不在的亲人一样。吕西安整天思念他的情结，他不无骄傲地想象着那个在意识的云雾里骚动着的幽暗、残酷而强暴的世界。他对贝尔里亚克说：“你知道，表面上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没精打采的孩子，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甚至在内心里，你知道，我也差点儿被我的外表所迷惑住了。可是我知道还有别的东西存在。”贝尔里亚克回答道：“永远有别的东西存在。”他们都自豪地微笑起来。吕西安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当迷雾散尽的时刻》，贝尔里亚克认为写得很好，可是他责备吕西安不该用格律诗来写。他们

俩都把诗背熟了，每逢他们谈起他们的“生的本能”① 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说：

“那是蜷缩着藏在迷雾下面的大蟹，”后来，为了简便，他们只说“大蟹”，眨眨眼睛就会意了。可是过了一些时日，吕西安开始发觉这一切有点可怕，尤其是他剩下一个人而且是在晚间的时候。他不敢正视他的母亲，他害怕一种邪恶的力量把他的亲吻改变了，使他落入弗勒里埃太太的嘴中，他的身上就好像背着一个火山一样。吕西安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以免破坏了他所发现的丰富而险恶的内心秘密。目前他已认识到这种秘密的价值，他害怕会从这些秘密中清醒过来。他对自己说：“我怕我自己。”他停止手淫已经有半年了，因为这使他感到厌烦，而且功课太多，无暇恢复。每个人都必须凭着自己的爱好行事，弗洛伊德的著作里载满了不幸青年的故事，他们都为了突然中断习惯而害上了神经官能症。“我们会不会变成疯子呢？”他问贝尔里亚克。事实上，有几个星期四，他们产生了古怪的感觉：黑暗偷偷地溜进贝尔里亚克的卧房，他们抽了好几盒含鸦片的香烟，他们的手在哆嗦。于是他们当中一个人默默地站起来，悄悄地走到房门附近开了电灯开关。一道黄色的光线射进房间，他们互相不信任地对视着。

吕西安不久便发现他同贝尔里亚克的友谊是建筑在一种误解上：他比任何人更能感受恋母情结的哀婉动人的美，可是他只认为这是情欲力量的一种表现，他希望晚些时候他能把这种力量转向其他目标。贝尔里亚克则恰恰相反，仿佛对这种病态很满意，不想加以摆脱似的。他傲慢地说：“我们是完蛋的家伙，垮掉的一代。我们永远干不成什么。”吕西安像应声虫似地回答：“永远干不成什么。”可是他心里非常愤怒。复活节假期归来，贝尔里亚克告诉他：

---

① 原文是 libido（音译“里比多”），是弗洛伊德的术语。意指“性欲”。

在第戎的一家旅馆里，自己同母亲住同一间房，一大清早他就爬起来，走到母亲的床前，母亲还在熟睡未醒，他轻轻地掀开被窝，“她的睡衣翻了上去，”他吃吃地笑着说。听见这些话，吕西安禁不住有点鄙视贝尔里亚克，他觉得自己非常孤独。有情结固然是有趣的事，可是必须懂得及时加以清除，否则一个成人如果继续保有孩提时代的性欲念头，他又如何能负责任，能当领导呢？吕西安开始认真地担心起来了，他很愿意听听一位权威人士的忠告，可是他找不到这样的人。贝尔里亚克经常同他谈起一位名叫贝热尔的超现实主义者，此人非常精通精神分析法，对贝尔里亚克似乎有巨大的影响，可是他从来没有表示过要介绍给吕西安认识。吕西安本来想靠贝尔里亚克介绍女人给他，他以为拥有一个漂亮的情妇自然而然就能改变自己的思想，在这方面贝尔里亚克也使他十分失望。贝尔里亚克再也不谈起他的漂亮的女朋友了。有时他们到林荫大道散步，也尾随过一些女子，只是不敢开口同她们谈话。贝尔里亚克说：“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可怜的老友，我们不是那些能够讨女人欢喜的人。女人嗅出我们身上有使她们害怕的东西。”吕西安没有回答，贝尔里亚克开始讨他厌烦了。他经常拿吕西安的父母开玩笑，趣味十分低级，他管他们叫迪摩勒先生和夫人。吕西安很理解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一般地是看不起资产阶级的，可是弗勒里埃太太请过贝尔里亚克吃饭，对他十分信任而且充满友情，且不说感恩报德，最起码的情理也不应该用这种口气来谈论她。还有一样，贝尔里亚克有一种可怕的坏习惯：他借钱从来不还；在公共汽车上他从来没有零钱，别人必须代他买票；在咖啡馆里起码五次他才付帐一次。有一天，吕西安直率地对他说，他不能理解他的行为，同学之间出外时应该平分费用才对。贝尔里亚克用深邃的目光凝视他片刻，对他说：“我早就料到了：你同肛门是一类东西。”接着他向他解释弗洛伊德的金钱——粪便之间的关系，又向他解释弗洛伊德关于吝啬

的理论。他又说:“我真想知道一件事:你母亲给你揩身体要到几岁才停止?”他们几乎翻了脸。

从五月初起,贝尔里亚克就开始旷课;课后吕西安去小场街的一间酒吧间里找他,大家一起喝十字架牌的苦艾酒。一个星期二下午,吕西安找到贝尔里亚克,他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摆着一只空杯子。“你来了,”贝尔里亚克说;“听着,我必须走了,五点钟我要到牙医诊所里去。你在这儿等我,诊所就在隔壁,我只要半个钟头就能完事。”吕西安回答:“O.K.,”在一张椅子上倒下来。“弗朗索瓦,给我一杯白苦艾酒。”这时候一个男子走进了酒吧间,看见他们就露出惊异的微笑。贝尔里亚克脸红了,赶忙站了起来。“这个人会是谁呢?”吕西安心想。贝尔里亚克同来人握手,尽力设法挡住吕西安;他低声而且飞快地说话,来人的声音却很清楚。“不,我的孩子,不,你永远只会成为小丑而已。”他一边说一边踮起脚尖越过贝尔里亚克的脑袋打量吕西安,神态非常自信而安详。他的年纪大约三十五岁,脸色苍白,一头极美的银发。“他一定是贝热尔,”吕西安想,心在扑通扑通地跳动,“他真美!”

贝尔里亚克抓住银头发男人的肘关节,手势有点畏缩却带点强迫。

“跟我来,”他说,“我要找牙医生,离这儿只有两步远。”

“可是我相信你同朋友在一起,”来人回答,眼光不离吕西安,“你应该介绍我们认识。”

吕西安微笑着站了起来。他心想:“给我撞见了!”他的双颊绯红,贝尔里亚克的脖子似乎缩进肩膀里去,吕西安在一刹那间以为他会拒绝介绍。“好吧,介绍我吧,”他用愉快的声调说。可是他刚开口说话血就涌上他的太阳穴,他真想钻到地底下去,贝尔里亚克转过身来,不看任何人,嘴里喃喃地说:

“吕西安·弗勒里埃,中学里的一个同学,这位是阿希尔·贝

热尔先生。”

“先生，我十分欣赏您的作品，”吕西安用微弱的声音说。贝热尔用他的又长又纤细的手指握住吕西安的手，强迫他坐下。沉默了片刻。贝热尔用热烈而温柔的眼光从头到脚仔细端详吕西安，他始终握着他的手：“您觉得不安吗？”他温柔地问。

吕西安清了清喉咙，回报贝热尔一个坚定的眼光。

“我觉得不安！”他清清楚楚地回答。他觉得自己仿佛在经受加入秘密团体的考验。贝尔里亚克犹豫了片刻，走过来气鼓鼓地重新落座，同时把帽子扔到桌子上。吕西安心急火爆地想告诉贝热尔自己企图过自杀；贝热尔是这样一种人，应该出其不意、毫无准备地同他说话。可是由于贝尔里亚克在场，他什么也不敢说。他恨贝尔里亚克。

“你们有茴香酒吗？”贝热尔问侍者。

“没有，他们没有，”贝尔里亚克抢着说；“这是一间可爱的小酒吧间，可是他们除了苦艾酒外没有其他饮料。”

“你们装在长颈大肚玻璃瓶里黄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贝热尔懒洋洋而悠然自得地说。

“那是十字架白酒，”侍者回答。

“好吧，给我一杯。”

贝尔里亚克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他似乎正在思想斗争：既想赞美他的朋友，又怕过分突出吕西安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最后他终于用一种忧郁而傲慢的声音说：

“他曾经想过自杀。”

“真的吗！”贝热尔说，“我真希望是这样。”

又沉默了一阵。吕西安谦逊地低垂眼睛，他在考虑贝尔里亚克会不会很快就滚蛋。贝热尔突然看了看手表：

“你同牙医生的约会呢？”他问。

贝尔里亚克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陪我去吧，贝热尔，”他哀求，“离这里只有两步远。”

“不，既然你还要回来，我就在这里陪你的同学吧。”

贝尔里亚克还逗留了片刻，两只脚在跳动。

“滚吧，”贝热尔用不容反抗的声音说，“你回来到这儿来找我们。”

贝尔里亚克走后，贝热尔站起来毫不客气地坐到吕西安身边。吕西安详详细细地把自己自杀的企图告诉他，向他解释他怎样想同母亲发生关系，告诉他自己是个虐待和肛门性欲狂，他的内心深处什么都不爱，在他眼中一切都是在演戏。贝热尔一声不响地听他说，用深邃的眼光凝视着他。吕西安感到被人理解是一件愉快的事。他说完以后，贝热尔很亲热地伸出臂膀搂住他的肩膀，吕西安闻到了科萨香水和英国烟草的气味。

“吕西安，您知道我管您的情况叫什么吗？”吕西安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贝热尔，他没有失望。

“我称之为官能紊乱，”贝热尔说。

官能紊乱，这个字眼开始就像月光那样柔和洁白，可是那个“乱”字的尾音像黄铜号角那样闪闪发亮。

“官能紊乱……”吕西安说。

他觉得严肃和不安，就像他对里利说他是梦游病患者时一样。酒吧间里很幽暗，可是临街的门大大开着，门外弥漫着春天明亮的金黄色的雾。除了贝热尔身上散发的香气，吕西安还闻到幽暗大厅里的浓厚气味，那是红酒加上潮湿木头的气味。“官能紊乱……”他寻思：“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这个字眼对他是一种新的荣誉呢，还是一种新的疾病；他看见眼边贝热尔轻快的嘴唇不停地露出或者掩盖一只金牙的闪光。

“我热爱那些处在紊乱状态的人，”贝热尔说，“我发觉您有一

个特殊的机会。因为这种情况是外加给您的。您看见所有这些猪吗？它们是家畜。应该将它们扔给红蚂蚁，让蚁群扰乱它们一下。您知道这些认真负责的小虫是干什么的吗？”

“它们吃人肉。”吕西安说。

“是的，它们为骷髅清除掉人肉。”

“我明白了，”吕西安说。他又加上一句：“我呢？我该做些什么？”

“什么都不做，为了上帝的缘故，”贝热尔用带着滑稽的惊愕神气说。“尤其是不要坐下来。除非，”他笑着说，“是坐在尖头桩[①]上。您读过兰波的诗吗？”

“没——没——没读过。”

“我把他的《灵光篇》借给您。听我说，我们必须再见面，如果您星期四有空，请在三点钟左右到我家来，我住在蒙派那斯区首战街九号。”

下一个星期四，吕西安到贝热尔家去了，在整个五月份里，他几乎天天都去。他们商量好对贝尔里亚克只说他们每星期见面一次，因为他们想对他坦率，同时又不想使他痛苦。贝尔里亚克的说话和行动完全不得体；他曾经冷笑着对吕西安说：“那么，是一见钟情了？他向你倾诉不安，你向他说要自杀，真是浑身解数都使出来了！”吕西安抗议：“我请你注意，”他满脸通红地说，“是你第一个提出来说我要自杀的。”贝尔里亚克说：“啊！这只是为了免得你自己说出来太可羞了。”他们间越来越疏远。有一天吕西安对贝热尔说：“我现在知道了，他身上能讨我欢喜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贩运得来的。”贝热尔笑着说：“贝尔里亚克是一个猴子，这就是他能一直吸引我的一点。您知道他的外祖母是个犹太人吗？这就能

① 古代一种刑具，犯人坐在桩上，桩尖由肛门刺入。

说明很多东西。”吕西安回答:“是吗?”片刻以后他又加上一句:“不过,他是一个讨人欢喜的人。”贝热尔的套间里堆满了古怪可笑的物品:几个红色天鹅绒的墩状软座下面的撑脚是漆过的木头女人大腿;几个黑人小雕像;一条铁铸的带尖刺的贞操带;石膏制的乳房,上面插了许多小匙;在办公桌上,一个硕大无朋的虱子和一个从希腊米斯特拉古城废墟的骸骨堆里偷来的僧人头盖骨,用来做镇纸。墙上贴满宣告超现实主义者贝热尔死亡的讣闻。不管怎样,这几间房间给人的印象是灵巧和舒适的,吕西安很喜欢在吸烟室的长沙发里躺一会儿。尤其叫他惊异的,是贝热尔堆放在一个摆设架上的许许多多用来愚弄人和同人开玩笑的玩意儿:像冰冻的液体,引人打喷嚏的粉末,搔人痒的羽毛,能浮的糖,魔鬼的粪,新嫁娘的吊袜带等等。贝热尔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挟着一块魔鬼粪便严肃地凝视着:“这些小玩意,”他说,“具有革命的力量,它们身上的破坏力比列宁全集更强大。”吕西安又惊异又入迷,睁着眼睛,看看贝热尔的苦闷而俊俏的面孔,和深凹的眼睛,又看看他的细长的手指优雅地拿着那件惟妙惟肖的大粪仿制品。贝热尔经常同他读起兰波[①] 和“全部感官的系统错乱”。“您经过协和广场的时候,如果能够随随便便清楚地看见一个跪在地上的黑女人吮吸那座方尖碑,您就可以对自己说,您已经打破了周围环境,您得救了。”他把《灵光篇》和《马尔多罗之歌》[②]借给吕西安,还借给他萨德侯爵[③]的著作。吕西安十分认真地设法理解内容,然而有很多东西还是记不

① 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与另一象征派诗人魏尔兰友好,两人有同性恋行为。

② 《灵光篇》是兰波的著作;《马尔多罗之歌》是早夭作家洛特雷阿蒙的著作,以动物为象征,暗示人在绝望中反抗;全书是一场性虐待狂的恶梦。

③ 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作品多为色情描写,以致他的名字成为性虐待狂的同义词。

住，他对兰波是个同性恋者很觉反感。他告诉了贝热尔，贝热尔笑起来了："为什么，我的小宝贝？"吕西安窘得不得了。他脸红了，在片刻之间他把贝热尔恨之入骨；不过他立刻控制了自己，抬起头，坦率地说："我说了一句蠢话。"贝热尔抚摸他的头发，仿佛受到了感动："这双充满惶惑的眼睛，"他说，"这双姑娘的眼睛……您说对了，吕西安，您说了一句蠢话。兰波的同性恋是他的敏感性的原始和天才的错乱。就是由于这种错乱我们才得到他的诗歌的。认为性欲只有某些特殊的东西才能满足，这些东西就是女人，因为她们两腿之间有一个调，这完全是故意犯的令人厌恶的错误。请瞧瞧这些吧！"他从办公桌里抽出十来张已经发黄的照片，扔到吕西安的膝上。吕西安看见的是赤身裸体的吓人的妓女，他们张开牙齿残缺不齐的嘴巴笑着，把大腿像嘴唇那样张开，向大腿间投进去一条像长满苔藓似的舌头。"我在布萨阿达[①]花了三个法郎就买到了这套照片。如果您吻这些妓女的屁股，您就是一个富家子弟，所有的人都会说您过着单身男子的生活。这不为别的，只因为她们是女人，您明白吗？而我却要对您说，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使自己相信：一切都可以成为泄欲的工具，一架缝衣机，一根试管，一匹马或者一只鞋，都可以。至于我，"他笑着说，"我曾经同苍蝇性交。我认识一个海军陆战队兵士，他同鸭子睡觉。他把鸭子的脑袋夹在一只抽屉里，双手牢牢地紧握鸭子的两只脚，然后干起来！"贝热尔漫不经心地拧了拧吕西安的耳朵，然后结束说："那只鸭子因此死了，那个兵士吃掉它。"吕西安经过这场谈话以后，满脑子像被火烧一样，他认为贝热尔一定是一个天才，可是他自己却往往在夜里醒过来，浑身是汗，脑子里充满奇形怪状和猥亵的幻像，他在寻思贝热尔对他是否有好的影响："孤单一个人！"他绞扭着两只手呻吟，"没有人来给

① 布萨阿达是阿尔及利亚城市。

我忠告，来对我说我是否走在正路上！”要是他这样一直走下去，作为他真的把感官都弄得错乱起来，他会不会像在深水里脚踩不到水底而淹死呢？有一天贝热尔跟他读起勃勒东[①]，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吕西安像在梦中一般喃喃地说：“是的，对啊，经过这样以后，我再也无法后退了。”贝热尔吓了一跳：“后退？谁说要后退的？如果您疯了，那就更好。兰波说过：‘自有后来的令人生畏的工作者’。”吕西安悲哀地回答：“这正是我的想法。”他注意到这些长谈所产生的效果同贝热尔的期待恰恰相反。只要吕西安突然发现自己有一种比较敏锐的感觉，有一种独特的印象，他就不寒而栗地想：“现在开始了。”他多么希望自己只有那些平庸而迟钝的感觉啊。只在晚上同他的双亲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觉得自由自在，父母那里就是他的庇护所。他们谈的是白里安，是德国人的缺乏诚意，是让娜表妹的分娩和生活费用等等，吕西安很愉快地同他们交谈一些平凡而合乎情理的事情。有一天，他同贝热尔分手以后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去，无意识地锁上了门，插上插销。他发觉自己的动作以后，勉强地笑了笑；他晚上睡不着觉，他明白自己是产生了恐惧。

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愿不去访问贝热尔。他对自己说：“他对我有吸引力。”而且他很赞赏贝热尔在他们之间所建立起的友谊，这种友谊又高尚又特别。贝热尔继续用男子汉甚至粗暴的口气对他说话，可是他又有法子叫吕西安感觉到他的柔情，比方他替吕西安重打领带，说他打扮得太难看了，他还用一把柬埔寨的金梳子替他梳头。他让吕西安露出他的身体，还向他解释年轻人粗鲁和动人的美。“您是兰波，”他对吕西安说，“兰波到巴黎来会见魏尔兰的时候，他同您一样，有一双大手；他有年轻健康农民的粉红色脸颊，还有金发姑娘的细长身材。”他强迫吕西安解领子和衬衫，然后把他

---

① 勃勒东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者的领袖。

带到镜子前面，让他满面羞愧地欣赏自己的雪白的胸脯和火红的双颊，看看两者之间何等的和谐可爱；接着他又用手轻轻地抚拂一下吕西安的腰部，凄然地加上一句："一个人应该在二十岁时自杀。"现在吕西安经常照镜子，他学会了欣赏自己十分笨拙而优美的样子。"我是兰波，"他想。晚上他脱衣服的时候动作非常温柔，他开始相信他的生命短促而富有悲剧性，像一朵太美的花一样。在这种时刻，他觉得在很久以前他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他的眼前涌现出一幅荒唐的景象；他又看见自己十分细小，身穿蓝袍，背上有天使翼膀，正在一个慈善募捐会里卖花。他瞧了瞧自己的长长的双腿。"难道我的皮肤真是这么光滑吗？"他很感兴趣地想。有一次，他用嘴唇吻遍了前臂，从手腕一直到手肘，沿着一条可爱的蓝色小静脉一直吻过去。

有一天，他走进贝热尔的家里，遇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贝尔里亚克在那里，正在用刀切一块乌黑色的物体，样子有点像一块土。他们俩没有见面已经有十天了，大家冷淡地握了握手。"你瞧，"贝尔里亚克说，"这是印度大麻。我们要把它塞进烟斗里，放在两层金黄的烟叶之间，吸起来可以产生惊人的效果，\给你留了一份。"他又补上一句。"多谢了，"吕西安说，"我不在乎。"其余两个青年笑了，贝尔里亚克眼睛含着恶意地坚持说："你真是傻瓜，老朋友，你必须吸，你简直想象不出味道有多好。"吕西安回答："我跟你说过我不吸。"贝尔里亚克不再说话了，他只是带着高人一等的神气微微笑着。吕西安看见贝热尔也在微笑。他顿了顿脚说："我不想吸，我不想害自己，我认为傻瓜才吸这些使人神智不清的东西。"他不由自主地说出这番话来，等到他明白过来他这番话触犯了多少人而且不知贝热尔对他如何想法时，他真想杀了贝尔里亚克，眼泪涌上他的眼睛。"你是资产阶级分子，"贝尔里亚克耸了耸肩膀说，"你装出游泳的样子，你却过分害怕在深水中脚踩不到水底。"吕西安

用比较冷静的声音回答:“我不能养成吸食麻醉品的习惯,这种习惯会使人变成奴隶,而我还想保持自由。”——“不如说你害怕被拉落水罢了,贝尔里亚克激烈地说。吕西安正想打他两下耳光,可是他听见了贝热尔的富有权威的声音:“随他去吧,夏尔,”他对贝尔里亚克说,“他说得对。他的害怕被拉下水也是官能紊乱病的一种症状。”他们俩就躺在长沙发上吸起来,一种亚美尼亚纸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漫。吕西安坐在一只红色天鹅绒的墩状软座上默默地瞧着他们。过了片刻,贝尔里亚克脑袋向后一仰,微笑着不住眨巴润湿的眼睛。吕西安恨恨地瞧着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最后贝尔里亚克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嘴角上始终带着那种半睡半醒而且充满快感的微笑。“给我烟斗,”吕西安用沙哑的声音说。贝热尔笑了。“不必了,”他说,“不必为贝尔里亚克担心。你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吕西安说:“我不管。”贝热尔平静地说:“那么,你总得知道他正在呕吐吧。这是印度大麻在他身上所起的唯一作用。其余的不过是一场笑剧而已,可是我有时叫他吸些大麻,因为他想使我吃惊,而我觉得有趣。”第二天贝尔里亚克到中学里来,摆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同吕西安说话。“你上火车,”他说,“可是你仔细选择留在车站上的人。”可是他想不到遇见了强硬的对手。“你是个吹牛大王,”吕西安回答,“你也许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浴室里干什么吧?你呕吐了,老朋友!”贝尔里亚克脸色发青。“是贝热尔告诉你的吧?”——“不是他还有谁?”——“好,”贝尔里亚克结结巴巴地说,“我真想不到贝热尔竟是一个只认新朋友,不认旧朋友的家伙。”吕西安有点不安:他答应过贝热尔什么都不说。“算了吧,”他说,“他对你不是不放在眼里,他只想告诉我大麻是不能吸的。”可是贝尔里亚克转过身就走了,连握手也没有跟他握。吕西安再见到贝热尔时他并不感到有值得自豪之处。“您对贝尔里亚克说了些什么?”贝热尔用没有表情的声调问。吕西安低下头来没有回答:他觉

得十分沮丧。突然间他感到贝热尔的手搁在他的后脖子上。“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小宝贝。不管怎样，这一切都得结束：从来没有什么小丑能够长时期使我觉得有趣的。”吕西安恢复了一点勇气，他抬起头来微笑：“那么我也是一个小丑了，”他眨巴着眼睛说。——“是的，不过你，你长得俊，”贝热尔一边回答一边把他拉到身边。吕西安任由他怎样做，他觉得自己像个姑娘那么柔顺，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贝热尔吻他的脸颊，咬他的耳朵，一会儿管他叫“我的漂亮的小鬼”，一会儿又叫“我的小弟弟”，吕西安心想有一个这么能宽容人和谅解人的哥哥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弗勒里埃夫妇想认识一下这位吕西安谈论很多的贝热尔，他们请他来吃饭。全家人都觉得他可爱，连女佣人热尔梅娜在内，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男子。弗勒里埃先生认识贝热尔的舅父尼藏将军，他们谈论他谈了很长时间。因此弗勒里埃太太很高兴地将吕西安托付给贝热尔，让他们一起去过圣神降临节。他们一起乘汽车去鲁昂。吕西安想去看看鲁昂的大教堂和市政厅，可是贝热尔干脆拒绝了，他无礼地问一句：“去看这些垃圾堆？”最后他们到科尔得利街的一间妓院去鬼混了两个钟头，贝热尔的行为很古怪：他管所有的妓女都叫“小姐”，在桌子底下不断地用膝盖撞吕西安，然后他同意同其中一个妓女上楼进房间，可是五分钟后他就回来了：“走吧，”他低声说，“否则，事情就要闹大了。”他们很快地付了钱，走了出来。在街上贝热尔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他趁妓女转身的时候撒了一把发痒的毛在床上，然后宣称自己不能人道，就下楼了。吕西安喝了两杯威士忌，有点醉意，他高唱《梅斯的炮兵》和《深渊之歌》，他觉得贝热尔那么思想深刻同时又那么调皮，是值得钦佩的。

他们抵达旅馆以后，贝热尔说：“我只订了一间房间，不过里面有一间大浴室。”吕西安并不觉得惊奇，他在旅途中已经隐隐约约

地想到他会同贝热尔住同一间房间，不过他并没有长久地想着这个问题。现在他再也不能后退了，他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大愉快，尤其是因为他的脚不干净。在搬运行李上楼的时候，他心想贝热尔会对他说："你真脏，你把被子都弄黑了。"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回答他说："您的清洁观念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可是贝热尔把他连同他的行李一起推进洗浴间："你到里面去梳洗吧，我在房间里脱衣服。"吕西安洗了脚和屁股，他很想到厕所里去，可是他不敢，只好在洗脸盆里小便了；然后他穿上长睡袍，穿上他妈借给他的拖鞋（他自己那双已经穿了好几个洞了）。他敲门，问："您好了吗？"——"好了，好了，请进来。"贝热尔穿了一套天蓝色的睡衣裤，外面套上一件黑色的睡袍。房间里有香水味。"只有一张床吗？"吕西安问。贝热尔没有回答，他愕然地注视着吕西安，最后纵声哈哈大笑起来。"你怎么穿着长睡衣了！"他边笑边说。"你把睡帽扔到哪里去了？啊！不行，你这样子可笑极了，我真希望你能看到你自己。"吕西安十分恼火地说："我要我母亲给我买一套睡衣已经有两年了。"贝热尔走过来对着他："来吧，脱下来，"他用不容置辩的口吻说，"我把我的一套给你吧。大是大了点，可总比你现在穿的这件好。"吕西安呆呆地站在房间中心，眼睛凝视着挂毯的红色和绿色的菱形图案。他宁愿回到浴室里去，可是他怕被看作是傻瓜，他干脆一下子把长睡衣从头上脱了下来。吕西安对自己说："我是他的小娃娃！"贝热尔发出一下胜利的喊声。"你终于下了决心了，"他说："来吧，"他一边喘着气一边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人物。"

第二天，他们在正午才醒过来。侍者把早餐送到床上，吕西安觉得侍者态度很傲慢。"他把我当作是个兔崽子，"他很不愉快地打了一个寒战心里想。贝热尔十分体贴，他头一个穿好衣服，让吕西安洗个澡，自己到旧市场广场里散步。"问题是，"吕西安一边用刷身刷仔细地刷洗身子一边想，"这种事情很讨厌。"最初的恐惧过去

以后，他发现并不像他想象那么痛苦，只不过他讨厌得要命。他一直希望快点结束，好让他睡上一觉，可是贝热尔直到清晨四点才让他安静下来。“我总得解决我的三角问题。”他想。于是他就集中思想去考虑他的功课。那天显得特别长。贝热尔给他讲洛特雷阿蒙[1]的生平，可是吕西安不怎样注意听他，贝热尔有点使他厌烦。当晚，他们睡在科德贝克，当然贝热尔又纠缠了吕西安好一阵，可是到将近清晨一时左右，吕西安干脆对他说自己非常想睡，贝热尔也不生气就让他安安静静地睡了。傍晚时分他们回到了巴黎。总而言之，吕西安对自己并没有什么不满意。

他的父母张开两臂来欢迎他。“你谢过贝热尔先生了吗？”他的母亲问。他同他们谈了一会儿关于诺曼底乡间的情况，然后很早就上床睡了。他熟睡得像个天使，可是第二天他醒过来以后他觉得似乎身体内部在哆嗦。他站起来，对着镜子凝视了好久。“我是一个兔崽子，”他想，就颓然倒了下来。“吕西安，起来，”他母亲隔着门喊，“今天早上你要上学去了。”——“是的，妈妈，”吕西安温顺地回答，可是他仍然倒在床上，瞧着自己的脚趾。“这真是太不公道了，我原来不知道，我没有经验。”他的脚趾被一个男人一只一只地吮过。吕西安猛然扭过头去。“他是知道的。他叫我做的事有一个名称，叫做同男人睡觉，他是知道的。”这真有趣——吕西安苦笑起来：一个人可以整天自问：我聪明吗？我自以为了不起吗？而永远决定不了。另一方面，在一个早上就可以给你扣上几顶帽子，让你一辈子背着，比方吕西安，是身材高大而头发金黄的一个青年，很像他的父亲，他是独子，从昨天起，他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人家会说他：“弗勒里埃，你知道得很清楚，就是喜欢男人的那个金头发高个子？”别人回答：“对了。那个大个子同性恋者吗？我知道是哪一个。”

---

① 洛特雷阿蒙(1846—1870)，法国象征主义作家，死时年仅24岁。

他穿上衣服，走出家门，可是没有心思到中学去。他沿着朗巴勒林荫道一直走到塞纳河，然后沿着堤岸走。天晴气朗，街道上散发着绿叶、柏油和英国烟草味。这正是洗干净身体、穿上整洁的衣服、灵魂清新的人的理想天气。街上的人全都神气圣洁，只有吕西安一个人在这春天里显得十分可疑和与众不同。“这是要命的滑坡，”他想，“开始时我有恋母情绪，然后变成虐待和肛门性欲狂者，最后，到达顶点了，我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到底我要一直滑到何处去呢？”很明显，他的病情还不算十分严重，他对贝热尔的抚摸还不觉得有太大的快感。“可是如果我养成习惯了呢？”他毛骨悚然地想。“我就永远摆脱不了这恶习，好像吸鸦片一样！”他变成一个有污点的人，没有人再愿意接待他，他对父亲的工人们发号施令的时候，工人们会吃吃地笑，吕西安自鸣得意地想象自己的可怕命运。他想象他已经有三十五岁，梳装打扮，矫揉造作，早已是一位有八字胡子和佩带荣誉勋章的绅士，他带着吓人的神气举起了他的手杖。“您到这儿来，先生，对我的女儿们是一种侮辱。”突然间，他踉跄了一下，立刻停止了想象，因为他蓦地想起了贝热尔的一句话。当时是在科德贝克，晚上，贝热尔说过：“喂，我说，你开始爱上它了！”他到底想说什么？当然，吕西安不是木头，被人拼命乱摸乱捏……“这不能证明什么，”他不安地想。可是人家说这一类人最精于挑选他们的同类，仿佛他们有第六感官一样。吕西安久久地注视着一个在耶拿桥头指挥交通的警察。“这个警察能不能够使我冲动呢？”他盯着警察的蓝裤子，想象里面肌肉丰满而多毛的大腿：“难道这样能对我起作用吗？”他放宽了心，走了。“我的病并不严重，”他想，“我还能够自救。他利用了我的一时思想紊乱，可是我真的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再次同他遇见的男人作同一试验，每次结果都是否定的。“好了！”他想，“那是我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这一次仅仅是一个警告，如此而已。不能再干这种事了，因为坏习惯是很

快就会染上的，目前最紧急的任务是治好他所有的情结 。他决心去找一位专家来作精神分析法治疗，不告诉他的父母。以后，他会像其他男人一样结识一个情妇。

吕西安定下心来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贝热尔：在同一时间，贝热尔一定在巴黎某处，兴高采烈，脑子里充满了回忆："他知道我的身体，他尝过我的嘴巴，他对我说：'你有一种我永远忘不了的香味'；他会去向朋友们夸耀说：'我占有了他'，仿佛我是一个姑娘似的。眼前这时刻，他也许正在把他度过的几晚告诉……"吕西安的心停止了跳动，"告诉贝尔里亚克！ 如果他真的这样做，我要杀了他，因为贝尔里亚克恨我，他会转告全班同学的，我就完了，同学们会拒绝同我握手。我会说这不是真的，"吕西安心神恍惚地说，"我要告他，告他强奸了我！"吕西安对贝热尔恨之入骨：如果没有他，没有这种不可挽救的丑恶意识，一切都能解决，没有人知道什么，吕西安本人最后也会把这件事忘掉。"但愿他能够突然间死掉！我的天主，我求你，使他在今天晚上没有告诉任何人以前就死掉吧。我的天主，把这件事情埋葬掉吧，你不可能愿意我变成一个同性恋者的！ 不管怎样，他抓住我的把柄了！"吕西安满腔愤恨地想。"我不得不回到他那儿去，他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还要对他说我喜欢这样，否则我就完了！"他走了几步，小心翼翼地再补充一句："我的天主，让贝尔里亚克也死掉吧。"

吕西安克制不了自己想回到贝热尔那里去的想法。接连几个星期，他以为每走一步路都可能遇见他；自己在房间里做功课时，一听见门铃响就跳起来；晚上，他作些可怕的恶梦：梦见贝热尔在圣路易中学的操场中间强奸他，全校学生都在场围观，一边观看一边嘲笑。可是事实上贝热尔没有设法来再见他，而且不见影踪。"他只看中我的皮肤，"吕西安十分恼火地想。贝尔里亚克也失了踪，星期天有时同他一起出外游耍的吉加尔说，贝尔里亚克离开了

巴黎，因为他犯了神经抑郁症。吕西安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到鲁昂去的那次旅行对他说来只是一场模糊而荒诞的梦，同任何现实都没有联系，他几乎已经忘记掉全部细节，他只留下一点印象，那就是肉体和香水的令人沮丧的气味，同不可忍受的烦恼。弗勒里埃先生有好几次问起贝热尔这位朋友怎样了："我们应该请他到费罗勒来吃饭，向他表示感谢。"——"他动身到纽约去了，"最后吕西安回答。他一连几次同吉加尔和他的妹妹到马恩河上划船，吉加尔还教他跳舞。"我已经苏醒过来，"他想，"我新生了。"可是他还经常感到有些东西像包袱似的压在背上：那就是他的各种情绪。他考虑是否应该到维也纳去找弗洛伊德："我身无分文地动身，必要时我步行，我要对他说：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不过我是个病例。"六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圣米歇尔大街遇见了他以前的哲学教师勒·巴布安。"那么，弗勒里埃，"勒·巴布安说，"你准备考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吧？"——"是的，先生，"吕西安答。"其实你可以读文科，"勒·巴布安说，"你的哲学分数不错。"——"我没有放弃哲学，"吕西安说。"今年我看了许多书，其中有弗洛伊德的。顺便问一句，"他突然心血来潮，"我想请问您一下，您对精神分析法有什么看法？"勒·巴布安笑了起来："这是时髦的东西，"他说，"时兴过了就会过去的。弗洛伊德最精彩的东西，你在柏拉图的著作里都能找到。其余的，"他用不容辩驳的口气再补充一句："我只告诉你我对这些无聊的话并不介入。你最好去读斯宾诺莎的书。"吕西安如释重负，步行跑回家，边走边吹口哨："这是一场恶梦，"他想，"不过没有什么遗留下来！"这天太阳又猛又热，可是吕西安抬起头，不眨眼睛地盯着太阳，因为这是大家的太阳，吕西安有权面对面瞧它，他得救了！"无聊的话！"他想，"原来这都是些无聊的话！他们想把我弄得神经错乱，他们并没有得手。"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抵抗：贝热尔在推理上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他，可是吕西安早就感觉

到，比方说，兰波的同性恋是一种污点，又如贝尔里亚克那只小虾曾引诱他吸毒，吕西安干脆就拒绝了。“我差点儿就堕落了，”他想，“可是我的心理上的健康挽救了我！”当晚吃晚饭时，他满怀好感地注视他的父亲。弗勒里埃先生方肩膀，动作笨拙缓慢得像个农民，具有一个领袖的冷酷而金属般的灰眼睛和血统高贵的迹象。“我很像他，”吕西安想。他想起了弗勒里埃一家从父到子四代都是工业领袖：“不管怎么说，家族是存在的！”他自豪地想象弗勒里埃家族的心理上的健康。

这一年，吕西安没有报名参加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的考试，他们一家很早就回到了费罗勒。他很高兴再见到房子、花园、工厂和平静的小城。这是另一世界，他决心一大清早就起来，在地区周围远足散步。“我想，”他对父亲说，“使我的肺里充满了新鲜空气，保持健康，等待来年出大气力。”他伴同母亲到布法迪埃家和贝斯家，人人都夸他已经变成一个讲道理和举止稳重的少年。在巴黎读法科的埃伯拉尔和温克尔曼回到费罗勒度假。吕西安同他们一起外出好几次，他们谈起过去怎样作弄雅克玛尔神甫，谈起他们坐自行车闲逛，三个人用三声部唱起了《梅斯的炮手》。吕西安很欣赏这些老同学的直率、粗鲁和稳重，谴责自己为什么早点不注意他们。他向埃伯拉尔承认自己不喜欢巴黎，可是埃伯拉尔对此不能理解，因为他的父母委托一个神父管教他，神父把他照料得很好；他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的多次参观卢浮宫和他在歌剧院看过一场戏。吕西安被他的单纯所感动了，他觉得自己是埃伯拉尔和温克尔曼的哥哥，他开始不再后悔自己的遭遇了，他从中得到经验。他同他们谈起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法，看见他们的愤慨感到很好玩。他们猛烈地批评所谓情绪理论，可惜他们反对的理由过于天真，吕西安向他们指出了这一点，然后他补充说，只要采取一种哲学观点，很容易就可以驳斥弗洛伊德的谬误。他们对他十分佩服，吕西安却装出

若无其事的样子。

弗勒里埃先生向吕西安解释工厂的机构。他带他参观中央厂房，吕西安久久地观察工人们工作。“我百年以后，”弗勒里埃先生说，“你随时可以掌握工厂的领导权。”吕西安责备他，对他说：“我的老爸爸，请你不要谈起这种事！”可是他一连几天想着迟早会落到他身上的责任就态度严肃起来。他们作了几次关于厂主责任的长谈，弗勒里埃先生向他指出所有权并不是权利而是义务。“他们还用什么阶级斗争来增加我们的麻烦，”他说，“仿佛厂主和工人的利益是对立的！拿我来说吧，吕西安。我是一个小厂主，用巴黎的俗语来说，就是一个小奸商。可是我养活了一百个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如果我生意好，他们是首先受益的人。要是我被迫关闭工厂，他们就要流落街头。”他又用力加上一句，“我没有权利做蚀本生意。这就是我的所谓不同阶级的利害一致。”

在三个多星期里，一切都很好；他几乎从来不想贝热尔；他已经宽恕了他，只希望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有时，他更换衬衫，走近更衣镜惊异地往里一瞅：“一个男人曾经想享有这躯体，”他想。他用手慢慢地沿着大腿摸下去，想道：“一个男人曾经为这双大腿而春心动荡。”他摸到腰部，悔恨自己不是另一个人，不能够像摸一块丝绸一样抚摸自己的肉体。有时他还惋惜过去的情结，这些情结十分结实，很沉重，它们的黑沉沉的庞大躯体给他加上了重量。现在，完了，吕西安再也不相信这些话，他觉得轻松，有点苦恼的轻松。不过也不能算十分难过，只是一种完全可以忍受的幻想破灭而已，有点令人沮丧，严格点说，也可以视为烦恼。“我不算什么大人物，”他想，“这是因为我没有受过污染。贝尔里亚克则卑鄙龌龊地陷了进去。我完全能容忍处于不确定状态，因为这是保持纯洁的代价。”

在一次散步途中，他坐在一块斜坡上想：“我沉睡了六年，然后

一天早上我从蚕茧中脱身出来了。”他觉得很兴奋，怡然望着前面的风景。“我生来是一个活动家，”他对自己说。可是不到片刻他的光荣思想就变得暗淡无光了。他低声对自己说：“让他们等着瞧吧，他们会看到我的价值的。”他是用力说这番话的，可是这些话从他的嘴里滚出来，就像空的贝壳一样。“我到底怎样了？”他不愿意承认这种古怪的不安状态的出现，过去这种状态曾使他感到太痛苦了。他想：“这是因为静寂……和乡间……”四周看不到人影，只有几只蟋蟀拖着又黄又黑的肚皮在尘土里艰难地爬动。吕西安憎恨蟋蟀，因为它们总是半死不活的样子。道路的另一端，是一块灰黑的荒野地，到处有裂缝，一直伸延到河边。没有人看见吕西安，也没有人听见他。他用双脚一跳，心里产生一种印象，仿佛他的举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连地心吸力的抵抗也没有。“这种静寂……”他想。这已经不仅是静寂，这是虚无。吕西安周围的田野显得出奇的平静和柔软，没有生气，仿佛田野正在尽量缩小而且迸住呼吸，以免打扰了他。“梅斯的炮兵回到了营房……”歌声在他的嘴边消失，好像火焰在空中熄灭一样。吕西安单独一人，没有影子，没有回声，处在这个不开口而且不压抑的大自然中。他抖动一下，设法找回打断了的思路。“我生来就是一个活动家。首先我有精力；我可能做错事，可是我会改过，不会陷得很深。”他想。“我有健全的道德。”他立刻停了下来，作了一个厌恶的姿态，因为他觉得在这条白色的道路上谈论“健全的道德”太可笑了，在这条道路上只有半死不活的昆虫走过。吕西安气愤了，用脚向一只蟋蟀踏去，觉得鞋底下踏着一个有弹性的小团，可是等他抬起脚，那只蟋蟀仍然活着。吕西安向它吐唾沫。“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像去年一样，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开始想起了温克尔曼管他叫“王中王”，想起了弗勒里埃先生对待他像个男子汉，想起了贝斯太太对他说：“这个高大的男孩就是我曾经叫他做我的小娃娃的那个，现在我都不敢把他当作

小孩了，他使我害怕。”可是他们都离得很远，很远，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已经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白色而茫然不知所措的幽灵。“我到底是什么”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荒野，平坦而龟裂，没有草也没有气味，然后突然间从这片灰濛濛的地里笔直地冲出一个瘦高个儿来，样子那么奇特，背后连影子也没有。“我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从上几次假期以来就没有离开过，简直可以说它是在原地等待吕西安的；或者毋宁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种状态。吕西安耸了耸肩膀。“我太多虑了，”他想，“我分析自己太多了。”

以后的几天，他强迫自己不再作分析；他想利用外界的事物吸引自己：他久久地凝视着蛋杯，套餐巾用的小环，树林，橱窗。他使他的母亲很高兴，因为他问她能否让他看看她的银餐具。可是等到注视着银餐具的时候，他想他在注视银餐具，在他的眼光的背后，有一小团活生生的雾气在霍霍跳动。尽管吕西安全神贯注地同弗勒里埃先生谈话，这团丰满而像光线般时隐时现的小雾气，总是钻到他的注意力的后面，这雾团，就是他自己。吕西安很恼火，不时停止倾听，回过头来想抓住这团雾气而且面对面地瞧它一瞧，可是他见到的只是空虚，雾团仍然在后面。

热尔梅娜眼泪汪汪地来找弗勒里埃太太：她的弟弟得了支气管肺炎。“可怜的热尔梅娜，”弗勒里埃太太说，“你总说他身体多么结实！”太太给了她一个月的假，另找了工厂里一个工人的女儿来当她的替工，这女儿名叫贝尔特·穆泽勒，今年十七岁。她身材矮小，金色的发辫绕在头上，走起路来有点跛。由于她是孔卡尔诺人，弗勒里埃太太要她戴一顶花边帽子：“这样看起来更可爱。”从头几天起，每次她遇见吕西安，她的蓝色大眼睛里总反映出一种热烈而谦卑的敬仰之情，吕西安明白她爱慕他。他同她讲话时随随便便，有好几次问她：“您喜欢我们家吗？”在走廊里他好玩地轻轻碰她，看会在她身上产生什么效果。可是她感动了他，使他能在这爱情中

汲取宝贵的力量和得到安慰。他常常带着一点激动来想象自己在贝尔特心目中的形象。“仅凭我同她见到过的青年工人完全不同一点就行了。”他找了一个借口把温克尔曼带进厨房，温克尔曼认为她的身材长得很匀称：“你真是一个小幸运儿，”他说，“我要是你，我就跟她睡觉。”吕西安犹豫不决：她的身上有汗酸味，她的黑色短袖衬衫袖口都破了。九月一个雨天的下午，弗勒里埃夫人乘汽车到巴黎去了，剩下吕西安一个人在卧房里。他躺在床上，打起呵欠。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块任性的飘忽不定的云，经常是自己又经常不是，不断地在空中从边沿上开始溶化。“我自问为什么我存在？”他在这里，他消化，打呵欠，听见雨点滴在玻璃上，有一团白雾在他的脑子里散成丝缕，还有呢？他的生存是一件丑事，他以后负担起的责任也不足以证明他的生存是正当的。“总之，我并没有要求生出来，”他对自己说。他对自己产生了怜悯之情。他想起孩提时的焦虑不安，长时期的昏沉沉状态，它们又以新的面貌在他眼前出现；归根结蒂，他并没有摆脱生命对他的拖累，生命这个庞大而无用的礼物，被他捧在怀里，不知该拿它怎么办，或者该放在什么地方。“我整天花时间来后悔生下来。”可惜他太沮丧了，不能再想远一点。他起了床，点着一根香烟，走下厨房想叫贝尔特给他煮杯茶。

她没有看见他走进来。他碰了碰她的肩膀，她吓了一大跳。“我使您害怕吗？”他问。她惊骇地望着他，两只手扶着桌子，胸脯一起一伏；过了片刻，她才微笑起来，说：“来得太突然了，我还以为没有人啦。”吕西安很客气地回报了她一个微笑，对她说：“请您给我准备些茶好吗？”——“马上就好，吕西安先生，”小姑娘回答，接着就飞到火炉边去了，吕西安的到来，仿佛对她是件痛苦的事。吕西安站在门槛上，犹豫不决。“告诉我，”他用慈父的口吻问，“您喜欢我们家吗？”贝尔特背对着他，正在水龙头下用平底锅装水。流水的声音盖没了她的回答。吕西安等待片刻，看见她把锅子放到煤气灶

上以后，再问她："您以前抽过烟吗？"——"有时也抽。"小姑娘怀有戒心似地回答。他打开了他的英国牌子香烟递给她，他对自己的行为很不满意，他觉得自己闯了祸了，他不应该叫她吸烟。"您要……我吸吗？"她惊异地问。"是呀，为什么不？"——"太太会骂我的。"吕西安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变成同谋犯了。可是他笑着说："我们不告诉太太就行了。"贝尔特红着脸，用手指尖拿了一根香烟，插进嘴里。"我应该给她点火吗？这是不符合规矩的。"他对她说："您为什么不点着香烟？"她使他恼火；她站在那里，两臂僵直，红着脸，很听话，含着香烟的嘴唇缩成鸡屁股形状，简直像塞了一个体温计在嘴里。最后她终于从一个铁盒子里拿起一根硫磺火柴，划了着，眨巴着眼睛吸了几口烟，说："不凶。"接着她仓促地从嘴里取下香烟，用五只手指笨拙地抓住它。"她真是天生的一个牺牲品，"吕西安想。他问她是否爱她的布列塔尼的时候，她的举止就变得不那么拘谨了。她向他描述了好几种布列塔尼的女帽，她还用温柔而走调的声音给他唱了一支罗斯波当地方的歌曲。吕西安很亲切地同她开玩笑，可是她不懂得什么是开玩笑，只管惊慌地呆望着他，这种时候。她完全像个兔子。他坐在一张矮凳上，觉得舒服自在。"您也坐下来吧。"他对她说。"啊！不，吕西安先生，不能当着吕西安先生的面坐下。"他抓住她的腋窝，把她拉到膝盖上。"这样坐好不好？"他问她。她不抗拒，只是嘴里嘀咕："坐在您的膝盖上！"样子有点心醉神迷，口气带点谴责，说话声音很怪，吕西安懊恼地想："我陷进去了，我不应该走得这么远。"他沉默了，她坐在他的膝盖上，热烘烘的，安安静静，只是吕西安感到她的心在猛跳。"她是我的了，"他想，"我对她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放开她，拿起茶壶，回到楼上卧室。贝尔特没有留他。吕西安在喝茶以前，先用母亲的香肥皂洗了洗手，因为手里留有腋窝的气味。

"我要同她睡觉吗？"以后几天，吕西安一直在考虑这个小问

题。贝尔特整天拦住他的去路，睁着猎犬似的大眼睛悲哀地望着他。道德占了上风：吕西安明白他有使她怀孕的危险，因为他对此还没有经验(在费罗勒人人都认识他，不可能去买避孕套)，他可能给弗勒里埃先生惹出大麻烦。他又想，往后的日子如果工厂里一个工人的女儿能够夸口说同他睡过觉，他的威信就大减了。“我没有权利碰她。”九月底的那些天，他避免同贝尔特单独在一起。“喂！”温克尔曼问他，“你还等些什么？”——“我不行，”吕西安冷冷地回答，“我不喜欢与女仆谈情说爱。”温克尔曼还是第一次听到“与女仆谈情说爱”这样的话，他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就不吱声了。

吕西安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的行为很漂亮，这可以补救他的许多缺点。“她是让人采的花，”他有点后悔地想。然而，经过深思以后，他又想：“这同我已经得手没有什么两样：她心甘情愿地给了我，我不愿意罢了。”从此以后他就视自己为早已失去童贞了。这种轻微的自我满足使他高兴了好几天，后来也溶化成雾了。十月开学时，他觉得心情像上个学年开始时同样忧郁。

贝尔里亚克没有回来，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吕西安发觉有几个陌生面孔：坐在他右边的学生名叫勒莫尔当，曾经在普瓦蒂埃念过一年数学特别班。他长得比吕西安更高，嘴上有些黑胡子，完全一副成人的样子。吕西安再见到他的同学们并不感觉高兴，他认为他们幼稚，经常无知地吵闹，完全是神学院的学生。他仍然参加他们的集体示威行动，但是只以他的“二年级学生”身份，随随便便地参加。勒莫尔当比较能够吸引他，因为这个新学生很成熟；但看来他不像吕西安那样经过无数痛苦的经验以后再成熟，他生来就是成人。吕西安经常心满足地观察他的庞大而沉思的脑袋，这脑袋瞧不见脖子，歪斜地植在他的肩膀上。看来没法子将任何东西送进这脑袋，既不能从耳朵里送，也不能从他那双粉红色没有神采的中国式小眼睛里送。“他是一个有信仰的家伙，”吕西安钦佩地想。他带

点妒忌地想，是什么样的信念使勒莫尔当产生这么充分的自我意识的呢？“我应该像他那样，是一块岩石。”他有点惊异勒莫尔当对数学也能学进去，只是于松老师发还第一次作业成绩时他才放下了心：吕西安排名第七，勒莫尔当只得了五分，排名第七十八。这就对了。勒莫尔当从来不激动，仿佛总是等待着最坏的结果；他的小嘴巴和肥大光滑的黄脸颊，似乎生下来就不是用来表达感情的，他真是一尊菩萨。只有一次他发过火，那一天洛埃维在衣帽间里挤了他一下，他眨巴着眼皮，嘴里尖声地嘀咕了十来声，然后说：“回到波兰去！回到波兰去！该死的犹太鬼，不要到我们国家来招人讨厌。”他的个儿比洛维埃高大，他的厚实的上身在两条长腿上摇晃。最后他给了洛维埃两下耳光，小洛维埃只好道歉，事情就这样了结。

每星期四，吕西安偕同吉加尔外出，吉加尔带他到他姐姐的女朋友家跳舞。可是吉加尔最后终于厌倦了这些家庭舞会。“我有一个女朋友，”他说知心话了，“她在王家街的普利斯蒂埃是个顶儿尖儿。她刚好有一个女伴没有男友，你可以在星期六晚上同我们一起去。”吕西安同父母吵了一架，获得每星期六晚外出的权利，他们把大门钥匙给他藏在擦鞋垫子底下。约九点钟时分，他在圣奥诺莱街的一间酒吧间里会见了吉加尔。“你等着瞧吧，”吉加尔说，“梵妮很可爱，更妙的是，她很会穿衣服。”——“我的那个呢”——“我不认识她；我只知道她是个裁缝女艺徒，刚到巴黎，原籍昂古莱姆。顺便说一句，”他补充说；“我不干蠢事。你管我叫彼埃尔·多拉，至于你，由于你有一头金发，我说过你有英国血统，这样更好些。你就叫做吕西安·博尼埃尔。”——“为什么？”吕西安困惑不解。——“老朋友，”吉加尔回答，“这是规矩。你可以同这些女人为所欲为，但是永远不要说出你的名字。”——“好吧，好吧，”吕西安说，“我的职业又是什么呢？”——“你可以说你是大学生，这样更好些，你懂吗？这

样可以使她们更得意，你也不必花大钱带她们外出。一切费用我们两人分担，这是自然的事；不过今晚你就让我先付钱，我已经习惯了。星期一我再告诉你把你该付的钱还我。”吕西安马上想到吉加尔在设法赚些小钱。“我真变得多疑了！”他想，自己觉得很有趣。梵妮几乎马上就进来了，她是一个高个子棕色头发的姑娘，长长的大腿，脸上抹了不少脂粉。吕西安觉得她很吓人。“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博尼埃尔，”吉加尔说。“久仰久仰，”梵妮眯着眼睛说，“这位是小莫，我的好朋友。”吕西安看见一个看不出年纪的矮小妇人，戴着一顶样子像翻倒的花盆的帽子，脸上没有抹粉，同艳光照人的梵妮相比，显得有点灰黑。吕西安异常失望，不过他发觉她的嘴很美，而且，同她在一起，拘谨之感一扫而光。吉加尔很细心，事前就付好啤酒钱，使得他们可以利用初到时人声吵杂，嘻嘻哈哈地把两个姑娘推出大门，不让她们有时间来喝酒。吕西安很感激他，因为弗勒里埃先生每星期只给他二十五个法郎，他的交通费也包括在内。当晚过得很愉快：他们到拉丁区去跳舞，地点是一间炎热的粉红色小房间，里面有幽暗的角落，这里的鸡尾酒只卖一百个苏。这里挤满了带着女人的大学生，以及像梵妮一类的女人，可没有梵妮漂亮。梵妮非常傲慢：她用眼睛盯着一个吸着烟斗的大胡子胖子，提高声音说：“我最讨厌那些在舞会上吸烟的人。”那个家伙立刻脸变得通红，把还烧着的烟斗放进衣袋里。她对吉加尔和吕西安也是盛气凌人，曾经好几次对他们说：“你们是肮脏的孩子。”口气像个溺爱的母亲。吕西安觉得舒适自在，心里充满柔情蜜意。他对梵妮说了几件有趣的小事，边说边微微笑着。最后，微笑一直挂在他的脸上，他懂得运用文雅的声音，口气随随便便，彬彬有礼而又稍微带点嘲讽。可是梵妮很少跟他说话，她用手捧着吉加尔的下巴，把他的脸颊拉长，以突出嘴唇，等到嘴唇变得粗大而且沾点口水，像充满果汁的果子或者像鼻涕虫一样的时候，她就小口小口地舐那嘴唇，同

时用英语不停地叫喊:“小宝贝。”吕西安觉得浑身不自在,他觉得吉加尔很可笑:吉加尔的嘴唇上沾上口红,两颊上有指甲痕。可是别的一对对青年男女服装更加随便,所有的人都在接吻;衣帽间的女服务员不时拿着一只小篮子走过来,边抛掷彩色纸带和五彩缤纷的纸球边叫喊:“加油啊,孩子们,痛快地玩吧,笑吧,加油,加油!”所有的人都笑了。吕西安终于想起了还有小莫在场,他微笑着对她说:“您瞧这对年轻的情侣,”他指着吉加尔和梵妮,接着又加上一句:“至于我们,已经是可敬的老人了……”他没有把话说完,可是笑得那么滑稽,使小莫也禁不住微笑起来。她脱下了帽子,吕西安高兴地发觉她其实比舞厅里别的女人更漂亮。他邀请她跳舞,告诉她他自己中学毕业会考那年怎样对老师起哄。她的舞跳得很好,她有两只严肃的黑眼睛,模样儿显得富有经验。吕西安跟她谈起贝尔特,而且告诉她他后悔了。“可是,”他又补充一句,“这样对她只有更好。”小莫认为关于贝尔特的事情悲惨而富有诗意,她问贝尔特在吕西安家里拿多少工资。“一个年轻姑娘,”她又说,“在人家家里当佣人,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吉加尔和梵妮早已不理会他们,自顾自地互相抚摸,吉加尔的脸已经湿透了。吕西安不时重复说一句:“您瞧这对年轻的情侣,您瞧他们呀!”他的心中有一句话说不出口:“他们使我恨不得也学他们的样。”但是他不敢说,只管微笑;然后他装得好像小莫同他是老相识的样子,他们已经不屑于谈情说爱了,他管她叫“哥们”而且拍拍她的肩膀。梵妮突然转过身来,很惊讶地注视他们。“小同学,”她说,“你们在干什么?快接吻呀,你们想接吻已经想得要命了。”吕西安把小莫搂在怀里,他有点局促不安,因为梵妮在注视着他们;他想这一吻必须又长又成功,可是他不知道人们在接吻时是怎样呼吸的。最后,他发觉做起来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困难,只要歪歪脑袋让出鼻孔来就行了。他听见吉加尔在计算时间:“一秒,二,三,四……”数到五十二下他就

放松了小莫。“初次接吻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吉加尔说，“我可以做得更好。”吕西安也瞧着手表计时：吉加尔在一百五十九秒钟的时候松开梵妮的嘴。吕西安很恼火，认为这种比赛太愚蠢了。“我放开小莫是出于客气，”他想，“这样做有何难，只要学会呼吸就可以无限长久地吻下去。”他建议再来比赛一次，结果他赢了。他们都吻完以后，小莫盯着吕西安，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您吻得不错。”吕西安高兴得涨红了脸。“为您服务。”他鞠了一躬说。可是他心里倒很想吻一吻梵妮。他们快到十二时半时分手，以赶乘最后一班地铁。吕西安非常快乐，他在雷奴阿街上又跳跃又跳舞，他想：“事情已经有十分把握了。”他的嘴角隐隐作痛，因为他笑得太厉害了。

他养成了习惯：每星期四下午六时和星期六晚间去同小莫相会。她让他吻她，可是不肯跟他睡觉。吕西安向吉加尔诉苦，吉加尔安慰他说：“别难过，梵妮肯定她会跟你睡觉的，只不过她年轻，只有过两个情郎罢了；梵妮劝你对她要十分温柔。”——“温柔？”吕西安说，“你有这体会吧？”他们俩都笑了。吉加尔最后说：“该做的一定要做，老朋友。”吕西安十分温柔。他经常吻小莫，对她说他爱她，可是到头来经常这样未免有些单调，而且他认为同她外出并不很有面子，他真想劝她梳妆打扮一番，可是她充满了偏见，很快就生气了。在两次接吻之间，他们经常一言不发，眼睛凝神固定，互相握着双手。“天知道她在想什么，眼神这么严肃。”吕西安自己却经常想问一件事：他自己的小小的存在，这存在是悲惨的和模糊的，他对自己说：“我多么想做勒莫尔当啊，他是一个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的人！”在这种时候，他看自己仿佛在看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坐在一个爱他的女人身边，他们手握着手，嘴唇还因接吻而润湿，他拒绝了她奉献给他的小小的幸福：孤独。这时他就猛力紧握小莫的手指，眼泪在涌上他的眼睛。他多么想使她幸福啊。

十二月的一天早上，勒莫尔当走到吕西安身边，他手里拿着一

张纸。“你愿意签名吧?”他问。——“什么事?”——“是关于高等师范的那班犹太鬼,他们给《作品报》送去一份反对义务兵役制的破烂文章,有两百个人签名。我们要提出抗议,我们至少要有一千个人签名;凡是学校的头面人物,军校学生,海军学员,农院学生等等,个个都要签名。”吕西安听了后觉得十分得意,他问:“要发表吧?”——“在《行动报》上发表,百分之百肯定。也有可能在《巴黎回声报》上发表。”吕西安很想立刻就签名,可是他想这样做未免不够严肃,就拿起文章仔细地读起来。勒莫尔当又补充说:“你是不过问政治的,我认为;你有你的自由。不过你是法国人,你对这件事有发言权。”吕西安听到“你对这事有发言权”的时候,他感到一阵难以解释的转瞬间的快感。他签了名。第二天他买了一份《法兰西行动报》,却找不到那篇宣言。一直到星期四才登出来,吕西安在第二天看到了,题目是:“法国青年在国际犹大集团的牙龈上猛击一拳。”他的名字也在上面,用了缩写,确定无疑,离勒莫尔当的名字不远,同周围那些佛莱希和佛利波之类的名字一样陌生,仿佛穿上盛装一样。“吕西安·弗勒里埃,”他想,“这是农民的名字,典型的法国名字。”他高声朗诵用F音开头的一系列名字,轮到自己的名字时,他装出不认识的样子照样念下去。然后他把报纸塞进口袋,满心高兴地回了家。

几天以后,他先去找勒莫尔当。“你搞政治吧?”他问他。——“我是盟员[①],”勒莫尔当说,“你有时也看行动报吧?”——“不经常看,”吕西安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不感兴趣,可是我相信我正在改变。”勒莫尔当毫不好奇地望着他,仍然是那副难以测度的神气。吕西安大致地告诉他贝热尔所谓的他的“官能紊乱症”。“你的家乡在哪儿?”勒莫尔当问。——“在费罗勒。我的父亲在那儿有一家工

① 指法兰西祖国联盟的盟员。

厂。”——“你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到我念二年级为止。”——“我明白了,”勒莫尔当说,“问题很简单,你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你读过巴雷斯① 的著作吗?”——“我读过《柯列特·波多希》”。——“不是这本,”勒莫尔当不耐烦地说。“今天下午我给你带一本名叫《背井离乡的人》的小说来,讲的就是你的故事。你在小说里可以找到你的病根和医治的方法。”那本书是用绿皮封面装订的。第一页上有“安德烈·勒莫尔当藏书”的藏书章,是用哥特字体突出地写成的。吕西安十分惊讶:他从来没有想到勒莫尔当也有一个名字,叫安德烈。

他怀着戒心读那本借来的书,有多少次人家告诉他如何如何;有多少次人家借书给他,对他说:“看这本书吧,完全讲的是你。”吕西安暗想,他再也不是用几句话就可以弄得手足无措的人了,想到这里,他的脸上不由得泛起带点忧郁的微笑。所谓恋母情结,所谓官能紊乱,多么幼稚可笑,现在离开他又多么遥远;可是,读了开头几页 ,他就被吸引住了:首先这不是一本心理学的书——心理学在吕西安的头脑里已经塞得太多了——,巴雷斯所提到的年轻人,既不是抽象的个人,或者像兰波和魏尔兰那样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也不是整天无所事事的维也纳女病人,她们一个劲地请弗洛伊德为她们作精神分析。巴雷斯一开始就将他所描写的青年放在他们的社会环境里,放在他们的家庭里;他们生长在外省,受过牢不可破的传统教育;吕西安发觉自己同书中的斯蒂雷很相似。“这倒是真的,”他对自己说,“我是一个背井离乡断了根的人。”他想起了弗勒里埃家族的心理健康,这种健康只有在乡间才能获得,只有靠坚强的体力才能获得(他的祖父可以用手指扭弯一个铜板);他感情

① 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民族主义者,主张青年应该在乡土和家族里落地生根,才能够生存发展。当时在青年中很有影响。

激动地想起了费罗勒的黎明。他站了起来，轻轻地走下楼，免得惊醒他的父母，骑上自行车，投入法兰西岛[①] 的怀抱，享受美景的轻轻抚拂。“我一直都憎恶巴黎，”他起劲地想。他也看了巴雷斯的另一本小说：《贝雷尼斯的花园》，他不时停下来眼睛茫然凝视，呆呆地思索：现在人家又一次给了他另一种性格和命运，一种躲避内心的不断唠叨的手段，一种自我设计和自我估价的方法。可是他多么想要巴雷斯送给他的充满乡土气息的无意识，而不想要弗洛伊德的邪恶而淫猥的潜意识啊！要抓住这种无意识，吕西安只要放弃对自己进行危险而又不可能产生结果的冥想，去研究费罗勒的土地和地底层，去识破一直伸延到赛尼特河畔的一连串起伏丘陵的意义，同时去请教人文地理和历史就行了。或者，更简单的办法就是，他应该回到费罗勒，在那里生活，他会发现无意识就在他的脚下，既不伤人，又很肥沃，一直伸延到费罗勒的整个原野，像富有营养价值的腐殖土，吕西安从中可以吸取力量来成为一名领袖。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沉思以后，他十分兴奋，有时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的道路。现在，他默默无言地搂着小莫的腰肢时，书中的一些说话，一些句子就在他的心内响着：“恢复传统”，“土地和亡灵”；这些话都是深奥而难于理解的，源源不绝的。“真是吸引人啊，”他想。可是他又不敢相信，因为他受骗的次数太多了。他把自己的恐惧开诚布公地对勒莫尔当说了：“太妙了，我难以相信。”——“亲爱的，”勒莫尔当回答，“人总不会马上相信自己所想得到的，这需要实践。”他想了一想，又说“你应该加入我们一伙”。吕西安很高兴地接受了，可是他坚持要阐明这一点：他要保持他的自由。“我去，”他说，“可是我不受约束。我只想看看和思考一下。”

---

① 法兰西岛过去包括巴黎远近郊地区。

吕西安马上被这班年轻的报贩子[①]相互间的友爱精神所迷住了；他们对他进行了热情而简朴的欢迎，他在他们中间感到舒适自在。他很快就熟识了勒莫尔当的那班“哥们”，他们是二十来个大学生，几乎人人都戴天鹅绒贝雷帽。他们开会的场所是一家叫做“围垦地”的啤酒馆二楼，他们在那里打桥牌和玩台球。吕西安经常到那里去找他们，不久他就明白他们已经接纳了他，因为他每次到来，他们总要欢呼：“最漂亮的小伙子来了！”或者：“我们民族的弗勒里埃来了！”可是最使吕西安着迷的，是他们的愉快心情，他们丝毫没有学究气，也不是一脸严肃的样子，很少谈论政治。他们嘻哈大笑，唱歌，如此而已；他们也为了对大学生表示敬意而喧哗大叫或者有节奏地大鼓其掌。勒莫尔当本人，尽管从来不放弃自己的权威，别人也不敢蔑视他的权威，他也放松放松，随随便便地微笑着。吕西安多半时候沉默不语，他的目光在这班吵吵闹闹而肌肉发达的青年身上移动。“他们是一股力量，”他想。处在他们中间，他逐渐发现了青年的真正意义：它并不存在于贝热尔所欣赏的矫揉造作的高雅之中；青年，是法兰西的未来。何况勒莫尔当的同伴们都没有青少年们所具有的模糊的魅力，他们都像成年人了，有几个还蓄了胡须。仔细察看他们，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种血缘关系，他们早已结束了青少年时期的彷徨无定和一切积习了，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学习的，他们已经成熟了。开始时，他们轻浮而无情的玩笑话使吕西安听了有点感到气愤，只能是当作他们无意识的行为：雷米来告诉大家激进党领袖的夫人迪比斯太太遭到车祸，被一辆卡车轧断了双腿，吕西安起初以为他们一定会对可怜的对手表示简单的慰问，可是他们全都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拍着大腿说：“这

---

① 报贩子，是青年右派分子的绰号，他们信奉狭隘的民族主义反犹太人；由于他们经常在教堂门前叫卖右派报纸，故名。

个该死的老太婆!”又说:“向卡车司机敬礼!”吕西安觉得有点窘,不过他突然明白这种具有涤罪性质的哈哈大笑意味着一种拒绝:他们嗅到了危险,他们不想有卑怯的怜悯,因此他们关上了大门。吕西安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渐渐地,他们开玩笑的真正本相对他显露出来了:这些玩笑只是表面上十分浅薄无聊,实际是享有一种权利的证明:他们的信念如此深厚,如此虔诚,使得它有权显得轻浮,有权摔掉卖弄聪明和转弯抹角的东西,换句话说,一切非主要的东西。比方,夏尔·莫拉斯以有冰冷冷的幽默著称,德佩罗善于开玩笑(他的衣袋里放着一个用过的阴茎套,他称之为勃鲁姆[①]的皮包),他们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正月,法国教育界召开庄严的会议,要授与两位瑞典矿物学家以名誉博士学位。“你等着瞧一场起哄的好戏吧,”勒莫尔当对吕西安说,送给他一张请帖。梯形大教室里全部爆满。吕西安在国歌声中瞧见总统和校长一起走进来时,他的心跳加速了,他为朋友们感到害怕。几乎就在同时,有几个青年在观众座上站了起来,大声叫喊。吕西安满怀同情地认出了其中有雷米,他的脸红得像个西红柿,有两个人拉着他的上衣,他挣扎着高呼:“把法兰西还给法国人。”可是最使他特别感到有趣的是看见一位老先生,像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那样拿着一只小喇叭在拼命吹。他心想:“这多么合理啊。”他十分欣赏严肃的固执同孩子气的吵闹奇妙地结合起来,这么一结合就使得年轻人的样子变得成熟,老年人的行为像顽童。过了不久,吕西安也试着开玩笑了。他谈到赫里欧,说:“如果这一位能够寿终正寝,那就是仁慈的上帝不存在了,”这句话也获得相当的成功。他觉得内心产生一股神圣的怒火。于是他咬紧牙关,在一刹那间他觉得自己似乎同雷米或者德佩罗一样坚信,一样狭隘,一样强有力了。“勒莫尔当说得对,”他想,“必

---

① 指 1936 年法国人民阵线组阁时的总理莱昂·勃鲁姆,当时是左派的领袖。

须有实践，问题就在这里。”他也学会了不同人争辩。吉加尔只是一个共和党的拥护者，拼命对他提出无数反对意见。吕西安很乐意地听他说，过了一会儿，他就不听了。吉加尔滔滔不绝地继续说下去，可是吕西安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自顾自地在袜子上打褶缝，一边瞧着女人一边不停地吸香烟喷出圆圈。不管怎样，他也听进去一点吉加尔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些意见突然失去了分量，从他的身上轻轻地毫无结果地滑了下来。吉加尔终于闭嘴了，他显得十分感动。吕西安告诉他的父母他有了新朋友，弗勒里埃先生问他是否也成为一个报贩子。吕西安犹豫了一下，庄严地回答：“我很想试一试，我的确想试一下。”——“吕西安，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做，”他的母亲说，“他们十分激动，很快就有大祸临头。你看出来吗？人家要毒打你一顿，或者把你关进监牢。何况你还太年轻，不宜参与政治。”吕西安只用一个坚决的微笑来回答她，弗勒里埃先生出面干预了：“让他做吧，亲爱的，”他温柔地说：“让他顺着他的思路去做吧；这是避免不了的事。”从这天起，吕西安觉得他的父母对他表示了相当的敬意。不过，他还下不了决心，这几个星期他学会了好多东西；他一一地回想父亲的仁慈的好奇心，弗勒里埃太太的忧虑，吉加尔开始产生的敬意，勒莫尔当的坚决，雷米的缺乏耐心，于是他一边摇头一边对自己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他同勒莫尔当作过一次长谈，勒莫尔当非常理解他的理由，对他说不必焦急。吕西安还经常犯忧郁：他有一种印象，仿佛他自己是一小块透明的胶状物，在一间咖啡馆的长凳上微微地哆嗦，觉得报贩子们的扰攘与吵闹非常可笑。可是另一些时候，他却觉得自己又硬又沉重像一块石头，他几乎感到幸福。

他同那帮人相处得愈来愈融洽。他唱那支《丽贝卡的婚礼》给他们听，那是埃伯拉尔在上次暑假教会他的，所有的人都说这支歌非常好玩。吕西安在兴头上说了几句尖酸刻薄的话攻击犹太人，他

又谈起十分吝啬的贝尔里亚克:“我经常提出疑问:他为什么这么吝啬,一个人是不可能像他那么吝啬的。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因为他是犹太人。”听见这话的人都笑了,吕西安也激昂起来:他真的愤怒地憎恨犹太人,贝尔里亚克的回忆对他是非常不愉快的。勒莫尔当盯着他的眼睛对他说:“你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人。”这以后,就经常有人要求吕西安:“弗勒里埃,给我们讲一个关于犹太人的好玩的故事吧。”吕西安就把他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只要学着犹太人的口音开始说:“有一田(天),莱菲余(遇)见了普(布)隆……”就能使大家都乐起来。有一天,雷米和帕特诺特尔说他们在塞纳河畔遇见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他们向他步步进逼,仿佛要将他扔进河里去,犹太人害怕得要死。“我心想,”雷米下结论说,“多可惜弗勒里埃不同我们在一起。”——“这样也许更好些,”德佩罗插话说,“如果他在场,也许他真的会把那个犹太人扔进水里!”吕西安只要一看鼻子,就能认出犹太人来,这一手是没有人比得上他的。他同吉加尔外出的时候,有时用手肘碰了碰吉加尔:“不要马上回过头去,我们后面那个矮胖子就是一个犹太人!”“在这方面,”吉加尔说,“你的嗅觉真灵!”梵妮也是,最恨犹太人。一个星期四他们四个人一起登上小莫的卧房,吕西安唱起《丽贝卡的婚礼》。梵妮忍受不住了,她说:“别唱了,别唱了,我要把尿撒在裤子上了。”他唱完以后,她向他射了一眼,目光里充满幸福,还带点儿柔情。结果在“围垦地”啤酒馆里,大伙儿胡编乱造一些瞎话来叫吕西安上当。经常有人随随便便地说:“弗勒里埃热爱犹太人……”或者“莱昂·勃鲁姆是弗勒里埃的好朋友……”别的人迸住呼吸,张开嘴巴,满心高兴地等待着。吕西安脸涨得通红,拍案而起,嘴里骂道:“岂有此理! ……”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他发动起来了! 他发动起来了! 不仅是发动,他飞快地转动了!”

他经常跟着他们去参加政治集会,去听克罗德教授和玛克沁

姆·莱亚·德·萨特的演讲。这种新的任务未免有点影响他的功课，可是不管怎样吕西安今年已经不准备考取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了，因此弗勒里埃先生显得特别宽容："总得让吕西安去学会做人。"他对他的妻子说。从这些政治集会里出来，吕西安同他的朋友们全都头脑发热，经常做出许多恶作剧的事。有一次，他们十来个人遇见一个黄褐色皮肤的家伙，正在越过圣安德烈艺术街，手里拿着一份《人道报》在读。他们把他追到墙边，雷米命令他："扔掉这张报纸。"那个矮小的家伙扭扭捏捏不肯照办，德佩罗绕到他的背后，将他拦腰抱住，勒莫尔当用他没有力的大手一把将报纸抢掉。这是很好玩的事。那个矮个子气愤极了，用脚向空中乱踢，嘴里喊道："放开我，放开我，"嗓音很古怪，勒莫尔当十分冷静地撕碎了那张报纸。可是德佩罗放开那个家伙时，事情开始变糟了：那个家伙直奔勒莫尔当，差点儿就打了他，亏得雷米及时地向他的耳后猛击一拳，才没有打到。那家伙摔倒在墙上，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环顾一下包围着他的人群，一边说："卑鄙的法国人！"——"你再说一句，"马夏索迫他一句。吕西安明白有麻烦事要发生了，因为马夏索从来不许人家拿法兰西来开玩笑。那个外国佬又说了一句："卑鄙的法国人！"他挨了狠狠的一巴掌，立刻把头一低，向前猛冲，一边嚎叫着："卑鄙的法国人，卑鄙的资产阶级，我恨你们，我巴不得你们全都死掉，死掉，死掉！"接着又加上无数不堪入耳的咒骂，其激烈的程度超出吕西安的想象。于是他们全体都忍无可忍，不得不一齐动手，给他一顿好好的教训。片刻以后，他们放开了他，那家伙不由自主地倒在墙上，他四肢哆嗦右眼被一拳打得睁不开来了。他们都打倦了，站在他的周围，等待他倒下来。那家伙扭歪着嘴巴，再骂一句："卑鄙的法国人！"——"你想再挨揍吗？"德佩罗一边气喘一边问。那家伙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他用左眼挑战似地望着他们，嘴里不断重复："卑鄙的法国人，卑鄙的法国人！"他们犹豫了一会儿，吕

西安明白同伴们不准备再打下去了，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猛跳起来，用尽全力打过去。他听见了喀拉一响，那个矮个子无力而惊异地望了他一眼，还在结结巴巴地说："卑鄙的……"可是他的被打得青肿的眼睛，睁开来时只剩下红色的眼球，而看不见眼球；他倒了下去，不再说话了。"我们走吧，"雷米轻轻说了一句。他们奔走起来，一直到了圣米舍尔广场才停止，后面没有人追赶他们。他们整理一下领带，互相用手掌扫干净衣服。

当天晚上这班年轻人再也没有谈起这件事，他们相互间表现出十分和蔼可亲，他们已经抛开平时用来掩饰他们的感情的那种有克制的粗暴态度，互相交谈时彬彬有礼，吕西安心想，这是第一次他们显露出他们在家庭里的样子。可是他自己却十分激动，他不习惯在马路上同流氓打架。他满怀柔情地想起了小莫和梵妮。

他睡不着觉。他想："我不能继续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跟着他们胡闹。现在，一切都考虑成熟了，我必须参加他们的组织！"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勒莫尔当的时候，自己觉得庄严肃穆，几乎有点宗教气氛。"我已经决定了，"他说，"我加入你们一伙。"勒莫尔当拍了拍他的肩膀，大伙为庆祝这件大事喝了不少瓶酒。他们又恢复粗鲁而快活的态度，对于昨天所发生的事，一个字也不提。到了分手的时候，马夏索只简单地对吕西安说："你的拳头很猛！"吕西安回答："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

第二天，吕西安在圣米舍尔大街的一家商店里买了一根粗大的灯心草茎杆，带着去找小莫。小莫一看就明白了，她盯着灯心草茎杆问："成功了？"——"成功了，"吕西安微笑着说。小莫很得意，她本人倒很同情左派的观点，可是她心胸宽广。"我认为，"她说，"所有党派都有好的地方。"晚上，她有好几次在他的后颈背上抓痒，管他叫我的小报贩。过了几天，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小莫觉得浑身乏力，"我想我应该回房间了，"她说，"你可以同我一起上去，要

是你规规矩矩的话;你可以握着我的手,乖乖地同你的小莫在一起,她很不舒服,你可以讲故事给她听。”吕西安并不十分热心,小莫的卧房虽然收拾得很仔细,但是相当破旧,像个女佣人的房间,往往使吕西安感到闷闷不乐。不过这是一次好机会,他如果错过了就等于犯罪。刚走进房间,小莫就一头扎到床上,嘘了一口气,说:“这多舒服。”接着她就不说话了,只是翘起嘴唇,眼睛盯着吕西安。他走过来躺在她身边,她把一只手掌盖在眼睛上却把手指分开,用孩子般的声音说:“咕咕,我看见你了,你知道吗?吕西安,我看见你了。”他觉得笨重而软弱无力,她把手指放进他的嘴里,他吮她的手指,然后他十分温柔地同她说话:“小莫生病了,她真不幸,可怜的小莫!”说完他就浑身上下摸她,她闭上眼睛,神秘地微笑着。过了一会儿,他撩起她的裙子,他们就干起性爱来。吕西安心想:“我是有天才的。”事毕以后小莫说:“我真没有想到!”她注视着吕西安,温柔地加以谴责:“你这大坏蛋,我还以为你会规规矩矩的!”吕西安说他也同样感到惊异。“这事在不知不觉间就发生了,”他说。她稍为思索了一下,很严肃地对他说:“我并不后悔。也许以前更纯洁些,可是不完满。”

在地铁里吕西安心想:“我有了情妇了。”他觉得又空虚又疲乏,浑身充满苦艾和鲜鱼气味;他走过去笔直地坐在位子上,尽量避免同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接触.他觉得他的身躯仿佛凝结了的牛奶似的。他一再强调说:“我有了情妇,”可是他忽然如有所失:昨天他在小莫身上所渴想的,是她的狭小而不够开朗的脸庞,像穿上盛装似的神气,瘦削的身材,端庄的举止,正经姑娘的名声,她对男性的蔑视,造成她成为一个特殊人物的一切,使她真正成为另一个人,一个冷酷而无商量余地的人,永远无法接近,她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丝袜,她的绉纱袍子,她的烫发和她的腼腆。这一切美丽的外表,都在他的拥抱中消失了,只剩下肉体;他把嘴唇凑近一个

没有眼睛的脸，像肚子那样无遮无盖的脸；他占有了一朵润湿的大花。他的眼前又出现在被窝里不停地抽动的怪物，他想：那就是咱们俩。他们两人会成一体，分不出他的还是小莫的肉体，从来没有人使他产生过这样暴露隐私的恶心的印象，也许除了里利。里利在灌木丛后面露出他的小便；他自己忘乎所以，背脊朝天躺在床上，两腿不停地乱动，光着屁股，等人家烘干他的裤子；这种时候也许有同样的印象。想起了他明天要对吉加尔说："我同小莫睡过觉，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妇人，老朋友；她是一个天生尤物，"他就觉得轻松了许多。目前他仍感觉不适：地铁里尘土飞扬，炎热难当，他觉得自己浑身赤裸，只隔一层薄薄的胶片似的衣服，他坐在一个僧侣旁边，对面是两位中年的太太，他觉得自己僵直而赤裸，就像一株高大而沾满污泥的芦笋。

吉加尔对他热烈地祝贺。他对梵妮已经有点厌倦："她的性格真的太坏了，昨天她整个晚上都对我板着脸。"他们两人一致同意：像这样的女人，不妨有几个，因为一个人总不能一直到结婚为止都保持贞洁，何况她们又不图私利，又没有病，只不过对她们不能迷恋不舍。吉加尔谈到那些真正的年轻姑娘时口气是文雅高尚的，吕西安问起他的妹妹来。吉加尔说："她很好，老朋友，她说你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懂吗？"他又带点随便地加上一句："我有一个妹妹并不使我不高兴，因为如果没有妹妹，有很多事情我就不能知道了。"吕西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后来他们就经常谈起年轻姑娘，他们觉得自己充满了诗意，吉加尔很喜欢引用他的一位叔叔的话，这位叔叔在女人方面是十分成功的："在我的肮脏的一生里，我也许没有经常做好事，不过有一件事仁慈的上帝会感谢我的，那就是我宁愿斩断双手也不愿意去害一位姑娘。"他们有时也到彼埃雷特，吉加尔的女朋友家中去。吕西安很爱彼埃雷特，他像个哥哥似的带点开玩笑同她谈话，他非常感激她，因为她没有剪去头发。他完全

被政治活动吸引住，每星期日上午，他都到纳伊的教堂门口去售卖《法兰西行动报》。他在那里逗留两个多小时，踱来踱去，板着脸。从弥撒里出来的年轻姑娘有时抬起美丽而坦率的眼睛注视他，这时候吕西安才轻松一点，他觉得自己纯洁和坚强，就对她们报以微笑。他向伙伴们解释说他尊重妇女，他很高兴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他所期待的谅解。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姐妹。

四月十七日，吉加尔家为了庆祝彼埃雷特的十八岁生日，召开了一个家庭舞会，当然，吕西安被邀请了。他同彼埃雷特已经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她管他叫我的舞伴，而他怀疑她有点爱上了他。吉加尔太太请来了一个不很高明的女钢琴手，这天下午预计是十分愉快的。吕西安同彼埃雷特跳了几次舞，然后去找吉加尔，他正在吸烟室里接待几个朋友。“你好，”吉加尔说，“我想你们大家都互相认识吧：弗勒里埃，西蒙，瓦尼斯，勒杜。”吉加尔一一通报名字的时候，吕西安看见一个高大的红鬈发青年，皮肤作乳色白，有两道黑色浓眉，犹犹豫豫地向他们走过来，吕西安心里立刻燃起一股怒火。“这家伙到这儿来干什么？”他心想，“吉加尔是知道我憎恨犹太人的呀！”他扭转身就快步走了开去，为的是避开介绍仪式。“这犹太人是干什么的？”过了一会儿他问彼埃雷特。“他叫韦伊，是高等商业学校的学生，我哥哥在练剑室认识他的。”——“我最讨厌犹太人，”吕西安说。彼埃雷特轻轻地笑了。“这一个倒是个好小伙子，”她说，“带我到酒菜台子去吧。”吕西安拿起一杯香槟酒喝了，刚放下酒杯，就面对面地碰上了吉加尔和韦伊。他狠狠地盯了吉加尔一眼就转身要走了。可是彼埃雷特抓住他的臂膀，吉加尔神气开朗地走到他身边。“我的朋友弗勒里埃，我的朋友韦伊，”他大大方方地说，“好了，介绍完了。”韦伊伸出手来，吕西安觉得自己十分不幸。亏得他突然想起德佩罗的一句话：“弗勒里埃会真的把犹太人扔到水里。”他把双手朝衣袋里一插，转过身来就走。“我再也不能走进

这所房子了,”他一边想一边向衣帽间要了衣帽。他涌起了一股辛酸的自豪。“这就是所谓坚持自己政见的下场;简直没法子在社会上活下去了。”可是走到街上,他的自豪感消失了,吕西安感到异常不安。“吉加尔一定非常恼火了!”他点了点头,又试图抱着信心对自己说:“既然他请了我,他就没有权利再请一个犹太人!”可是他的怒火已经平息;他眼前又出现韦伊的惊异的面孔和他的伸出来的手,吕西安有点感到不舒服,他想和解:“彼埃雷特一定认为我是个没有教养的人了。我应该同他握手。不管怎样,这对我不构成约束。我应该有克制地行个礼,然后马上走开去,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他自问现在回到吉加尔家去是否还来得及。他要走到韦伊身边,对他说:“请原谅,刚才我有点不舒服。”同他握手,客客气气地谈几句话。不,太迟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无法补救了。他心怀愤怒地想:“我有什么必要把自己的政见暴露给不能理解的人们呢!”他神经质地耸了耸肩膀:这真是彻底的失败。同一时刻,吉加尔和彼埃雷特在批评他的行为,吉加尔说:“他完全疯了!”吕西安捏紧拳头。“啊!”他绝望地想,“我多么恨他们!我多么恨犹太人!”他企图从想念这种无比憎恨中吸取一点力量。可是这种憎恨从他的眼底下消失了,尽管他想着莱昂·勃鲁姆收受德国人的钱而且恨法国人,他所感到的只是令人沮丧的冷漠。吕西安的运气好,他去找小莫,小莫正好在家。他对她说他爱她,就发疯似的一连同她发生了好几次关系。“一切都完了,”他想,“我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大人物。”——“不,不,”小莫说,“停止,我的亲爱的大个子,不能这样,这是不许可的!”可是最后她还是让吕西安吻遍她的全身。他觉得自己有点孩子气和反常,他真想哭一场。

第二天早上,吕西安在中学里看见吉加尔,他的心抽紧了。吉加尔一脸阴险的样子,装作没有瞧见他。吕西安气疯了简直无法记笔记。“混蛋!”他想,“这混蛋!”下课以后,吉加尔走到他身边,脸色

非常苍白。“如果他表示不满，”吕西安惊骇地想，“我就要打他耳光。”他们并排站立片刻，各自注视着自己的鞋尖。最后吉加尔用变了调的声音说：“原谅我，老朋友，我不应该给你来这一手。”吕西安吓了一跳，不肯相信地盯着他。可是吉加尔很痛苦地继续说：“我在击剑室遇见他，你懂吗？我就想……我们一起比赛击剑，他请我到他家，不过我明白，你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写请帖的时候，我想也没有想到……”吕西安始终一言不发，因为他想不出该说什么，可是他心里却想着宽容。吉加尔低着头又补充一句：“我做了一件蠢事……”——“笨蛋，”吕西安拍了拍他的肩头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他又宽宏大量地说：“我也有错，我的行为像个没有教养的人。可是你猜怎么着？根本由不得我，我不能够同他们接触，这是生理上的原因，我总认为他们的手上长满了鳞片。彼埃雷特说了些什么？”——“她哈哈大笑了一阵，”吉加尔可怜巴巴地说。“那个家伙呢？”——“他明白了。他尽量说了许多好话，可是一刻钟以后他就走了。”他始终显得很羞惭，又补充说：“我的父母亲说你是对的，你既然有了信仰，就没办法不这样做。”吕西安特别欣赏“信仰”这两个字，他真想把吉加尔搂在怀里。“这没有什么，老朋友，”吕西安对他说，“这没有什么，我们依旧是伙伴，这就不算一回事。”他沿着圣米舍尔大街走下去的时候，完全处在一种特殊兴奋的状态中，他似乎不是他自己了。

他对自己说：“真怪，我再也不是我自己，我都认不出来了！”天气又暖又温和，街上闲逛的人脸上都挂着惊异春天到来的初次微笑。对着这堆柔软的人群，吕西安像个钢楔子似的插进去，他想：“这再也不是我自己了。”我，昨天还是一只肚皮鼓胀的昆虫，同费罗勒的蟋蟀差不多，现在，吕西安觉得自己像只秒表那样干净利索。他走进了泉源咖啡馆，要了一杯饭前开胃酒。他们那班人从来不到泉源咖啡馆来，因为这里挤满了外国佬。可是这一天，吕西安

对外国佬和犹太人都感到无所谓。这伙黄褐色的人，嗡嗡地响着，仿佛燕麦田被风吹响，吕西安在他们当中显得异乎寻常和富有威胁性，仿佛一个巨大的时钟靠着窗台大放光采。他很有兴趣地发现一个矮小的犹太人，他在上学期被“爱国青年”① 的党徒在法学院的走廊里殴打过。这个矮小鬼，身材肥胖而面带沉思，身上已经没有被殴打的痕迹，一定是鼻青脸肿经过相当时间以后又恢复了他的面团团的形状，不过在他的脸上有一种猥亵的逆来顺受的表情。

现在，他的样子十分幸福，他充满快感地打个呵欠，一道阳光在他的鼻孔上挠痒，他搔了搔鼻子，微笑起来。真的是微笑吗？还是在体外大厅的一个角落诞生的微小振动，一直走到他的嘴巴上消失掉？所有这些外国佬都在幽暗而重浊的水里浮动，水的浪头震动了他们的柔和的肉体，冲起他们的臂膀，摇晃他们的手指，使他们的嘴唇轻快地跳动。这些可怜的家伙！吕西安几乎怜悯起他们来了。他们到法国来干什么呢？是什么海潮把他们冲到这儿来的？尽管他们穿戴人时，衣服是从圣米舍尔大街的裁缝店里购买的，他们只是些水母而已。吕西安想自己并不是一只水母，他同这类丢脸的动物毫不相干，他对自己说：“我不过是在潜泳而已！”然后，突然间，他忘记了源泉咖啡馆和那些外国佬，他的眼前只出现一个背脊，一个宽阔的背脊，上面有凸凹不平的肌肉，坚强而冷静地离去，逐渐走远，无可挽回地消失在雾中。他也看见了吉加尔，他脸色苍白，眼睛盯着这个背脊，对看不见的彼埃雷特说：“就为一件蠢事……！”吕西安突然感到几乎无可容忍的快乐，因为这个强有力而孤独的背脊，正是他的背脊！这一幕剧是昨天才发生的！在一刹那间，他猛使一点劲，就变成了吉加尔，他用吉加尔的眼睛一直追随着自己的背脊，他在自己面前感受到吉加尔的羞辱，觉得害怕，可

---

① “爱国青年”，法国右派组织，建立于 1924 年。

是心情很愉快。“这可以给他们一顿教训!”他想。布景又改变了,现在是在彼埃雷特的闺房里,这是将来会发生的事。彼埃雷特和吉加尔带点做作地指着宾客名单。吕西安不在场,可是他的威力震慑住他们。吉加尔说:“不! 不能请这一个! 吕西安要知道了真够瞧的,吕西安从来不能容忍犹太人!”吕西安沉思片刻,他想:“吕西安就是我!我是一个不能容忍犹太人的人。”这句话他经常说,可是今天不同往日。一点也不同。当然,表面上这只肯定一个事实,好像说:“吕西安不爱吃牡蛎”,或者“吕西安不爱跳舞”一样,可是千万不能弄错:爱不爱跳舞,也许在那个矮小犹太人身上也可以发现,这正如水母的寒战一样不算什么;只要瞧一瞧那个该死的犹太人,就可以明白他的爱好和憎恶同他身上的气味一样,紧紧地同他的身体粘连在一起,仿佛他皮肤的发光一样,要同他的身体一起消失,还有他的沉重眼皮的眨巴,他的充满欢乐的粘糊糊的微笑,都要一起消失。但是吕西安的反犹主义却不同,它既无情又纯洁,在他的身外宛如一把钢刀,威胁着别人的胸膛。“这是,”他想,“这是……这是神圣的!”他想起小时候母亲有时用一种特殊的口气同他说话:“爸爸在书房里工作。”这句话仿佛宗教的箴言一般,突然向他指出一连串的神圣义务来,比如不要玩玩具气枪啊,不要叫喊“塔拉拉嘣”啊,等等;他用脚尖轻轻地在走廊里走路,就仿佛在大教堂一般。“现在,轮到我了,”他十分得意地想。人们压低了声音说:“吕西安不喜欢犹太人,”听见的人立刻吓瘫了,四肢仿佛被无数短箭痛苦地穿透一样。“吉加尔和彼埃雷特,”他感动地想,“只是孩子。”他们非常有罪,可是只要吕西安露出牙齿,他们马上就后悔了,他们只能低声说话和用脚尖轻轻走路了。

吕西安第二次对自己感到充满了尊敬。可是这一次,他再也不需要吉加尔的眼睛了,他是在自己的眼里显得可敬的——他这双眼睛终于看穿了他的肉体、爱好和憎恶、习惯和性情的外壳了。“我

在自己身上寻找自己，”他想，“我就不能找到。”他老老实实地把自己过去是怎样一个人，详详细细地清点一下。“可是如果我真像我现在那样，我就并不比那个矮小的犹太人好多少。”这样子在粘膜深处搜寻，除了肉体的悲哀，卑鄙的平等谎言和混乱以外，还能找到什么呢？“第一条戒律，”吕西安想，“就是不要在自己身上找寻自己：再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错误了。”真正的吕西安——现在他知道了——应该在别人的眼里寻找，从彼埃雷特和吉加尔的战战兢兢的俯首帖耳里，从将来要变成他的工人的年轻学徒里（这些学徒正在充满希望地等待着为他而长大成人和成熟），从大大小小的费罗勒的居民里寻找，他终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市长。吕西安差点儿害怕起来，他觉得他对自己显得过分伟大了。许多人在持着枪立正等待他，而他现在是，永远也是别人等待的伟大对象。“这就是领袖，”他想。他的眼前又出现了一个肌肉发达的背脊，然后马上一转，变成了一座大教堂。他在教堂里面，在透过花玻璃窗射进来的柔和光线底下悄悄地散步。“只不过，这一次，我就是大教堂！”他紧张地盯着他的邻人，他是一个高大的古巴人，像根雪茄那样褐色和柔软。对于他的意外发现，绝对必须找出一些合适的语句来表达。他慢慢地、小心地举起他的手，像举起一根点燃着的雪茄一样，一直举到额头，然后沉思了片刻，庄严而神圣，结果他要找的语句自己涌现出来了，他喃喃地说：“我有权利！”权利！这同三角形和圆周是同一类事物：这些东西太完美了，以致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有人用圆规画了无数圆圈，总也不能画出一个圆周来。同样地，几代工人可以忠实地听从吕西安的命令，他们永远也消耗不了他的领袖的权利；权利是存在以外像数学数据和宗教信条那样的东西。而目前的吕西安，恰好就是这样的东西：他是极为庞大的一簇责任和权利。好久以来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存在是偶然的，随意漂流的。可是多想是一种错误。早在他出生以前。他在阳光底下的地位已经

确定了，是在费罗勒。早在他的父亲结婚以前，人们就在等待他了；他的出生，完全是为了占据这个位置。“我存在，”他想，“因为我有存在的权利。”因此，也许是第一次，他对自己的命运有了一个光荣的、一闪即逝的形象。他一定能考进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问题是迟早而已（这一点丝毫不重要）。那时候，他就要抛弃小莫（她时时刻刻想同他睡觉，真叫人受不了；在这初春的天气里，他们搂在一起的肉体发出有点烧焦的白葡萄酒烩肉的气味；何况小莫是大家的，今天是我的，明天是另一个人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他要回到费罗勒居住。在法国某地，一定有一个像彼埃雷特一样明亮的姑娘，一个眼睛像花一样的外省姑娘，在为他而保持贞洁；她有时也试着想象一下她将来的丈夫是谁，是个可怕而又温柔的男人，可是她不能做到。她是个处女，她允许吕西安有权熟悉她身体的最秘密部分。他要娶她，她成为他的妻子，这是他的权利中最最饱含温情的权利。她晚上卸装的时候，动作不大，可是一举一动都很神圣，就仿佛她是祭品一样。他搂她进怀里，人人都表示赞许，他要对她说：“你是属于我的！”她向他显示的，她有责任只向他一个人显示，他们的性爱对他来说是对他的财产来一次充满快感的清点。他的最温柔的权利，最亲密的权利，就是有权要求尊敬他，一直尊敬到肉体，顺从他，一直顺从到床上。“我很年轻就要结婚，”他想。他还对自己说他要有很多孩子；他又想到父亲的事业，他已经忍耐不住要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他自问弗勒里埃先生会不会不久就死去。

时钟敲响了正午，吕西安站了起来。他的脱胎换骨已经完成：一个钟头以前，在这间咖啡馆里，走进来一个高雅而心神不定的少年，现在走出去的是一个成人，法国人中的领袖。吕西安在法兰西一个清晨的荣耀光线下走了几步。在学院路同圣米舍尔大街的转角上，他走到一家文具店门口照照镜子，他很希望看见的是一个深

不可测的面孔，像他十分羡慕的勒莫尔当的面孔一样。可是镜子里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漂亮而固执的小脸蛋，还远远不到叫人望而生畏的程度。“我一定要长出小胡子。”他下了决心。

编 者 序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留下大量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作品,涉及小说、戏剧、评论、哲学等多种形式,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这使得萨特拥有众多读者,也使得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作为一生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萨特的经历是比较单纯的。他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刚满周岁,父亲因患亚洲热病离开人世。母亲无职业,没有收入,幼小的萨特随母亲回到巴黎西郊默尔特外祖父家生活。萨特的外祖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萨特在他这里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3岁时,萨特右眼因角膜翳引起斜视,继而失明,5岁时就戴上了眼镜,但他天资聪颖,4岁时便开始连猜带蒙地读书了,7岁不到,就读了莫泊桑、高乃依、伏尔泰、雨果、福楼拜等许多作家的作品。1915年,10岁的萨特进入亨利四世学校读六年级,后因母亲改嫁,随继父西迁法国港口城市罗舍尔就读,1920年又回到巴黎转入亨利四世学校。1924年,萨特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专攻哲学。这所具有100多年历史的高等师范学府是近代法兰西思想家的摇

篮，是柏格森、丹纳、罗曼·罗兰的母校。萨特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还结识了让-伊波利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他们后来都是法兰西思想界的风云人物。

萨特的学业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1928 年毕业，萨特参加中学哲学教师学衔会考竟失败了。1929 年后，萨特再次参加会考，名列前茅，就在这次会考中，他结识了一起来参加会考的西蒙娜·德·波伏娃。从此，她就成了萨特最亲密、最忠实的伴侣。经短期服役后，于 1931 年到 1933 年，萨特被委任到外省勒弗尔中学任哲学教师。但萨特对当时法国的哲学状况一直不满意，经好友介绍又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一年，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学说。在这极为关键的一年里，萨特开始初步形成存在主义思想体系。从德国回来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在课余则拼命地读书并开始大量地写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萨特平静的学术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在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可以说远离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的著作也都偏重于心理分析，侧重于“自我”内心情感的描述。而战后，萨特就不再只满足于作内在的心理分析了，他具有强烈的介入政治的意识，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活动。萨特应召入伍，于 1940 年在前线被俘。1941 年获释后，他辗转回到巴黎，一面教学，一面积极地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萨特最有力的也是唯一产生实际成效的抵抗形式就是写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许多作品，同时，他与左派知识分子梅洛·庞蒂、波伏娃等人在知识分子中间组织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团体进行活动。二战结束后不久，萨特和梅洛·庞蒂、阿隆、波伏娃创办了《现代》杂

志，这份杂志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从此，萨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职业作家，活跃在法国和世界政治、文化舞台上。

萨特的一生在精神生活领域给人类留下的财富是极为丰富的。作为哲学家，萨特继承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学说，并又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其中《影象论》(1936)、《自我的超越性》(1937)、《情绪理论纲要》(1936)、《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意向性"》(1939)等著作，反映了萨特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企图寻找一条从事情本身出发的对意识与存在、意识与自我关系的新的解释，并为后来他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的完成做了理论的准备。1943 年《存在与虚无》一书的出版则宣告了作为哲学家的萨特的诞生，他开始运用自己独立的思想观点和哲学词语述说对世界的理解：人即自为的存在，具有超越的特性，他永远处在变化中，而且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实现的。正是由于它具有时间性，"自为的存在"就不像"自在的存在"那样是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而是一种总是显示为"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面貌的存在，人是什么只是指他过去是什么，将来并未存在，现在是一个联系着过去和将来的否定，实际上是一个虚无。因此，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宿命，人必须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一系列选择，正是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人赋予对象以意义，但人必须对自己的所有选择承担全部责任。《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是萨特为反驳外界对存在主义的批评而作的一篇著名讲演，提出并论证了"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辩证理性批判》(1960)是萨特晚期的代表作，对他以前的哲学思想作了一定的修改和总结，声称他的存在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只不过是寄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

一种思想体系。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但由于教条化把一切具体的活动统统归结为一成不变的阶级斗争，使马克思主义不关心处在具体环境中的特殊的人，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欠缺，使得存在主义得以存在。他要把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使人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并声称要用“人学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

萨特也是文学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他的中篇小说《厌恶》，短篇小说《墙》，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和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早已被公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其中《厌恶》(1938)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他通过主人公——一个知识分子单身汉安东纳·洛根丁，细腻地描写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恶心感受，表现了萨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长篇三部曲《自由之路》，第一部《理智之年》和第二部《延缓》都发表于 1945 年，第三部《心灵之死》发表于 1949 年。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萨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初期的岁月为背景，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揭示他的“自由选择”的哲学主张的积极意义。《文字生涯》(1964)是萨特的自传，萨特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述了他童年的经历，深刻地分析了这不平常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萨特戏剧上的成就也十分突出。他一生留下了九个剧本，在法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著名剧本《苍蝇》(1943)，是根据埃斯库勒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改编，描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为父报仇的故事。萨特通过主人翁俄瑞斯忒斯向世人宣告，人们要保持尊严，维护他们自由的权利。俄瑞斯忒斯就是一个做了英雄的自由选择而成为英雄的人物，这在当时无异是法兰西

同胞发出的对德国法西斯人侵的抗议，因而剧本遭到了德国占领当局的禁演。哲理剧《禁闭》(1945)，也阐释了“自由选择”的主题。它通过表现三个生前有恶行有污点或有罪过的男女，在地狱里相互纠缠、相互矛盾冲突、相互折磨的卑劣而痛苦的景象，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告诫，即做卑劣的自我选择，则人们就会处在“他人即地狱”的状态，将遭受不堪的折磨，又不能自拔。文艺评论上，萨特著有《什么是文学》和三部著名的文学评传《波德莱尔》、《谢奈》和《福楼拜》，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萨特也是政治活动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他成了人类正义的捍卫者和青年革命的精神领袖。萨特曾积极投入营救亨利·马丁的活动，马丁是因散发反对印支战争传单被捕的，萨特把马丁事件和18世纪“卡拉事件”① 相比并为此四处奔走，后当局迫于群众舆论只得将马丁释放。萨特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不义侵略，为此，他的住所曾两次被右翼分子炸毁。萨特拒绝领受诺贝尔文学奖，声明这纯系个人的原因，因为他“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萨特抗议美国对越南的野蛮入侵，参与并主持宣判美国侵略越南的“罗素法庭”。萨特指责前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他借参加《苍蝇》和《脏手》两剧在捷克首演式之际，勇敢地走上舞台，公开申讨前苏联的这种入侵行为。当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到政

① 卡拉事件是当时法国的天主教会制造的一起哄动欧州的冤案：新教徒卡拉的儿子因债务缠身自缢，有人诬告是卡拉因儿子要改宗天主教而将其杀害的。于是，教会逮捕了卡拉，并施以车裂极刑，然后又当众焚尸。教会的这一惨无人道的行为激怒了伏尔泰，他挺身而出，为无辜的卡拉伸张正义，最后迫使最高法院撤消原判，卡拉的冤案得到昭雪。

府压制时，他挺身而出，亲自走上街头叫卖，并积极参加和声援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认为应该对学生们用一切手段逃避异化制度的意愿表示赞赏。萨特东奔西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忙碌者，留下了政治评论集《境况种种》十卷之多。萨特努力促进世界和平与东西方和解，充分显示出了一种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忘我地主持正义的知识分子的高尚精神。正因如此，他被世界进步力量的朋友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

总之，对萨特这样一位被誉为一代宗师的思想家，我们从中可以汲取的精神营养是丰富的。本文集的编辑，力求较为全面而完整地反映萨特在各个方面的思想成果，其中有不少作品在国内是第一次翻译出版。法国伽俐玛出版社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一定意义上说，本文集也是中法友谊的结晶和象征。安徽文艺出版社对本文集的出版做了大量繁重、细致的工作，许多专家、学者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萨特小说集·第１卷
作者＝萨特　　Ｓａｒｔｒｅ
页数＝４５８
ＳＳ号＝１０６７２９５６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

书名
前言
理智之年（长篇小说）
一个领袖的童年（短篇小说）
厌恶（中篇小说）
墙（短篇小说）
卧房（短篇小说）
艾罗斯特拉特（短篇小说）
闺房秘事（短篇小说）
文字生涯（中篇小说）